

落雁遺策
孟青 著

天虹奇略

下卷

「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

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

瑤池聖意點示天機，諸葛遺策即將開啟？

26

天虹奇略

下卷

落雁遺策

孟青

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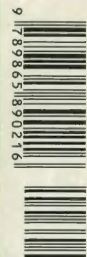
完成文天祥遺囑的李玄揚
一心只想與未婚妻平淡過日子。

然而命運捉弄，宋室後裔的消息竟是由
李玄揚口中透露給陰謀家，
導致趙氏血脈斷絕。

羞愧悲憤之餘，也決心誓殺紅蓮教主梅少龍。
五指峽中李玄揚血戰三大高手，
卻陷入九死一生，性命垂危。
生死一線之際，李玄揚再入凡界仙地落雁峰，
開啟了萬古第一軍師冰封千年的《乾坤奇略》。
而此時梅少龍卻與蒙古大將軍密謀，
欲將武林各大門派各個擊破。
一場武林浩劫一觸即發！

李玄揚該如何挽救武林危機，誅殺老謀深算的梅少龍？
瑤池聖意及諸葛遺言所提「江山奇才」與「草莽真龍」人在何方？

患難知己袁莫雲、未婚嬌妻孫羽珊，
古今難解的三角習題李玄揚又該作何抉擇？



00300
白象文化生活館
http://www.pcc.org.edu.tw/elephant/whitel/

ISBN 978-957-8590-21-6 NT\$300

落雁遺策

子孟青 著

天 虹 奇 略

下卷

「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

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

瑤池聖意點示天機，諸葛遺策即將開啟？



Author

孟青

本名郭茂盛，台灣台南人，一九七三年生。

學歷

台南關廟國小、歸仁國中、台南二中、中國文化大學市政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工學碩士。

經歷

曾任職於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並曾於國防部軍備局、透明房訊、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講授都市計畫專業課程。

現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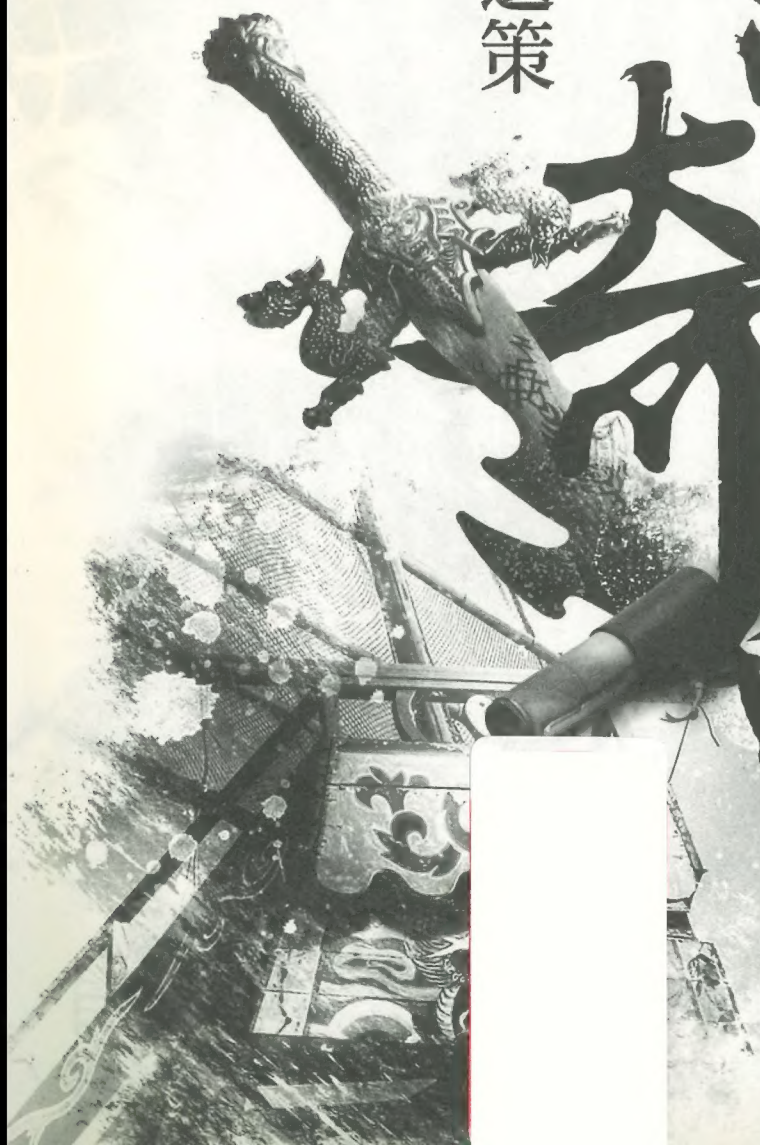
永盛都市計畫事務所負責人、中國文化大學兼任講師、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顧問。

曾經撰寫過許多本計畫書、報告書……，現在，決定開始寫小說。

落雁遺策
子孟青 著

天 堯 大略

下卷



目錄

二一、問情一語難道盡，恰遇故人再重逢	6
二二、歷盡滄桑繫情緣，神醫傳人顯絕學	21
二三、為奪江山陰謀計，暗結敵軍圖稱王	38
二四、淒風悲連峰血濺，屠猛將計擒佳人	53
二五、報血仇綠林攔路，五指峽龍虎鬥纏	71
二六、血戰力竭悟菩提，生死真情挽垂危	86
二七、二度因緣落雁峰，起死回生定情緣	102
二八、治峰主神醫難言，護凡體仙子應允	121
二九、仙界岩點破天機，千年計代傳奇略	136

三十、滅五派元將用兵，誣黃山陰謀巧計	151
三一、郎情姐意終得傾，披肝瀝血兄弟情	173
三二、觸目驚血染黃山，主僕會天人永隔	197
三三、白櫻山莊露曙光，尋親千里泣肝腸	211
三四、泯滅人性神醫怒，用謀設計欲擒龍	225
三五、老謀深慮計中計，英雄賭命伊人償	241
三六、揭露滔天陰謀計，良師為義懲愛徒	260
三七、煙波仇血刃元凶，遇強手雪影尋仇	274
三八、罪難赦惡人伏誅，用奇計智驚千軍	292
三九、臨陣激將雙強鬥，穹空蒼龍弑叛鷹	308
四十、難捨情緣兩相全，一代江山現奇才	338



問情一語難道盡，恰遇故人再重逢

辭別了趙平後，李玄揚一行循路下山，沿途武功山景色奇幻絕美，此時李玄揚心境已與來時截然不同，心想總算完成文天祥臨終託付之江山重責，而趙平堅辭興復江山之重擔，則非自己所能改變。因此，待報知梅少龍有關宋室後裔之事，讓他們兩人自行協商議定後，自己便將這乾坤門寶藏祕密告知趙平指定之人，便可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事。如此想著，李玄揚心中更是喜悅，慢慢賞玩著沿途武功山的奇幻美景。下山之後，李玄揚依著梅少龍當時所給的紅蓮教總壇路圖方位而行，數日之後，一行人來到紅蓮教總壇入口，見那入口戒備森嚴，數名紅蓮教徒來回巡邏護守。

見李玄揚一行人來到，一名紅蓮教徒朗聲問道：「來者何人？」

李玄揚輕聲回道：「在下李玄揚，想求見貴教梅教主。」

那名教徒喝道：「本教教主豈是你說見就見！」說話之口氣令人頗有不悅之感。

李玄揚本是一股怒氣上衝，但此時尋思心想：「罷了！他說得也對，如果尋常之人想見就見，那他教主還有威嚴麼！可這下該如何呢？」李玄揚突然想起梅少龍離去之時所給的那張路圖，並回憶起當時梅少龍曾說持此圖前來。

於是李玄揚由懷裡拿出那張路圖，遞給那名教徒說道：「這位小哥，此圖是梅教主給我，要我持圖來見他，煩你通報李玄揚來訪，有要事相商。」

那名教徒見圖上有梅少龍之字跡，立時轉為恭敬誠懇說道：「好好，諸位請在此稍候，我等馬上稟明教主。」隨後另一名教徒持著那張路圖，急忙奔去向梅少龍稟報。

李玄揚見那教徒一見梅少龍信物，說話態度立時不變，搖頭心想：「還差真多呀！實在是喜怒無常！」不由自己冷笑數聲。

四人等了約莫半個時辰，李玄揚雖已不耐，但為儘速完成這最後的交待，只好耐住性子繼續等候。不久通報之人回來，立即領著四人，前往紅蓮教總壇大殿。四人隨那名領路教徒，走了約莫半個時辰，一路行經數處小徑、溪流，才到總壇大殿，這時李玄揚才知方才為何通報時間如此長久。

大殿位於一處峽谷洞內，入殿之後，見殿內高約數丈，殿內四周熊熊烈火，照耀殿內亮如明晝，此時殿上高座紅蓮教教主梅少龍。

李玄揚四人入殿後，梅少龍連忙下階相迎，盛情說道：「李少俠光臨，梅某有失遠迎，請坐請坐！」隨後轉頭對一旁護衛說道：「快，快給李少俠等人看茶，記得備上等的大紅袍。」

李玄揚則說道：「梅教主無須多禮，在下依約來告知教主有關宋室後裔居處，李某另有要事，說完便走。」

梅少龍一聽有關宋主之事，心甚歡喜，並說道：「既然來了，梅某自當讓李少俠嚐嚐這上等的大紅袍，略盡地主之誼呀！」

李玄揚直言說道：「梅教主，在下已經尋得宋室後裔，所以依上次武林大會群雄之議，特來告知梅教

主宋室後裔的消息。梅教主前次既已取得天虹劍，本該協助宋室後裔興復大宋江山，但是……。」

梅少龍聽他語詞停頓，問道：「但是怎麼了……，難道宋室後裔不知去向？」

李玄揚回道，嘖嘖聲道：「這宋室後裔名叫趙平，玄揚已經尋得他了！但是我將文丞相託付持天虹劍號召天下，以興復江山之事告知他，他卻……他卻無意再涉及江山大業，所以特來向你報告此事。」

梅少龍聞言深思半晌，隨後鎖眉狀似憂心之樣，說道：「宋室後裔無意再涉及江山大業！那他自然也無意出面號召天下人共驅蒙古，這可如何是好？如他無意出面號召天下，梅某取這天虹劍又有何意義？」

李玄揚見梅少龍憂心之樣，心想：「這梅教主邀集召開武林大會，技壓群雄取得天虹劍，武功不凡，他既有心扶持宋室後裔，說不定有可能再說服趙平興復大宋江山。嗯！還是讓他再去邀請趙平試試！」

於是，李玄揚說道：「梅教主，也許在下口才不好，也無王佐之才，所以不能說服趙平興復江山，不妨請梅教主再去相請，如果他仍是不願意，梅教主既是武林人士公認之天虹劍持有者，便看趙平對你有無授意，你再視他之意決定天虹劍之任務吧！」

梅少龍嘆道：「也只好如此！如宋室後裔無意號召天下勤王，屆時梅某再與李少俠共同號召天下，驅逐蒙古。」

李玄揚聞言，臉色驟變，連忙說道：「別，別，別找我，我李玄揚不懂什麼國家大事，是因文丞相臨終託付，才涉入此事。任務既已完了，如果宋室後裔無意江山大業，便請梅教主自行定奪。天虹劍既是你的，就由你自己決定，別再找我李玄揚了。拜託拜託，我準備開個小館做點生意，可不想再為這事煩心！」

梅少龍聞言大笑：「哈哈！好，好！李少俠小館開張之時，梅某屆時一定上門光顧。」

隨後梅少龍問道：「但李少俠一身好武藝，難道無意於江山大業？」

李玄揚搖頭說道：「我這身武功是在獄中無聊所練的，並不圖什麼江山大業，我在獄中十多年來不見天日，如今只盼與雙親團圓，與未婚妻終老。」

梅少龍疑惑道：「李少俠曾囚禁獄中，此話怎講？」

李玄揚想起孫羽珊曾告誡自己乃屬越獄之人，今後還是謹言慎行，勿提囚禁之因及越獄之事，以免無事惹出事端，於是回道：「唉！過去之事，還是別提了，免得心中不愉快！」

梅少龍回道：「哈哈，也對，也對，梅某失言了，失禮失禮！」

於是，李玄揚將宋室後裔趙平居處告知梅少龍後，梅少龍本是盛情預備設宴相留，但李玄揚因急欲尋親，不便久留，相辭而去，梅少龍便也不再勉強。

離開紅蓮教總壇的李玄揚，此刻心情格外舒坦，出獄後終於完成文天祥臨終託付之事，看在孫羽珊及袁莫雲眼裡，更是為他高興。尤其那袁莫雲見李玄揚出獄後，除了心繫尋找未婚妻及雙親外，一心繫著與文天祥的臨終之約，對於李玄揚的重情重義，袁莫雲心中更是感佩萬分，眼下見他如此寬懷喜悅，心中暗自為他慶喜。

這時，天真的阿永見李玄揚興奮地奔躍，也隨他一起狂奔吶喊，寒冬的日耀餘暉之下，只見師徒兩人的笑樂聲不斷，後方孫羽珊及袁莫雲亦步亦趨跟隨，並談論著李玄揚，見他師徒二人如此興奮，不由也是呵呵而笑。

一路上四人商討著如何藉由經商前往西域，以申請通關文件。於是四人先回臨安城神農堂的孫羽珊家中，與孫羽珊舅父洽詢如何進用西域藥草細節後，孫羽珊便計畫申請前往西域的通關文件，以協助袁莫雲千里尋夫。

這日，李玄揚與孫羽珊閒情雅致，卿卿我我的漫步在臨安大街，自小時李玄揚與孫羽珊分離後，再至兩人重逢，因李玄揚為尋親及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事，一路上袁莫雲及阿永相隨，兩人少有獨處之時，更無今日般的卿卿我我。

閒步間，孫羽珊問道：「玄揚哥，你真還要開小館做生意嗎？」

李玄揚回道：「那是當然，妳難道忘了，我們要讓那椒鹽排骨及紹興醉雞，千里傳香呀！」

孫羽珊嘆息說道：「可是，……可是……」

李玄揚回道：「可是什麼，難道妳不想……？」

孫羽珊無奈說道：「可是我們目前不知李伯母去處，你會這些廚藝嗎……？」

李玄揚恍然驚悟，自嘲說道：「對喔！我現在一點也不會廚藝……，這些都是娘的經典名菜呀！我實在太天真了！」

孫羽珊說道：「玄揚哥也別氣餒，待尋得伯父伯母，自然可學這些廚藝！」

李玄揚嘆道：「只是天下之大，不知何時才能與爹娘相見，我實在很想知道他們現在究竟在哪兒？」

孫羽珊說道：「我想伯父伯母應該終究會回沛坡村，我們離去之時已在你老宅內留下字條，伯父伯母若真回來見了字條，你們便有機會重逢。只是眼下得先協助莫雲姊取得前往西域尋夫的通關文件，待申請

通關文件後，莫雲姊便可前往西域，我們再繼續尋找伯父伯母。」

這時李玄揚突然若有所思，似有心事。孫羽珊見他沉思之樣，似有所知，問道：「玄揚哥擔心莫雲姐？」

李玄揚卻不知如何回答，因袁莫雲見他囚禁獄中，人地生疏，遂一同陪他尋親，他也允諾袁莫雲於尋得雙親之後，將陪她千里尋夫。他更會對袁莫雲說過，如果孫羽珊嫁人，袁莫雲尋不到夫，兩人便此作伴一事，如今天幸自己未婚妻常伴身旁，卻不知生死相識的袁莫雲，如尋不得夫君，又該如何。

心思細密的孫羽珊，見李玄揚如此悵然神思，心中自然明瞭，問道：「玄揚哥，你……你喜歡莫雲姐嗎？」

李玄揚聽聞孫羽珊此言，心中一怔，突然停下腳步，轉頭對孫羽珊說道：「珊兒，妳怎會這樣問我，難道妳認為我對莫雲……。」

孫羽珊回道：「我只是想聽聽玄揚哥的心裡話……」

李玄揚憂心說道：「珊兒，實話對妳說，我不知對莫雲的感覺是什麼！但我要珊兒知道，我李玄揚在獄中千盼萬求，只奢望與妳重逢，今生今世也只渴望與妳終老，珊兒千萬勿疑！」

孫羽珊見李玄揚如此憂心正經之語，不由嫣然笑道：「玄揚哥，我知道你對珊兒的真心，我沒懷疑，只是，想知道你對莫雲姐的感覺罷了！」

李玄揚回道：「我擔心珊兒懷疑我的真心，我不能再去失去妳了！」

孫羽珊笑道：「一個男孩子家說這等話，不怕被人笑話了。」

李玄揚回道：「這是我內心真話，豈怕人笑。」

孫羽珊說道：「好，珊兒早就相信玄揚哥的真心，珊兒無論如何再也不讓玄揚哥離開我了。只是……，羽珊想知道，如果莫雲姐真尋不到她夫君，玄揚哥如何想呢？」

孫羽珊此言，倒是令重情的李玄揚陷入一陣沉思無語，孫羽珊見他這般沉思，終於對他與袁莫雲這段生死情緣，有更深刻的瞭解與體會。

便在李玄揚尷尬不知如何回答之際，遠處三個人影縱馬急馳於大道之上，朝兩人方向奔來，李玄揚見狀急忙抱住孫羽珊退開大道。卻見那馬奔至兩人數丈之處，忽然騰空飛來一條白影，踢落馬上之人，馬上之人跌落之時，手中一名男童應聲墜落，那男童正要觸地之時，白影人速如虹電，一把將那男童接於手中，放於一旁。

那落馬之人急忙站起，兩名同伴勒馬急停，一躍而下，其中一人對那名白影人氣憤喝道：「你是誰，膽敢在此多管閒事！」

那白影人說道：「洛玉波，這閒事管定了。」

一旁李玄揚及孫羽珊，一見洛玉波，兩人驚訝相望，脫口而出：「是洛叔叔！」

一聽對方乃洛玉波，那人厲聲說道：「玉面如來，洛玉波！數年前你親手滅掉血掌幫，今日我摩神天尊血沾了，倒想領教你玉面如來的威名。」

洛玉波冷言回道：「血掌幫專門打劫強盜，擄掠婦女，無惡不作，自該絕跡江湖。你所謂摩神天尊也是擄人小孩嗎？」

血沾刁笑道：「眾生在世為禍，我摩神將降臨，殺戮天下，奉我摩神者方能得救，我今帶這些小童回教內培育，乃是救他性命，你懂什麼！」

洛玉波聞言，轉為氣惱說道：「如此說來，你等專門拆人天倫，比起血掌幫更是罪大惡極，這等邪教留你在世上，只是為禍蒼生。」

血沾刁大聲笑道：「哈哈，笑話！洛玉波你聽著，血掌幫只是泛泛之輩，你滅他全幫，天下人便以為你是如來渡世救人，給你取這名號。但是，遇我摩神天尊，你這如來只好再去轉世了！」

洛玉波聽他輕蔑之語，冷毅之語回道：「洛玉波封掌多年，只為一女子；今日掌風再出，誓取你等之命，只為天下蒼生！」

血沾刁一句「誇口！」，拔劍直刺洛玉波，洛玉波側身閃過，見那劍鋒來到眼前三寸之間，氣聚於指，運動點撥血沾刁劍身，血沾刁只覺虎口一震，勁力卻如崩山裂地一般宏大，手中長劍落地，跌了個跟頭。

此刻血沾刁臉上驚慌駭然，心中顫抖，便對兩名同伴喝道：「快上，別留他性命！」

那兩名同伴立時提劍而刺，一前一後夾攻洛玉波，劍風迴旋之間，雖有亂石崩雲的劍勁，但劍法參差紊亂，破綻連連，如與一般劍客比鬥，自是威力萬鈞，可洛玉波何等高手，一眼便瞧出兩人劍路。

數招過後，只見兩人劍鋒運動直刺洛玉波胸口，洛玉波一個縱身飛旋，連續兩掌拍落兩人胸前，「啊！」的驚恐聲中，兩人應聲飛出數丈，口吐鮮血立時氣絕。

便趁洛玉波縱身飛落之時，血沽刁運起畢生功力，趁機威力萬鈞一掌，偷襲洛玉波後方背心，那掌劈中，洛玉波必是重傷。

千鈞一髮之刻，洛玉波聞風聽波警覺，雙腳正要落地之時，連忙運勁一個彈步再起，空中一個翻身，便在這電光石火的瞬間，絕學「迴雲掌」竟能夾帶氣勁應式而出，與那血沽刁雙掌砰然互擊，血沽刁只覺胸口一震，竟口吐鮮血。

一旁的李玄揚當年曾蒙洛玉波傳授三式迴雲掌，自己只知勤練武功可保護孫羽珊，幼小的他不懂武學根基，因此不知洛玉波武功境界。如今自己已是絕等高手，此番見洛玉波如此身手，竟不由讚嘆道：「原來洛叔叔武功這麼高強！」

血沽刁受傷後，仍是勉力說道：「好個洛玉波！今日血沽刁要讓你見識我摩神教的神威。」話畢，血沽刁氣提真元，目光猙獰之狀，五指爲爪，撲天狂掃洛玉波，氣勁威猛，令人窒息。

洛玉波左右避閃，出招應敵，數十招後，洛玉波再顯身手，反掌收氣，掌風勁如雲動，由一化百，以飄忽之路破風急速而來。

血沽刁見狀猛提真元，全力應掌，雙掌再次砰然互擊，此番洛玉波氣勁非凡，血沽刁「啊！」一聲，震飛數丈，含血噴天，五臟俱創落地呻吟。

隨後洛玉波走上前，冷言對著血沽刁說道：「留你殘命，回去告訴你們當家，擄人孩童，罪大惡極，來日洛玉波誓滅你摩神教！」

血沽刁起身，拖著苟延的生命離去之時，仍是對洛玉波說道：「你會後悔今日放了我，我摩神教，今

後誓殺你玉面如來，你等著！」

洛玉波冷然而立，並無答話，見那血沽刁離去後，回到那男童身邊說道：「快去，你娘正急著找你不到，在那！」

洛玉波指著遠處正在苦喊尋找親兒的母親，那男童一見遠處母親身影，當下嚎啕而哭，急奔而去。

洛玉波轉身便要離開，這時後方一句「洛叔叔！」吶喊之聲，洛玉波回頭一望，見一對男女走來，洛玉波卻不相識。

洛玉波疑惑問道：「我認識你們嗎？」

孫羽珊說道：「洛叔叔，你不認得我們了嗎？」

洛玉波勉力回想，一副無奈說道：「抱歉，實在想不起來何時認識你們！」

孫羽珊嘻嘻回道：「洛叔叔，我是羽珊呀！你忘了嗎？」

洛玉波聞言，恍然憶起，驚訝說道：「妳是……羽珊！妳是羽珊！」他仔細端詳一下，說道：「都長這麼大了，我倒真是認不出來了！」

洛玉波看著一旁的李玄揚，端詳一會後，說道：「那這俊俏小公子哥兒，不就是當年，一心想保護我們羽珊的玄揚老弟囉！」

李玄揚一旁聞言，靦腆笑道：「洛叔叔，我是玄揚！沒想到今日在此與洛叔叔重逢，真是萬分高興！」

洛玉波道：「數十年不見，沒想到你倆長得這麼大了，洛叔再見你們，也是相當高興。只是，沒喝到你們喜酒，就可惜了！」

孫羽珊嬌羞回道：「洛叔，我們還沒成親啦！」

洛玉波頓時疑惑，調侃問道：「還沒成親！兩人青梅竹馬到現在，都這麼大了還不成親，還要騎竹馬到何時呀！」

李玄揚說道：「哎呀！洛叔叔你不知啦，我和羽珊也是最近才重逢，還未商議婚嫁之事！」

洛玉波疑惑問道：「最近才重逢，此話怎講？」

李玄揚說道：「唉！洛叔，這事說來真的話長！」

洛玉波打斷話道：「既然話長，咱邊走邊聊，我得快回客棧，免得小瑩見我久去未回而心慌！」

李玄揚回道：「好，我們與洛叔叔同去客棧，走吧！」

一路上，李玄揚將自己當年用洛玉波所授迴靈掌，擊斃蒙古世子列里哥，而後被囚十多年，因緣越獄而出，再與孫羽珊相逢之事告訴了洛玉波。

聽了李玄揚遭遇，以致與孫羽珊分離十多年之苦，洛玉波搖頭嘆息，仍是笑道：「蒼天用分離考驗了你們的感情，但你們堅如磐石的真情，終究不懼任何考驗！而我洛玉波，正身在這考驗之中。唉！我不懂男女真情，卻須面對這真情的考驗！」

孫羽珊聞言，深感興趣說道：「洛叔叔此話又怎講？」

這時，一名女子在客棧門口，見洛玉波回來，喚道：「哥，你回來了，才想說哥哥不知何時回來！」

那女子走到三人面前，孫羽珊及李玄揚見狀也是驚訝不已，孫羽珊說道：「洛叔，這不就是那日你相救的大姐姐！該不會你們……你們也成親了嗎？」

那女子模樣天真的問道：「成親？哥，成什麼親呀！」

洛玉波對孫羽珊兩人說道：「是，她便是那日妳所救治的江瑩，但我們並未成親！」

孫羽珊一眼便瞧出江瑩眼神有異，端詳半晌後，對洛玉波關心問道：「洛叔，江姐姐是不是有什麼不對勁之處？」

洛玉波聞言一怔，回道：「羽珊好眼力，一眼竟能瞧出小瑩情形！」

李玄揚一旁說道：「洛叔，不是好眼力，羽珊現在可是了不起的神醫了！」

洛玉波一聽「神醫」，心下又驚又喜，連忙問道：「羽珊……妳懂醫術？」

孫羽珊靦腆回道：「玄揚哥太誇了，亂稱什麼神醫的！羽珊只是鑽研醫理，希望行醫濟世而已，哪是什麼神醫！」

洛玉波說道：「既然如此，煩請羽珊幫我看看小瑩之症！洛玉波此番經人推薦，特來臨安城神農堂求名醫診治，奈何神農堂神醫已經離去，本想明日起程前去襄陽再尋名醫。今天幸遇羽珊，還要勞請羽珊為她診治。」

李玄揚聞言，嘻嘻竊笑，隨後說道：「洛叔，你要找的神農堂神醫，恰恰好，正是你眼前這位姑娘！」

洛玉波驚道：「羽珊……，妳……妳便是神農堂神醫，唉呀！如此恰巧。」

孫羽珊又是嬌羞道：「都說不是什麼神醫了，玄揚哥，你不要再如此亂稱呼了，自誇你未婚妻神醫，不是讓洛叔笑話麼！」

李玄揚聞言，心有不甘，正色說道：「我李玄揚從不誇言，實話實說，哪有亂稱！像劉大叔之妻的十數年絕症，無人能醫，不也是珊兒治癒，連劉大叔都稱妳是菩薩派來的，我哪有誇言！」

孫羽珊見他如此正經地誇讚自己，不由笑道：「好！謝玄揚哥讚美與抬愛，但是咱們在洛叔面前，總是謙虛點吧！」

洛玉波見他倆如此甜蜜之語，說道：「羽珊，看來我們玄揚老弟相當疼妳護妳，妳也就別再推卸這個世俗名號了！老實說，洛玉波也是經人推薦來此尋神醫，可見妳的醫術精湛已是聲名遠播，就無需再自謙了！」

孫羽珊回道：「倒是讓洛叔見笑了……對了，江姐姐是何病症，我觀她眼無神韻，偶呈呆然之狀，似乎不像那日的江姐姐，難道……驚嚇過度或……失憶！」

洛玉波聞言，目光登時轉亮，驚道：「對！羽珊，妳……妳……妳真是神醫，好神準的醫術，一眼便可看出小瑩就是失憶！」

孫羽珊說道：「此症少見，羽珊治過病患曾有一例，師父當年傳我之醫書，也曾有數種失憶病徵之記載，因此羽珊一看便如此猜測。」

洛玉波說道：「我這七、八年間，走遍大江南北尋訪名醫，以求救醒小瑩，但所有大夫均束手無策。

而十多年前，我與小瑩，唉！那時還是清醒的小瑩，我倆曾前往紫雲洞山，尋找一位絕靈聖手仁齋仙，前來煙波山莊治癒她父江莊主之病。洛某本想再尋仁齋仙診治小瑩，但去他故居之時，其鄰居老婦卻告知，仁齋仙自與我前去煙波山莊後，自此未回。因此，洛玉波便帶著小瑩，四處打聽仁齋仙消息，卻毫無音訊。後來經人推薦，才來臨安城的神農堂尋訪，卻在此巧遇你們！」

孫羽珊本想打斷洛玉波的話，後來還是靜靜聽完洛玉波說完後，回話說道：「洛叔，你所說的絕靈聖手仁齋仙，正是羽珊師父！」

洛玉波聞言，內心激盪不已，他一生縱橫天下，卻為江瑩而動情，而畢生心境豁達，少有感動的所思，如今千里尋訪多年的神醫，竟在此聽聞他的訊息，內心不由激動萬分，隨後說道：「歷盡萬里塵沙，尚難如願，如今不費吹灰之力，神醫竟在眼前，唉！或許真是蒼天憐憫我洛玉波吧！」

李玄揚聽聞孫羽珊師父仁齋仙之名，疑惑問道：「絕靈聖手仁齋仙，珊兒，我怎不知妳有這位師父？妳不是自己研讀醫書的嗎？」

孫羽珊回道：「自己研讀醫書，哪能如此便可濟世。唉！玄揚哥也知，羽珊自幼熟讀經絡及藥草典籍，自玄揚哥被蒙古人捉去後，忽有一日，咱沛坡村上來了一位神醫，便是師父仁齋仙，他雲遊四海經過咱沛坡村時，見隔壁王大叔雙腿殘疾，竟然妙手治好王大叔那十多年的腿疾。羽珊當下詢問所用藥草為何，師父見羽珊小年紀如此熟知藥草，便細細為我解說，後來師父見我與他有緣，便在沛坡村住了數月，收我為徒，盡將畢生所學傳授予我，因此羽珊醫術才更精進，後來便在此臨安城開立神農堂，行醫濟世。師父離開沛坡村後，曾言要往南疆一帶而去研究藥草，從此絕跡江湖。」

洛玉波仔細聽完後，說道：「如此說來，那日仁齋仙離開煙波山莊後，便經過離煙波山莊不遠的沛坡村，才與羽珊相識，今日再遇仁齋仙傳人，實乃小瑩之福。」

孫羽珊客氣說道：「洛叔先別期望過高，羽珊尚未診斷，也不知能否治癒。讓我先看看江姐姐之症再說，走，咱先前往江姐姐客房讓她平躺，我再來把脈診斷。」

於是，洛玉波帶著江瑩，領著李玄揚及孫羽珊兩人，前往江瑩的客房。而江瑩只是像個小女孩一樣，乖乖的聽從洛玉波的吩咐，平躺於自己的床榻。

此時，孫羽珊仔細為江瑩把脈，數度查探江瑩眼神，並問話請江瑩回答，江瑩紛紛依孫羽珊之言照做，查探了半個時辰後，孫羽珊輕聲的對江瑩說道：「江姐姐，妳現在閉上眼睛，不要張開喔！」

江瑩眼神看著洛玉波，問道：「哥，女大夫要我閉上眼睛喔！」

洛玉波英雄俠骨，竟也有柔情似水一面，輕聲對江瑩說道：「對，小瑩乖，聽女大夫的話。」

於是江瑩閉上雙眼，一直不敢張開，不久便不知覺的睡著了。

見江瑩睡著後，洛玉波心急問道：「看出甚麼端倪否？」

孫羽珊回道：「羽珊初判應是壓迫性的暫時性失憶。洛叔，你可以告訴我為何造成此現象嗎？我好正確判斷。」



歷盡滄桑繫情緣，神醫傳人顯絕學

俠骨柔情的洛玉波，緩緩坐下，喝了一口茶，輕嘆一聲，細細說道：「唉！事情說來還真是話長，這便是洛玉波方才所言，我所必須面對的真情考驗！」

這時李玄揚也挪了張椅凳，坐於洛玉波身旁，準備靜靜聆聽。

洛玉波繼續說道：「當年我救她回煙波山莊後，其後煙波山莊又經幾番波折，洛玉波便客居於煙波山莊，與小瑩相處一段時日。但洛玉波一生飄泊四海，內心不懂男女真情，心清如水，自也未動真情，豈料小瑩對我應是日久生情，將她對愛人羅俊的依賴習慣，移情於我。而我洛玉波在感情上彷彿木頭，豈能懂小瑩已漸移情於我，所以待煙波山莊平靜後，洛玉波自然告辭而去。」

孫羽珊問道：「洛叔喜歡江姐姐嗎？」

洛玉波靦腆笑道：「當年確實不懂何謂喜歡，現在卻懂了！」

孫羽珊也笑著調侃他說道：「洛叔你這呆頭鵝，懂了卻遲了！那後來呢？」

李玄揚則是一旁竊笑，沒想到洛玉波這樣英姿冷然之人，面對男女真情，卻也是這般柔情靦腆。

洛玉波繼續說道：「唉！就因當年我不懂，她也未提示我，我們就此錯過了！可是，……卻爲了我開導過她的話，她爲了歷盡水火去找回這段因緣，竟遠赴千里之遠的台灣島玉山峰尋我，不料……不料卻失足墜落深谷……」

一聽墜落深谷，孫羽珊眼神訝異，思索之後說道：「墜落深谷……原來如此！難怪江姐姐會稱呼你哥，原來是失憶了，後來呢？」

洛玉波說道：「她自墜落深谷後，與她同行的武雲到處尋不著她的行蹤，因此江莊主便以為她應是凶多吉少，他夫婦倆幾乎哭斷肝腸，過了兩年，我再度造訪煙波山莊時，才知此事。」

說到此處，洛玉波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我洛玉波飄泊之人，竟蒙小瑩垂愛，為我喪命，竟又屍骨無存，我洛玉波怎能不動波心，立誓尋得小瑩厚葬，於是立回台灣玉山峰，動員我派上下及山中部落友人，全力尋找，豈料竟在一處山宅，發現大難不死的小瑩。原來當年小瑩墜落深谷叢林後，幸有一對老夫婦路過之時，見一旁垂死的小瑩，便帶回家中醫治，沒想她大難不死，性命因而得救，但卻完全失去記憶，可能因跌落山谷時，腦部受創嚴重，完全失去記憶。因此，此刻的小瑩，已完全不認得我洛玉波，及她爹娘。但為醫治她的病症，得江莊主允許，洛玉波便此帶她走遍天涯海角，尋名醫診治，但卻無人能治癒她失憶之症。」

孫羽珊聽完，感嘆說道：「原來洛叔的感情也是歷盡滄桑呀！」

洛玉波感性說道：「為她，我動了真情，只盼她能重拾往日記憶，還她爹娘一個原來的小瑩，則洛玉波心願足矣！」

孫羽珊認真問道：「如果江姐姐識得往日的你，洛叔會與她從此相伴嗎？」

洛玉波不知何回答，靦腆說道：「羽珊問得我不知如何應答，唉！如果她還願意，洛玉波願今生與她共遊天涯！」

孫羽珊聞言，內心無限感動，眼神卻看著李玄揚。而李玄揚見孫羽珊眼神望著自己，一時不知所措，一臉無辜模樣，卻不知孫羽珊心中之思，也盼能與李玄揚從此相廝相守，不再分離。

這時洛玉波關切問道：「羽珊，妳看過病症後，是否能治癒？」

孫羽珊心情沉重，嘆了一口氣，緩緩說道：「洛叔，羽珊不瞞你，實話對你說吧！江姊姊應是頭部碰撞之血瘀，於腦內壓迫筋絡導致的失憶之症，如果當年緊急以活血化瘀之方內服順氣通血，或許能化去血瘀，不致如此。但時隔多年，如今單以活血化瘀之方，也無濟於事了！」

洛玉波聞言，心知應是無解，雖有失落之感，但仍樂觀面對，淡淡說道：「也是緣分了，看來，我真無法還她爹娘一個原來的小瑩！」話畢，洛玉波默然端視江瑩清晰的臉龐，堅毅深情的眼光中，是英雄的俠骨柔情，也是莫可奈何的聽天由命！

孫羽珊見洛玉波深情之樣，心下不忍，對洛玉波說道：「洛叔，雖說單以活血化瘀之方無濟於事，但輔以一帖猛藥，或許尚有治癒的轉機！」

洛玉波沉思的心情，忽聽此言，登時眼光轉亮，企盼的眼神看著孫羽珊說道：「羽珊，依妳之意，有救？」

孫羽珊說道：「一線生機，但羽珊也難保是否能治癒！」

洛玉波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說道：「一線生機，總是一線生機，過去訪遍天下名醫，均是束手無策，如今有此一線生機，終是機會因緣。」

孫羽珊回道：「洛叔，可是，方才羽珊說這是一帖猛藥，暨是猛藥，便是傷害頗大之動力，恐洛叔不

忍！

洛玉波聞言，猶豫說道：「傷害頗大，……傷她還是傷我？若是傷我，洛玉波縱是殞身殉命，也會為她奔走。不過……若是傷她……，倒想聽聽她情形為何！」

孫羽珊說道：「要治癒江姐姐病症，必須將她顱內血瘀化去，但由於時日過久，除了內服活血化瘀藥方外，須以最極端方式，讓她腦內瞬間大量充血，以鬆動血瘀凝塊，如此，活血化瘀之藥方有療效。」

洛玉波說道：「既如此，如何傷她？」

孫羽珊說道：「要讓她腦內瞬間大量充血，洛叔可有方法？」

洛玉波回道：「這……難不成要再重擊一次，不……若再重擊頭部則傷害過大。」

孫羽珊說道：「重擊雖可，但性命危險，不可用此法。因此，羽珊所知，也只有另外一法能試。」

洛玉波心急道：「願聞其詳。」

孫羽珊嘆氣說道：「唯一之法，讓江姊姊再承受一次她記憶中最大的恐懼驚嚇，如此將會腦際瞬間充血而昏厥，也是唯一可將血瘀凝塊鬆動之法。但是，要讓她再次承受畢生最大的恐懼驚嚇，只怕洛叔不捨！」

洛玉波聞言，沉思無語，不知如何是好，尋思暗想：「也僅有此法能再讓小瑩回復記憶，不損身體，但……讓她再承受驚嚇，她可承受得住！」

幾經內心掙扎後，洛玉波嘆道：「看來，也只能一試，畢竟我不能讓她失去自己回復記憶僅有的機會。但……該如何讓她驚嚇，羽珊可有方法？」

孫羽珊問道：「洛叔可知江姐姐畢生，最為恐懼或驚嚇之事物？」

洛玉波認真思索半晌後，推測說道：「黑衣人……，對，黑衣人，我與她第一次相遇之景，應是她最恐懼驚嚇的經歷。」

孫羽珊說道：「既然如此，就得再演一場戲，讓江姐姐重新身歷其境，喚起她最深處潛藏的記憶，重新經歷一次恐懼驚嚇，以激化腦血的運行。只是，到時洛叔會相當不忍見她如此惶恐無助。」

洛玉波一陣默然，內心果然不捨江瑩再次承受那樣的驚慌，但為江瑩，經一番沉思後說道：「真若如此，能喚醒她，洛玉波即便心上一刀淌血，也不捨棄這一絲的機會。如果可以，便依羽珊之言一試。」

孫羽珊問道：「當時她驚嚇之地位在何處？」

洛玉波回道：「煙波山莊。」

孫羽珊說道：「好，便去煙波山莊。我明日先準備幾帖活血化瘀藥草，讓江姊姊先服用，三天後我們便陪洛叔動身前往煙波山莊。」

洛玉波回道：「好，如此說定，洛玉波在此先謝過羽珊及玄揚老弟。」

於是，李玄揚及孫羽珊兩人，告辭洛玉波回家後，數日之後，一行人便會合出發前往煙波山莊。

一行人來到煙波山莊，江天雨夫婦一見寶貝女兒江瑩，高興地上前緊緊抱住她，但江瑩只是淡淡的說道：「爹，娘。」

冰冷無情的言語，聽在江天雨的耳中，已知江瑩的失憶之症仍未好轉，否則如是當年完好的女兒，此

番久別一見自己，必是高興地撒嬌；但雖是冰冷無情的天真言語，仍是自己心愛的寶貝女兒，緊緊擁抱之時，江天雨總能回憶過往歷歷在目的江瑩身影。

突然，江天雨驚覺還有其他客人，連忙回身招呼眾人，卻見李玄揚等，驚訝說道：「這……這不是李少俠麼！稀客稀客。」

李玄揚拱手作揖回道：「看來與江莊主有緣，又再次相見了。」

洛玉波疑惑說道：「你們認識？」

李玄揚回道：「是，幾面之緣，在武林大會上與江莊主相識。」

江天雨說道：「李少俠英雄少年，非但蒙文丞相信任託付大事，而且武藝高強擊退蒙古高手，乃我漢族才人，怎能不識。」

洛玉波說道：「原來如此，沒想數年不見，玄揚老弟還真能保護雨珊了。」隨後洛玉波對江天雨說道：「不過此番請玄揚老弟前來，乃因羽珊姑娘已有治癒小瑩之法，故前來山莊與江莊主共議。」

江天雨聽聞有醫治女兒之法，內心激動萬分，連忙來到孫羽珊身邊問道：「瑩兒之病能救，瑩兒之病真能救？」

孫羽珊連忙說道：「莊主先莫期望過高，羽珊只是盡力而為，能不能治癒我也不是十分把握，只能試試。」

江天雨回道：「好，好，只要有方法，便是機會，便有治癒可能，江某還是在此先謝孫姑娘大恩大德。」

於是，孫羽珊便將那日對洛玉波所說之法，告訴江天雨夫婦，兩夫婦聽得愛女須再次承受那樣的恐懼，心中十分不捨，但又無奈，若非已是黔驢技窮，否則誰也不願見那淒楚可憐的江瑩，再次歷經那恐怖經驗。因此，江天雨夫婦也贊同此法，只為期望喚回一個完整的寶貝女兒。

江天雨夫婦既然贊同，孫羽珊便說道：「接下來，這場戲如何演，才能讓江姊姊逼真的親歷當時情景，我們得先籌劃，否則無法使她驚恐懼怕，仍會功虧一簣。」

洛玉波便將當日與江瑩相遇情景，詳細告訴眾人，江天雨也將當時回莊所見之慘狀，傷感的重述一次。眾人雖不知當日實際情景，但孫羽珊聰穎，聽此事件原委及現場位置拼湊後，逐漸還原當時過程，雖非完全相同，但實有八、九分與當日情景相符。

因此，眾人經一番商議後，決定由李玄揚喬裝黑衣人，武雲、袁莫雲則喬裝已死去的羅俊、歐陽秀模樣，由兩人在莊內先與李玄揚搏鬥，並佯裝身亡後，再由李玄揚一路追殺江瑩直往當時洛玉波救她之地。如此商議已定，眾人便依計而行，各自準備衣裝，並依孫羽珊所編劇本套練劇情，以求逼真。

第三日午夜時分，月懸高空，一樣的煙波山莊，今夜寒風格外沁骨，顫抖的慈父心，將忍痛目睹愛女的無助驚恐，卻不能相救呵護；惆悵的俠骨情，須冷然等待摯愛之人驚慌狂奔，卻只能心上捨得。

兩個深愛江瑩的男人，獨立夜色之下，任憑刺骨寒風無情，心中卻只有一個共同的期待，只盼今夜過後，一切晃如噩夢一場，江瑩還是以前的江瑩！

這場戲，終在孫羽珊的細心策畫下，正式上演。寂靜的午夜，武雲喬裝的羅俊，碰碰的擊門聲響，驚醒了正在熟睡的江瑩，武雲闖入房內，驚慌急促說道：「瑩妹，快走。」抓了江瑩便往戶外急奔。

只見江瑩跟在武雲背後一臉驚惶，便在這時，一個黑衣蒙面人，正是李玄揚所喬裝，攔在兩人面前。江瑩一見黑衣人，登時淒厲「啊！」的尖聲哭叫，聽在慈父慈母江天雨夫婦的耳裡，心碎了！但卻只能獨坐房內，無助落淚！

見黑衣人李玄揚攔路，武雲喬裝之羅俊護著江瑩，與李玄揚過招數回之後，袁莫雲喬裝之歐陽秀趕來，共同圍攻李玄揚，隨後武雲大喊：「二弟，快帶瑩妹離開，快！」

這時江瑩已是驚恐不已，渾身發顫，袁莫雲拉著江瑩，往大門奔去，武雲則佯裝被李玄揚擊斃。

李玄揚快步追來大門，攔下兩人，說道：「今日你們別想活！」此話一出，神情驚恐的江瑩已是站身不住跌坐於地，袁莫雲連忙拉起江瑩，大聲說道：「小姐快逃，快逃，逃得越遠越好！」

江瑩聽她之言，掩面哭號的往外狂奔而去，暗夜中，無意識地驚慌尖叫，往當年同一條路徑奔去，見江瑩奔去不久，李玄揚尾隨而追。

看著李玄揚追去已遠後，袁莫雲卻因難過不捨而哭了出來，一旁啜泣。這時，孫羽珊、武雲及哭紅雙眼的江天雨夫婦，也趕來大門等候。

只聽得孫羽珊說道：「江莊主，真對不住了，讓你愛女承受這樣的劫難！」

江天雨回道：「孫姑娘快別如此說，畢竟都是爲了瑩兒！」

孫羽珊說道：「現在只等洛叔帶回江姊姊了。等會兒他們回來後，讓江姊姊躺臥床上，羽珊得去準

備一帖猛藥。成功與否，便看此藥了！」於是，心情沉重的孫羽珊，也是不捨江瑩如此驚慌，獨自心傷退去。

一樣的月色，一條單薄的女子身影，暗夜哭號奔馳，後方一個蒙面黑衣人忍心逼命而追。

暗夜之下，只見另一條超卓冷然的身影，默然靜立暗夜之中，見那單薄女子悽楚之狀奔來，只能一旁袖手無語，卻心中暗暗立誓，今後即便水裡來火裡去，窮盡一己之命，也要傾力護衛那女子周全。

來到熟悉的地點，一樣的位置，黑衣人一個騰空而躍，攔住了單薄無助的江瑩，江瑩一驚跌坐於地。月光下那條超卓冷然而靜立的人影，心上一陣抽動。

黑衣人冷冷說道：「受死吧！」一掌舉起，佯裝使勁往她天靈拍去，江瑩一聲大叫「啊！」，反射性地緊閉雙目等死。

正在此刻，月光下那條超卓冷然的身影，一手抓住黑衣人之手，佯裝使勁推開黑衣人，黑衣人借力退了數步。

江瑩睜開雙眼，見洛玉波挺然站立眼前，驚恐的目光中，隨著嘴裡一句「哥！」後，全身虛軟昏厥於地。

見江瑩確已昏厥，李玄揚掀開蒙面黑罩，說道：「洛叔，剛剛真對不住了！」

洛玉波回道：「玄揚老弟，也真難爲你了！現在……，只看蒼天了，走吧！」

於是洛玉波抱起昏厥的江瑩，緩緩走向煙波山莊。同樣的抱著江瑩，同樣的月色下行走，十多年前只

是因緣相救，這次，卻是無盡的殷殷企盼，只盼江瑩一覺醒來，已是原來的江瑩。

回到煙波山莊後，洛玉波依孫羽珊之言，讓江瑩平臥床榻，一旁江天雨夫婦，無助又心疼地看著心愛的掌上明珠，淚卻依然流著。

這時，只見孫羽珊端來一碗熱酒進房，走到床榻之旁，將手中一包粉末及那碗熱酒遞給洛玉波，說道：「洛叔，……這是奪命散，……這帖猛藥過後，就看天意了！羽珊也是盡力！」

洛玉波取過那奪命散粉末，端過那熱酒，堅毅說道：「無妨，如果無法治癒，洛玉波還是會天涯海角帶她尋醫。……還是謝謝羽珊了！」

見洛玉波如此為江瑩真情執著，看在江天雨的眼中，既是感謝，又是感動。自己愛女雖是千里尋找洛玉波而變得如此，但當年以為江瑩已死的哀傷，終是俠骨柔情的洛玉波急回台灣島，費盡千辛萬苦尋得江瑩，又為治癒江瑩失憶之症，也是洛玉波帶著江瑩，天涯海角四處求醫。

因此，在江天雨的心中，只盼江瑩醒來，得與洛玉波這樣的英雄共譜佳話，也成了身為人父內心最深的期望。

只見洛玉波餵過江瑩藥方後，江瑩仍是昏迷不醒，沉睡床榻之上。時已夜半時分，眾人便各自回房安歇。

天亮之後，耀眼的晨曦，喚醒一夜輾轉難眠的心靈，江天雨夫婦整夜守護江瑩，此刻撐著仍是疲憊的

身體來到床邊，卻不見她任何動靜。隨著漸昇漸高的太陽，心中的忐忑更為難安，憂的是愛女尚未清醒，怕的是醒來後的江瑩，還是那冰冷無情的天真江瑩。

時過正午，孫羽珊依舊煎煮活血化瘀藥方讓江瑩服用，江瑩依舊未醒。直到日落黃昏，殷切的企盼，漸轉為沉重的失落。薄暮之下，洛玉波一人獨立庭院之中，腦中靜靜飄過與江瑩的種種回憶。

這時，只聽江瑩房內傳來江天雨的喚喊聲：「瑩兒，瑩兒，妳終於醒了！」

房內奔出一條人影，正是武雲高喊：「小姐醒了，小姐醒了！」

孫羽珊、李玄揚及袁莫雲三人，連忙進入江瑩房內觀看究竟，但情緒複雜的洛玉波，卻靜靜兀自樹下靜思，沉澱心情，如果醒來後的江瑩，記憶仍未復原，他將如何安慰失落的江天雨夫婦，今後，又該如何！

而在房內，江天雨扶著愛女江瑩半臥，卻見江瑩眼神呆滯，軟弱的餘光看著屋內眾人。

江天雨憂心叫道：「瑩兒，瑩兒，可別再嚇爹了！」

江瑩氣若游絲的說聲：「爹，……」經昨夜의驚嚇後，思緒天旋地轉，卻無力再言。

眾人雖聽得她開口叫「爹！」，卻不知她記憶是否復原。畢竟失憶的江瑩，同樣如此喚著江天雨。

大覺初醒的江瑩，只覺天旋地轉，意識迷離而模糊，眼前的一景一物，似乎不是她所熟悉的情景，李玄揚、孫羽珊、袁莫雲，這些陌生的身影既模糊又清晰，加上虛弱的身軀，她仍失神疑惑呆視著。因此，憂心的眾人，仍然不知江瑩是否回復記憶。但見她眼神呆滯無語許久，眾人心中更覺不妙。此時，房內氣

息凝結，鴉雀無聲，顫抖的心跳聲，卻聲聲敲在每人的心扉。

這時，薄暮的餘光，映射一條挺然的身影入房，緩緩走向房內而來，江瑩眼雖呆滯，餘光卻可見那地上躍動的人影。

那人影來到門邊，卻見一條挺然身影倚門而立，虛弱的江瑩，模糊的目光，卻在那眼眸餘光映入那條身影的瞬間，猶如黎明破曉的晨光，喚醒一夜沉睡的萬物般，只見江瑩原本迷離的雙眼，登時目光如炬，原來呆滯的神情，頓時轉為憂喜複雜之色。

隨著江瑩緩緩移動的目光，竟見那憔悴的容顏上，不住潸然而落的淚滴，對著那倚門挺然而立的身影，傾盡全身氣力，哽咽的叫道：「洛……大……哥……我終於……找到……你了！」

一句「洛大哥」！……一生天涯飄泊，未曾滴落一滴眼淚的洛玉波，平澈已久的波心，登時泛起滔天之浪，洛玉波心血翻湧，一陣鼻酸。此刻，默然未語的洛玉波，堅定清楚的知道，迴盪耳際的是「洛大哥」，而不是「哥哥」，那是原本完好的江瑩稱呼他的名稱。洛玉波內心的聲音，朗朗的暗自迴盪著：「醒了，她醒了」，俠骨柔情的洛玉波，紅了眼眶。

而意識模糊卻又漸漸清晰的江瑩，原本虛弱而又昏眩的腦際，當那潛藏記憶深處的洛玉波人影映入眼簾之時，激動情緒喚起一身虛弱的熱血，她連忙由江天雨身邊起身，激動渴望的在床榻上勉力爬往洛玉波的方向，隨著淚眼潸然的哭泣聲，江瑩一個失去平衡，險些跌落床下之時，那個立誓今後要護她周全的洛玉波，比起他人更為警覺，一個急如電火的身影，已無聲的來到身邊，抱住正要跌落的江瑩。

這一抱，江瑩卻緊緊竭力的抱住洛玉波，哭道：「洛大哥！洛大哥！我找到你了，我終於找到你

兩人緊緊擁抱著，江瑩的聲聲呼喊，如天雷陣陣，一聲一聲的敲震在洛玉波心坎。

緊抱著淚眼潸然的江瑩，洛玉波落下了一生最初的英雄淚！

堅毅冷然的眼眸，泛著紅眼的淚光，模糊了洛玉波的視界。誰說英雄無淚！只是未遇真情，在歷經百轉千折的真情後，縱是百戰無懼的堅毅英雄，也會化成繞指柔情的感性男兒。而在歷盡這段刻骨銘心的遭遇後，洛玉波此刻緊緊抱著江瑩，任由英雄熱淚垂濕雙頰，洛玉波一樣默然無語，腦際卻迴盪著這些年來的歷歷過往。

那一年，自洛玉波離開煙波山莊後，一樣天涯飄泊，幾年後果然前往血掌幫總舵，親手滅掉血掌幫，當場擊斃血掌幫主段仁金，及陳雄、鬼佬兒等人，血掌幫門人四處逃竄。

而後，當他再次回到煙波山莊探訪江瑩之時，才知江瑩為千里尋他，命喪異鄉。一生未遭逢內心激盪的洛玉波，當下立誓尋回江瑩屍骨，以讓她與愛人羅俊同葬。於是，洛玉波趕回台灣島，動員玉峰派門人及其山中部落友人，全力尋找江瑩屍首，便在一處山宅，發現了大難不死的江瑩。

當年江瑩墜落深谷叢林後，幸得一對好心的老夫婦路過搭救，才免於殞命之劫。但當洛玉波尋得她時，江瑩卻已記憶全失，彷彿小女孩一般天真，認不得洛玉波。因此，洛玉波將江瑩帶回煙波山莊以安慰江天雨夫婦之心後，並徵得江天雨夫婦同意，從此帶著天真無邪的江瑩，開始這七、八年歷盡艱辛的尋醫之旅。

往事幕幕掠過洛玉波心頭，歷歷過往，如今都已值得，懷中緊緊抱住哭泣的江瑩，洛玉波終於淡淡說道：「我在這，不怕了！」

一旁眾人見景聞言，掩面而泣，哭的是為這段刻骨銘心的真情，也為苦心籌劃的這齣戲，終於喚醒失憶的江瑩而喜悅。

江瑩離開洛玉波懷裡，看著另一旁不住垂淚的雙親，江瑩回頭緊緊抱住江天雨，嗚咽泣道：「爹……，娘……，我找到洛大哥了！」江瑩不知父親為何如此傷心，因她不知道自己失憶近十年，江天雨彷彿如割去心頭肉一般，傷心欲絕，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是永難了解的。

此刻，江天雨緊緊抱住江瑩，哭喊道：「瑩兒，瑩兒，我的瑩兒醒了！」

多少年來的泣盡眼淚，哭斷肝腸，殷殷企盼的老父之心，終於如願，恍如隔世的父女，再度重逢，這是蒼天憐憫，也是蒼天的祝福，告訴世人：因緣當下及時把握，錯過之時，只怕歷盡水火，也未必如願。

眾人心情平復之後，洛玉波及江天雨夫婦，不住的道謝孫羽珊。江夫人則連忙吩咐家丁速去準備豐盛宴席，宴請眾人。席間，江瑩總算知道自己失憶後的經歷，以及洛玉波為自己的真情奔波，感動的江瑩，情難自己。

晚宴之後，天真愛玩的阿永，依舊到處閒晃不見蹤影，其他人則在大廳喝茶敘話。孫羽珊寫了幾帖「甘麥大棗」安神藥方，及補血益氣的「保元湯」藥方，詳細吩咐洛玉波煎服之法。

而歷盡家事萬劫的江天雨，自煙波江莊那夜血案之後，這十多年來，為三珠之事心悶煩憂，為愛女之

事傷悲斷腸，如今三珠之事已了，愛女康復，頓時心中雲霧撥散，總算一洩胸中悲氣，笑顏遂開。

這時，江天雨突想起一事，對李玄揚道：「對了，李少俠，江某想起一事，想與李少俠討論討論。」

李玄揚回道：「莊主何事，說來無妨。」

江天雨問道：「那日李少俠提到，文丞相曾交代宋室後裔行蹤，不知這宋室後裔行蹤，李少俠是否告知了紅蓮教主梅少龍？」

李玄揚堅定地回道：「已經告訴他了，而且我已尋得宋室後裔趙平，詳細居所盡已告知梅教主。不過……那宋室後裔趙平，似乎無意號召群豪再興復大宋江山，所以讓那梅教主再去商請他看看！」

江天雨聞言，似乎面有憂容，說道：「你已告訴梅少龍了！唉，但願江某多慮了！」

李玄揚似有不解，問道：「莊主，何出此言，你又是多慮何事？」

江天雨沉默半晌，尋思暗想：「我該將此事告訴李少俠嗎？這畢竟是我臆測之事，但若我臆測無誤，宋室後裔不就有生命危險？算了，說出與李少俠商討再說！」於是江天雨說道：「唉！李少俠，此乃江某觀察臆測，並無實證，只是說來供你參考。」

李玄揚回道：「莊主請講，晚輩倒想聽聽何事。」

江天雨緩緩說道：「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我煙波江莊遭人夜闖，全莊上下盡遭殺害，連我兩位義子羅俊、歐陽秀也命喪黃泉。我回莊清理之時，見歐陽秀屍首之旁，地上寫了『臂火』二字，應是秀兒臨死之前，用盡最後氣力寫下兇手訊息後，才氣絕而亡。而那夜，陸丞相交給我的月靈珠也同時失落，兇手並未盜走任何財物，卻僅準確的翻閱江某書房奪走月靈珠，顯示端為月靈珠而來。」

李玄揚聞言回道：「晚輩第一次於武林大會時，曾聽莊主說過月靈珠本在你手，原來是被人盜去！」

江天雨說道：「是，看來上我煙波山莊盜珠之事，應是經慎重籌劃而為。由於江某不願再惹江湖事，一心只盼瑩兒康復而已，事隔多年，也漸淡忘此事，只是……」江天雨突然停下話語。

李玄揚心急問道：「只是什麼？」

江天雨躊躇後說道：「這僅是江某臆測。」

李玄揚說道：「莊主說來聽聽無妨。」

江天雨繼續說道：「只是，那爭劍比試的武林大會之上，卻讓江某再度憶起塵封多年的記憶。那時，正當神決劍及鬼決刀與紅蓮教主梅少龍比鬥之時，那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出手相救梅少龍，卻被鬼決刀回刀削落右臂衣袖，馮鳴南露出右臂上隱隱的火狀烙印，當時江某見狀，一時想起我煙波山莊血案，當下疑惑不已。事後，江某回想一切種種，月靈珠落於紅蓮教手中，紅蓮教召開武林大會，又見紅蓮教馮鳴南右臂火烙印記，因此懷疑這一切……會不會是紅蓮教之陰謀。」

李玄揚聞言，心中漸漸顫抖，尋思：「如果莊主臆測是對，那我告知梅少龍有關趙平的行蹤，會不會……」李玄揚不敢再思後果，心中卻不自覺開始擔憂，如果真是梅少龍陰謀，趙平因而閃失，他將如何告慰文天祥在天之靈。想到此處，李玄揚不由心頭一顫。

江天雨見李玄揚沉思之狀，說道：「這只是江某臆測，也無證據，因此才與李少俠商議。」

李玄揚回道：「雖是臆測，但若莊主之言是真，那將如何！」

江天雨面有憂色說道：「若臆測是真，兇手冷酷殘忍，那……那宋室後裔，……恐有危險！」

雖是一句臆測之語，但卻深刻震撼李玄揚內心。原以為文天祥交代之事已經完成，今後將極力尋找雙親，如今江天雨此言，卻讓李玄揚不知所措。倘若趙平真有不測，等同自己謀害宋室血脈，內心越想，越是不安！

為奪江山陰謀計，暗結敵軍圖稱王



這一夜，李玄揚輾轉難眠，一想趙平若真有不測，他將如何原諒自己所犯的滔天大錯。心想：真若如此，蒙古大軍僅是攻滅宋朝，但自己則是斷絕趙氏血脈的罪人。反覆思索之後，李玄揚於是決定明日一早，立即快馬趕往連峰岡，儘快協商趙平一家人遷離，以保安全。

翌日清晨，李玄揚起個大早，一人獨步煙波山莊庭院，待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起床後，向兩人訴說昨夜的決定道：「為確保趙平安全，我還是得儘速去通知趙平遷離連峰岡，否則莊主猜測若真，趙平如有不測，我如何對文大叔交代！」

孫羽珊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一同陪玄揚哥去。」

李玄揚回道：「昨夜我想過，此事不可耽擱，我必須快馬趕去，否則遲了恐有變數。因此，我一人趕路可快些，十日內應可趕回，你們先回臨安神農堂等我。」

孫羽珊本不放心，但李玄揚既有趕路之考量，且事涉趙平安危，於是同意暫不跟隨，並說道：「玄揚哥一路上務必小心，我……我……可不能再失去你。」

李玄揚安慰說道：「珊兒放心，我都已經長大，會照顧自己，此番只是趕去通知趙平便回，不必擔心。」

這時，袁莫雲上前，眼眸深情而關切的說道：「我們不在身旁，你一路上務必小心！」

李玄揚出發之後，袁莫雲一路相陪照料，李玄揚知她關心自己，也是安慰說道：「莫雲放心，我會儘快趕回。只是……，只是煩妳幫我照料珊兒，妳知道的，……我也不能再失去……」

袁莫雲回道：「你放心，我會好好照顧羽珊！」

於是李玄揚謝過袁莫雲後，回頭對阿永說道：「阿永，我有事要自己先走，你與師娘先回神農堂。」

阿永急忙搖頭說道：「要不要，我要跟師父一起去。」

李玄揚再費心安慰他說道：「阿永乖，師父這次要騎馬騎很快，你會趕不上，如果迷路找不到師父，你今後不就見不到我了！」

阿永一聽有理，天真說道：「師父，你不要騎很快，騎慢點，阿永就跟得上。」

李玄揚說道：「這次一定要騎很快，不然師父會哭喔！」

阿永回道：「師父不要哭，好……好……，阿永聽你的話！」

李玄揚說道：「這樣才乖，阿永跟師娘回去，要保護師娘跟莫雲姊姊喔！」

阿永聞言，神氣之樣說道：「好，阿永保護師娘跟莫雲姐姐，壞人來了，阿永就把他打跑。」

李玄揚回道：「好，那師父就先走了，阿永要記得喔！」

阿永點頭應允後，一旁孫羽珊及袁莫雲見李玄揚哄阿永之話，一陣竊笑。

李玄揚辭別江天雨及洛玉波後，便獨自一人快馬加鞭，趕往連峰岡。

且說這頭，紅蓮教主梅少龍自取得天虹寶劍後，按兵不動，未見任何作為。又這天虹劍既是名劍有

主，武林人士也就不再你爭我奪。有志之士既知天虹神劍所負之江山任務，均自暗暗等待持劍英雄擁護宋主，號召天下「勤王」，共同響應驅逐蒙古異族的江山大業。

那日，自李玄揚告知宋室後裔居所後，梅少龍便暗自籌劃自己的江山大業。

這日，紅蓮教密室之內，來了一位貴客，梅少龍特地召回火雲堂主馮鳴南、水龍堂主凌嘯天，及地虎堂主雷彪，於密室共商要事，梅少龍並喝令左右護衛禁止任何人靠近。

密室之內，梅少龍高舉酒杯，對那貴客笑道：「敬秋門主，祝賀我倆合作愉快，共圖江山大業。」

那貴客不是別人，正是百毒門主秋槐仇，他微笑說道：「好說！只是梅教主大業功成之時，可別忘記對秋某的許諾。」

梅少龍笑道：「哈哈，一定，一定，梅某若成大業，必將大理雲南疆土全部贈與秋門主，讓你好好攻研百毒。」

秋槐仇聞言，舉杯欣喜笑道：「好，好，敬我們順利成功。」

原來秋槐仇一心煉製劇毒，鑒於大理雲南一帶毒類生物多元而豐富，因此與梅少龍合謀奪得江山，自己則分得大理雲南疆土，以完成他的劇毒王國美夢。

眾人一飲而盡，放下酒杯後，梅少龍緩緩說道：「不過，日前那元朝蒙戰將軍遣人前來，約我共議大事，此事不知秋兄有何看法？」

秋槐仇思索後回道：「梅兄之意如何？」

梅少龍說道：「現在武林皆知天虹劍在我手中，江湖人士只為扶那無德趙氏，因此，我們或可與元朝

合作，先鏟武林名派，減低我倆阻礙，當群雄一盤散沙之時，便無人能阻我倆江山大業。」

秋槐仇點頭同意說道：「梅兄之言有理，藉元廷之手削弱武林人士之力量，對我等定為有利。只是，如果群雄知你與元朝勾結，該當如何，這十多年來的籌劃不就白費心思。」

梅少龍哈哈說道：「哈……哈……，秋兄，梅某十多年來的辛苦籌劃，只為天虹神劍，及解開『一雪神州』之謎，原來竟是那宋室後裔尚存於世。眼下梅某已知宋室後裔之居處，僅差這最後一步棋完成後，則天虹在我手中，宋室遺孤盡亡，梅某便再無所懼。況且，如與元朝合作，元明我暗，逐一消滅各派，何人能知！」

秋槐仇聽完，哈哈大笑，說道：「借兵殺人，梅兄果然高明！不過……，與元朝為謀，你將如何成就你的江山大業？」

梅少龍回道：「就是為此江山大業，才需與元朝為謀。」

秋槐仇疑惑問道：「此話怎講？」

梅少龍說道：「武林皆知天虹劍在我手中，元廷又豈不知！這些年來，忽必烈行以漢制漢政策，統治中原，又逐一消滅各門派，避免反元勢力聚結。如今，這號召天下勤王的天虹劍在我手中，故那蒙戰將軍特遣人前來約我共議大事，必是欲採以漢制漢之策與我商議。我若不允，反成他主要消滅對象，我又如何蓄積反元勢力以圖江山。因此，為今之計，便是與他合謀，藉此剷除武林名派。當天下群雄如同散沙之時，屆時我紅蓮教已是兵多將廣，我再發起反元大業，一擊可成。」

秋槐仇猛然拍案讚道：「高招，不愧是文武雙全的梅教主，看來與你為謀，是我秋槐仇明智之舉。」

梅少龍端起酒杯，與秋槐仇敬酒笑道：「好說，好說！那日武林大會也是秋兄襄助，多虧秋兄合作，趁機殺了歸末谷取得日耀珠，直接參與爭劍戰，並親手在那籤上用毒，使得玉霖雙內力受損，梅某才能輕易勝出，否則與他需纏鬥多久，尚難預料。」

秋槐仇問：「霍山派玉霖雙，及劍門派郭雲天，兩人中我獨門『鎖筋散』之毒，當下必定削弱功力。只是，五派中以玉霖雙及陽平秋武功最高，怎會陽平秋輸給了郭雲天，卻未按原先計畫毒傷陽平秋，以便於武林大會散後下手擊殺陽平秋？」

梅少龍回道：「我聽聞陽平秋先前曾於漢蒙比武大會受傷，可能內力尚未復原，因而敗給郭雲天。不過無妨，如今天虹劍已得，總算不枉咱們這十多年來的精心籌劃。」

秋槐仇歡欣得意說道：「咱們合作無間，加上在座幾位堂主不露痕跡的身手，才能完成這十多年的計畫。」

梅少龍聞言笑道：「鳴南、嘯天、阿彪，秋門主讚賞你們呢，可得好好敬敬人家。」

於是馮鳴南舉杯說道：「敬秋門主，往後還請多多指教。」

凌嘯天及雷彪則跟著馮鳴南舉杯，與秋槐仇敬酒一乾而盡。

放下酒杯後，秋槐仇為解心中疑團，問道：「說起幾位堂主的身手，秋某有一事不解，如今想起便請教梅兄，以解心中疑惑。」

梅少龍回道：「秋兄有何疑問說來聽聽。」

秋槐仇說道：「當年梅兄又怎會知道月靈珠蹤跡，並順利取得？況且，江天雨見月靈珠在你手中，卻

不認為是你盜取，真令秋某不解。」

梅少龍聞言，哈哈大笑說道：「秋兄，這事說來話長，好！今日我倆十多年的籌劃總算如願，梅某便細細說給你明瞭。」

夾起桌上菜餚，梅少龍邊吃邊說道：「話說當年傳言著『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之語，這天虹劍乃岳武穆佩劍，人人皆知的神兵利器，武林人士何人不想，但這『日月星聚』之語，梅某卻始終不解其意。直到江湖傳言綠林幫手中持有日耀珠後，梅某才知這日月星乃是三顆明珠，於是吩咐三位堂主暗中找尋。突有一日，本教吸收一名教徒，名叫張澄，此人原乃煙波山莊莊主江天雨之家僕，後來加入我紅蓮教，從他口中得知江天雨常常關注一顆明珠，夜夜思索許久，梅某聽他此言，心想必是江湖所傳言之日月星珠。因此，便在探知江天雨遠行之時，由馮堂主及雷堂主兩人黑衣蒙面，依張澄所提供之方位，前去盜得那月靈珠，當日煙波山莊未留活口，因此也就無人知曉我紅蓮教奪得月靈珠。」

秋槐仇細聽點頭，說道：「原來是江天雨的家僕告知你的。」

梅少龍繼續說道：「江天雨失落明珠後，曾召集五大派掌門密會。當時梅某心想，江天雨必是想尋求五大派襄助，未來若知月靈珠在我手中，梅某恐為武林人士之敵。因此，我便派人佯裝天道門，再次夜襲煙波山莊，透露天道門奪走月靈珠，豈料派去之人竟然盡皆斃命，無一生還！」

秋槐仇疑道：「無一生還！你派去之人武功如何？」

梅少龍回道：「雖非高手，但有幾名武功不凡，豈料竟無一生還。梅某這才警覺煙波山莊內有高手，故不知那次任務，是否如願誤導江天雨相信那月靈珠被天道門所奪。」

秋槐仇問道：「若未成功誤導，往後月靈珠落你手中，你便有盜竊嫌疑了？」

梅少龍回道：「沒錯！因此，為使那天雨確信月靈珠乃天道門所奪，我便在江天雨密會五大派之客棧前，由天道門許平，及商請幾位蒙古韃子，在江天雨面前合演一齣戲，我本命許平詐敗輸給那幾個蒙古人，以便在江天雨面前讓那月靈珠落於蒙古人手中，豈料當時竟半路殺出個叫做楊錨的人來攪局，以致當時計策有變，便乾脆順勢讓江天雨更為相信月靈珠落於天道門許平身上。事後也證明了，江天雨確實相信是天道門闖入煙波山莊，梅某的計畫也總算成功。」

秋槐仇點頭贊同，說道：「梅兄果然深謀遠慮，思慮周全呀！」

梅少龍回道：「若不如如此，神劍未得，卻惹得武林公敵，豈不愚蠢！當時若非那星炫珠不知所蹤，梅某又何須召開這武林大會，惹得天下皆知天虹劍消息。因此，才商請秋兄出手相助，以求神劍得手。」

秋槐仇說道：「梅兄武功絕倫，照我看來，玉霖雙非你對手，秋某就算未出手，梅兄也必有勝算！」

梅少龍回道：「話雖如此，但這天虹劍，梅某誓在必得，若真玉霖雙及陽平秋兩大高手前後與我對決，勝負尚且難料，為保萬全，梅某還是不敢冒險，因此仍是商請秋兄出手。」

秋槐仇道：「總算一切均在梅兄料算之中，天虹劍也如願取得了。」

梅少龍說道：「此次若非召開這武林大會，還真不知星炫珠原來在文天祥之手，交給那李玄揚！」這時他突然鎖眉，繼續說道：「但這李玄揚年紀輕輕，竟有如此高深的武學造詣，連敗神鬼雙決，此人不能除，必礙我倆大業。」

秋槐仇回道：「梅兄可知這小子是何來歷？」

梅少龍搖頭說道：「這也是梅某疑惑之處，他劍法之快，實在看不出其武功路數，但內功卻明顯是少林最上乘的易筋心法，連那普明大師的易筋經修為都遠不如他。而令人疑惑的是，易筋經乃少林不傳絕學，他非少林弟子，又怎可能有如此上乘的易筋內功修為，令人十分納悶呀！」

秋槐仇聞言之後，問道：「既然如此，梅兄有何想法除掉此人？」

梅少龍沉默片刻，心中盤算一番後，淡淡說道：「眼下不急！此人似乎對天虹劍這等江山大業毫無興趣，暫時應不致對我倆大業有所阻礙。屆時如真有阻礙之時，梅某另有除他之計。」

秋槐仇點頭應道：「好，相信以梅兄之智謀，要殺此單純之人，應是不難，到時如需秋某相助，只管吩咐。」

梅少龍笑道：「的確，要殺此人，確實需你這毒不失手的秋門主相助，否則此人功力遠在梅某之上，取他性命不易。」

秋槐仇回道：「放心，我已研發一種無解之毒，到時只要梅兄吩咐，秋某便好好伺候李玄揚這年輕人……」

話畢，席間眾人一陣哈哈大笑，又是舉杯同乾，慶賀多年來的完備籌劃所獲得的豐碩成果。

離席之前，秋槐仇問道：「如今大事已成，天虹劍已在我等手中，梅兄後續有何計畫？」

梅少龍冷冷而笑，說道：「方才梅某說過，只差這最後一步棋，我等便再無所懼，如今，便要下這最後一步棋。」

秋槐仇疑惑說道：「最後一步棋，難道是？」

梅少龍眼露凶光，冷冷說道：「沒錯，從此再無宋室後裔！」他轉頭對馮鳴南說道：「鳴南，你即刻與阿彪兩人，前往連峰岡，將趙氏一家全數送上黃泉。記得！要俐落，不可洩漏身分！」

馮鳴南及雷彪兩人同聲回道：「是！」

梅少龍又對一旁的凌嘯天說道：「嘯天，你與我前往一會蒙戰將軍。切記！萬不可讓龍燁知情。」

凌嘯天回道：「是！」

突然秋槐仇搖頭嘆道：「梅兄，說到龍燁，我真不解，你紅蓮教下轄『地、水、火、風』四大堂主，你怎會不告訴風雷堂主龍燁，讓他了解我們的計畫呢？」

梅少龍無奈嘆道：「唉！秋兄有所不知，龍燁為人耿直，如讓他知曉這些計畫，必定難成此事，因此只好瞞著他呀！」

秋槐仇搖頭說道：「唉！不過那是梅兄家務事，秋某倒是不便多管。」

梅少龍起身說道：「那今日之事就此說定，梅某與蒙戰會晤之後，再邀秋門主前來共商。」

秋槐仇也起身回道：「好，就如此說定。」

這時，梅少龍轉身對馮鳴南及雷彪說道：「鳴南、阿彪，你們即刻動身前往連峰岡，記得！不留活口。」

馮鳴南及雷彪兩人應允後，便取過梅少龍所給之路圖，立刻啓程前往連峰岡，梅少龍則親送秋槐仇離去。

數日之後，梅少龍應約來到大都將軍府內，僅有水龍堂主凌嘯天陪同，將軍府內侍衛領著梅少龍二人來到大廳而坐。

這時，堂內兩名身形魁梧的大漢走了出來，正是神決劍冷心楓及鬼決刀蕭藏，出了內堂之門立於兩側。

後方一位棕髮碧眼，意氣風發之人，隨後而出，一見廳堂上的梅少龍，便上前拱手示意說道：「久聞梅教主盛名，老夫蒙戰，今日幸會。」

梅少龍起身淡淡一笑，回道：「久聞蒙戰將軍威名，今日得見，梅某之幸！」

蒙戰歡喜笑道：「呵呵，好說，好說。坐，坐。」於是蒙戰坐於堂上，並命人再為梅少龍及凌嘯天端上茶水。

隨後蒙戰說道：「來，老夫介紹我兩位護法認識認識，這是冷心楓，這是蕭藏。」

梅少龍冷笑回道：「梅某已領教過兩位護法神威，果然名不虛傳，佩服！」

蒙戰疑惑說道：「咦！你們見過梅教主？」

冷心楓回道：「那日奪劍會上，與他交過手！」

蒙戰聞言，說道：「交過手！哎呀，失禮失禮，那還不跟梅教主賠個不是！」

梅少龍搶先說道：「各為其主，說不上失禮，勿怪兩位護法，總是不打不相識。」

蒙戰哈哈說道：「梅教主大量，你們還不跟人家賠個不是！」

於是冷心楓說道：「梅教主，多有得罪，尚請包涵！」

梅少龍回道：「將軍實在多禮了，今日將軍邀梅某前來，有何貴事相商，不妨明說。」

蒙戰聞言，朗聲說道：「好，乾脆，老夫便明說了！不知梅教主可願歸順我大元帝國，為我朝效力？」

梅少龍聞言，冷笑說道：「將軍，要談歸順，似乎言重了！若談合作，倒可商議；但若將軍一心只談歸順，恐今日之會便將毫無意義。」

蒙戰聽他此言，收起臉上笑容，嚴肅說道：「不歸順，梅教主不怕進了我將軍府，卻出不得了！」

梅少龍意氣風發，冷冷而笑，說道：「梅某今日敢單身前來，便有離開的把握，只怕不是將軍可以留住！」

蒙戰威嚇說道：「可知我兩位護法，江湖人稱神鬼雙決，老夫若要留你，只怕也由不得梅教主。」

梅少龍起身，語調堅毅地說道：「那日會上，兩位護法有天虹優勢，梅某自難以一敵二。今日天虹既在我手，便讓將軍看看，梅某是否走得這將軍府大門！」

冷心楓聞言，手握劍柄，目光冷冽；梅少龍手按天虹劍，眼神堅毅，昂然而立。一時現場氣氛凝結，肅殺之氣瀰漫大廳。

片刻之後，突然蒙戰一陣呵笑，劃破寂靜的大廳，並說道：「哈……哈……，好！梅教主臨險不慌，膽識不錯，老夫算是找到人了！請坐，請坐。」

梅少龍回道：「蒙將軍邀梅某前來，若是僅為測試膽識，梅某如何敢坐。」

蒙戰自知失禮，說道：「老夫失禮，梅教主請坐。梅教主若是臨險而屈，老夫又如何與梅教主商議要

事，故而測試，如有失禮，尚請包涵！」

梅少龍回道：「倒是將軍看輕了，梅某今日既敢前來，必有誠意與將軍合作，否則將軍又何須三番兩次請人邀我。」

蒙戰說道：「好，咱倆既有誠意，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既然不談歸順，就談我朝聖上的治漢政策。今日邀請梅教主前來，乃因近聞梅教主取得武林傳聞的天虹神劍，梅教主若真號召天下，扶持前朝趙氏及餘黨作亂，意圖一雪神州，則老夫必領聖命，再率我朝漠北鐵騎神兵，此番必定踏平中原，血染神州，絕不留情。」

蒙戰喝了口茶，繼續說道：「然聖上體恤天下萬民之難，命我與你商議，梅教主如不擁立趙氏餘孽，號召天下勤王，我大元鐵騎便不剿滅你紅蓮教。但若梅教主執意擁立趙氏餘孽，老夫在此直言，我大元鐵騎必傾千軍萬馬，剿滅紅蓮教。畢竟我大元歷盡無數征戰，千辛萬苦擊滅宋朝，豈容它再死灰復燃。今日邀梅教主前來，主要商議此事。」

此時，梅少龍暗想，紅蓮教眾雖多，各堂主武功雖高，但若元朝大軍以叛亂之名前來剿滅紅蓮教，那紅蓮教卻是絕計遠遠無法相敵。心中也知蒙戰之言不無道理，因此暗自盤算，默然未答。

蒙戰見他沉思之狀，又說道：「梅教主乃聰明人，應做聰明之事。此外，你若不扶持趙氏餘孽，再與我朝合作，以梅教主對中原武林派門之了解，協助我大元剷除各據山頭伺機作亂的中原派門，聖上當以平亂有功之名，為你封官晉爵。當然啦！梅教主若無意於功名，有何酬謝需求，任憑梅教主之意，不知你意如何？」

梅少龍聞言，仍是暗自沉思，心想：「與元廷合作，剷滅中原各派門，對我有利，不妨先表明合作意願，日後再談細節，中原各門派剷滅後，屆時我再另圖大事。不如應允不扶持宋室後裔，以表善意。」

這時蒙戰問道：「梅教主考慮得如何？」

梅少龍喝口茶後，微笑說道：「聽將軍此言，梅某感激聖上及將軍誠意。梅某向將軍保證，必不扶持宋室後裔，也不號召天下『勤王』。梅某今日前來，也是有意與將軍合作，至於咱雙方如何合作，待梅某回去思慮之後，再與將軍另議。只是……將軍可別忘了今日之言呀！」

蒙戰聞言大喜，哈哈笑道：「哈哈，好！梅教主果然爽快，老夫欣賞。梅教主既不扶持趙氏餘孽，老夫在此保證，絕不侵犯你紅蓮教；也將奏明聖上，剷除中原派門之後，必依梅教主之需，重重酬謝。」

梅少龍回道：「如此說定，梅某先回去分析中原各派門特性，籌劃如何與將軍合作後，再另與將軍會商，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蒙戰爽朗回道：「好，便依梅教主之言，老夫隨時等候梅教主通知。」

梅少龍又說道：「梅某也不該常來將軍府，免惹人生疑。將軍若有要事聯絡梅某，可遣人與我教這位水龍堂堂主聯繫，梅某自會知情。」

凌嘯天聞言，一旁點頭對蒙戰示意以表尊敬。

蒙戰高興回道：「好，便此說定。」

雙方議定之後，蒙戰便命人送梅少龍與凌嘯天兩人離開將軍府。

待梅少龍兩人離開後，冷心楓問道：「將軍，與此人合作適當否？」

蒙戰冷言回道：「此人城府甚深，龍非池中物。不過無妨，利用漢人統治漢人，或利用漢人剷除漢人，正是聖上『以漢制漢』之妙策，先剷除可能為亂的派門後，往後看梅少龍態度再說，反正對我大元有利無害。」

蒙戰思索片刻後，又說道：「對了，心楓，梅少龍此人武功如何？」

冷心楓回道：「與我相當，武功不凡。」

蒙戰聞言，心中一顫，又問道：「此人武功竟可與你相當！似他這等武功高強之人多嗎？」

冷心楓回道：「依我所見，那日武林大會之上，只有一人，其餘之人不足為懼。」

蒙戰說道：「何人？」

冷心楓說道：「一名年輕人，名叫李玄揚。」

蒙戰聞言疑思半晌，說道：「年輕人？莫非是那日金獅於蒙漢比武會上所遇之人，此人武功如何？」

冷心楓聞言，思索半晌後說道：「高於卑職甚多，那日我與蕭藏兩人聯手，無法制伏他，又因分心，得手之天虹劍就是被他奪回。」

聽聞李玄揚武功造詣，蒙戰尋思暗想：「我神鬼二將征戰無數，武功如此高深，此人竟能與之平手！此何人也？改日老夫倒想會會這年輕人，如能歸順我大元，為我所用，必能隨我征戰收服欽察各國。……算了！先剷滅中原武林各派再說吧！」

於是蒙戰說道：「心楓，你去通知金銀銅鐵四大金剛戰神待命，隨時準備征討中原派門。」

冷心楓應命而去。不久，蒙戰壓下開始部署剿滅中原武林派門之兵源配置，並準備與梅少龍合作，以元朝最少兵力剷除中原門派，徹底根除他們認為可能聚眾為亂的禍源。



淒風悲連峰血濺，屠猛將計擒佳人

離開將軍府後，凌嘯天依梅少龍一路上吩咐之事，前往百毒門通知秋槐仇，梅少龍自己則回到紅蓮教總壇等候梅少龍。

這時，奉命前往連峰岡，誅殺宋室後裔趙平全家的馮鳴南及雷彪兩人，已回到紅蓮教總壇等候梅少龍。

一見梅少龍，馮鳴南說道：「稟教主，奉派之事已順利完成！」

梅少龍喜道：「確實不留活口，可別留下禍根！」

馮鳴南說道：「教主放心，兩大三小，加一老，全數未留活口。」

梅少龍問道：「可有讓人見著了？」

馮鳴南回道：「連峰岡旁僅有此戶人家，四周並無其他人跡，因此無人知曉。離去之時，我倆將現場布置殺人劫財之狀，並將屋內收割紊亂，不留痕跡，教主放心。」

梅少龍聞言，內心萬分欣喜，大笑道：「好，很好。哈……哈……！多年來的籌劃總算完成，今後再無宋室後裔，再無所懼，我紅蓮大業指日可待了！哈哈……」

雷彪一旁見梅少龍如此欣喜，賀道：「賀喜教主，恭祝教主早日完成大業。」

梅少龍喜道：「阿彪，紅蓮大業功成之時，你們都是功臣，到時由咱們大家共享江山，哈哈！」

梅少龍如此歡喜不無道理。自驚天動地的匡山海戰之後，宋室覆亡，從此天下盡爲元朝江山，便在此時，梅少龍邀集龍燁、馮鳴南、凌嘯天、雷彪四人，創立紅蓮教，並下設地水火風四堂，分由這四人擔任堂主。而當年自綠林幫眾包正，於沿海岸邊拾得日耀珠獻給幫主歸末谷後，江湖便流傳「日月星聚，乾坤門啓，天虹劍出，一雪神州」之偈語。後來那包正又被吸收加入紅蓮教，梅少龍由包正中得知日耀珠消息，便暗自派人找尋其餘二珠；豈料其後江天雨家僕張澄也加入紅蓮教，告知江天雨夜觀明珠之事後，自此梅少龍便與秋槐仇合謀，共尋三珠，以揭開乾坤門之密。

因此，梅少龍遂遣馮鳴南及雷彪兩人，侵入煙波山莊，順利奪得月靈珠；但秋槐仇雖籌劃奪取綠林幫歸末谷之日耀珠，卻遲遲未能成功。

此外，因星炫珠遲未現世，梅少龍暗尋十多年，實在苦無訊息，便與秋槐仇策劃，由梅少龍前往煙波山莊，邀集江天雨召開武林大會，以引誘星炫珠現世，並預謀由秋槐仇奪取歸末谷之日耀珠後，直接晉級四強對決，再於籤單之上，灑下無色無味的鎖筋散毒，藉此減弱對手功力，以順利取得天虹劍。

天虹劍既得，梅少龍多年計畫終於如願完成，本應欣喜萬分，但因李玄揚提及宋室後裔尚存於世，並告知天虹劍持劍者應號召天下勤王一事，對梅少龍紅蓮大業造成極大變數。因此，梅少龍唯一所懼者，乃宋室後裔，畢竟宋室後裔尚存，當天下大起之時，忠義之士必然擁立前朝舊主，則梅少龍十多年的苦心豈不白費。

如今，令梅少龍憂心的宋室後裔趙平，全家盡滅，天虹劍又在梅少龍之手，十多年的處心積慮總算順

利完成，此刻梅少龍的喜悅自然可以想見。

這一方面，李玄揚自離開煙波山莊後，一路快馬直奔連峰岡，馬蹄震黃沙，聲聲觸動心急如焚的李玄揚，心中暗暗祈求江天雨之猜測非真，但又爲免萬一，仍是快馬加鞭，不敢耽擱片刻，經過數天的奔馳，總算來到連峰岡。

步上連峰岡後，李玄揚一路來到趙平家宅，見宅外花草依舊，並無異常，戶外趙平飼養之雞鴨依舊覓食，一切平靜如常。見現場並無任何打鬥、廝殺痕跡，李玄揚心下稍寬，來到緊閉的門扉，輕輕地「叩叩」兩聲敲門聲，迴盪在萬籟俱寂的連峰岡，經過半晌卻無人應門。

李玄揚心想：「無人應門，……難道外出，……可是那三個孩童尚小，應不至於全家外出吧！」心中如此想著，卻突有一種莫名的憂慮湧上心頭，李玄揚一時心轉生懼，隨之而來的，卻是心頭的顫抖。

他毅然使力，推開緊閉的雙扉，映入眼簾的一幕，那一刻，李玄揚心如萬箭穿心，登時彷彿魂魄離體。驚懼的雙目，驚恐的面容，眼前難以置信的情景，正是一幕慘不忍睹的事實。屋內七零八落，遍地鮮紅血水，倒臥血泊中的，不僅是趙平夫婦，不僅是伶姨，更有那年未五歲的三名稚嫩小孩……

一切猶如晴天霹靂，李玄揚不敢相信、無法相信……，但是，卻又是血淋淋的事實，連三歲孩童都不放過的慘絕人寰，何人能信！

頓時，寂靜的連峰岡上，一陣「啊……」的嘶吼，正是驚恐的李玄揚悲鳴之聲，如驚天震雷，劃破寂靜的山巔，吼聲響徹雲霄。聲嘶力竭之後，李玄揚雙眼垂淚，顫抖的雙腿跪了下來，面對眼前的一切，他

仍是一副驚恐不能置信的面容。

此刻，李玄揚迷離的眼神中，出現文天祥慷慨赴義前的身影，迴盪耳際的，仍是文天祥殷殷叮囑的保全宋室後裔之語。然而，文天祥的殷殷叮囑，文天祥冒死由北地迎回的宋室後裔，如今雖非自己手刃，卻如同喪命於自己手中，李玄揚內心既愧又悔，愧的是對文天祥之託付，悔的是恨自己的單純無知，竟告知梅少龍趙氏居處，而引來殺戮。

愧對亡魂的託付，悔恨自己的無知，此時又是怒上心頭，李玄揚如發狂似的急奔戶外，仰天長鳴，心中怒氣所致，勁隨掌發，掌風所到之處，摧毀無數巨石山林，揚起漫天黃塵，李玄揚猶如發狂的猛獅、出關的猛虎，長空嘶吼、悲鳴而泣。

不久，發狂後的李玄揚突而跪地，長空吶喊道：「文大叔……，我殺了趙平全家，嗚……我殺了宋室後裔，我親手毀斷了趙氏血脈、宋室江山。我李玄揚今後有何顏面見你於九泉之下……」無住的悔恨，卻再也改變不了眼前的事實。

懊悔不已的李玄揚，只因辜負文天祥的臨終之託，內心自責不已。或許是天地同悲，這時原本晴空之陽，瞬間烏雲蔽天，落起淒風含悲的白雨，李玄揚佇立雨中，淋漓的身軀，夾帶一顆失落悲鳴之心，一人獨思良久……。

數個時辰過去，李玄揚終於收起失魂落魄的心境，將趙平一家五口，及伶姨安葬之後，跪於墳前祭拜許久，沒想數月前活潑蹦跳的孩童，情景猶是歷歷在目，如今卻成黃土一坯，李玄揚一想到此，又是一陣哀傷。

李玄揚對著趙平之墓，堅毅冷然說道：「趙大哥，你全家因我而死，我李玄揚在你墳前立誓，必拿梅少龍鮮血來此墳前祭你，……以謝我罪！」

隨後李玄揚又哭泣說道：「文大叔，我親手斷送趙氏血脈、宋室江山，玄揚之罪萬死猶輕！為彌補滔天大罪，玄揚將盡一己全力，驅逐蒙古韃子，以告慰你在天之靈，望你寬恕我罪……。」淒風含悲，山林無語，只有哀傷的李玄揚一人，於荒野中一人獨自悲痛自責，久久不能自己。

祭拜過後，心力憔悴的李玄揚，收起哀傷的心情，由悲轉怒的堅毅之心，冷然躍身上馬之後，便疾馳而去，堅決的意志下，縱馬而去只有一個目標——紅蓮教。

星夜疾馳而來的李玄揚，到了紅蓮教總壇入口，正有六名侍衛看守。

李玄揚一見侍衛，當下厲言說道：「叫梅少龍出來！」

其中一名侍衛聽李玄揚如此無理喚喊教主之名，大聲怒道：「大膽，我教主豈是你想見就見，你是什麼……」

「東西」兩字尚未說完，李玄揚反手一掌，那人當場「啊」的一聲，筋脈全斷，僅存一條性命。

其餘五名侍衛見狀，一陣驚恐，連忙持刀應敵，顫抖說道：「你真大膽，竟敢殺我紅蓮教，你真是不想活……」話未說完，身影冷然的李玄揚，掌風飄動之際，身影輕輕掠過之間，五人已是口吐鮮血，躺地哀號。李玄揚雖是氣惱，但卻未殺無辜性命。

侍衛既不通報，李玄揚便逕自進入，但因紅蓮教總壇內，自入口到大廳處尚有數里之遙，且沿途多條

岔路，李玄揚不識大廳何在，因而進入後經數個時辰尋繞，卻無法尋得紅蓮教總壇大廳。

氣憤無奈的李玄揚又回到總壇入口，卻已不見方才受傷倒地的侍衛，原來自李玄揚進入後，六人已緊急由秘道回到總壇大廳，稟明梅少龍知曉。

盛怒的李玄揚尋不著梅少龍，心想：「哼！尋你不著，我便在此入口等候，你總不會永遠不出！」

於是李玄揚佇立紅蓮教總壇入口，欲待紅蓮教徒出入之時，便逮來一名教徒強迫帶路。豈料自李玄揚怒傷入口侍衛，那侍衛回報梅少龍知曉後，梅少龍已下令跟盯李玄揚，並命教徒由其他入口進出。

因此，李玄揚等候數日，卻未見任何人影進出，氣憤之心更爲怒火中燒，再次由入口進入尋找總壇大廳，但經過幾日尋找，仍無所獲。

李玄揚猶如發狂後神情落寞的猛虎，自責之心再度譴責己罪，於是垂頭絕望的離開紅蓮教，決定另謀他法尋找梅少龍。

而在紅蓮教總壇內的梅少龍，聽得侍衛來報李玄揚盛怒而來，心下十分震驚，疑惑暗想：「我尚未思謀他性命，他如何這樣惱怒尋我，……莫非趙氏之事他已知曉？縱若知曉，又怎會來此尋仇，彷彿已知此事乃我所爲！」

心中疑惑的梅少龍，緊急召回馮鳴南、凌嘯天及雷彪，並在紅蓮教總壇密室會商。

梅少龍問道：「鳴南，那日你誅殺趙氏全家，當真未留下任何活口？也未留下任何痕跡嗎？」

馮鳴南恭敬回道：「稟教主，屬下確實未留下任何活口，那趙氏全家均未習武，我與阿標乃用兵刃砍

殺，也確認全部均已氣絕，並於現場故佈疑陣後才離去，確實未留下任何痕跡！」

梅少龍皺眉深思許久，心中十分納悶，說道：「這李玄揚又如何斷定此事定然是我所爲！雖說我知道趙氏居處，但趙氏已死，也該尋我商討後事，而非如此盛怒前來尋仇，斷定是我所爲，此事著實令人費解！」

凌嘯天問道：「教主，一個李玄揚，需要怕他麼？」

梅少龍仍是鎖眉，回道：「倒非怕他，只是此人武功高深，如要阻我大事，對我們而言可是芒刺在背。若不除他對我們不利，但要除他，恐得花上一番心思！……然而……，我所憂者，……莫非已有人知曉我們的計畫？……真若如此，須加快腳步與蒙戰合作，否則日久生變，情勢便將對我等江山大業不利！」

雷彪問道：「教主，那咱現在應該如何？」

只見梅少龍深思許久，似在謀劃一件毫無破綻的誅殺計畫，準備移除他江山大業的絆腳石。過了半個時辰，梅少龍吩咐侍衛取來紙筆，並提筆寫了兩張信函，信函封妥之後，取了一張信函，對水龍堂主凌嘯天說道：「嘯天，持我手書前往將軍府，務必將此信函親自交給蒙戰將軍，不得有誤！」

凌嘯天接過信函後，說道：「屬下遵命！」

隨後，梅少龍又將另一封信函交給地虎堂主雷彪，說道：「阿彪，持此信函前往百獨門，親手交給秋門主。」

雷彪取過信函後，說道：「雷彪遵命！」

馮鳴南問道：「教主意欲何爲？」

梅少龍回道：「咱得布下天羅地網，移去影響我們江山大業的絆腳石。……鳴南，我要你前去擒捉一名女子，要擒此女得花費一番心思，你依我計而爲，應能順利擒捉此女。捉得此女，我們便有十足的勝算。」

馮鳴南說道：「教主吩咐，屬下一定傾力完成。」

於是，梅少龍便令凌嘯天及雷彪，立刻動身前去傳送信函，並於密室內對馮鳴南詳細吩咐計略，領令之後，馮鳴南便迅速離去，前往執行擒捉令。

此時，失落自責的李玄揚，獨自一人失魂騎馬，輕攬馬轡任由前行，想尋梅少龍雪仇，卻尋不著，此刻卻不知應往何方。而自離開煙波山莊前往連峰岡，在連峰岡耽擱幾天，又前往紅蓮教總壇耽擱幾天，因此自與孫羽珊別後，迄今已有一個多月，突然想起自己已離去多時，恐孫羽珊及袁莫雲擔心，如今既尋不得梅少龍，只好先回神農堂再議，於是縱馬而奔，往臨安城而去。

數日之後，李玄揚回到臨安城神農堂，入見孫羽珊雙親，但羽珊之父孫強卻說道：「珊兒跟袁姑娘自煙波山莊回來後，在此等你十多日，卻見你遲遲未回，珊兒放心不下，擔心你有個什麼意外，三日前已與袁姑娘及阿永動身前往尋你。」

李玄揚聞言著急說道：「去尋我……！伯父，他們可曾說去哪裡尋我？」

孫強回道：「有，珊兒說她們會前往連峰岡。但珊兒吩咐，如果你回來，讓你知道他們所行路線，及沿途停歇客棧，讓你回來後可依路線前往尋找。」

李玄揚急忙說道：「好，伯父，路線及客棧在哪，玄揚立刻動身前往。」

於是，孫強將孫羽珊臨行前所留之路線圖，及沿途預定停歇之客棧紙條，交給李玄揚，李玄揚一看便知是他們四人當時回來時所住客棧，當下辭別了孫父孫母，疾馳前往尋找孫羽珊、袁莫雲及阿永。

原來那日李玄揚自煙波山莊離去後，孫羽珊便與袁莫雲及阿永三人回到神農堂。但等候李玄揚許久尚未歸來，孫羽珊與袁莫雲甚爲擔心，畢竟那連峰岡四人才方回不久，來回不需十日，但李玄揚卻去了將近一個多月，孫羽珊越想越爲不安，袁莫雲也憂心李玄揚安全，於是兩人便商議前往一探究竟，與阿永三人辭別孫父孫母後，前往連峰岡找尋李玄揚。

三人一路行了三日後，來到天河鎮一處客棧暫歇，憂心的孫羽珊牽掛李玄揚的安危，一人獨坐在客棧門前觀望，盼李玄揚如回神農堂，見了自己所留字條，能趕來客棧相會。

袁莫雲見狀不捨說道：「羽珊，不必擔心，玄揚一身本領在身，不會有什麼危險，明日我們便上連峰岡一探究竟，問問趙平便知詳情，放寬心吧！」

雖是這麼說著安慰孫羽珊，但袁莫雲內心其實更爲擔心李玄揚，深怕他不懂人情世故，如因趙平真有什麼不測，他隻身前去尋仇，只怕單純的他會中人奸計而身險，因此內心甚爲憂心。

孫羽珊聽了袁莫雲的安慰之語，回道：「他年少時就是血氣方剛，才惹得身陷牢獄十多年，我真怕他

太衝動又惹出什麼事端！」

袁莫雲仍是安慰說道：「羽珊勿憂，明日問過趙平便知詳情了！這樣吧，中午未吃什麼東西，我去買幾個熱騰騰的包子，咱們先填飽肚子，明日才有體力上山前往連峰岡。」

孫羽珊回道：「也好，那我同莫雲姐一起去。」

袁莫雲說道：「我怕玄揚真若見了妳的字條趕來，尋我們不著又錯身而過，所以妳還是在客棧內等候，我去去便回。」

孫羽珊回道：「莫雲姐說的也對，那好，我在此等候玄揚哥，只好勞煩莫雲姐了。只是這阿永不知又上哪兒去，不然讓他與莫雲姐同去。」

袁莫雲笑道：「阿永玩都來不及了，哪能見著他人影，我去了！」

於是袁莫雲前往鎮街上買幾個包子，順道準備隨身的乾糧物品，以便明日上山得以充飢。孫羽珊則一人依舊獨坐客棧門前，企盼等候李玄揚的身影出現。

袁莫雲離去之後不久，客棧門前突有一群人聚集爭執，越吵越烈，圍觀人群也越來越多。

當中一名高個兒喊道：「宋朝都已經亡國，你不要癡人妄想了，乖乖認清事實，快將寶物交出。」

另一名胖漢則喊道：「是你見識淺薄，前些日子李玄揚少俠在武林大會上已經說了，宋室後裔尚存於世，到時號召天下群雄勤王，江山是誰的還不知道，你懂個屁！這寶物既是宋朝宮廷所有，就應交給宋室朝廷。」

那高個兒也是大聲回道：「趙氏後裔，宋室朝廷，我呸！都是李玄揚那小子透露趙氏後裔消息，現在那趙氏後裔早被蒙古人殺害了，哪來勤王。」

自那日武林大會後，經李玄揚告知，宋室後裔趙氏尚存於世的訊息，便已傳遍武林。但此刻那高個兒竟說趙氏後裔已死，圍觀群眾一聽甚為震驚駭然。

孫羽珊一旁聽見兩人吵喊之時，聽清兩人對話正談到李玄揚及宋室後裔之事，心急李玄揚消息的她，也跟著上前圍觀，一聽究竟。

那胖漢一見孫羽珊近前圍觀，更是大聲喊道：「你竟敢亂言宋室後裔已死，誤導群眾，今日就是不交此物給你。」

高個兒也見孫羽珊前來圍觀，怒聲喊道：「不交出寶物！好，兄弟們上，將他身上寶物搶過來。」

於是高個兒後方數十名大漢持刀，往胖漢砍去；胖漢後方也有數十人持刀保護，頃刻間，數十人登時持刀鏘……鏘……一陣鬥殺，圍觀民眾突見雙方人馬持刀砍殺，嚇得四處奔竄，孫羽珊才一入圍觀人群，卻遇鬥殺之景，登時被往外逃竄的人群擠得暈頭轉向，也跟著向外驚慌而奔。

由於現場一片混亂，孫羽珊只覺人群之中，突有一道指力，往自己身上「巨闕穴」一點，登時全身發軟無法行動，並有兩人借力左右夾著自己奔走。便在這人群散開之時，孫羽珊已無聲無息被人帶往角落之處擊昏，裝入布袋挾持而去，現場群眾無人知曉。

見孫羽珊已被擒捉，那高個兒及胖漢兩群人馬，往東方邊跑邊追的繼續佯裝鬥殺而去，漸漸離開了客棧門口。

圍觀群眾見兩方人馬離去，都是一陣搖頭納悶，不知方才兩方人馬究竟吵些什麼、鬥些什麼，這會兒卻又消失無蹤，眾人心上都是一頭霧水。隨後眾人也各自離去，一切又回到平靜如常。

過了一個時辰，袁莫雲買了包子及乾糧回來，客棧門口及客棧內尋不著孫羽珊，便對客棧店小二問道：「請問可有見著與我同行那位姑娘？」

店小二回道：「方才還在門口坐著呢，這會兒卻沒見著！」

袁莫雲又問道：「可有說上哪兒？」

店小二回道：「沒，可能方才跟上前去看熱鬧吧！」

袁莫雲問道：「看熱鬧！什麼熱鬧？」

店小二回道：「方才戶外一群人爭吵打殺的，後來散去了！」

袁莫雲疑惑半晌，到房內也尋不著孫羽珊，便在客棧廳堂獨自等候。

這時，阿永遊玩回來，見了袁莫雲又是高興說道：「莫雲姊姊，怎麼妳一個，師娘呢？」

袁莫雲疑惑回道：「你也沒見羽珊！這下奇了，羽珊上哪兒去了？」

阿永說道：「師娘不見了！阿永去找，阿永去找找。」

於是袁莫雲仍在客棧內等候，阿永則外出尋孫羽珊，阿永來回尋找了三次，卻仍不見孫羽珊蹤影，直到日落天黑，孫羽珊仍未歸來，袁莫雲等候的心，漸漸轉為惶恐憂慮，心想：「認識羽珊以來，羽珊從未不告行蹤，怎麼今日……難道……難道羽珊出事了？」一想到此，袁莫雲心中開始驚慌無措。此刻不知

李玄揚安危，她已甚為憂心；如今孫羽珊又失去行蹤，袁莫雲頓時不知所措。

客棧大廳打烊後，袁莫雲回房等候孫羽珊直到午夜，仍未見孫羽珊歸來，袁莫雲無助的心已開始顫抖，心疑孫羽珊是否出事了，否則斷不可能此刻尚未歸來。徬徨無助的袁莫雲，對著暗夜長空不住發抖，卻又不知該如何。

翌日，一夜未睡的袁莫雲，急忙喚醒鄰房沉睡的阿永，阿永起身開門問道：「莫雲姐姐，什麼事？阿永還沒睡飽呀！」

袁莫雲焦急說道：「睡！阿永，都什麼時候了，你還睡得著呀！你師父不知行蹤，如今你師娘又失蹤，你還能睡呀！」

阿永聞言，柔柔惺忪的睡眠，說道：「師娘昨晚還是沒有回來嗎？」

莫袁雲搖搖頭，落莫回道：「唉！沒有。」

阿永開始轉為焦急，急忙說道：「師娘不見了，師娘不見了……怎麼辦……莫雲姐姐，阿永再去找，阿永現在再去找！」

袁莫雲說道：「阿永莫急，聽我說。等等你出客棧大門往東街尋找，一路仔細看看有沒有你師娘留下的蛛絲馬跡，一定要仔細看看喔！」

阿永認真回道：「莫雲姐姐，阿永會認真看。」

袁莫雲說道：「好，我會由西街尋找，仔細詢問路人，不管有無尋到消息，我們約定於午時回客棧會面，懂嗎？」

阿永點頭回道：「懂，懂！」

於是袁莫雲交代客棧店小二，如見孫羽珊回來告知她與阿永外出尋她，請孫羽珊於店內等候之語後，便焦急的與阿永外出尋找孫羽珊。

然而，孫羽珊終究是昨日被人於混亂中擄走，因此，袁莫雲與阿永找了一整日，黃昏回到客棧後，還是尋不著孫羽珊。無助的袁莫雲此刻心知，孫羽珊必定出事了，慌亂、憂心填滿心頭，她卻不知如何是好。

惶恐無助的心，猶如汪洋大海孤舟的徬徨，想強忍眼中的淚水，卻又不住淚流，一個單薄女子獨坐床前，心想夫君失蹤多年遍尋不著；患難結緣的李玄揚又不知所蹤；如今難得知已相惜的孫羽珊，卻無端失蹤。紅塵世事無情的打擊，已讓袁莫雲頻臨崩潰邊緣，但經昨夜未眠，今日奔波的袁莫雲，終因體力透支而睡著。

一夜沉睡醒來，天色已亮，無助的袁莫雲，今日未再叫醒阿永，獨自一人失魂模樣走到客棧廳堂。突然，前方一聲熟悉的叫喊「莫雲」，……兩日來的無助惶恐，袁莫雲終於崩潰落淚，一個多月來音訊全無的李玄揚，總算出現在自己面前。

李玄揚上前而來，卻見袁莫雲不住哽咽哭泣，不知情的李玄揚見此情景，急忙問道：「怎麼了？莫雲，怎麼了？」

兩日來無情的打擊，情緒已然崩潰的袁莫雲，如何說得出話來，李玄揚的關心言語，只是讓袁莫雲更為哽咽。

雖是散亂的秀髮，但袁莫雲憔悴的倦容下，卻仍難掩其傾城傾國的容顏，啜泣哽咽的憔悴模樣，如何不令人心疼。見袁莫雲如此嗚咽哭泣，李玄揚也顧不得孫羽珊是否誤解，當下心疼不捨的將袁莫雲擁入懷中拍背安慰，任由袁莫雲依偎在自己胸膛前哭泣淚流。

心稍平復後，仍是哽咽的袁莫雲，原本依偎在李玄揚胸膛的面頰緩緩移開後，看著李玄揚，語帶啜泣的說道：「玄揚，羽珊……羽珊……失蹤了！」話畢，袁莫雲更為難過的哭泣著。

一聽孫羽珊失蹤，對李玄揚仿如晴天霹靂，震驚心頭，心下逐漸慌張，但仍安慰嗚咽而泣的袁莫雲說道：「莫雲放心，我回來了，放心，別怕！」

李玄揚的出現與安慰，總算平復袁莫雲兩日來無助惶恐的心情，見袁莫雲心稍平復之後，李玄揚問道：「莫雲，你說羽珊……羽珊失蹤，這是怎麼回事？」

於是袁莫雲收起崩潰決堤的心情，擦乾雙頰的淚痕。兩人來到一處方桌而坐，袁莫雲說道：「羽珊與我，在神農堂等你許久未回，我倆憂心你的安危，於是決定前往連峰岡一探究竟。兩日前投宿這間客棧，我前往鎮街上買些包子、乾糧，才短短一個多時辰，回來後卻尋不著羽珊，我與阿永連尋了兩日，還是不見羽珊蹤影，心想羽珊該不會出事了！」

李玄揚聞言，心下又驚又慌，問道：「怎會無端失蹤，客棧店小二可曾見到羽珊上哪兒了？」

袁莫雲搖頭說道：「沒有，店小二只說那日門前有人爭鬥，不知羽珊是否跟上前去看熱鬧，但卻不知羽珊行蹤。……我到處尋找，就是沒有任何蹤跡。」

李玄揚此刻已是心急如焚，聽袁莫雲之言，孫羽珊定然失蹤了，以孫羽珊之個性，斷然不會不告而

別，但究竟孫羽珊發生什麼大事，有無性命危險，卻令李玄揚憂心焦急不已。畢竟兩人生離十多年，好不容易重逢相聚，此刻孫羽珊卻又無端失蹤，惶恐的李玄揚，誓要找回孫羽珊。

便在此時，門外一名小童持了一封信函進到客棧內，見了李玄揚後，將手中信函遞給李玄揚，說道：「叔叔，方有位叔叔要我這信交給你。」

李玄揚疑惑說道：「交給我？小弟弟，請問是哪位叔叔？」

那小童說道：「他說是你朋友，有要事先走，要我將這信交給你。叔叔，信給你了，我要走了。」

李玄揚點點頭說道：「喔！小弟弟謝謝你！」

於是那小童出了客棧大門，繼續遊玩而去。

李玄揚疑惑對袁莫雲說道：「我朋友？難道是洛叔？」

袁莫雲心情已經平復，說道：「拆開看看便知。」

於是，李玄揚拆開那紙信函，信中寫道：「欲救佳人，五指峽前，單身赴會，勿有人隨；三月十二，未時一刻，大元蒙戰，恭候尊駕，望君歸降。」

細細讀完之後，李玄揚當下惶恐心碎，手中信函掉落桌上，面容驚恐無語，心中萬分慌亂顫抖。

袁莫雲見狀，問道：「怎麼了？」

見李玄揚仍是瞠目驚慌，發呆無語，袁莫雲便取過那信函來看，也是一陣吃驚惶恐，原來孫羽珊失蹤，竟是被擄走，心中開始驚駭起來。

不久，李玄揚低聲說道：「羽珊真是被人抓走！……蒙戰，我與那蒙戰將軍不識，何故挾持羽珊要我歸降！」他的心中疑惑不已。

袁莫雲說道：「是蒙古人抓羽珊，目的要你歸降……，玄揚，你現在有何打算？」

李玄揚抑制焦急的心，深嘆一口氣，說道：「唉！我好不容易盼得與羽珊重逢，我……我不能再失去她了。」接著，李玄揚又無奈沮喪的說道：「如果他們真挾持羽珊要我歸降，我……我也只好歸降，……我……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她了。但我已經對不起文大叔在天之靈，如果……如果又降元朝，……那……我豈不是不忠不義之人……」話說到此，李玄揚又是無盡的自責。

袁莫雲見他如此自責，心中不捨，問道：「你已信守承諾，完成文丞相託付之事，像你如此忠義之人，又怎會對不起文丞相在天之靈？」

李玄揚仍是沮喪難過說道：「趙平……趙平全家……均已被人殺害。」

袁莫雲聞言詫異不已，驚道：「全家……全家被人殺害，莫非……莫非真如江莊主推測之言？」

李玄揚點頭回道：「我在趙平墳前立誓，誓取梅少龍之命來祭他在天之靈。」話畢仍是氣憤之狀。

袁莫雲安慰說道：「梅少龍之事改日再說，眼前羽珊之事你有何看法？」

李玄揚惆悵之狀說道：「我現在立刻趕往五指峽去救羽珊，只是……爲了羽珊，我真若降了北朝……妳……妳會看不起我嗎？」

袁莫雲回道：「人非鐵石，焉能無情，蒙古人既以羽珊之命要脅你，你又能如何？大丈夫爲心愛女子，能屈能伸，不管你決定如何，莫雲永遠支持你。走吧！我們這就出發去尋羽珊。」

李玄揚回道：「可是那蒙戰要我單身赴會，勿有人隨，我怕妳跟去，恐對妳性命不利，我不放心。」袁莫雲說道：「我們先到五指峽附近客棧暫宿，到時我與阿永便在客棧等你。」於是李玄揚將阿永喚醒，三人整理行裝後，便急忙動身往五指峽而去。

一路上李玄揚心中焦急，急忙趕路，來到五指峽外圍十里之處一間客棧投宿時，已是三月十日黃昏。歇息一宿後，翌日早晨用膳之時，袁莫雲對李玄揚說道：「玄揚，明日你一人前去我實在放心不下，我還是陪你前往好了！」

李玄揚回道：「莫雲，羽珊目前身陷險境，我已思緒紛亂，那信函告誡要我單身赴會，勿有人隨。因此，我不能再讓妳跟我去冒險，妳還是與阿永在客棧等我。」

袁莫雲憂心說道：「可是，我實在怕你一人前去，若遭蒙古人算計，……」

李玄揚握著袁莫雲的雙手，安慰說道：「莫雲妳放心，我答應妳會平安回來，爲了羽珊性命，我已顧不得志節如何，只要羽珊平安，他若要我降，我也只好降他了，我若降他，便可安然回來，所以妳放心在此等我。」

雖說如此，袁莫雲仍是眼皮直跳，心中憂慮不已，深怕李玄揚受蒙古人暗算而有危險。

報血仇綠林攔路，五指峽龍虎鬥纏



翌日清晨，李玄揚單身一人來到客棧門口正要出發，袁莫雲及阿永於門口送行，袁莫雲將手中一把長劍遞給李玄揚，並殷切說道：「玄揚，這把劍帶著以防急需，一切務必小心，你與羽珊一定要平安歸來！」

李玄揚爲免袁莫雲擔心，取過長劍，再次安慰她說道：「莫雲放心，我一定會小心謹慎，平安回來，不要擔心！妳也要好好照顧自己，等我回來。」

袁莫雲深情點頭未語，心下卻十分憂慮。

李玄揚回頭對阿永說道：「阿永，這幾日不得亂跑，好好保護莫雲姊姊，懂嗎？」

阿永猛力點頭回道：「好，阿永會保護莫雲姊姊，師父快去救師娘回來。」

於是，李玄揚暫辭袁莫雲及阿永，轉身快步而去，袁莫雲望著漸行漸遠的李玄揚身影，掩藏不住焦慮忐忑的心。

由於昨夜裡，袁莫雲於睡夢中突見瑤池金母靈光駕臨，袁莫雲於夢中祈求瑤池金母保佑李玄揚平安，並請示李玄揚安危，金母聖音卻告誡：「血光之險，當有此劫」。因此，今晨醒來後，袁莫雲便憂心不已，但又無法跟隨李玄揚前往營救孫羽珊，心中更顯焦慮。

李玄揚前去約莫一個時辰之後，袁莫雲眼皮直跳，幾度心悸憂慮，內心不住牽掛李玄揚及孫羽珊的

安危，又恐昨夜金母顯靈告誡若真，那該如何？心想及此，袁莫雲心中更為惶恐，於是，焦急地對阿永說道：「阿永，咱們跟去看看！」

阿永疑惑說道：「可是師父叫我不要跟咧！」

袁莫雲回道：「如果你師父有危險，怎麼辦？」

阿永聞言一驚，仗言回道：「師父有危險，阿永當然要救師父。」

袁莫雲說道：「阿永，我們跟去後頭看看，但你一定要乖乖聽我的話，不得亂跑亂吵洩漏行蹤，不然我便自己去！」

阿永緊張回道：「好好，阿永一定聽莫雲姐姐的話，不要丟下阿永。」

袁莫雲說道：「好，去準備準備，我們馬上出發。」

於是袁莫雲與阿永兩人，便一路匆匆趕往五指峽，沿途阿永果然謹遵袁莫雲的囑咐，不敢亂跑亂言，深怕袁莫雲丟下他一人獨去，也怕李玄揚深陷危險，天真地想前去營救李玄揚及孫羽珊。

這時，五指峽外數里之處，秋槐仇急急而奔，目的是趕往五指峽，來到途中，卻遇尋仇之人攔路阻擋，那人正是綠林幫長老，余萬堂。隨後，魯若泛及另外三名綠林幫長老也趕到現場。

秋槐仇見狀一驚，隨後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綠林幫，不知綠林余長老攔阻秋某有何貴事？」

余萬堂說道：「上次武林大會恩怨，此日該來了結了！」

秋槐仇冷言回道：「哼！今日我秋槐仇無閒暇與你們爭鬥！」

余萬堂怒道：「哼！今日你可別想離開了，一命抵一命，今日我余萬堂定要取你性命，讓綠林弟兄有個交代，以祭歸幫主在天之靈。」

秋槐仇心中一驚，尋思暗想：「他怎如此確定歸末谷死於我手，那日明明無人察覺，也吩咐楚萬心及麻多處理屍首，怎可能有人知曉！」秋槐仇認定余萬堂只是猜測，自己無須承認便是，於是回道：「何謂一命抵一命，何謂祭歸幫主在天之靈，歸幫主之死與我無關，今日秋某有事在身，如不閃開，可別怪我不客氣了。」

魯若泛一旁怒目回道：「秋槐仇，你還想狡辯，南疆蛇毒，你還想抵賴嗎？今日定要你血債血償。」

秋槐仇一聽南疆蛇毒，雖不知對方如何知曉，但對方既知歸末谷死於自己手中，於是哈哈大笑道：「哈哈，是歸末谷不識相，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秋槐仇。」

余萬堂聞言，怒道：「秋槐仇，真是你殺人奪珠，讓我綠林幫失去爭取天虹劍的優勢，今日余萬堂要你賠命。」

話畢，余萬堂手中綠竹杖唰唰而出，勁力萬鈞，直搗秋槐仇，秋槐仇急忙避過，迴身三步，心想：「此刻再不脫身，恐怕延誤了約定時辰。」於是手中紅簫急晃數下，逼退余萬堂，轉身一個輕功急躍而出，正要飛離脫身。

豈料，魯若泛早知秋槐仇善用陰毒，特請綠林幫兩名吹箭長老前來，便在秋槐仇一個騰身而起之時，兩名長老手中竹杖吹箭而出，箭鋒逼命急馳，秋槐仇聽聲避過一箭，但卻閃不過另一箭，一箭射中左背，當下鮮血直流，難以脫身。

秋槐仇心知此番均是綠林高手，不得大意，否則恐有性命之憂，於是豎目說道：「今日被你們誤了大事，你等既要尋死，秋槐仇便成全你們。」

魯若泛回道：「無須誇口，今日，綠林幫定要你賠命。各位長老，小心他身上劇毒。」

於是，綠林幫五人分立五位，圍住秋槐仇。

秋槐仇陰險笑道：「看來你們讓秋某失約了，既然如此，嘿嘿，只好讓你們嚐嚐歸末谷的死法了。」

只見余萬堂綠竹杖長空飛舞，宛如一條青龍飛騰，一個瞬間擊落秋槐仇胸前，秋槐仇提簫相抵，紅簫轉動余萬堂手中之綠竹杖，兩人勁力相催之際，兩名吹箭長老再次吹動奪命箭，急馳秋槐仇左路，秋槐仇借力收簫往後一退，紅簫順勢化去兩支竹箭。

這時，魯若泛又是一杖直取秋槐仇背心，秋槐仇猛然回身提簫相擋，余萬堂綠竹杖同時來攻秋槐仇，如此車輪之戰已過數十招，秋槐仇一時難占上風，心想：「糟糕，時辰將至，今日恐怕失約了。」秋槐仇一個分心，右臂又中一支吹箭。

秋槐仇這一耽擱，已被綠林幫困住一個多時辰，原本急欲趕往五指峽之約，卻一時分身乏術，只得應付眼前危機。

約定的未時已至，李玄揚來到五指峽口，峽口之處濃蔭蔽日，山峰高聳，濃蔭之下約莫五名蒙古士兵固守。

李玄揚上前冷言問道：「我乃李玄揚，依約單身前來，羽珊姑娘現在何處？」

其中一名蒙古士兵，和顏說道：「將軍在峽谷內恭候李少俠，請李少俠由此前去約莫三里之處可見一處潭水，孫姑娘便在那裡。」

李玄陽一聽孫羽珊果然在此，焦急地往峽谷內直奔而去，李玄揚往峽谷內深入前去之後，峽口前方突然冒出許多紅蓮教徒，分由馮鳴南、凌嘯天及雷彪領軍，分三批人員層層固守五指峽口，不讓任何人出入此峽口。

李玄揚進入後約莫一個時辰，袁莫雲及阿永也趕到峽口，躲於一旁，卻見峽口前方重兵層層把守，但固守之人卻是紅蓮教徒，並非蒙古士兵。袁莫雲心下生疑，尋思：「奇怪，此處怎是紅蓮教固守，不是蒙古將軍——蒙戰約見玄揚嗎？……難道……糟糕……，該不會梅少龍要取玄揚性命，這可如何是好。」一想及此，袁莫雲心中更是焦急萬分，眼前重兵把守，無法進入五指峽，一時不知所措。

憂心的袁莫雲，於是低聲在阿永耳邊吩咐說道：「阿永，這種地形路勢你最有辦法了，前方壞人將路口堵住，你去幫莫雲姐看看，有沒有其他路可通往峽谷內。」

阿永也是低聲回道：「莫雲姊，這個阿永最厲害了，阿永一定去找一條路進去，我們去救師父。」

於是，阿永迅速由後方離去，一溜煙進入竹叢林中，一會兒便不見蹤影，只有焦急的袁莫雲一人，於暗處觀看峽口前方動靜。

過了半個時辰，阿永果然滿身泥濘，興沖沖的回來，對於袁莫雲說道：「莫雲姐姐，阿永找到路了，我們趕緊進去，走！」

袁莫雲聞言大喜，急忙跟著阿永由後方離去，繞過後方一座小丘，涉過一條山澗小流，再翻過幾處巨

石之後，來到一處山壁下方，山壁下方林木樹叢錯雜，卻見扶疏的林木後方，正有一處小小洞口，大小僅容一人爬行而過。

阿永對袁莫雲說道：「莫雲姐姐，從那洞爬進去後，就可以到峽谷內了哦！」

袁莫雲見那洞口如此窄小，心疑說道：「阿永，你確定可以進到峽谷內？」

阿永回道：「莫雲姐姐，相信我阿永，我剛剛可是跟了一隻野兔，再跟了一隻山狸，才找到此洞，阿永也鑽過去看過。」

袁莫雲半信半疑，但眼下已無他法，於是說道：「好吧，既然可通峽谷內，阿永，我們爬過去吧！」

於是，身手矯健的阿永，蜷曲著身體，一會兒便穿越那洞口，但爬行身手較為拙拙的袁莫雲，則是花了好大氣力，弄得滿身泥濘之後，才穿越那洞口。

而這時，焦急尋找孫羽珊的李玄揚，早已來到五指峽內一處潭邊。卻見一條身影冷冷佇立等候，那熟悉而又殘酷的背影，喚起李玄揚滿腔的怒火，見李玄揚來到，那人冷冷轉身過來，目光含笑，正是紅蓮教主梅少龍。

見李玄揚怒目之狀，梅少龍笑道：「那日李少俠親登我紅蓮教要尋梅某，不巧梅某有事外出，失禮之處，還請見諒！」

李玄揚想起趙平一家五口性命，心中怒火高揚，但此次攸關孫羽珊安危，於是抑制心中怒火，冷冷說道：「蒙戰將軍約我前來，怎會是你？羽珊現在又在何處？」

梅少龍哈哈笑道：「哈……哈……，李少俠，今日……沒有蒙戰將軍，只有我梅少龍。」

李玄揚怒道：「明明是蒙戰發書給我，約我前來！……莫非……莫非你冒充蒙戰將軍，誘我前來！」

梅少龍眼光突轉陰邪之狀，冷然說道：「是，確是蒙戰將軍發給你的信。只是……，來的非是蒙戰將軍，而是索命閻羅！李玄揚，今日恐怕你是插翅難飛！」

李玄揚聽他此言，心覺今日廝殺難免，此刻李玄揚也終於了悟，原來孫羽珊的失蹤，竟是梅少龍佈下的天羅地網，應是那日怒上紅蓮教尋仇後，梅少龍便已萌生殺意。於是，李玄揚說道：「讓我見羽珊一面，我要確認她的安全。」

梅少龍回道：「會，梅少龍會讓你們這對鴛鴦會面，只是……會面之地是在黃泉路上。」

李玄揚心中仍是憂心孫羽珊安危，怒道：「梅少龍，快交出羽珊！」

梅少龍淡然回道：「不急，你先一步上黃泉路，梅某便會好人做到底，馬上送她前去陪你，讓你們於黃泉重逢！」

李玄揚心想：「他既出此言，表示羽珊性命應該無憂，我今日便先擒他，再逼他交出羽珊。」

然而，李玄揚如此想著，卻不知已然落入梅少龍的心戰陷阱，正逐步將他對孫羽珊安危的戒心放下，等待關鍵時刻，給予李玄揚心頭致命一擊。

由於李玄揚心下誓擒梅少龍，於是淡淡回道：「要我上黃泉路，便要看看你有沒有這本事！」

梅少龍笑道：「哈……哈……，有自信的年輕人，但是，今日你縱有萬夫莫敵之勇，恐怕也一人難敵三大高手！」

話畢，李玄揚身後，冷然躍出兩名鬼魅般的高手，正是蒙古絕等高手——神鬼二決，冷心楓及蕭藏。李玄揚見神鬼二決出現，想起當日武林大會之上，與神鬼二決以一對二比鬥，勢均力敵難分軒輊之時，若非當時阿永高喊蒙戰將軍到，以致兩人分心，恐怕自己未必占得上風；今日又加上梅少龍這位中原武林第一高手，李玄揚心中已然了悟，今日必然是一場死戰。

李玄揚此刻又突然想起那日梅少龍召開武林大會的凜然正氣模樣，與今日陰險狠毒相比，心中一陣感慨難以置信，冷然問道：「看來，今日你等定要置我於死地，我李玄揚也只好搏命了。只是……等會兒各人生死難料，在廝殺之前，梅少龍，我問你一事，為何要殺趙平？」

梅少龍回道：「宋朝既已亡國，國祚已終，代天而起的自然另有九五真龍，蒙古大元既已代天而立，何須再留殘喘的禍根！」

李玄揚又問道：「又為何連那無辜的三個孩童你也不放過？」

梅少龍冷冷笑道：「哼！斬草如不除根，我梅少龍又何須斬草！」

李玄揚搖頭嘆道：「原來你處心積慮尋得三珠，並非爲了雪復大宋神州，而是爲了與蒙古人勾結，斷絕宋室後裔。而你竟然爲此目的，還犧牲煙波山莊上下數十條人命，如此慘絕人寰之事，你竟然做得出來。」

梅少龍聞言，詫異問道：「煙波山莊之事，你又怎會知道？」

李玄揚冷言回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所派的火雲堂主，其右臂上的火狀烙印，在煙波山莊二少死前，記錄了下來，你的惡行惡狀，今後我李玄揚也將公諸世人。」

梅少龍笑道：「原來如此，我梅少龍這十多年來縝密籌劃，天衣無縫，心想怎會讓你篤定趙氏之死與我有關，原來是馮堂主露出破綻了。……不過，這次梅某一定改進，定要讓你之死天衣無縫，所以你放心，梅某再如何惡行惡狀，你也再無任何機會可以公諸世人了！」

李玄揚聞言毅然說道：「好！既是你殺了趙平全家，也證實那趙氏後裔確實因我李玄揚而死，我李玄揚今日就算戰死，也要拿你之血，來祭趙平在天之靈。」

梅少龍喝道：「好！有氣魄，我梅少龍之血在此，便等你来取！」

這時梅少龍一直等候一個人遲遲未到，尋思：「秋門主怎還不來，莫非有事耽擱了！也罷……，再候他片刻，如若未到，憑我三人武學，及等會兒的攻心計策，也足以致他於死地。」

因此，爲拖延時間等候秋槐仇，梅少龍再對李玄揚說道：「李玄揚，你若不插手宋室後裔之事，梅某尚可饒你性命，只是你執意干涉此事，梅某卻饒不得你！」

李玄揚怒眉回道：「受人之託，本就該忠人之事，只是，我李玄揚竟然相信你這冷血之人，蒙古之狗，釀成如此大禍，反而愧對託我之人。……今日，交出羽珊，饒你性命，否則，我李玄揚少時便殺得了蒙古人，今日也就不差多殺幾人！」

梅少龍聽他譏笑自己爲蒙古之狗，怒上眉梢，決意立殺李玄揚，不再等候秋槐仇趕來，於是怒道：「不自量力，今日便讓你含恨歸天！」隨後朗聲對神鬼二決說道：「兩位將軍，不必等秋門主了，手下無須留情，取他首級獻給蒙戰將軍，作爲雙方初次合作之賀禮。」

話畢，梅少龍手中天虹劍凌厲而出，劍鋒急猛，瞬間李玄揚感受那逼命殺氣，連忙急速退開，手中長

劍出鞘，提劍抵擋梅少龍招招斃命的劍式。由於梅少龍招招直抵命門，出劍毫不留情的氣勢，已讓李玄揚感受到自學武以來最大危機。

兩人來回鬥了數十招過後，梅少龍出劍越加急速，劍勁越加威猛，兼之天虹劍鋒銳無比，李玄揚只能護守，謹慎拆招。

梅少龍心下暗道：「這小子武功果然深不可測，雖只護守，但竟能一一拆我劍招，今日如不誅殺此人，必成後患。」於是，梅少龍絕學「落鷹劍法」上手，登時虹光飛閃，劍風凜凜，瞬間梅少龍手中天虹化成漫天劍雨，急刺李玄揚上盤數劍後，劍鋒再轉中路。李玄揚挪步輕盈，運動抵擋，一個迴身氣運易筋護體，手中長劍疾快如電，反守為攻，兩人雙劍交鋒，鏗鏘聲響迴盪五指峽谷，更顯爭鬥之激烈。

兩人雙劍交鋒又鬥了一百多招，一旁冷心楓及蕭藏兩人仍未出手，李玄揚心中疑道：「既要殺我，他二人卻為何不出手？」

便在此時，梅少龍心知李玄揚武功確實高強，必須竭盡畢生所學，方能取他性命，於是，梅少龍氣凝於劍，勁力九分，一式「殘鷹掠影」，如蒼鷹掠地般，利、疾、狠、快，變幻莫測的劍法，招招刺往李玄揚天靈、咽喉、心口等方位；李玄揚見情勢不妙，一個墊步運動，劍光疾無影，氣無蹤，身影移動快如鬼魅，更似天神，不僅避過梅少龍之劍招，疾快無影之劍法，反守制敵，反而劍劍直刺梅少龍，正是李玄揚腳踩絕頂追雲步輕功，出招便是不世劍法——疾龍劍法之「疾風訣」。

梅少龍見此劍法，心中一驚，暗道：「好迅疾的劍法，此人真是恐怖，到底是何來路？」這時梅少龍

只能每攻一式，卻須護守兩招，漸趨下風。

正當李玄揚「疾風訣」招式急攻梅少龍之時，突然，左路一陣冷冽劍鋒，右路一陣雷霆刀鋒，氣勢萬鈞破風而來，直取李玄揚面門，李玄揚急忙躍身正要離開避過，豈料，那劍鋒早已算準李玄揚避開之方位，跟隨轉位，便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劍鋒已來到李玄揚胸口一寸之處，只稍再上前一寸，必定刺入李玄揚胸口。李玄揚見狀一陣詫異，立時再顯追雲步絕學，一個輕盈後仰，避過冷心楓那疾速而來的致命劍鋒。

卻在這時，那雷霆刀鋒似又算準李玄揚之身法，正當李玄揚仰身避過劍鋒之時，赫然驚見一抹刀光，正要斬落自己項上人頭，那刀光已到面前兩尺之距，李玄揚又要閃避已然不及，一刀落下之後，李玄揚必然魂斷，……危及之時，李玄揚周身氣流翻動，易筋凝氣，一個掌腕轉動，手中長劍如電馳疾快，瞬間旋動，登時護於正面頸前，只聽得「鏘」……的一聲轟天巨響，李玄揚被刀勁震躺於地，卻見蕭藏手中鬼決刀，不偏不倚劈在李玄揚之劍上。

這一驚天巨響，卻讓蕭藏眼神露出不可置信的驚恐，他此刀已是運動十分，但劈在李玄揚之劍上，竟如劈在巨石一般，心中不敢相信李玄揚的內力如此深厚。

李玄揚被蕭藏一刀劈中長劍，失去重心而躺落於地後，一個運動立刻縱身而起，內心驚恐不已，驚駭方才自己險些喪命。

原來方才神鬼二決兩人，在李玄揚與梅少龍互鬥之際，一方面仔細觀察李玄揚武功路數及其破綻，一方面也是配合梅少龍付託之計，待李玄揚專注比鬥，鬆懈對神鬼二人防備之時，乘機一擊致命，幸得李玄

揚追雲步輕功無敵，易筋內力渾厚，方能逃過冷心楓及蕭藏的致命一擊。

經過方才的纏鬥，四人對彼此的武功根基心中各自明瞭，梅少龍朗聲說道：「李玄揚，你果然武功驚人，今日若不殺你，必為後患，你認命吧！」

隨後，梅少龍、冷心楓、蕭藏各立三方，圍住李玄揚，各自運動氣發，出手盡是畢生絕學。

而李玄揚與梅少龍過招，雖是自己略勝一籌，但已知對方武功高強，如再加上冷心楓及蕭藏聯手，自己恐怕難敵，已是心知今日難過此關，但也只能搏命擒得梅少龍，方能救出孫羽珊。

於是李玄揚劍鋒再出，先取梅少龍。但冷心楓已率先出招，劍鋒呼嘯而鳴，瞬間已來到李玄揚腰際，李玄揚身移快速，一個側身避過，可李玄揚手中長劍仍是急刺梅少龍，梅少龍運劍揮擋，與李玄揚拆上數招，不料，蕭藏冷冽刀鋒又從後方劈來，李玄揚只得運劍來擋，噹……鏘……之音綿密聲響，聲聲震懾人心。

四人刀劍來回已過數百招，李玄揚以一敵三，一人獨鬥漢蒙三大高手，歷經二個多時辰，雖未占得上風，卻也未露敗象。

此時，身為蒙古高手之一的神決劍冷心楓，雖身經大小戰役數百陣，但卻未逢李玄揚如此高手，心中暗自驚服，尋思暗想：「此人所用究竟是何劍法，竟然如此精湛高深，連我與蕭藏聯手都難占上風，今日不使畢生絕學，定難取勝。」

由於，今日冷心楓及蕭藏之任務，乃奉命誅殺李玄揚，因此，經此一番纏鬥後，兩人互使眼色，心中明瞭，準備傾畢生絕學應敵。只見冷心楓將長劍於左路畫了數道光圈，捲起強大氣流，那劍鳴之聲擾人心

思，音波迴盪之間，突然如驟雨綿密的劍鋒，在一陣狂風過後，猛然數劍由風中而出急刺李玄揚，李玄揚以劍擋過，隨後又是一陣劍鳴呼嘯，分不得劍鋒何處刺來，一個冷不防，又是一抹劍光直刺右胸而來，李玄揚一個機警又是擋過，冷心楓出劍越快越猛，正是他武學的巔峰之式「風劍亂流」。

正當李玄揚奮力抵擋冷心楓的亂流之劍時，後方呼嘯而來的刀鳴之音，織構層層綿密的刀網，如萬馬奔騰的氣勢，正乃蕭藏的巔峰絕招「鬼神斬」，直逼李玄揚背心而來，李玄揚連忙一個側身，趕緊挪劍來擋，又是刀劍鏗鳴之音不絕於耳的震撼。

此時，李玄揚左擋冷心楓氣勢冷冽的巔峰劍招，右敵蕭藏雷霆萬鈞的絕頂刀式，左右應敵之下，刀劍氣流毀枝斷葉，摧毀無數林木枝葉，李玄揚只要稍有不慎，便是立時喪命。

就在李玄揚左右纏鬥冷心楓及蕭藏之時，梅少龍一旁觀察李玄揚劍招之破綻，以便伺機再次致命一擊。就在三人又過百招之時，冷心楓突然一個劍鋒轉向急刺李玄揚左胸下方，蕭藏一個驚天劈斬，已近李玄揚後頸三尺之距，李玄揚劍法再快，要同時化去這刺胸劍鋒及取項刀光，恐非易事，便在這逼命時機，梅少龍見機不可失，此時出手，李玄揚斷難擋去這致命的第三劍，必然喪命。

於是，正當冷心楓劍鋒來到李玄揚左胸一尺，蕭藏刀鋒已到後頸兩尺之距時，梅少龍運足十成神功，也是畢生落鷹劍法之巔峰絕招，氣勢萬鈞的逼命劍鋒，無情急速的刺往李玄揚咽喉而去。

如此危機瞬間，縱是當今武林任何一個絕等高手，也恐難逃生天，化去這致命危機。李玄揚避無可避，閃無可閃，三道逼命的刀劍虹光，正如索命閻羅的勾魂使者，正要無情取走李玄揚性命之時，情急之下……卻見李玄揚手中長劍，光虹數閃，幾抹劍影晃動之後，隨著噹……鏘……的數響之聲，李玄揚已騰身立

於數步之外，而冷心楓、蕭藏、及梅少龍三人則各自退回原位，卻是一副驚恐詫異的表情，此時三人手腕之上，竟各自滴落數滴鮮血，頓時天地一片寂然無聲。

原來，李玄揚自學成疾龍劍法第二式「千軍破」後，因少有實戰經驗運用，方才情急之下，李玄揚由心而起的寫意劍法，正是見招拆招，見縫使劍的「千軍破」心法，竟在頃刻間破去梅少龍三人之逼命刀劍。

這時，大地漸颳起陣陣淒風，雲霧蔽日，隨風而來的蕭蕭細雨，更顯蒼天憂容。

冷心楓拭去手中滴落的鮮血，冷冷嘆道：「閣下驚天神功，冷心楓佩服！只是，我冷心楓征戰無數，卻未見過此等劍法，敢問方才是何劍招？」

李玄揚冷冷回道：「疾龍劍法，千軍破。」

一聽「疾龍劍法」，冷心楓及蕭藏兩人眼神略顯詫異之狀，蕭藏心想：「我蒙古代代口耳相傳此劍法之威力，但這套劍法終究只是傳說，如今真有此套劍法！」

冷心楓則心想：「我蒙古部族世代畏懼此套劍法威力，如今不除此人，日後必是我蒙古大敵。」

只見梅少龍對冷心楓及蕭藏兩人，點頭使個眼色示意後，似有驚天陰謀，隨後語帶陰險對李玄揚說道：「李玄揚，你真有萬夫莫敵之勇，以一敵三，你竟不敗！……只不過，今日索命閻羅定要取你性命，任你再勇武，也要含恨！」

話畢，梅少龍躍身而退數尺後，全神貫注，氣凝丹田，登時有如風起雲湧的驚天氣勢，凜凜生威，頃刻間氣聚於劍，手中天虹神劍映天虹光再出，梅少龍大喝一聲「納命來」！手中天虹化為擎天一擊的逼命

劍鋒，勁馳李玄揚面門而來；同一時間，冷心楓及蕭藏，也已氣運畢生修為，化為致命一擊的絕等招式，正是「神決劍出，鬼決刀鳴，諸佛迴避，不攪其鋒」天衣無縫的刀劍合一，排山倒海的氣勁，由李玄揚後方急攻而去。前後夾攻的宏大氣勁，讓李玄揚感受前所未有的逼命危機。

李玄揚急忙易筋氣轉，沛然內力源源不絕而來，劍虹再閃，疾劍無光無影，李玄揚正要使出疾龍劍法第二式——千軍破的驚天威力，誓取三人性命，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突然，東方山頭之上，駭然一幕陡然映入李玄揚眼簾，便在這高手對決不容閃失的剎那，李玄揚突然一怔分了心思，正是梅少龍設計的攻心之策。



血戰力竭悟菩提，生死真情挽垂危

那東方山頭之上，紅蓮教徒早已暗伏於此，待梅少龍大喝一聲「納命來」之時，便由山頭之上猛力拉起繩索，一個被繩索懸住頭頸的女子身軀，赫然由山頭之下被挺直拉起，那女子堅毅忍住索頸痛苦而不哀號，但身軀仍因索頸重力之痛，本能性的不住晃動，因而映入李玄揚眼簾。那女子，正是李玄揚窮盡己命，也要護她一生周全的——孫羽珊。

此時，正值李玄揚內力沛然，運動使劍，劈天撼地的「千軍破」劍招正要隨勁而出之時，堅毅之心誓殺梅少龍，不料，一見孫羽珊被高空懸頸吊起，映入眼簾的瞬間，李玄揚心頭一怔而驚，便在這電光石火的頃刻，高手對決豈容分心，待李玄揚回神再要運劍之時，終究遲了一步，只見李玄揚手中長劍擋住了蕭藏劈頸之刀；但是，梅少龍的天虹神劍，卻不偏不倚地直直刺入李玄揚心窩，由前胸刺入後背，李玄揚「啊」的一聲，鮮血噴出，血流如注，眨眼一刻梅少龍手腕轉動，又是一式「震天乾坤掌」拍中李玄揚胸前，李玄揚立時口吐鮮血；豈料，冷心楓之取命劍鋒又至，由後背又刺入前胸，李玄揚再一聲「啊」的哀鳴，又是一注鮮血噴出。

李玄揚雖是身中兩劍一掌，但是一心牽掛孫羽珊安危的他，一陣宏大氣勁再次隨劍而出，那開天闢地的氣勁，硬是將梅少龍、冷心楓及蕭藏三人震退數十步，李玄揚登時將手中長劍急射而出，只見那長劍飛馳東方山頭之下，瞬間切斷吊住孫羽珊項上繩索，正當孫羽珊陡然掉落之時，李玄揚施展絕等追雲步最上

乘輕功，瞬間已到東方山頭之下，一把接住掉落的孫羽珊。

也在此時，李玄揚被刺中兩劍的瞬間，只聽得五指峽內一陣女子的淒厲叫聲，悲鳴喊叫著「玄揚……」之後，由樹叢內奔出兩條人影，正是袁莫雲及阿永，急急奔往李玄揚接住孫羽珊之處。

原來袁莫雲及阿永兩人，方才由小路及小洞鑽入五指峽後，順著峽谷而進，便見到李玄揚與梅少龍等人激烈之鬥，為免李玄揚分心而入險境，兩人便躲在草叢之處觀看動靜，四處張望也見不著孫羽珊，卻突然見李玄揚身中兩劍，驚駭之餘急忙衝出，才見孫羽珊已獲李玄揚搭救。

李玄揚雖是口吐鮮血，胸前背後血流如注，但一接住孫羽珊之時急忙將她項上繩索解開，悲鳴而道：

「珊兒，珊兒……！」

孫羽珊雖是被懸吊獲救，但並無傷，一見李玄揚中劍嘔血，登時嚇得花容失色，驚慌哭道：「玄揚哥，玄揚哥！你要緊否？」

這時袁莫雲已經趕到，見李玄揚傷重之狀，兩手前後壓住李玄揚血流如注的傷口，驚慌憂心的說道：「玄揚，痛嗎，痛嗎？」隨後袁莫雲傾國傾城的容顏上，滑落兩行憂心無助的眼淚，那是對生死之交的李玄揚最真摯的情感。

李玄揚氣力漸虛，說道：「我撐得住，羽珊，妳……總算又找到妳了！」

孫羽珊泣道：「玄揚哥，對不起，嗚……嗚……，對不起，讓你擔心了！」

而純真傻愣的阿永，見了李玄揚全身是血的模樣，慌張說道：「師父受傷了，師父流血了，可惡的壞

人，可惡的壞人！」

於是，阿永起身對梅少龍等人喝道：「你們這些可惡的壞人，欺侮師父及師娘，我阿永今天要把你們殺光！」

梅少龍見狀卻冷笑道：「呵呵，好感人深情的畫面，只怪你們不該干涉此事。既然你們郎情妹意篤厚，主僕情深，今日我梅少龍便好人做到底，讓你們一同共赴黃泉，也免得黃泉路上孤單！」

袁莫雲挺身回道：「梅少龍，你這毫無血淚的漢奸，想當年多少群雄協守襄陽城，前仆後繼的迢迢英魂，只為捍衛大宋疆土，不容蒙古異族侵我河山，如今，你竟勾結蒙古異族，褻瀆岳武穆將軍的天虹神劍，與那捍衛山河的迢迢英魂相比，你真無愧咎！」

梅少龍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好個美如天仙的姑娘，死到臨頭，竟教訓起梅某來了！不知姑娘尊姓大名？」

袁莫雲不愧是堅守襄陽城英雄之妻，面對危機毫無懼色，堅毅之語冷冷回道：「哼！蒙古蠻人，不配知我漢名！」

梅少龍聽她嘲笑自己為蒙古人的輕蔑之語，心下怒不可抑，勃然怒道：「死到臨頭，還不知死活，既然想死，我梅少龍便成全你們。」

於是，梅少龍使個眼色對神鬼二決說道：「兩位將軍，今日一個不留，先誅李玄揚，再殺其餘諸人，便可回覆蒙戰將軍。」

冷心楓點頭示意，於是與蕭藏兩人眼神示意後，再運氣勁，雖見李玄揚已受重傷，但兩人仍不敢大

意，此番再擊，誓要取下李玄揚性命，以防生變。因此，兩人起手運動又是頃盡畢生神功，一刀一劍再度交織綿密宏大之劍雨刀網，兩人大喝一聲後，驚天一擊如電疾馳；梅少龍更是不留生機給李玄揚，一式「殘鷹掠影」也是頃盡畢生功力，輕功縱身往前疾馳，……索命刀劍正由三方往李玄揚四人而來，一個負傷在身的李玄揚，一個手無寸鐵的孫羽珊，以及一個天真傻愣的阿永，面對這急馳而來的索命刀劍，該當如何？

只見袁莫雲急忙提起地上長劍，如螳臂擋車一般，護在李玄揚面前，正要抵擋那宏大無情的索命刀劍。一個武功薄弱的袁莫雲，如何抵擋三大高手強大勁力的刀劍劍鋒，但是無情的刀劍終究逼近而來，……九死一生，千鈞一髮之刻……，無人來救，只有天地悲風泣雨，見證這慘烈無情的龍爭虎鬥。

隨著鮮血的流失，臉色慘白，氣虛體弱的李玄揚，負傷盤坐於地，伸指點住自己傷口周圍的數處穴道，減緩鮮血流速後，仰頭正見袁莫雲仗劍挺身，護於自己面前。危及之時，李玄揚急忙運動，將袁莫雲拉回，一把將她抱住，並將她橫抱躺於自己盤坐的雙腿之間，用自己最後一絲氣力雙手凝指，氣運易筋……

隨著神智漸趨恍惚，迷離的意識中，生死交關之際，李玄揚腦中不自覺徘徊的一念正是：「菩薩應離一切相……，無我相、無人相，我相即是非相，身相即非身相，應不住於相，……是故諸菩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而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故修證菩提，無住菩提」。

李玄揚腦中浮過之念，正乃近期閱讀劉廣所贈「金剛經」之片段經文及達摩祖師告誡無住菩提之心法，在此生死交關之際，李玄揚突然明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真相。此刻，李玄揚意識突又閃過當時少林寺普明方丈之釋經義理：「一切本無菩提，又何須執著菩提，便是達摩祖師告誡之無住菩提。因此……，既無菩提，何住菩提。」

頓時，李玄揚雖是意識迷離，九死一生，卻突然心念澄明，頓悟我相非相之如來實義，身雖處於驟雨之中，但此刻卻心靜如水，萬念俱寂。

李玄揚方才一個凝指運氣瞬間，已然了悟「菩提易筋經」最後一式「無住菩提」的境界，登時功體彷彿如氣空勁虛一般，卻有源源不絕之乾坤氣流，如海納百川般的氣勢匯聚周身，李玄揚易筋轉氣，氣隨意走，那沛然內力已然突破功體承受之極限，但李玄揚已不執著，更是無念，雙目微閉，卻耳際清明，聽聲辨位。

陡然間，冷心楓的神決劍，蕭藏的鬼決刀，風馳電掣直抵李玄揚腦門，只見兩人排山倒海的擎天一擊，劍鋒刀刃來到李玄揚腦穴三寸之距。李玄揚一個曲臂凝指，雙手指尖夾住兩人刀劍，那勁力宏大的兩柄刀劍，在被李玄揚手指夾住的瞬間，竟然定住不動。

這時，輕功縱身疾馳而來的梅少龍，一式「殘鷹掠影」正要騰身飛起，由上空掠刺李玄揚。豈料，梅少龍蹬足正要騰身而起，冷不防，突然一個人影急奔上前緊緊將梅少龍雙腿抱住，以致梅少龍未能與神鬼二決兩人，於同一時間擊殺李玄揚。而緊抱梅少龍雙腿之人，正是傻愣天真的阿永，護主挺身而出。

再觀冷心楓及蕭藏兩人，見自己刀劍竟被李玄揚定住不動，兩人心中駭然之時，李玄揚氣隨意走，內力已達武學最高化境——「無住菩提」，一個引力將兩人拉身向前，再運勁雙手反掌拍出，分別擊落在冷心楓及蕭藏胸前。這一掌，蘊含乾坤氣流，足有毀天滅地的勁威，拍落兩人胸前之時，只聽得「啊」的兩聲慘叫，冷心楓及蕭藏的身軀，隨那股毀天滅地的勁力飛馳數丈之外，口吐鮮血濺染四周，落地之時，身軀仍是拖行數尺，武功高深的神鬼二決，竟然當場氣絕斃命。

被阿永緊抱雙腿的梅少龍，目睹神鬼二決被李玄揚擊飛一刻，見那蒙古戰神排名前二的兩大高手，竟然瞬間喪命於李玄揚之手，簡直難以置信，頓時，面色驚恐駭然，急要後退，卻被阿永雙手緊緊纏抱，難以脫身，於是驚駭喝道：「滾，滾，滾！」使勁掙脫，卻甩不開阿永。

梅少龍又驚又恐，又氣又怒，手中天虹劍再出，一個反手劍鋒一轉，使勁一劍刺入阿永腦門……。

李玄揚睜目之時，驚見這駭然一幕，當那天虹劍刺入阿永腦門一刻，李玄揚驚恐地長鳴喝道：「阿永……不……！」悲鳴聲波迴盪五指峽谷，但純真善良，忠心護主的阿永，卻已魂斷歸天，與李玄揚再也難續師徒情緣！

李玄揚悲憤交集，縱身而起，顧不得血流傷勢，悲憤仰天長喝：「梅少龍，你罪大惡極，我李玄揚不殺你，天誅地滅！」話畢，氣劍匯流，怒不可抑的李玄揚，雖是氣血已空，卻如迴光返照一般，提劍急馳梅少龍。

梅少龍方才驚見李玄揚擊殺神鬼二決的驚天神功，心知李玄揚已是窮途之將，奮力一搏，此刻不可再

與他交鋒，想要掙脫而逃，但阿永雖已魂斷死去，雙手仍是緊緊纏抱梅少龍雙腿，梅少龍見李玄揚提劍來到，情急之下，揮劍斬去阿永雙臂，急忙縱身退開。

李玄揚又見梅少龍斬去阿永雙臂，又是一聲悲鳴「不……！」更增心中悲憤，大聲吶喊「啊……」，提劍運動擊刺梅少龍，梅少龍橫劍一擋正要揮開李玄揚擊刺之劍時，雙劍交鋒頃刻，梅少龍只覺虎口一陣發麻，震裂出血。卻見李玄揚劍鋒正要刺往自己咽喉之時，梅少龍急忙運足畢生神功，用勁甩出天虹神劍。當飛劍急馳而來之時，李玄揚橫劍一擋，天虹神劍掉落於地，便在這千鈞一髮的瞬間，梅少龍已棄劍而奔，以上乘輕功縱身逃離現場。

李玄揚則是氣憤難消，追雲步輕功急迫在後，追了百步之後，李玄揚猛然回神憂心孫羽珊及袁莫雲安危，停住腳步，見梅少龍確已不見身影之後，急忙回到孫羽珊及袁莫雲身旁。

只見李玄揚一到孫羽珊及袁莫雲身旁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已是油盡燈枯的他，鮮血已經流盡，真氣已然虛空，登時「碰！」的一聲，癱軟昏厥於地。

孫羽珊驚恐的哭叫：「玄揚哥，玄揚哥！」她雖是神醫，但見李玄揚一身鮮血，傷口更是被天虹利劍刺穿，心知難以回天，慌張的手腳顫抖，不知所措。

一旁的袁莫雲，自與李玄揚相識以來，兩人心中情愫莫名，卻沒想李玄揚竟然生死便在一瞬，心中難以置信，神情驚慌卻是至悲無語。

這時，躺臥血泊的李玄揚，微睜雙眼，握住左邊的孫羽珊，氣若游絲的說道：「珊……兒……我……不能……陪妳……白頭……到老了……，對……不……住……，我先……走了……，如果……見到……

我……爹娘，告訴……他們，我這……不肖……兒子，對……不……起……他們！」

孫羽珊呼天搶地哭道：「玄揚哥，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嗚……嗚……我們還要開館子，你不能死，不要丟下羽珊……」

李玄揚雖已意識迷離，但雙目流下淚珠，斷續說道：「我……對……不起……妳，不能……和妳……開……館子……了！」

孫羽珊嗚咽說道：「不……不……」

於是，李玄揚再握住右邊的袁莫雲，用盡最後一絲氣力，勉力說道：「莫……雲……，對……不起，不能……陪妳……去尋……妳……夫君……了！」話畢，李玄揚撒手氣絕。

袁莫雲見狀，一副不可置信驚恐的眼神，雙頰滑落漣漣的淚水，驚恐之中默然無語。而見李玄揚撒手而去那一刻，孫羽珊呼天搶地的哭喊：「玄揚哥，玄揚哥！」

這時，大地捲起颯颯淒風，驟雨無情打落在兩名無助的女子身上，草木含悲，天地動容，蒼天無語，大地無語。

默然片刻之後，袁莫雲雖是無語悲痛，卻突然情急生智，心想：「禪定止息！對了，他一定禪定止息了，芸香……芸香……只有芸香……，對了，只有芸香！」

於是，袁莫雲慌忙對孫羽珊說道：「羽珊，他一定禪定止息了，要救他，七天，七天之內我們一定要救活他，否則，……否則就真的回天乏術了！」

孫羽珊一聽袁莫雲之語，抑制悲傷情緒疑惑問道：「禪定止息？……玄揚哥五臟俱創，失血過多，

怎……怎……能有救？莫雲姊，所言當真？」

袁莫雲勉強鎮定心思，回道：「這是玄揚教我的，他所學內功可以禪定止息，瀕死之前，他一定禪定止息了，只要七天內解開他禪定靈穴，玄揚還能有救。快！我們耽誤不得，儘快前往落雁峰。」

這時的袁莫雲，突然抑制驚恐顫抖的內心，鎮定自己的情緒，思索之後說道：「不過，……峽口前方有紅蓮教守軍，我們可能要另覓出口通路。」

一聽李玄揚可能有救，孫羽珊收起悲傷情緒，一心要救自己的未婚夫，於是孫羽珊回復原有的聰穎機靈，見峽口前端湖水因驟雨而高漲，匯成溪流宣洩而下，於是說道：「莫雲姊，谷口前方既有守軍，我們搭個竹筏，便由此處流水而下，應可出這峽谷！」袁莫雲點頭認同。

爲免梅少龍又再追回，兩人心知必須盡速離開峽谷，於是，驟雨之下，孫羽珊先敷以金創藥消炎，並包覆李玄揚傷口。而袁莫雲一個單薄弱女子，如今卻似有無窮神力，先是含著淚水將阿永埋葬之後，隨後又一人四處尋找竹木準備編製竹筏，但在尋找竹木之時，竟在那池潭水旁的樹叢內，赫見一只竹筏，可能是附近之人用來涉水之用，袁莫雲見那竹筏，欣喜之下，卻不知哪來的神力，竟能一人獨力將那只竹筏拖行到潭邊。

隨後袁莫雲來到孫羽珊身旁，竟也一人獨力背起李玄揚走向潭邊，並身手俐落的將李玄揚綁牢固定於竹筏之上後，又將那沉重的竹筏推向潭水之上。孫羽珊一旁護著李玄揚傷口，但見袁莫雲一個單薄女子的背影，爲自己未婚夫如此竭力費心，一旁不住感動落淚。聰明心細的孫羽珊心知，那是袁莫雲對李玄揚的真情，她內心沒有醋勁，只有無盡的感動與感激。

袁莫雲將竹筏推至潭水之上後，說道：「羽珊，快，上船吧！」

兩人坐上竹筏後，袁莫雲遠望著阿永之墓，一陣鼻酸哽咽，說道：「阿永，永別了，永別了！」想起那天真無邪的孤兒阿永，一路上雖是傻愣愛玩，卻乖巧聽話，如今已成黃土一坯，袁莫雲及孫羽珊不禁悲從中來，淚水不住滑落。

此時，三人乘坐的竹筏於潭上漂流，因驟雨而來的山洪，滾滾奔來這池潭水後，擾動潭水波面，順著那洪流走向，竹筏漸漸順水而下，歷經多次撞擊起伏之後，那竹筏竟已漂流至下游水淺之處。

袁莫雲下筏將那竹筏拖行至岸邊後，趕緊褪去自己身上已被風乾的外衣，將李玄揚頭頸及傷口稍微擦乾後，急促對孫羽珊說道：「羽珊，妳在此護著玄揚等我，我盡速去找來馬車，七天內我們務必趕到落雁峰，普天之下，只有芸香能救他了，遲了就来不及了！」

孫羽珊早已慌張沒了主意，點頭應允，說道：「好，莫雲姐姐，謝謝！」一句「謝謝」，卻是道盡孫羽珊對袁莫雲的無限感謝。

袁莫雲腳踩李玄揚所教她的追雲步輕功，匆忙急促地往前奔去，瞬間已沒了蹤影。

這時，逃竄而去的梅少龍，急奔來到峽口前方，仍是喘息未定，火雲堂主馮鳴南見狀，問道：「教主，發生何事？」

梅少龍仍是驚喘未定，無法答話，待喘息稍平後，說道：「好恐怖的李玄揚，此人實在非人……，對了，你等有無見到秋槐仇？」

馮鳴南回道：「稟教主，我等奉命在此固守峽口，無人進出，也未見秋門主！」

梅少龍聞言怒道：「無人進出，虧你們說得出口，方才李玄揚身邊的一男一女出現攪局，你們還敢說無人進出！」

馮鳴南突然啞口無言，不久淡淡回道：「確實……確實無人由此進出，怎會……」

梅少龍驚魂已定，冷靜思索後，尋思暗想：「鳴南既說無人出入，那麼此峽谷定然還有其他出入口！方才李玄揚已是重傷，再撐不久，如果真有其他出口，讓他走脫可就不妙了，不可在此守株待兔，得趕緊以人海戰術收拾他命！」

正當梅少龍準備派員攻入峽谷之時，突見秋槐仇急忙趕來，一見梅少龍連忙說道：「梅教主，秋某來晚了，見諒見諒！」

梅少龍內心不悅，回道：「梅某精心策畫，卻因秋門主失約，以致功虧一簣，如今，不知是否已收拾李玄揚性命，但神鬼二決卻已當場喪命！」

秋槐仇詫異道：「神鬼二決喪命？此事當真！」

梅少龍冷言回道：「兩人在梅某面前喪命氣絕，還能有假！」

秋槐仇歎道：「秋某來時之路，不巧卻遇綠林幫攔路，要報歸末谷之仇，我花了一番纏鬥，才讓綠林幫等人死於我南疆蛇毒之下，不過身上卻也處處是傷。如今誤了梅教主大事，秋某也是無奈！只是……那李玄揚竟如此威猛，能擊斃神鬼二決……不可置信！」

梅少龍聽秋槐仇遭綠林幫攔路，也知殺害歸末谷是自己的主意，因此也就不敢再怪秋槐仇失約之事，

便說道：「既是因綠林幫攔路，想必秋門主也是無奈，梅某也就不怪秋門主。然而，此刻我等得盡快進入峽谷內，收拾重傷的李玄揚性命後，方能高枕無憂！走吧，分路進入。」

於是，在梅少龍令下，由馮鳴南為前軍領路，梅少龍與秋槐仇自居中軍，分三路人馬依序進入五指峽內，準備以人戰術收拾李玄揚性命。豈料到了戰鬥現場，空無一人，只有地上氣絕多時的冷心楓及蕭藏，根本不見李玄揚等人蹤影。

梅少龍見狀，拾起方才掉落之天虹劍，並查看四周動靜後，喃喃說道：「前有潭水，四周陡峭山壁，無路可走，怎會不見人影！」於是他吩咐說道：「鳴南，擴大搜索四周，查看有無其他出路。」

經過一個時辰的搜索，馮鳴南回報說道：「稟教主，前方峽谷中段之石壁下，有一小洞可容一人穿越，可能由此逃脫了！」

梅少龍驚訝回道：「走，我去看看。」

到了那石壁小洞後，梅少龍仔細查看後，疑道：「那一男一女定是由此進入峽谷，……只是方才李玄揚若是由此處逃脫，怎會一路上及洞口均無血跡？不，一定不是由此逃脫。」於是他又吩咐說道：「再去搜索，一定不是由此逃脫。」

其後經過數個時辰的搜索，已是薄暮黃昏，梅少龍苦思不解，李玄揚一行人怎會無端憑空消失，正要抬著神鬼二決的屍首，撤兵退出峽谷之時，梅少龍突見地上雨水沖淡的斑斑血跡，直到那潭水邊緣，梅少龍這才認為，李玄揚應是落入潭水，又見那潭水山洪湍急，梅少龍心想李玄揚重傷失血甚多，又落入湍急的潭水之中，落水絕無生機，這才放心離去。

原來袁莫雲將阿永安葬於一處草叢內後，因那樹下淋漓之雨沖淡掩埋的痕跡，而袁莫雲拖行竹筏所留下之痕跡，也因滂沱大雨而洗去，因此梅少龍等人萬萬料想不到，袁莫雲等人已乘竹筏藉由潭水順溪而下，逃離了五指峽。

在岸邊等候的孫羽珊，看著臉色慘白的李玄揚，見天色已近黃昏，苦候不到袁莫雲歸來，內心越加焦急。突然遠方一輛馬車縱馳飛奔，馬蹄之聲揚動黃沙飛塵，黃沙前方一個獨攬馬繩的女子，正是袁莫雲。

孫羽珊見狀總算鬆了一口氣，雙手合十，尋思祈禱：「謝天謝地，謝天謝地，莫雲姐總算來了！蒼天呀，求祢務必保佑玄揚哥平安！我孫羽珊立誓，今後將竭盡我醫術之能，救濟更多蒼生，以換取玄揚哥的陽壽！求祢了！」

孫羽珊虔誠祈禱完後，睜開眼睛已見袁莫雲縱馬來到。袁莫雲下了馬車，對孫羽珊說道：「羽珊，我們走吧，務必趕到落雁峰。妳在後方照料玄揚，我來駕馭馬車。」

孫羽珊感動的鼻酸落淚，點頭說道：「嗯！」內心卻對袁莫雲的真情無限感激。

這時，袁莫雲趕忙使勁將李玄揚抱起，袁莫雲又不知哪來的神力，竟能將那壯碩的李玄揚抱上馬車之上，只見袁莫雲美貌的容顏上，涔涔汗珠不斷滴落，待孫羽珊上車後，袁莫雲揮去雙頰汗水，一聲「駕」的吆喝聲，馬車隨即奔馳而去。只是落雁峰距此數千里遠，如何能在七天內趕到落雁峰，並及時救回李玄揚性命，正考驗這兩個單薄無助的女子。

馬車狂奔疾馳，行經之處依然黃沙飛揚，一心趕往落雁峰的袁莫雲，手攬馬轡，駕車而馳，卻抑制不住心中的惶憂，不由臉龐糾結，淚水滑落，獨自在風中啜泣，畢竟七日能否救活李玄揚，均是自己猜測，心中所憂者：李玄揚真是自封天靈，禪定止息了嗎？如此失血，傷口惡化，真能救活嗎？芸香仙子是否願捨代代所傳之起死回生靈藥，相救李玄揚？這一切，袁莫雲都沒把握。

惶憂的袁莫雲，腦裡回想起鳴沙山囚牢李玄揚的救命，以及漢蒙比武之夜，兩人於臨安城內小客棧共處一室之時，李玄揚看著自己的深情眼眸；又想起李玄揚在落雁峰將自己由寒冰宮救回一命的真情，往事歷歷在目，而如今李玄揚卻命在旦夕，袁莫雲心中百感交集，悲從中來，真情的淚水已然沾濕衣衫，此刻她只知道，爲了李玄揚，就算窮盡一己之力，也要挽回李玄揚的性命。

這時已是暗夜時分，馬車後方的孫羽珊，突然欣喜的對袁莫雲說道：「莫雲姐，我已將玄揚哥止住血流了，妳一路如此駕車趕馬，我們是否歇息一下？」

袁莫雲回頭說道：「血止住了，太好了！羽珊妳自己先休息，我們必須趕路，遲了可就糟了！」她仍是馬不停蹄的趕路，不敢歇息。

人不累，但馬可會累，黎明時分，三人一路趕到了澤州城外，那一路奔馳的馬兒，已是累得直喘，袁莫雲不忍，對孫羽珊說道：「羽珊，妳在此等我，我去馬市換匹駿馬。」

於是袁莫雲將馬車卸離馬匹，讓孫羽珊在車駕內等候，獨自縱馬入城，約莫兩刻鐘時光，袁莫雲已換了匹馬兒回來，將車駕搭上後，袁莫雲又繼續駕馬奔馳趕路。

這時孫羽珊憂心說道：「莫雲姊，妳已一夜未睡，是否休息一會，累壞了身子可不好。」

只聽得袁莫雲回頭，於風中說道：「羽珊，我們只有一絲機會，沒有時間了，如果能救玄揚性命，一切都值得了！」說完仍是繼續趕路。

聽袁莫雲此語，孫羽珊流下了眼淚，一方面憂心李玄揚的生死，一方面卻是感動袁莫雲的無悔真情。於是，那馬車一路上星夜奔馳，途中經過數十處城鎮，換過數十匹駿馬，毫不停歇的趕路已至第四天，終於來到中慶都城，不可思議的袁莫雲，經過四天四夜的星夜趕路，未曾闔眼休息，傾國傾城的容顏上，雙目佈滿血絲，髮絲散亂，像是歷盡滄桑的模樣。孫羽珊見她如此不眠不休的趕路，心中不捨，但知袁莫雲一心擔憂李玄揚的生死，因此不敢再勸她歇息。

到了中慶城後，因往後路途顛頗，於是袁莫雲賣去馬車，換了一匹高壯駿馬，將癱軟的李玄揚牢牢綁於自己前方之位固定後，隨即躍身上馬，並讓孫羽珊坐於自己後方，說道：「羽珊，抓緊了，往後路程上山涉水，務必牢牢抓緊我！」

孫羽珊應道：「好，我會抓緊！」

袁莫雲又是「駕」的一聲吆喝，縱馬急速奔馳而去，隨著落雁峰距離越來越近，袁莫雲心中越是忐忑，既是高興，又是憂心，但她已不能再多想像，只能先趕到落雁峰，再看緣分了！

總算，經過六日的趕路，皇天不負苦心人，袁莫雲終於來到了落雁峰入口。袁莫雲騎著馬匹，遇樹而轉，逢溪涉水，幾番轉折之後，進入了落雁峰。

這時，袁莫雲對孫羽珊說道：「落雁峰外人不得進入，但玄揚是峰主救命恩人，前次峰主親口特准玄

揚以貴客之尊，可再入峰，等等務必要說明妳是玄揚未婚妻，才屬貴客，否則違反峰規，玄揚難救。」

孫羽珊回道：「嗯！羽珊一切聽從莫雲姊吩咐。」

又為遵守落雁峰門規，袁莫雲不敢駕馬，遂將李玄揚扶下馬後，背著沉重的他一步一步的前往「奉瑤宮」。

二度因緣落雁峰，起死回生定情緣



正當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前往奉瑤宮途中，前方兩名峰女見有人來，見孫羽珊陌生臉孔，其中一名急忙上前問道：「妳們是何人，如何闖入落雁峰？」

由於袁莫雲低著頭背負李玄揚，遂撐著沉重的李玄揚，仰頭說道：「小津……是我，我是莫雲！」

那峰女小津見了袁莫雲模樣，本不相識，聽她聲調才知是袁莫雲，詫異說道：「原來是莫雲姊，妳……妳怎麼變得這副模樣！」

原來袁莫雲經六日晝夜不停趕路，早已披頭散髮，滿眼血絲，以致面容憔悴，因此小津乍看之時難以識出是袁莫雲。

袁莫雲聞言急促喘息回道：「小津，……等等再跟妳解釋，快……，快去幫我通報峰主，他是峰主救命恩人，此刻性命垂危，遲了就来不及了！」

小津知李玄揚是芸香仙子救命恩人，見李玄揚已經性命垂危，慌忙回道：「好，好，我這就去通報仙子！」

於是小津快步前往奉瑤宮通報芸香仙子，袁莫雲依舊背負沉重的李玄揚，往奉瑤宮而行。而後頭跟隨的孫羽珊，未曾習武，實在無力背負沉重的李玄揚，只能愧視袁莫雲弱小的身軀，卻背負著沉重的李玄揚，除了心中不忍，暗自懷著慚愧又感激的心之外，著實無法使上任何力氣。

當袁莫雲背負李玄揚，來到奉瑤宮前的仙池旁時，芸香仙子知李玄揚乃男子之身，不得入奉瑤宮，因此早已命小津等人準備擔架，親自在宮外仙池旁等候。

這時，袁莫雲一見芸香仙子，放下李玄揚，突然跪哭在地，情緒崩潰地泣淚而道：「仙子，莫雲求妳，求妳救救他，他……他……」一路上，袁莫雲忍著驚慌的恐懼，不敢放聲而哭，這時，回到落雁峰這個她成長熟悉的地方，再也按耐不住滿懷的惶恐，登時哭得肝腸寸斷。

一旁從小甚為疼愛袁莫雲的甄娘，連忙彎下身，不捨地抱著袁莫雲安慰說道：「雲兒莫哭，莫哭，什麼事說來，甄娘在這呢！」

芸香仙子不知所以，但看袁莫雲哭得如此傷心，連忙問道：「莫雲姊，勿慌，慢慢說來，芸香一定為妳做主！」

袁莫雲方才因多日的壓力惶恐，情緒一時崩潰哽咽，但恍然驚覺李玄揚命在旦夕，趕緊說道：「仙子，李公子已無性命，莫雲冒昧……求……求仙子救他性命！」

芸香仙子心存李玄揚的救命之恩，也知袁莫雲之意，聞言趕忙探著李玄揚的鼻息，確實已毫無氣息，芸香仙子驚慌回道：「糟糕，莫雲姊，李公子毫無鼻息，只怕……只怕芸香的仙命丹也難以救他，這可如何是好？」

孫羽珊一旁聽得李玄揚性命難以挽救，心中突然驚恐害怕，身體不住顫抖，但畢竟自己是客人，卻不敢言語。

袁莫雲回道：「仙子，李公子所練內功心法，可將自己禪定止息，與龜息神功雷同，可延緩殘存氣

芸香仙子聽她此言，眼神奇異地盯著李玄揚良久，尋思暗想：「如此說來……，他……他真是丞相欽選之人嗎？這事真落在我肩上！只是……，垂死的他，若真救不活，……那該如何？不，不……無論如何，我都必須救活他，以完成丞相遺策！」

這時一旁的鳳娘連忙阻止說道：「不可，萬萬不可！」

孫羽珊及袁莫雲一聽鳳娘阻止，心中驚慌不已，但卻啞口無言，一旁默然無語，渴望無助的眼神，卻又不知所措！

鳳娘見狀，無奈說道：「莫雲，仙命丹僅存一顆，這是最後用來救治仙子性命之用的，不可再用！上回……上回爲救莫雲妳，已經用去一顆，現在僅存這顆仙子的救命仙丹，真是不能再用了！」

袁莫雲聞言，詫異而言：「我……我……我用去一顆，這……！」原來袁莫雲前次爲求紅背竹竿草而冰封寒冰宮時，自己並不知芸香仙子捨丹救她，更不知仙命丹僅有兩顆，因此聽了鳳娘這番話，袁莫雲內心既愧又懊惱，登時無言喪氣，陷入無窮的絕望深淵之中。

然而，悲天憫人的芸香仙子，終是瑤池金母欽選仙班之人，自己心中又負有歷代峰主代代心傳之密策，而眼前的李玄揚，便是這密策欽選之人。因此，芸香仙子對鳳娘說道：「鳳娘，芸香前番蒙李公子救治，此次又再相見，與李公子已有二度因緣，我落雁峰歷代峰主代代等候之人，便是這位李公子，芸香無

論如何必須救活他，妳去取來仙命丹吧！」

鳳娘一聽，驚惶說道：「仙子，可是……可是……那是妳唯一的救命神丹呀！萬萬不可！萬萬不可呀！」

這鳳娘歷任兩代落雁峰主之聖醫，這幾年來因芸香仙子陰寒體質無解，幾度月事之疼誘發氣喘宿疾，兼之心絞之痛，險些奪去芸香仙子性命，都是鳳娘調理藥方服用，並細心照料方得脫險。上回病發之時，若非李玄揚恰巧以純陽之氣，抑制芸香仙子體內陰寒之毒，恐怕芸香仙子早已喪命。因此，一聽芸香仙子要用唯一的救命仙丹來救治李玄揚，鳳娘無論如何是萬萬不允。

芸香仙子知鳳娘關心，便安慰說道：「鳳娘，芸香知妳愛護關心，芸香感激。但是，我落雁峰因感於天地災疫頻仍，供奉金母以求天地無災，以求王母娘娘護佑蒼生，然當年若非諸葛丞相佈陣，我落雁峰焉能千年不受外界侵擾。諸葛丞相臨行之前，曾巧算天機，密傳遺策，我歷代峰主代代心傳，等候之人，便是這位李公子。因此，芸香性命事小，豈能辜負諸葛丞相對我落雁峰之千年恩德！」

鳳娘聞言疑惑問道：「丞相遺策？這……這……我怎不曾聽聞！」

一旁甄娘也是疑惑說道：「是呀，我怎也不會聽聞諸葛丞相遺策！」

芸香仙子回道：「甄娘、鳳娘，此事僅歷代峰主密傳，容芸香日後再向妳們說明，此刻李公子危在旦夕，耽擱不得。甄娘，煩妳將李公子帶往芸香寢宮；鳳娘，也煩妳速去取來仙命丹及紫雲白藥。」

甄娘聞言，擔憂問道：「要將他帶往仙子寢宮，這……這……似不妥？」

芸香仙子回道：「甄娘豈忘，龍血樹目前未結『麒麟竭』，因此仙命丹須以芸香之血爲藥引，否則無

用，眼下只能將他帶往芸香寢宮，芸香方能餵他鮮血，以啓仙命丹療效。」

甄娘聞言，與鳳娘一樣也是憂心不已，但芸香仙子既有歷代峰主密傳要事，以傳諸葛遺策，因此兩人也不知該如何勸阻，只好應命而去。

而袁莫雲聽聞仙命丹僅剩一顆，又須芸香仙子餵血，內心躊躇不已，畢竟芸香仙子與她情同姊妹，也不捨芸香仙子捨命救治李玄揚，於是鼻酸泣道：「仙子，莫雲不知仙命丹僅有一顆，否則……否則……也不敢……」

芸香仙子安慰說道：「莫雲姐，此乃芸香天命，怪不得妳，別哭了！」

於是，見芸香仙子願意救治李玄揚，袁莫雲感動的跪了下來，叩謝芸香仙子，語氣虛弱的說道：「莫雲……莫雲……謝仙子之恩！」話畢，芸香仙子正要將她扶起，豈料星夜趕路而多日未曾闔眼的袁莫雲，終因體力不繼而昏厥於地。

一旁孫羽珊見狀，與芸香仙子同聲慌張大喊：「莫雲姐！莫雲姐！」

孫羽珊急忙爲袁莫雲把脈，片刻後，孫羽珊說道：「幸好，幸好！」

這時芸香仙子見了陌生的孫羽珊，突然驚訝疑惑問道：「這位姑娘妳是？」

孫羽珊回道：「羽珊見過仙子，我乃這位李公子之未婚妻，冒昧進入落雁峰，情非得已，仙子恕罪！」

芸香仙子聽她是李玄揚未婚妻，總算寬心回道：「原來是李公子未婚妻，如此也是我芸香貴客，何罪之有！只是，見姑娘方才爲莫雲姐把脈，莫非羽珊姑娘也懂醫術？」

孫羽珊回道：「羽珊自小習醫，立志濟世，方才莫雲姐脈象平和，應是過度勞累體力不支而昏厥。」

這時孫羽珊想到這些日袁莫雲星夜趕路不曾停歇，只爲了拯救李玄揚性命，不禁感傷鼻酸紅了眼眶，繼續說道：「爲了玄揚哥……莫雲姊……莫雲姐已有六日六夜未曾歇息，羽珊真是慚愧！我忝爲醫者，竟無法拯救自己情郎於危急，我……我……」懷著滿心的愧疚，孫羽珊強忍淚水，淚水卻不住滑落雙頰。

芸香仙子見狀，安慰說道：「羽珊姑娘莫憂，若如莫雲姊所說，李公子禪定止息，可維持七日性命，芸香尚有一顆仙命丹，將盡力挽救李公子性命！」

孫羽珊雖不識芸香仙子，但見她如此慈悲心懷，感動而涕，下跪泣道：「羽珊感謝仙子至恩大德，永銘難忘，謝仙子，謝仙子！」

芸香仙子攙起孫羽珊說道：「羽珊姑娘請起，千萬別如此大禮，李公子也曾救過芸香，芸香理該回報。如今李公子傷勢危急，此刻耽擱不得，芸香這就去爲他療治，羽珊姑娘可先至客房暫歇，李公子若是有救，芸香當立刻遣人告知。至於莫雲姐，也要有勞羽珊姑娘幫我照料了！」

孫羽珊擦乾眼淚回道：「羽珊謹遵仙子吩咐，再次感謝仙子大恩！」

於是，芸香仙子命人將袁莫雲及孫羽珊帶往客房暫歇，孫羽珊擔心袁莫雲疲累體虛，開了幾帖藥方，詢問峰女有無藥草。由於落雁峰乃百草之地，每年定期會將峰內稀罕藥草帶往城內救濟蒼生，因此孫羽珊所需之藥草，落雁峰均是齊全。

峰女依孫羽珊所開藥方備好藥材後，孫羽珊親自煎煮補中益氣藥方讓袁莫雲服用，以補近日之辛勞，但袁莫雲終究過於勞累，遲遲昏迷沉睡未醒。

這時，在芸香仙子寢宮內，峰女已將李玄揚置於芸香仙子床榻，待芸香仙子來到寢宮，鳳娘早已備好仙命丹，並將紫雲白藥敷在李玄揚受傷潰爛的傷口之上，而與甄娘憂心地在房內等候。

見芸香仙子來到後，鳳娘依舊憂心問道：「仙子，妳真要用去最後這顆仙命丹，可要三思呀！」

芸香仙子回道：「鳳娘，自二度再見李公子，芸香已是心中有數了，他便是自第六代峰主之後，歷代峰主千年等候之人，因此，為感念諸葛丞相恩德，芸香務必盡力挽救他性命。至於丞相遺策為何，此刻因李公子性命危在旦夕，容芸香日後再說！煩請鳳娘儘快將仙命丹餵服李公子。」

鳳娘見芸香仙子心意已決，無奈回道：「謹遵仙子吩咐。」於是便將那仙命丹餵食李玄揚服下。

一旁甄娘憂心問道：「仙子，讓李公子在客房即可，何須帶來仙子寢宮，豈不造成仙子不便！」

芸香仙子回道：「甄娘，此事芸香想過，但那仙命丹須以芸香之血為藥引，芸香必須親餵，此外，芸香每年服食麒麟竭，深知麒麟竭對氣、血之功效。因此，芸香將以自身之血滋補李公子功體，以增活命機會。」

甄娘一聽驚駭不已，說道：「不可，不可！仙子賭上自身性命挽救李公子，此事過於危險，萬萬不可！」

芸香仙子回道：「甄娘莫憂，僅需定時滴落幾滴鮮血，便足以滋補李公子心肺所需之氣血，傷不了芸香性命，甄娘莫憂！」

甄娘仍是憂心說道：「可是，可是……」

芸香仙子說道：「芸香心意已定，請鳳娘、甄娘莫憂！」於是芸香仙子取過一把匕首，在自己手指畫下一刀後，隨即將自己滴血的手指放入李玄揚口中。

一旁的鳳娘及甄娘，捨不得芸香仙子，卻痛在心頭，但芸香仙子難得如此堅定，因此兩人只能一旁默默關照，暗自祈求李玄揚活命，及芸香仙子平安無恙。

片刻之後，芸香仙子止住手指的滴血後，目光端詳著垂死的李玄揚，心中暗祈：「他真是丞相親選之人！我落雁峰主代代等候，千年等待之人，如今近在眼前，卻命在旦夕！聖母在上，芸香祈求聖母保佑李公子安然脫險，以傳諸葛丞相奇略，渡救蒼生。」

然而，在場之人均未學武，無人可為李玄揚運氣療傷，雖是服用仙命丹，垂死的李玄揚仍是毫無起色，只能依靠自身功體修復內傷。但畢竟氣絕六日，失血過多，縱有仙命丹，也未見李玄揚身體有任何動靜。

夜深之後，芸香仙子為免鳳娘及甄娘疲累未歇，說道：「鳳娘、甄娘，妳倆回房歇息一宿，明日再來，免得累壞身子了！」

甄娘回道：「仙子獨自一人，我不放心，我還是留下照顧！」

芸香仙子說道：「甄娘莫憂，芸香懂得照顧自己。李公子若有醒來，我會立即命人通知，況且芸香也須休息養神，避免干擾，妳倆先去歇息吧！」

於是，甄娘及鳳娘謹遵芸香仙子吩咐，各自告退歇息而去。由於李玄揚躺臥床榻，芸香仙子只得盤坐而歇，閉目養神。

如此經過三日三夜，在此期間，芸香仙子每四個時辰均會滴落數滴鮮血餵食李玄揚。而此時的袁莫雲早已復原清醒，每日與孫羽珊來探視李玄揚時，見芸香仙子餵血之景，內心不捨卻又無奈，兩人對芸香仙子恩情暗自無限感激。

這時，由於落雁峰之外傷聖藥——紫雲白藥，功效奇特，經鳳娘連日辛勤換藥，李玄揚身上的劍傷，已由潰爛漸趨癒合結痂。然而，動也不動的李玄揚，仍是探無氣息，診無心脈，雖見傷口癒合，但眾人仍是憂心疑惑，不知究竟能否挽回李玄揚性命。

憂心如焚的袁莫雲，每日於奉瑤宮外，虔誠跪祈瑤池金母保佑，一旁身為李玄揚未婚妻的孫羽珊，雖是掛心忐忑，但看袁莫雲為李玄揚先前歷經數夜塵僕趕路，六個日夜不曾停歇，如今又如如此憂心祈禱，孫羽珊心中不由感嘆，對袁莫雲誠心感謝說道：「莫雲姐，妳為玄揚哥如此牽掛憂心，奮不顧身的挽救他的性命，連……連羽珊都自嘆不如！莫雲姐對玄揚哥的用心、真情，羽珊萬分感激，只是莫雲姐可別累壞身子了！」

袁莫雲虔誠九叩之後，正要起身，可能因氣血過虛，險些摔倒，幸孫羽珊及時攙扶穩住身子，兩人來到一處樹蔭之下歇坐。

袁莫雲緩緩回道：「羽珊吃醋否？」

這時孫羽珊突然莞爾一笑，說道：「莫雲姐認為呢？」

袁莫雲經多日的煩憂，此刻卻是莞爾一笑，說道：「羽珊擔不擔心玄揚移情別戀，甚至……？」

孫羽珊玩笑說道：「甚至讓莫雲姐搶親了去！……老實說，對玄揚哥與莫雲姐的感情，羽珊曾經好奇的詢問過玄揚哥，但見他不知如何言語的神情，羽珊便知玄揚哥對莫雲姐的情懷，此次又見莫雲姐為玄揚哥如此奮不顧身，深知你倆之間定有不解的情緣！然而，妳願意不遠千里陪著關囚已久，不懂世事的玄揚哥，一路風塵僕僕來尋我，足見玄揚哥對我堅貞之心，羽珊既是深愛玄揚哥，對莫雲姐的真情相挺，羽珊又何須吃醋！」

袁莫雲聽後，深深嘆道：「羽珊心無醋意，心寬氣廣，我總是放心了！唉，如羽珊妹子所言，我與玄揚之間的不解情緣，便是我倆相遇之時便已注定。羽珊可知，那日在鳴沙山囚牢之內，若非玄揚搭救，恐怕……恐怕……我已是殘花敗柳，更遑論再尋夫君，想起那群獄卒猙獰的面孔，莫雲至今仍是不寒而慄。然而，大恩不言謝，莫雲對他……對他的救命之恩，我無以報答。如今他命在旦夕，我如何能夠承受，既有最後一絲的機會，莫雲就算傾一己之命，也要報他解圍之恩。」

孫羽珊聽後，總算明瞭他倆之間的情懷，竟是患難之時所結的生死情緣，說道：「羽珊這些日子與妳相處，深感莫雲姐乃性情中人，此次若非莫雲姐不惜勞苦，挽救玄揚哥，恐怕憑羽珊一人之力，將無力回天，羽珊實在由衷感謝莫雲姊！」

這時，袁莫雲心情又轉憂心，說道：「唉……但是來到落雁峰已有數日，玄揚仍未脫離險境，我實在擔心呀！如果……如果真是……未能挽回……該當如何！」登時心情更為沉重。

孫羽珊搖頭嘆道：「只盼蒼天垂憐，救救玄揚哥！」隨後紅了眼眶，語帶哽咽說道：「他……他連李伯母……最後一面都未見到，……他怎會甘心……！」

默然靜坐樹下的兩人，同樣憂心李玄揚的生死，也只能彼此互相安慰，並暗自祈求李玄揚平安脫險。漫漫的等待，一日光陰長如一年，隨著不斷交替的日昇月落，眾人焦急徬徨之心，已漸轉為落莫無助，如此又是經過了七個日夜，李玄揚仍無生命跡象。算算李玄揚服下仙命丹已有十個日夜，連芸香仙子也已不敢奢望李玄揚能夠醒來。

這一天，一如往前數日，約莫三更時分，芸香仙子獨自一人餵過李玄揚鮮血後，仍是盤坐而息。

然芸香仙子月事突來，由於連日來的餵血，造成自體嚴重缺血，又因體內腹宮急縮，疼痛難耐，芸香仙子本是忍住痛處，豈料劇痛誘發體內寒疾，芸香仙子不住寒顫發抖之時，竟又誘發氣喘舊疾與狹心之痛，以致芸香仙子痛得蜷曲床榻，嘴裡雖是叫喊著「小津，小津！」想要急喚峰女前來，卻疼得叫喊不出聲音，只能抽搐發顫，不住哀號。

豈料，蜷曲發顫的芸香仙子，抖動的手腳不斷拍擊在李玄揚身上，竟然觸啓李玄揚之經絡穴位，加上哀號的叫喊聲，竟然喚醒垂死的李玄揚。

氣息微弱的李玄揚，微微睜開雙眼，赫然驚見蜷曲一旁的芸香仙子不住抽搐發顫，一個本能性的起身，竟然嘔出一口鮮血，隨後「砰」的一聲，重心不穩跌落床下。體力虛弱的李玄揚，跌落床下後腦中一片空白，起身後只見一旁發顫哀號的芸香仙子，也顧不得自己虛弱的功體，猛然易筋氣轉，翻下芸香仙子衣衫，一掌貼在芸香仙子後背，將一股暖暖氣流導入芸香仙子體內，片刻之後，芸香仙子寒顫稍緩，不再抽搐發顫。

但李玄揚方才跌落床下的一聲「砰」響，在萬籟寂靜的深夜裡，驚壞沉睡中的眾人，鳳娘及甄娘急忙趕到，其餘峰女陸續來到。鳳娘及甄娘進到房內後，一見芸香仙子衣衫脫落而坐，李玄揚卻在背後左手把住芸香仙子的左肩，右手貼著芸香仙子的後背，心上一陣詫異之驚，鳳娘直覺地以為非禮之狀，立刻上前正要推開李玄揚。然而，李玄揚雖是體力虛弱，但那取自天地乾坤的宏大氣勁，卻是外人近身不得，鳳娘一上前便被那股氣勁震退數步。

這時一旁的甄娘才恍然想起，那日李玄揚也是如此為芸香仙子運功抑制寒疾，於是對驚慌的鳳娘說道：「放心，李公子正在為仙子療傷！」

鳳娘憂心緊張的說道：「仙子怎會今夜寒疾發作，這可如何是好……」

這時，袁莫雲及孫羽珊趕到寢宮，映入眼簾的，正是李玄揚盤坐而定的身影，十多天的憂心等待，所盼的便是這一刻，袁莫雲心情激動哽咽淚流，對孫羽珊說道：「他醒了，他醒了！」兩人相擁而泣，心急的上前正要探視李玄揚。

這時甄娘阻止兩人說道：「不可靠近，李公子正為仙子運氣療傷！」

袁莫雲心急的細聲問道：「甄娘，玄揚真的醒來了嗎？」

甄娘回道：「我與鳳娘也不知道，我倆趕到之時，便是這幅情景，鳳娘方才近身之時，卻被李公子宏大氣勁震退開來！」

袁莫雲疑惑問道：「怎麼可能，他……他瀕死多日，怎會醒來……便能運功！」

所有人心均與袁莫雲相同疑惑，但無論如何，李玄揚確實眼睜睜活在眾人眼前，不由眾人不信。連

妙手神醫孫羽珊，也難置信眼前奇蹟，更難理解何以昏死多日的李玄揚，此時必然氣虛體弱，初醒之時怎有運功之力！

原來李玄揚瀕死之前，自身功體之血脈氣息雖漸停止，但其所學易筋神功已臻化境，僅以殘存意識便能禪定止息，於是全身筋脈鎖閉，由外在來看，早已無氣無息，然內在功體卻以極其微弱氣血維持七日殘命，因此垂死之時，身體微涼，卻不冰冷。

初至落雁峰時，李玄揚尚餘最後一日殘存餘命，幸得芸香仙子命鳳娘用仙命丹餵食李玄揚，芸香仙子並立即以自身體內所存麒麟竭功效之鮮血為藥引，早已復甦李玄揚內在功體之心肺及氣血之運行，但因李玄揚自鎖筋脈，禪定止息，仍須有外力解開奇經八脈，以恢復外在功體之氣血運行。

然在場諸人均未習武，豈知解穴之理，而袁莫雲只聽李玄揚說過禪定止息之皮毛，卻不知其真意，以致眾人雖是數日心急如焚，最後漸漸絕望，卻不知李玄揚早已回命，只是一直以微弱之氣息維持性命，並漸漸修復功體。但無人解其天靈穴，李玄揚又豈能活。

誰想這時，應是袁莫雲日日祈求的聖母慈悲，竟在此時因芸香仙子的寒疾復發，哀號之聲喚醒李玄揚的微弱意識，而芸香仙子顫抖的手腳拍擊李玄揚身體之時，卻恰巧觸啓李玄揚之穴位，李玄揚內在功體便即借芸香仙子拍觸之力，借力轉力，衝開自己的天靈穴，因而立時醒了過來。

又因李玄揚早已活命數日，微弱氣息並已修復功體多日，因此醒來之時尚有氣力。初醒的李玄揚，赫然驚見一旁顫抖的芸香仙子，腦中一片空白，不知所以，便本能性的使勁運氣，為芸香仙子抑制體內寒疾。

因此，仙命丹、麒麟竭之奇特功效、李玄揚易筋功體之獨特，卻是宇宙萬物相生之玄，豈是孫羽珊能知，更遑論甄娘等不懂醫術、武學之人。

然而，李玄揚終是病體初癒，怎能禁得住如此運氣療傷，正當眾人一旁焦急屏息之時，突然……一個措手不及，眾人不及防備，又是砰的一聲，李玄揚仿如油盡燈枯般，氣力耗盡以致身子一個癱軟，嚇壞現場眾人，只聽得眾人詫異的驚聲叫喊：「啊！」的一聲，又見李玄揚猛然摔落床下，昏厥而去。

因李玄揚運功導入暖流，芸香仙子寒疾漸緩，意識回復之時，一見李玄揚跌落床下急忙叫喊：「公子，公子！」

這時，袁莫雲及幾個峰女，急忙將李玄揚扶起躺臥床榻。而孫羽珊也慌忙的移到床邊，急為李玄揚把脈診斷。

憂心焦急的袁莫雲，雖擔心李玄揚病體，但此刻見芸香仙子面色蒼白虛弱之狀，趕忙來到芸香仙子身旁，關心問道：「仙子，妳寒疾又犯了嗎？」

芸香仙子回道：「莫雲姊，妳從小愛護我，叫我芸香即可。」

袁莫雲說道：「好吧，芸香，妳現下感覺如何？」

芸香仙子說道：「方才月事突來，實在劇疼難當，沒巧又寒疾來犯，氣喘宿疾又發，氣力不接，以致心絞驟痛。芸香無力叫喊，一時暈眩幾欲昏厥，意識模糊之時，芸香只覺一股暖溫氣流注入體內，抑住體內寒疾，疼痛立時減緩。直至那暖溫氣流突然減弱消失後，芸香意識清醒，卻見李公子跌落床下！」

聽完芸香仙子所說，眾人心想，如此說來，芸香仙子也不知所以，更不知李玄揚如何醒來。

袁莫雲對芸香仙子關心問道：「現在感覺如何，還疼嗎？」

芸香仙子回道：「舒服多了。對了！莫雲姐，李公子怎麼了，他清醒了嗎？」

袁莫雲先對身邊鳳娘說道：「鳳娘，妳去命人準備些補氣熱湯，讓芸香服飲，否則我擔心等等寒疾又會發作。」

鳳娘一聽，急忙回道：「好，我這就去，我這就去準備。」

這時孫羽珊已看過李玄揚傷勢，袁莫雲焦急問道：「羽珊，玄揚如何了，真是性命有救了嗎？」

孫羽珊終於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謝天謝地，玄揚哥心脈確實已經恢復，此刻只是氣息稍虛而已，服藥過後應可漸漸恢復功體。」

袁莫雲一聽，多日的憂心焦急，如今總算放心，也是深深嘆息。

這時，突見孫羽珊不禁哽咽落淚，雙膝跪了下來，叩首泣道：「羽珊感謝芸香仙子挽救玄揚哥性命，若非您捨藥相救，只怕……只怕玄揚哥……已經……。」說話至此，孫羽珊多日隱忍的憂心，登時難以抑制，因而嗚咽哭泣。

在場之人聞言感同身受，不禁掩鼻而泣。

芸香仙子聞言急忙說道：「羽珊姑娘快起，快起。……莫雲姐，妳快請羽珊姑娘起身，芸香擔當不起呀！」

袁莫雲正要上前攙起孫羽珊，孫羽珊仍是跪地哽咽，啜泣哭道：「仙子的救命大恩，羽珊永世難忘，

謝謝仙子！還有，謝謝莫雲姐！嗚嗚……」

袁莫雲攙起了孫羽珊，自己也是哽咽說道：「好，沒事了，羽珊別哭了，一切都沒事了！他吉人天相，總算逢凶化吉，沒事了！」

孫羽珊擦乾了眼淚，說道：「謝謝莫雲姐一路相扶持，羽珊……」

袁莫雲打斷她的話說道：「沒關係，都過去了，趕緊將玄揚救醒要緊！方才妳說服藥過後可漸恢復功體，落雁峰藥草極豐，妳快將藥方寫給小津，趕緊煎藥讓玄揚服用為是。」

這時已近黎明時分，峰女小津拿著孫羽珊所開藥方，前去為李玄揚煎煮療傷湯藥。而鳳娘也已端來熱湯給芸香仙子食用，芸香仙子寒疾也未再發。

心存感激的孫羽珊，見芸香仙子面色略白，說道：「仙子每月常常如此劇痛嗎？」

芸香仙子心羞回道：「這……芸香已經習慣了！」

一旁的袁莫雲，想起過去自己尚是峰女，居住落雁峰期間，每每見到芸香仙子痛楚之狀，都是心生不忍，此刻心想孫羽珊治癒劉廣之妻及江瑩失憶之症的神蹟，便對芸香仙子說道：「芸香，這位羽珊姑娘有神醫封號，不妨讓她看看妳的病症，或可治癒妳的宿疾。」

一旁的甄娘及鳳娘，聞言均是欣喜不已，甄娘說道：「羽珊姑娘是神醫，這太好了，或許仙子之症真可改善。羽珊姑娘，懇請妳為仙子診斷看看。」

鳳娘附和說道：「是呀，羽珊姑娘，我雖懂醫理，但老實說，稱不上醫術高明，實在無法根治仙子宿疾。懇請妳為仙子診斷看看，我實在擔心仙子如果宿疾再犯，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孫羽珊客氣回道：「神醫之名，羽珊愧不敢當。不過兩位大娘放心，仙子之恩，羽珊永世難忘。仙子既有疾在身，羽珊定傾畢生所學治癒仙子，以答謝仙子對玄揚哥的再生之恩！」

芸香仙子聞言說道：「羽珊姑娘，此事勿要再放心上，我落雁峰第一任峰主以拯救蒼生為念，供奉金母以求護佑蒼生，李公子命在旦夕，芸香豈能不救，而有負我落雁峰創峰旨意。況且，李公子與芸香有二度因緣，正是我落雁峰主代代等候之人，芸香本當救之。羽珊姑娘今後勿再將此事常掛心懷為是！」

一旁的甄娘又聞此言，疑惑問道：「對了，仙子所說李公子便是峰主等候之人，那日又說諸葛丞相遺策，我怎不曾聽說？」

芸香仙子回道：「唉！李公子既已醒活，芸香更為篤定他便是丞相欽選之人，芸香便可將此事說了！也了我代代峰主之心願。」

這時，芸香仙子突然一陣乾咳，又是誘發氣喘之症，無法言語，鳳娘急忙說道：「我看仙子此刻身體虛弱，還是先別說話了。羽珊姑娘，可否煩妳看看仙子的症狀？」

於是孫羽珊來到床邊，翻起芸香仙子纖細手掌，正要把脈之時，赫見芸香仙子手掌指腹，每指均有細細刀傷，她心知，那是芸香仙子餵食李玄揚鮮血之傷口，且爲了不用舊傷之血餵食李玄揚，因而每次均在不同指腹所劃下的刀刀傷痕。

此刻赫見芸香仙子滿是刀痕的纖細玉手，內心感激又不捨的孫羽珊一陣鼻酸，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她暗下立誓，無論如何，都要治癒芸香仙子之疾，以報大恩。

孫羽珊爲芸香仙子細細把脈良久，並詳問芸香仙子及鳳娘，瞭解有關過去芸香仙子之宿疾症狀，經過

數刻鐘的診斷，只見孫羽珊眉頭深鎖，卻不敢面露憂色，以免眾人擔心，但卻逕自尋思暗想：「糟糕！依照仙子脈象，確實宿疾主因乃在腹宮，又照她倆所述症狀，仙子體內明顯是經血逆流，腹宮內膜錯位，恐怕……恐怕真是腹宮不解的絕症……這該如何是好……」

孫羽珊心中有數，但卻不敢明言芸香仙子之症，以免眾人憂心，只好心思如何醫治芸香仙子。

見孫羽珊脈診良久後，鳳娘憂心問道：「怎麼了，診斷出端倪了嗎？」

孫羽珊強忍心中憂心，心想自己再另尋治療之法，暫不報憂訊，便說道：「目前看來應是腹宮之血造成劇痛，並阻斷氣血，才生體內寒氣而發顫。至於氣喘乃屬先天，無法根除，只要服用藥物便可趨緩。羽珊先開幾帖通調氣血，化瘀止痛藥方，讓仙子服用，應可暫時抑制劇疼。待月事過後，羽珊再重新診脈。」

鳳娘聽完，喜道：「沒錯，仙子確實是體內氣血受阻不暢。那好，便遵照羽珊姑娘藥方，我趕緊煮藥給仙子服用，如真能改善，就真的謝謝羽珊姑娘了！」

於是，芸香仙子服用孫羽珊所開藥方後，果然劇疼漸緩，面容略回紅潤色澤，鳳娘及甄娘見狀內心高興不已，盛讚孫羽珊的精湛醫術。

因憂心李玄揚病體，當日夜裡，孫羽珊對芸香仙子請求道：「仙子，羽珊冒昧，懇求今夜讓羽珊在床榻之旁看護玄揚哥，也可照護仙子！」

芸香仙子不捨說道：「只怕羽珊姑娘整夜未歇，累壞了身子。」

孫羽珊感嘆回道：「自玄揚哥受創以來，莫雲姐六個日夜未曾停歇，縱馬疾馳將玄揚哥帶來落雁峰；仙子捨藥救命，數日照護玄揚哥，又親自為玄揚哥餵血，何止累壞身子而已！羽珊因初來落雁峰，不敢造次，身為玄揚哥未婚妻，卻未能親自照料，只得於客房懸著一顆心擔憂不已。今日玄揚哥既已醒活，敢請仙子今夜讓羽珊留於寢宮，以便照護玄揚哥及仙子！」

芸香仙子見孫羽珊至情之心，不忍讓她擔憂李玄揚，於是說道：「羽珊姑娘與李公子真情至篤，芸香也不忍讓妳相思，就依羽珊姑娘之言！只是，夜晚天寒，羽珊姑娘務必照顧好自己，以免受涼。」

孫羽珊感激的說道：「多謝仙子成全！」

於是當天夜裡，孫羽珊獨坐床榻旁之座椅，隨時關心李玄揚的動靜，芸香仙子則是躺臥李玄揚身邊歇息。



治峰主神醫難言，護凡體仙子應允

翌日天明，芸香仙子下了床榻，為一旁照護李玄揚而打盹的孫羽珊添衣覆蓋，孫羽珊驚醒後，見芸香仙子為自己添衣，說道：「多謝仙子！」

芸香仙子回道：「小心自己身子，別著涼了！」

這時，鳳娘端進兩碗湯藥，分別是李玄揚及芸香仙子之湯藥。而李玄揚自昨日為芸香仙子運功療傷昏厥後，經一日一夜尚未醒來。孫羽珊自鳳娘手中端過湯藥，正要餵食李玄揚之時，卻見床榻上的李玄揚，身軀稍微扭動數下之後，突然微微睜開了雙眼。

驚喜的孫羽珊，一見睜開雙眼的李玄揚，內心激動不已，喚道：「玄揚哥……，玄揚哥，你終於醒了……，終於醒了！」激動喜悅的眼淚，滴滴落在李玄揚胸前。

而此時死劫逢生的李玄揚，睜眼所見，正是他垂死前心繫掛懷的未婚妻，即使初醒之時體虛氣弱，仍是勉力起身，激動喊道：「珊兒，珊兒，妳……妳無恙否？」

兩人緊緊擁抱而泣，孫羽珊泣道：「玄揚哥，我沒事，我沒事，鳴……，謝天謝地，你終於醒了！」

芸香仙子見兩人深情互擁，感人摯深，內心感動也無限歡喜，總算自己多日的苦心沒有白費，也終於可以完成歷代峰主囑託之重任，代傳諸葛遺策。

這時袁莫雲正來到門前，一聽孫羽珊喚喊李玄揚已醒，內心驚喜不已。終於……，這數十日來的努

力，總算救回垂死的李玄揚性命，袁莫雲內心激昂，雙手合十，眼泛淚光，暗自禱謝：「感謝金母慈悲，感謝金母慈悲！」

袁莫雲感念李玄揚的相遇解危之情，加上兩人相識以來相互守護的莫名情愫，袁莫雲就算傾盡性命也要挽救李玄揚。如今，見李玄揚總算死裡逃生，袁莫雲內心激動自是難以形容。

初醒之後的李玄揚，身體依舊虛弱，芸香仙子讓李玄揚在自己寢宮繼續休養，並由孫羽珊留在寢宮照護。待李玄揚血氣較順，體力稍復，孫羽珊便將這數十日來他的命危情形、袁莫雲的捨命護送，以及芸香仙子的救治之恩，一一告訴李玄揚，李玄揚則是感激的道謝芸香仙子。然而，終究尚有一事，孫羽珊為顧及李玄揚身體初癒，恐難承受，因而不敢告訴他。

經數日休養之後，芸香仙子在孫羽珊的藥膳調理之下，幾乎不再劇疼，氣色也較紅潤。而李玄揚劍傷之處，因紫雲白藥神效，傷口已漸癒合，兼之李玄揚自身功體能加速筋脈運行，自我療傷，因此內傷也逐日恢復。

由於今日乃落雁峰每月一日之供奉瑤池金母法會，芸香仙子率落雁峰全體聖女及峰女，於奉瑤宮虔誠祈福，因孫羽珊乃外人，袁莫雲也是離峰之女，因此兩人待在芸香仙子寢宮照護李玄揚。

喝過傷藥之後，突然，疑惑的李玄揚憶起一事，面容轉為憂心驚恐之狀，對孫羽珊問道：「對了，羽珊……，阿永呢？阿永呢？」

孫羽珊便是此事不敢告訴李玄揚，此時聞言，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說道：「這……這……」孫羽珊眼

眸看著袁莫雲，不知如何是好。

袁莫雲一旁心想：「唉！終是該讓他知曉，畢竟他倆師徒情深，只是，他此時身體能否承受得住！」猶豫半晌後，袁莫雲說道：「玄揚，你答應我，無論如何不可激動，免得再傷你病體。」

李玄揚聽她之言，回想當日自己受劍而傷之時，意識迷離所見之景，心中有數，語帶哽咽說道：「阿永……還活著嗎？」

袁莫雲眼眶泛淚，一陣鼻酸，強忍心中悲痛說道：「阿永……走了！」

一旁孫羽珊也是忍住心傷，掩面啜泣。

一句「阿永走了」，宛如晴天震雷，擊落李玄揚心口，李玄揚鼻酸而涕，強忍奪眶的淚水，抑制痛徹心骨的激傷。只是，想起那天真無邪的阿永，自漢蒙比武會場時相識的傻呼模樣，迴盪腦際音猶在耳「師父……師父……」的喚喊聲，李玄揚如何忍得住那奪眶的淚水！……

李玄揚沒有啜泣，沒有言語，只是英雄悲淚，不住的滑落雙頰，滴落胸前，涕水已哽住他的鼻喉，那是至悲無語的心傷，也是對情同兄弟的阿永，極端不捨的懷念。

看著神情冷然，眼眶泛淚的李玄揚，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一旁心中不捨，也知李玄揚與阿永感情至篤，心中必然難以接受。所幸李玄揚隱忍心中怒火，並未激動而怒，兩人才心下稍寬。

然而，此刻在李玄揚心中，卻是暗立下誓，就算粉身碎骨，也要為阿永之死索討梅少龍性命，以告慰阿永在天之靈，並彌補自己誤害趙平全家性命，斷絕宋室後裔的滔天大罪。

這時，芸香仙子於奉瑤宮內供奉參拜瑤池金母後，端坐奉瑤宮內，感謝近日來爲挽救李玄揚性命，眾位峰女及鳳娘、甄娘兩位聖女的辛勞。

甄娘想起芸香仙子那日所說諸葛丞相遺策之事，便問道：「對了，仙子，那日妳說李公子是諸葛丞相欽選之人，也是歷代峰主心願之事，我實在不解。」

芸香仙子說道：「爲李公子之事，倒是讓兩位聖娘擔憂了！諸葛丞相千年遺策，及我歷代峰主心傳密事，竟在芸香任內成就因緣。既然有緣者已在眼前，芸香就將這千年之秘告訴大家，以感念諸葛丞相對我落雁峰之千年恩德。」

鳳娘聞言回道：「我隨侍前任峰主多年，一路也看著仙子妳自幼成長，也知諸葛丞相當年爲我落雁峰巧思佈陣，以絕外界干擾之大恩。但就是不曾聽聞丞相遺策之祕，仙子倒是說來聽聽，我實在甚爲好奇！」

於是芸香仙子緩緩說道：「兩位聖娘勿要見怪芸香不曾告知此事，實是歷任峰主只能在仙界岩內傳位，兩位聖娘不能到場自然不知。而歷任峰主傳位之時均諄諄教誨，有緣者未現之時，此事永爲密事。此乃因丞相遺策內載神鬼莫測之計，如落邪人之手將是生靈塗炭。因此，爲免峰女離峰後心善無知，誤洩邪人知曉而覬覦，故第六代峰主自受丞相託付後，便定下僅能將此事密傳峰主之規，有緣者未現之時，永爲密事。」

甄娘疑惑問道：「既然如此，仙子又怎知李公子便是這遺策欽選之人？」

芸香仙子回道：「諸葛丞相料事如神，實在千古一人，芸香著實佩服！當年丞相於落雁峰入口巧佈

八陣圖後，臨行之前感嘆北伐大業未成，身後卻無人可繼其畢生所學，因此曾巧算天機，千年之後代有乾坤奇才，能再救萬民於水火。由於諸葛丞相知我落雁峰主不得離峰之峰規，於是便將一本兵書交傳第六代峰主，並託言囑咐，千年之後，如有一男子與峰主有二度因緣，此人必是情義存心之人，便將此書傳送此人。」

甄娘複誦說道：「二度因緣？」

芸香仙子繼續說道：「是的，二度因緣。然而，誠如兩位聖女所知，峰主不得離峰，怎有可能與任何一個男子有因緣，因此歷代峰主均覺不可思議，也應無此因緣之人。豈料……前次莫雲姐回峰來取紅背竹竿草之時，芸香竟蒙受李公子搭救，而結此因緣。當時芸香曾驚訝此事，但心想丞相特別囑託二次因緣，因此，芸香認爲李公子當時的出現純屬巧合。又豈料……李公子竟因性命垂危，再回落雁峰，芸香當下即知因緣成熟，因此無論如何都必須挽救李公子性命！」

甄娘聞言，終於明瞭一切，點頭說道：「原來如此！看來若非仙子堅持，捨藥挽救李公子性命，還真辜負諸葛丞相之託付。只是……用去剩餘唯一的一顆仙命丹，只怕真有個萬一，不知如何是好！」

鳳娘一旁憂心附和說道：「是呀！只盼羽珊姑娘真能治好仙子宿疾，如此才能免於擔憂，不然……」

芸香仙子笑道：「兩位聖娘勿再擔憂芸香，生死自有天命，芸香如若不該列位仙班，也是金母聖意，不該強求，芸香任內能傳承千年遺策，完成歷代峰主之所盼，才是重要。丞相遺策藏置於仙界岩內，待李公子康復要離去之前，芸香便將前往仙界岩，稟告所有證道仙子此事，以取出丞相遺策，傳贈李公子。」

於是，甄娘及鳳娘終於認同芸香仙子捨藥挽救李玄揚性命之理由，終能為落雁峰代傳諸葛遺策，以報諸葛武侯之千年恩德而高興。

落雁峰景色悠然，與世隔絕，遺世獨立，各種奇花妙草的罕世藥材，讓那妙手神醫的孫羽珊驚嘆不已，李玄揚在此養傷更是不受塵世干擾，有助傷勢快速復原。經過數個月的休養，李玄揚劍傷已然痊癒，內傷也已復原七成。

隨著李玄揚傷勢漸趨復原，也是孫羽珊、袁莫雲及李玄揚即將離開落雁峰之時，然而，孫羽珊面容卻無半絲喜悅之色，反顯愁容。因居於落雁峰期間，孫羽珊幾度調理芸香仙子體質，但其後芸香仙子幾次月事，雖是腹宮劇疼不如以往頻繁，但仍有劇疼難忍之時，所幸孫羽珊隨侍在側診脈，適時以藥膳減緩劇疼，妥適控制寒疾宿症復發。

然而，妙手神醫孫羽珊，經幾次親眼觀察及診斷，終是確認芸香仙子屬腹宮內膜錯位，乃腹宮不解的絕症。但是，孫羽珊苦思良久，即便以活血化瘀之方療治，終因每月週期之月事復來，而難以根絕內膜錯位之症，最後翻閱其師絕靈聖手仁齋仙所傳之醫譜，孫羽珊終於尋得一法可根治芸香仙子之症，但卻苦於不知如何施法，更不知如何啓齒，因而困擾不已。

這一日，袁莫雲見孫羽珊靜坐樹下，眉頭深鎖獨自沉思，上前關心問道：「羽珊，玄揚身體已漸康復，應該高興才是，方才怎見妳愁眉模樣，怎麼了呢？」

孫羽珊聞言，輕嘆說道：「唉！該如何說起……，對了，莫雲姐，芸香仙子可有夫婿或心上人？」

袁莫雲聽她此言，不由淡然一笑，說道：「心上人？噢！……羽珊，莫非……莫非妳憂心……憂心芸香喜歡玄揚！」

孫羽珊搖頭回道，仍是嘆道：「唉！仙子若真喜歡玄揚哥，那倒……那倒無妨，她總是玄揚哥救命恩人，羽珊……羽珊總該成全！」

袁莫雲此時心生疑惑，孫羽珊怎會如此說法，於是問道：「羽珊，芸香乃仙修之人，未來將證道成仙，不可能會喜歡上玄揚，但妳的話語甚有含義，我都搞糊塗了，怎麼了？」

孫羽珊聞言，憂心嘆道：「證道成仙？那仙子今後不成親嗎？」

袁莫雲一頭霧水，說道：「成親？老實說，依我落雁峰規，峰女於每年外出濟世之時，如遇有緣人，便可離峰而去嫁為人婦，並未禁止峰主成親。然而，因峰主不得離開落雁峰，便無機會識得有緣人，因此，芸香並無心上人，更無成親之可能。」

聽完袁莫雲一席話，孫羽珊深深嘆息，愁眉更為深鎖，嘖聲說道：「這該如何是好？」

袁莫雲說道：「羽珊，我真一頭霧水，怎麼了，妳怎會問芸香此事？」

孫羽珊尋思心想：「仙子對玄揚哥有救命大恩，無論如何，我都必須傾全力醫救芸香仙子。縱使會失去玄揚哥……我都必須盡力。」於是她輕嘆道：「莫雲姐，此次我們若離落雁峰而去，不消一年，芸香仙子宿疾再發，必定致命！」

袁莫雲聞言，心下一駭，驚道：「致命！如此嚴重？」

從小與芸香仙子情同姊妹的袁莫雲，登時擔憂不已，說道：「羽珊，難道妳沒有法子可救治芸香嗎？」

孫羽珊回道：「我經此數月期間觀察診斷，確認仙子所患乃是難解之症，翻遍師父所傳醫典，……實在無有他法，僅有唯一……」

袁莫雲急忙問道：「唯一？……羽珊之意……表示真有方法可治芸香！」

孫羽珊淡然而無奈地說道：「莫雲姐，如有唯一之法可治仙子，但卻甚難施法，該試否？」

袁莫雲興奮回道：「只要有法能治芸香，縱使刀山火海去尋藥方，我袁莫雲必為芸香戮力以赴。前次莫雲也是蒙芸香賜藥，才能得救；此次芸香又捨藥挽救玄揚性命，何況真情至性的芸香與我情同姊妹，莫雲何忍見她如此。如今真有藥方能治芸香，真是太好了！」

孫羽珊嘆道：「唉！只怕難如上刀山下火海，縱使我們竭盡全力，恐怕也未必如願！」

袁莫雲疑惑問道：「此話怎講？方才羽珊又說甚難施法，究竟其意為何？」

孫羽珊說道：「莫雲姐，其實，仙子所患乃腹宮內膜錯位，於宮外積成囊腫膿包，而月事來時卻因經血逆流，自然劇痛難當。這劇痛自然不會致命，但因仙子天生氣喘及狹心之症，那劇痛極易誘發氣喘及狹心宿疾，阻緩氣血運行，重則致命，仙子如今症狀已甚嚴重，因此，不出一年，恐有性命之憂！羽珊本可用活血化瘀之方療治，慢慢消去那囊腫，然而，這腹宮囊腫卻隨週期之月事而不斷增長，活血化瘀之方終究難以根治。」

袁莫雲憂心說道：「如此說來，那囊腫無法消除，芸香之症便無法根治，那該如何是好？」

孫羽珊回道：「莫雲姐，此法之道理很簡單，只要仙子能停止週期月事，這活血化瘀之方必有效，囊腫便可萎縮消除！」

袁莫雲疑惑說道：「停止週期月事？這……這怎麼可能，那是一個正常女子之身體循環，哪有可能？」

孫羽珊回道：「但是，……任何一個女子，也都能暫時停止這規律週期，讓腹宮獲得充分休息，最後並可將腹宮一切內膜盡數清除！」

袁莫雲思索半晌，不知其意，突然一個意會，驚訝說道：「難道……，難道是懷胎生子！」

孫羽珊點頭說道：「嗯！只有懷胎十月，才能讓錯位的內膜囊腫，未獲經血補充，而逐漸萎縮，並隨著生產將所有內膜盡數排出體外後，今後再以活血化瘀之方長期調理，仙子之症方能永遠根治。」

袁莫雲驚訝說道：「芸香懷孕生子？這……這怎麼可能，簡直難如登天！」

孫羽珊嘆道：「這便是羽珊不知如何是好之處，更不知如何向仙子及眾人啓口！」

袁莫雲終於陷入無奈的沉思中，她心想怎能讓情同姊妹的芸香仙子，深陷病危之險，然而，這唯一的治療方法，對於不曾離開落雁峰的芸香仙子而言，怎有可能！落雁峰主雖無禁止成親之規，但又何來有緣之人成親，更遑論懷胎生子！一籌莫展的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靜坐樹下默然無語良久。

這時，袁莫雲突然淡淡說道：「難怪方才妳說，仙子真若喜歡玄揚，妳也願意成全，原來妳心中已有準備！」

孫羽珊回道：「羽珊情愛事小，仙子性命事大，況且仙子乃玄揚哥救命恩人，羽珊又豈能執著於這小

情小愛。只是，羽珊深知玄揚哥個性，斷然不會棄我而救仙子，因此不知如何是好！」

袁莫雲說道：「我從小與芸香一同成長，深知芸香憫人天性，她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也絕不會讓玄揚棄妳，而與她共結連理！」

孫羽珊問道：「唉！那該如何？」

袁莫雲激動回道：「此刻我恨不得自己便是男子之身，便能救治芸香性命！」

孫羽珊莞爾笑道：「呵……莫雲姐說笑了！不過，莫雲姐，羽珊說句心底的話，仙子對玄揚哥有大恩，不管事情如何難如登天，我們都該盡力一試，否則，如果玄揚哥知道仙子因此而逝，必然相當自責。」

袁莫雲驚訝看著孫羽珊，說道：「難道妳真願意……，將玄揚讓給芸香為夫婿！」

孫羽珊回道：「唉！羽珊想過了，因緣自有天命，少時羽珊便失去玄揚哥，蒙蒼天垂憐，讓我與玄揚哥能再次重逢，此番險些又失去玄揚哥。若非仙子救命，羽珊豈有二次幸運！如今仙子重症，羽珊又豈能執著一己之私，更何況羽珊身為醫者，焉能罔顧。」

袁莫雲心有所感，嘆道：「羽珊大愛之心，莫雲佩服！換成是我，我真不知如何取捨。」

孫羽珊回道：「莫雲姐性情中人，換成是妳，也必捨己而救他人，否則當時不會捨命而求紅背竹竿草，此番又不眠不息營救玄揚哥性命。羽珊也是見莫雲姐如此為情而無悔付出，因此，決心無論如何要救仙子！」

聽完孫羽珊之言，袁莫雲心受感動，讚道：「好！羽珊既有堅毅之心，莫雲便盡力而為。我想，此

刻最難說動的是芸香，況且與男子肌膚之親，是否有違落雁峰規，我也不知曉。不如我們先去找甄娘及鳳娘，與她們商量過再議吧！」

於是袁莫雲帶著孫羽珊，來到奉瑤宮外，因不能進入奉瑤宮，故兩人立在外頭等候。

不久，兩位聖女一如往常供奉參拜瑤池金母後，步出奉瑤宮時，袁莫雲上前說道：「兩位聖娘，莫雲有事想向兩位聖娘請示，可否借一步說話？」

甄娘見她如此神祕之狀，疑惑回道：「好吧！到我寢宮去。」於是四人來到甄娘寢宮。

甄娘首先問道：「莫雲如此神祕，究竟何事？」

袁莫雲說道：「稟告兩位聖娘，羽珊已知仙子之症如何根治。」

鳳娘一聽，登時高興說道：「真有法子可醫治芸香！太好了，太好了！我總算不用再時時擔憂香兒之症！」

袁莫雲說道：「唉！鳳娘先別高興太早，雖有法子可醫治芸香，但是……，這法子可是難如登天，極難施法醫治，因此莫雲不知如何是好，來與兩位聖娘商議！」

甄娘疑惑回道：「極難施法？……有何難處，雲兒倒是說來聽聽。」

於是，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便將芸香仙子之病症及懷孕生子之法仔細說明，並說明兩人正為如何勸說芸香仙子及李玄揚，共行男女之事以懷孕生子一事而苦惱不已。

而一旁的鳳娘及甄娘兩人，聞言更是詫異不已，甄娘說道：「荒唐！這怎么可能，芸香仙軀，怎可能與

男子懷孕生子，這……這不可能！」

孫羽珊回道：「羽珊也是苦思良久，實無良藥可治仙子之症，唯獨此法！」

甄娘說道：「鳳娘，難道真無其他方法可治癒此症？」

此法若是李玄揚所提，倒是會讓人認為是為賺芸香仙子之身，但此刻卻是由深愛李玄揚的未婚妻所提，實在不由甄娘及鳳娘不信。而鳳娘素曉醫理，每年必定帶峰女一行人攜藥下山濟世，也曾與一般大夫廣學濟世之方，因此，孫羽珊所診判芸香仙子之症，及其治療之法，鳳娘其實心中認同。

然而，事涉芸香仙子纖體蒙塵，鳳娘豈敢贊同；可是，芸香仙子每月寒疾劇疼日益嚴重，鳳娘早已擔憂不已，萬一孫羽珊推斷是真，芸香仙子性命僅剩一年，又該如何！

一時之間，鳳娘不知如何取捨，說道：「芸香之症，多年來我實在無法可治。但羽珊姑娘方才診斷之言，確實是真！」

甄娘聞言驚訝說道：「鳳娘，難道妳也贊同此法？」

鳳娘無奈嘆道：「我並非贊同，只是……實在已無他法！我實在不捨芸香就此香消玉殞呀！」

無奈的鳳娘及甄娘，經與袁莫雲及孫羽珊一番商議後，雖是落雁峰並無峰主不得成親之規，但鑒於芸香仙子未來退位後，將晉升證道仙子進入落雁峰仙界，繼續仙修，不宜與李玄揚成親。因此，為藉生產根治芸香仙子之症，眾人決定盡力說服芸香仙子及李玄揚兩人，共行男女之事以懷孕生子，產子之後，再由孫羽珊及李玄揚帶下山扶養成人。

眾人議定之後，鳳娘說道：「這事又該如何跟香兒說呢？」

甄娘回道：「唉！既然決定，便去試試吧，香兒那裡我來講，但李公子呢？羽珊姑娘可有譜嗎？」

孫羽珊回道：「唉！我也實不知如何對玄揚哥開口！」

袁莫雲一旁說道：「玄揚愛妳如此摯深，囚禁之時日日想妳，那日妳失蹤之時，更是焦急惶恐。妳若去說，恐怕難以啓口，不如我去吧！總是機會較高！」

甄娘說道：「不過此事仍應先請示仙子過後，如果仙子願意，再去說服李公子。」

眾人聞言十分認同，點頭應允。

於是，甄娘踏著躊躇的腳步，一步一步地前往奉瑤宮，對於自己將對芸香仙子所言之事，仍是不可置信的心情，更是不知如何啓口。然而，為了芸香仙子性命，甄娘仍是踏進了奉瑤宮。

進了奉瑤宮後，甄娘虔誠祈拜瑤池金母，暗自祈求道：「金母慈悲，祈求您保佑香兒鳳體安康，渡此病劫！」隨後恭敬的頂禮膜拜。

芸香仙子居中正坐，本正閉目靈修，見甄娘頂禮膜拜瑤池金母聖像，似有祈求，於是問道：「甄娘可有煩憂之事？」

甄娘應話回道：「甚為憂心，難以入眠！」

芸香仙子聽她此言，嫣然一笑，說道：「芸香自小不曾聽甄娘如此憂心之語，不知甄娘何事憂心，芸香可為甄娘解憂否？」

甄娘回道：「憂我香兒。」

芸香仙子疑惑說道：「我！甄娘憂我何事？」

於是，甄娘不瞞芸香仙子，老實說道：「羽珊姑娘幾度診斷觀察後，已知香兒所患宿疾，但卻不知如何治癒香兒，甄娘自然憂心。」

芸香仙子說道：「香兒知曉兩位聖娘關心，不過生死有命，自有金母定奪，如果真無法治癒，也無須強求。甄娘勿憂，否則香兒不忍兩位聖娘日日爲我擔憂。」

甄娘回道：「香兒……，其實……，羽珊姑娘已尋得唯一能醫治香兒之法，但是……，但是……不知，……不知香兒是否願意一試！」

芸香仙子見她說話支吾其詞，疑惑回道：「如能治癒香兒之症，縱有刮骨之痛，香兒也能承受。雖是生死自有天命，但如有醫治之法，芸香自當珍惜凡體，繼續仙修濟世。」

甄娘回道：「可是……可是這醫治之法，卻……卻須……卻須以仙子之身，……」於是，甄娘便將芸香仙子體內之症詳細說明，並說明透過懷孕生子之後，便能盡除體內囊腫穢物，再長期以活血化瘀之方調理身體，便能痊癒。因此，必須她與李玄揚共行男女之事，方能懷孕生子。

甄娘將詳情細說完後，心想芸香仙子定難接受此事，本想她若拒絕，該如何再勸芸香仙子。豈料，芸香仙子聽完甄娘此語，並無詫異表情，反而閉目靈思。然而，芸香仙子畢竟是位列仙班的候選之人，思慮終是超脫凡俗之觀。

靈思片刻之後，芸香仙子淡然問道：「李公子可願意？」

甄娘回道：「尚未跟李公子說明此事，如仙子願意一試，莫雲再去向李公子說明。這事仙子較虧，無

損於他，仙子如願意，我想那李公子定然願意！」

芸香仙子仍是靜默靈思，片刻後又說道：「芸香之症，如真有救治之法，表我塵世之劫尚未歷盡，仍需保此凡體，繼續仙修濟世。因此，李公子如願意，芸香自當願意嘗試，以絕病症。然而，依芸香觀之，李公子乃重情重義之人，我見他與孫姑娘情深，必不願意。李公子若無意願，甄娘切勿強求！一切隨緣。」

甄娘一聽芸香仙子願意嘗試，憂喜參半，喜的是芸香仙子願意嘗試，便能根治令人擔憂的病症；憂的是芸香仙子懷孕之後，是否褻瀆金母，難入仙界岩晉升證道仙子。

芸香仙子見她沉思之狀，問道：「甄娘是否憂我能否晉升證道仙子，以入仙界岩證道成仙？」

甄娘點頭說道：「正憂此事！但又不忍香兒往後因病致命，因此兩相爲難。」

芸香仙子說道：「甄娘勿憂，香兒峰主之任，乃我慈悲金母欽定，香兒焉敢褻瀆。歷任峰主傳位曾言，峰主如遇有緣之人，仍可成親。只是，李公子既與孫姑娘有婚約，芸香此舉乃是奪人所愛。因此，李公子如真願意，芸香尚須前往仙界岩請示眾位證道仙子，以明金母聖意。」

聽完芸香仙子的說明，峰主既可成親，自可懷孕生子，此事既是歷代峰主所允，芸香仙子又將上仙界岩請示證道仙子，這下甄娘總算放下心中煩憂，於是說道：「香兒既然願意，我這就去請莫雲探探李公子之意。」

臨去之前，芸香仙子再三告誡說道：「切記！李公子如無意願，切勿強求，一切自隨因緣！」甄娘應允而去。



仙界岩點破天機，千年計代傳奇略

而這一方面，甄娘自尋得芸香仙子意願，告訴袁莫雲等三人後，終需徵得李玄揚同意。而李玄揚自病體初癒能下床走動後，早已自請前往客房居住休養。因此，數日之後，待李玄揚康復八、九成後，為探詢李玄揚之意，袁莫雲與孫羽珊兩人來到李玄揚暫居的客房。又因孫羽珊不便在場，於是便在門外等候觀察，由袁莫雲單獨入內與李玄揚商量。

袁莫雲進到客房之時，見李玄揚端坐床榻，呆然凝思之狀，於是袁莫雲問道：「玄揚想甚，如此入神？」

李玄揚恍然回神，輕嘆一聲，說道：「唉！我想阿永，……他是如此天真善良，卻因我而……」話畢自己不禁又是一陣鼻酸。

袁莫雲聞言，自然心有所感，同是一陣鼻酸，眼眶泛紅，說道：「玄揚勿要再責怪自己，只恐傷身，待痊癒下山後，我再帶你去……祭奠……阿永。」說到此處，袁莫雲仍是不捨那活潑亂蹦的阿永，忍不住哽咽而泣。

李玄揚見袁莫雲突然哽咽而泣，急忙安慰說道：「莫雲，莫雲別哭，別哭！對了，方才見妳進門愁眉深鎖，有事嗎？」

袁莫雲忍住思念阿永的心傷，待心情平復之後，說道：「今日找你，有事與你商量，聽聽你意。」

李玄揚回道：「何事？莫雲不妨說來聽聽。」

袁莫雲說道：「仙子宿疾之症，羽珊已想出治癒之法。」

李玄揚聞言，大喜之狀，說道：「此事當真！」袁莫雲點點頭。

李玄揚繼續興奮說道：「我就知珊兒定有法子，她連劉大叔之妻數年的病症，及煙波山莊江大小姐的失憶之疾都能治好，如今仙子之症可治，真是太好了！她這妙手神醫真是名不虛傳呀！」

袁莫雲見他如此興奮讚美孫羽珊，不由一陣發笑，說道：「好似沒人如此讚美自己未婚妻的，看你樂的！」

李玄揚回道：「既是事實，讚美一番又何妨！咦……，怪了，既然仙子之症可治，方才妳進門之時，卻又為何眉頭深鎖？」

袁莫雲因方才一笑，心情轉為輕鬆，反倒玩笑說道：「仙子之症雖可醫治，但卻需要你這位李公子的幫忙，只是，……」

李玄揚道：「只是什麼？既是要我幫忙，我自然是義不容辭，以報救命之恩呀！」

袁莫雲心羞回道：「唉！這……這我該如何說呢！」

李玄揚見她羞赧之狀，疑惑問道：「我該如何幫忙，妳倒是說來聽聽呀！莫非……莫非又是罕世奇藥，不易覓得？」

袁莫雲搖頭說道：「唉！此藥覓得不難，天地無盡，只是……只是……！」

李玄揚心急說道：「真被妳給急死！究竟怎麼回事？妳倒是說來聽聽。」

袁莫雲一聲嘆道：「哎！……我就實話說了吧，芸香所患乃婦人之症，羽珊診斷結果難解，如根治，芸香性命恐不過一年！」

李玄揚聞言，面色駭恐，驚道：「一年！如此嚴重？」

袁莫雲點頭，說道：「此症本無性命之憂，只是芸香將終生劇疼伴隨，然而，芸香先天氣喘及狹心宿症，長年積月之體內逆血劇疼，恐誘發宿症而致死。」

李玄揚問道：「既然如此，妳方才所說治癒之法，卻又如何？」

袁莫雲回道：「唯一之法，……只有……只有讓芸香懷孕生子，隨那生產盡除體內積血穢物，再長期調養，便可根治！」

李玄揚聞言，心下一陣詫異，說道：「懷孕生子！這……這該如何處理。……仙子可有夫婿？」

袁莫雲搖頭，說道：「芸香自幼進入落雁峰後，從此不曾離開落雁峰，因而不曾見過任何一位男子，自然無夫婿！因此，為今之法，只有……只有藉助你……」

李玄揚聞言心中更為詫異，終於知曉袁莫雲之意，當下轉頭，毅然回道：「不可能！」

袁莫雲聽他如此堅毅語調，一時愕然，不知如何是好。

李玄揚一句「不可能」後，內心氣血翻湧，隨後冷然說道：「羽珊知道此事嗎？」

袁莫雲淡淡說道：「知道，此事便是羽珊所提。」

李玄揚靜立沉思，腦中回想歷歷過往，難過說道：「我囚禁於那黯然無光的監牢，毫無生機，所渴望，所企求，……只想跟羽珊白頭終老，如今……，我倆終於能夠重逢再續前緣，羽珊……卻不懂我心，

要我與仙子成親生子，……我……怎能捨她而去，我怎又能與仙子……。」話說到此，李玄揚激動心傷。

袁莫雲急忙安慰說道：「你別激動，……羽珊不是此意！」

李玄揚仍是難過心傷，說道：「我與仙子成親生子，便須捨她，……可是……可是她卻不懂我，她卻不懂……我這數十年等待的心……」

孫羽珊在門外聽得李玄揚肺腑真心之語，忍不住掩面而泣，為不讓李玄揚誤解其意而心傷，於是推門而入，嗚咽而泣，說道：「我懂，玄揚哥……我都懂！」心疼不捨的孫羽珊，上前緊緊擁抱李玄揚，繼續啜泣說道：「我懂，我都懂，嗚……我懂你對我真心！」

李玄揚也是緊緊擁抱孫羽珊，難以抑制紅了眼眶的淚水，說道：「妳既懂我心，又怎能……又怎能捨我而去！」

孫羽珊在李玄揚懷中搖頭，泣道：「我怎忍心捨你而去，我怎忍心……嗚！」

袁莫雲一旁見此情景，不由鼻酸而泣，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她實在不知李玄揚怎會反應如此激烈，更不知李玄揚十多年來困於黑暗之中，唯一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便是孫羽珊，如今再重逢，李玄揚卻無論如何也不願再離開孫羽珊。

但孫羽珊終是心思細密，菩提心腸之人，她深知芸香仙子不可能再識其他男子，唯有李玄揚才能救她性命，因此，待李玄揚心情平復之後，說道：「玄揚哥，羽珊怎能忍心捨你而去，只是……，我實在已無法醫治仙子。但若無仙子救你性命，玄揚哥怎能活生生地在羽珊面前，因此，為救仙子性命，羽珊翻遍醫典，也僅有此法！不過……」

李玄揚聽她此言，自然知曉自己性命乃芸香仙子所救，一時心情也是陷於兩難，說道：「不過什麼……？」

孫羽珊說道：「不過……仙子無須和你成親，僅需讓她懷孕生子即可！」

李玄揚疑惑說道：「僅需懷孕生子即可！這……這不合禮法……」

孫羽珊看著一旁的袁莫雲，說道：「莫雲姐，還是妳說吧！」

於是袁莫雲說道：「仙子退位後，將晉升為證道仙子，未來將入我落雁峰仙界岩修練，最後證道成仙。甄娘也曾前往請示仙子，芸香早知你與羽珊情深至篤，不願你捨羽珊而與她成親結為夫妻，因此，你若同意，她……她願意為醫治此症，而與你……與你懷孕生子！並未要你捨棄羽珊。」

李玄揚聞言，不知如何回語，一時木然，隨後說道：「珊兒，真的沒有其他方法可治了嗎？」

孫羽珊搖頭說道：「我已盡力了，此是唯一之法。我實不忍仙子性命……才……才不得已……」

袁莫雲嘆道：「唉！其實不該勉強你。芸香有言，死生有命，如你無意願，不得勉強。或許是我們過於心急，既然玄揚如此不願，也無須過於勉強，否則，即便你勉強應允，終究無濟於事，畢竟男女之事，若非兩情相悅，總難成事！」

猶豫不已的李玄揚，畢竟也是憂心芸香仙子病症，如今連孫羽珊都如此診判，心想自己又怎能不為芸香仙子而盡力。

無奈的心境，無語的三人，卻為同一件事而躊躇不已，最後，李玄揚一句話，劃破寂靜的氛圍，說道：「好，為仙子，我盡力一試！」

袁莫雲聞言，說道：「真的！你真願意！」

李玄揚回道：「為報仙子之恩，我盡力就是！」

袁莫雲心中歡喜，說道：「好！玄揚，仙子乃我落雁峰至尊之人，未來將證道成仙以侍金母，你若能治仙子，便是我落雁峰至恩之人，莫雲在此深深謝過！」

終於，在袁莫雲等四人努力之下，芸香仙子及李玄揚兩人，總算同意孫羽珊所提懷孕生子的治療之法，也讓憂心而奔波的四人總算放心，甄娘也立即向芸香仙子回報此事。

芸香仙子聞言，說道：「李公子既然願意，芸香便前往仙界岩，請示眾證道仙子，並取出丞相遺策，以傳贈李公子。」

甄娘回道：「此去仙界岩路程崎嶇，讓小津及小玫陪同妳前去！」

芸香仙子回道：「嗯！也好。」

甄娘說道：「我這就去讓小津及小玫準備，明日動身前往。」於是甄娘退出奉瑤宮後，吩咐小津及小玫兩位峰女準備陪同芸香仙子前往仙界岩。

翌日清晨，在小津及小玫兩位峰女的陪同下，芸香仙子行約十多里路，來到一處清幽的聖靈之地前，只見前方一處石梯約有百階，兩側巨石奇木矗立，雲煙飄渺，宛若仙境一般，此處便是落雁峰聖地——仙界岩。

芸香仙子回身，對小津及小玫說道：「小津、小玫，妳倆在此等候！」

由於仙界若非落雁峰主不得進入，因此小津回道：「遵命！我與小玫在此恭候仙子！」於是，芸香仙子獨行步上那石階，進入證道仙子修煉成仙的清聖之地——仙界岩。

芸香仙子自十六歲接任落雁峰主，便是於此地，由前任峰主親自傳位予她，並吩咐峰主之天命及責任。自接任峰主迄今已有數年，此刻芸香仙子再入仙界岩，心境已然不同。這時，芸香仙子朗聲說道：「芸香困惑，求見證道仙子！」

只聽得那仙界岩內，傳出悅耳之音，說道：「芸香，我等已等候妳多時了，進來吧！」

於是，芸香仙子向前而行，穿越那雲煙迷霧後，來到當年她受封為仙子，並接任落雁峰主之岩台。

那岩台四周，端坐約莫三、四位丰姿清雅，氣質靈秀的女子，雖都年過四十，但卻各個風采絕倫，不雅於芸香仙子。

原來歷代新任落雁峰主於此地受封為仙子後，峰主一任二十年，傳位之後，便晉升為證道仙子，才得以入此仙界岩修道，以證道成仙，成為瑤池金母座前仙女。而於仙界岩修煉，經長年天地靈氣陶冶，摒除俗念，卻讓年過四十的證道仙子，漸返二八年華之樣貌，最後羽化成仙而為瑤池金母駕前仙女。

眾證道仙子見芸香仙子來到後，其中一名證道仙子，便是前任峰主秋波仙子，喜悅說道：「芸香，我們在此等候妳多年了。」

芸香仙子回道：「芸香本有困惑，特來請示眾位仙娘，卻不知眾為仙娘等候芸香何事。」

秋波仙子微笑說道：「芸香困惑，可是為二度因緣之男子？」

芸香仙子聞言，驚訝回道：「仙娘怎知！」

秋波仙子說道：「我等等候芸香，便是此事！金母數年前已於我等諸人夢中開示說道：本代仙子，負有天命，聖意為『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因此，該是丞相遺策傳贈之機緣已至。」

於是，秋波仙子取出一個冰封許久的木匣，打開那木匣後，取出一本書冊，說道：「芸香，此乃諸葛丞相畢生精華之作，名曰『乾坤奇略』，我等不識兵法，難知此書之奇，歷代峰主遵奉諸葛丞相之言，等待與峰主有二度因緣之男子，如今又蒙金母夢中開示，特將此書傳交予妳，以贈有緣之人！」

芸香仙子接過那本「乾坤奇略」，疑惑尋思：「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莫非李公子……真是人間真龍！」隨後，芸香仙子說道：「眾位仙娘，芸香將不負使命，必將此書傳贈丞相囑託之有緣人。此外，芸香另有一事請示仙娘！」

秋波仙子說道：「芸香，但說無妨。」

於是，芸香仙子將自己所患之症，需與李玄揚懷孕生子一事，詳細說明，並請示證道仙子意見。

秋波仙子身為證道仙子，終是禪悟天機之理，開示說道：「芸香可知，天帝巧造陰陽，以孕化萬物，若無陰陽，不衍眾生！世間雄雌陰陽之合，蓋因果之緣也。自是有因，無緣，不為果！芸香，妳既未入仙界岩證道，仍屬凡體，證道之前，自須借保凡體無恙才是。因此，我落雁峰順應天帝孕化萬物之本心，並未禁限男女成親之事，芸香無須掛懷，任心而為，便是天意！只是，未來入仙界岩證道之後，即非凡體，不得觸犯仙凡戀之規條，當即斷卻男女情緣。因此，妳若憂心將來入仙界岩證道後，不捨男女情緣，則當三思！」

芸香仙子聞言，心下稍寬，說道：「謝仙娘提示，芸香懷孕生子，乃爲凡體，自是不動真情，當能斷捨男女情緣！然因果有緣，芸香此刻已然了悟，多謝仙娘提點。」

秋波仙子說道：「芸香，妳所生之子，無論男女，便是我落雁峰之主，當留於落雁峰內撫養成人。此外，金母曾有聖意，今後代有慈悲天妃，將繼命護佑眾生。我落雁峰祈求金母護佑眾生，功德圓滿，自此之後，落雁峰主之位，不再續傳。」

芸香仙子回道：「芸香謹遵聖命！」

最後，秋波仙子仍是關心說道：「香兒，妳此番受天命前去，將緣渡一代江山奇才而出，以渡救蒼生萬福，爲我落雁峰無量功德！只是切記，當善保凡體，待塵世之劫歷盡之後，便登仙班！……去吧！」

於是芸香仙子告退之後，便與仙界岩外等候的小津及小玫，一同回到奉瑤宮，並告知眾人此事。眾人聞言，除李玄揚外均欣喜不已，便議定數日後，依孫羽珊診斷適孕之日，便進行此事。

落日斜陽依傍遠山，薄暮餘暉泛映幽草花徑，參天古木之下，一條孤獨身影，悵然而坐。入神而視的目光，注視而無心的看著薄暮下的飛鴻遠影，心中卻有幾許愁緒。

突然，一個輕盈的腳步來到，一旁比鄰坐了下來，輕聲說道：「玄揚似有心事，……此刻心中想甚？可願說來聽聽。」

悵然愁思的李玄揚，一陣輕嘆，說道：「尚未與羽珊成親，給她名分，卻兀自將與仙子生子，心中五味陳雜，實不知如何自處！」

袁莫雲淡淡問道：「後悔應允嗎？」

李玄揚搖頭說道：「非也，我李玄揚受仙子大恩，當思圖報，自當無悔！只是，總難承受未與羽珊成親，卻與人有子之事，心中芥蒂難免，因而發愁。」

袁莫雲嘆道：「唉！此事之後，羽珊與你總能廝守，哪像我！縱使發愁，又有何用！」

李玄揚安慰說道：「也對，比起妳，我實是蒼天眷顧了。莫雲勿愁，仙子之症癒後，我將全力協助妳通關西域，陪妳去尋夫婿。」

袁莫雲仍是嘆道：「即使去得，恐也尋不得！……唉！算了，不談我的事了。眼前當務之急，是仙子之事。照羽珊推算，明日起七日，便是適孕期，爲讓仙子與你獨處以增情誼，甄娘已命眾人這七日內不得前往仙子寢宮之地干擾你們，僅有小津會定時前往送膳。明日你便自行前往仙子寢宮，接續的，便看你了！」

李玄揚雖是一顆志志的心，但爲不負眾人所望，毅然說道：「好！爲仙子，我李玄揚定會盡力！」

於是，爲了芸香仙子奇症，眾人歷經一番努力，終於促成此事。入夜之後，李玄揚獨自走到芸香仙子寢宮前之園庭，志志之心，難掩緊張情緒。隨後，李玄揚鼓起勇氣，推門而入，見芸香仙子倚坐於床。

芸香仙子心思早已超脫凡俗之觀，反無李玄揚的緊張心情，見了李玄揚進門後，芸香仙子輕聲說道：

「公子，請坐，芸香今日有要事告知公子。」

李玄揚疑惑心奇，來到床榻而坐，說道：「仙子何事告知？」

芸香仙子說道：「公子可知，我落雁峰何以千年以來，未受外界干擾，遺世獨立至今？」

李玄揚回道：「曾聽莫雲說過，是諸葛丞相佈設八陣圖迷陣，因此自古無人能入落雁峰。」

芸香仙子說道：「沒錯，正因如此，我落雁峰才得以供奉瑤池金母，千年無憂。當年丞相離去之時，曾觀天象而言，千年之後將有一代江山奇才，因此，特將一本奇書，名曰『乾坤奇略』託交當年峰主，並託言若有一男子與峰主有二度因緣，必乃情義之人，便將此書傳贈之。芸香與公子確有二度因緣，公子便是丞相千年囑託之人。」

於是，芸香仙子取出那書冊「乾坤奇略」，繼續說道：「此書便是我落雁峰代代峰主殷殷保管之物，其重要甚於自身性命。今日，芸香便將此書贈與公子。」

李玄揚心中疑惑萬分，取過「乾坤奇略」一書後，詫異說道：「諸葛丞相千年遺言，要傳我此書？這……這怎麼可能？這書寫些什麼內容？」

芸香仙子說道：「芸香未看，只是既是丞相畢生心血，應是臨陣對敵的神鬼莫測之計，以討平逆臣賊子，安邦定國之用的奇書。」

李玄揚聞言，心中困擾，尋思暗想：「若是可以令人垂涎的食譜，或飄香千里的膳點秘方，對我開立餐館倒是有用，但這……臨陣對敵之計，……對我何用？這諸葛丞相會不會算錯了……唉！算了，仙子既然說得如此慎重，我若推卻便是無禮，便將它收下吧！」於是李玄揚便將書冊收在懷中。

芸香仙子又說道：「另有一事，乃我金母開示，託夢我仙界岩之證道仙子說道：『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因此，冀望公子今後善用此書，能造蒼生之福，則芸香同感功德！」

李玄揚聞言，更是驚訝困惑，原有緊張愁緒一掃而空，說道：「我……奇才……仙子說笑了……，妳所言之事，才真是奇。我李玄揚平生之願，能夠開立餐館，遠近飄香，要我煮條紅龍倒是可以，若說什麼真龍，黎民萬福，……壓根兒不可能，我李玄揚可沒這安邦定國的能耐！仙子千萬別如此冀望！」

芸香仙子聞言，心中思道：「既是丞相神算及金母開示，此事必然無誤，只是……或許此刻時機未至，李公子得書後尚需一段因緣方能成就江山大業！」於是對李玄揚說道：「既是諸葛丞相千年相傳，李公子善加保管研讀便是，至於後事因緣發展如何，便聽任機緣。」

李玄揚回道：「仙子美意，在下心領就是，此書既是諸葛丞相託仙子相贈，我李玄揚也定當妥為珍藏。」

於是，芸香仙子與李玄揚兩人，便在此交談之中，化解原有的尷尬與生疏，因此，兩人心事直言，言無不盡，芸香仙子也終於明瞭李玄揚的坎坷境遇。入夜之後，月影扶疏，萬籟俱寂，只見夜空星斗無言閃爍，是笑看世間的英雄兒女，也是羨慕人間的兒女情長。當然，芸香仙子寢宮之內，有羞澀的赤子之心，也有真情至性的滿心歡愉……

隨著破曉的晨曦，喚醒一夜沉睡的萬物生靈；又隨懸空的月色，復使大地一夜長寂，如此日昇月起，星斗換移，七日七夜過後，第八日清晨當李玄揚醒來之時，床榻之上卻不見芸香仙子。

李玄揚起身著裝之後，踏出芸香寢宮之時，正見小津於門口等候，李玄揚見了小津問道：「小津姑

娘，仙子呢？今日醒來卻不見她。」

小津回道：「公子，今日已是第八日，仙子方才已前往奉瑤宮參拜金母，並禪坐靈思，公子可前往探視仙子！」

李玄揚回道：「小津姑娘妳豈忘卻，我是男子不得入奉瑤宮，如何探視仙子。」

小津回道：「不，公子，那是七日之前！如今，你雖未與仙子成親，但甄娘已言，公子今後已可自由進出奉瑤宮。小津在此也謝過公子救治仙子之恩！」

李玄揚聞言，一時心生羞澀，不知如何回話，隨後說道：「對了，小津姑娘，羽珊及莫雲呢？」

小津回道：「她二人目前正在甄娘寢宮，小津這就引公子前往。」

李玄揚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面對孫羽珊，躊躇說道：「小津姑娘，不了……，我想四處走走，妳有事去忙吧！」

小津說道：「既然如此，小津先行告退，公子如有任何之需，請隨時吩咐小津。」

李玄揚點頭應允，隨後小津告退而去。

於是，李玄揚獨自一人來到一處樹下沉思，良久無語。回想這一路來的種種，自誤殺蒙古世子列里哥入獄後，骨肉離散迄今，又隨著文天祥、袁莫雲、阿永、芸香仙子的相繼出現，改變自己原有的生命軌跡。因此，歷經無數風霜的李玄揚，此刻對於人生的態度，不知該是執著，還是灑脫，困惑了苦思不解的李玄揚。心中原本懷著愧對孫羽珊的心，最後回想這幾年芸香仙子超凡世俗的思想，無形中卻影響了自己的內心。於是，李玄揚放下了心中執著，勇敢的前去面對孫羽珊，不再受此事束縛自己的心靈。

一個月後，孫羽珊為芸香仙子把脈之後，驚喜說道：「仙子已有身孕了！」

一旁關切的甄娘、鳳娘、袁莫雲及小津等峰女，聞言欣喜不已，鳳娘更是喜極而泣。甄娘則急忙奔往奉瑤宮，虔誠答謝瑤池金母聖恩。

由於芸香仙子早已告知眾人，所生之子無論男女，將留於落雁峰撫養成長，並為落雁峰主，又傳金母開示之意，今後落雁峰主不再續傳。因此，李玄揚及孫羽珊也就尊重芸香仙子的決定。

而芸香仙子自那夜聽得李玄揚坎坷境遇，體恤他尋親心切，又心疼袁莫雲尋夫之事，早已言明自己如有身孕，將由鳳娘及甄娘為自己接生，請李玄揚三人免再掛懷，便可離開速去尋親。

孫羽珊雖想留下為芸香仙子接生，並治癒其症後再行離去，但芸香仙子知她與李玄揚情深，不忍他倆再次分離，堅持由鳳娘及甄娘為自己接生即可，李玄揚三人只好無奈，遵照芸香仙子之言。

數日之後，李玄揚三人準備離開落雁峰前，孫羽珊已就芸香仙子安胎、活血化瘀、補血等所有藥方，詳細寫明各種用途，便在此時再對鳳娘詳細叮嚀。

而芸香仙子則在奉瑤宮內，對李玄揚關切說道：「公子此去，芸香預祝公子如願尋得雙親，也請公子一路務必小心。」

李玄揚回道：「仙子妳也需保重自己玉體。」

芸香仙子點頭，懷中取出兩瓶藥罐，說道：「嗯！芸香感謝公子之恩，此有我落雁峰之外傷聖藥——

紫雲白藥，請公子帶在身上，以防急需；此外，此顆『清露還元丹』也請公子帶在身上，救急之用。」

李玄揚取過芸香仙子所給聖藥後，說道：「仙子莫過客氣，我命乃仙子所救，大恩更勝。而仙子美意賜藥，更是感激不盡。」

芸香仙子說道：「公子，如你之言，我倆既各有恩於彼此，今後無須再過謙言謝。公子此去，一路保重，芸香隨時恭迎公子再回落雁峰。」

李玄揚點頭說道：「嗯，那我们就此告辭！」

於是，芸香仙子親送李玄揚等三人來到落雁峰入口，五個多月落雁峰相處的日子，幾是患難同心，此番離去，眾人自是依依不捨。但世間終無不散宴席，一陣依依不捨的道別聲中，李玄揚偕同孫羽珊及袁莫雲，終於離開落雁峰，告別這個讓他起死回生的仙境聖地。



滅五派元將用兵，誣黃山陰謀巧計

而正值李玄揚於落雁峰養傷回命期間，紅蓮教主梅少龍自五指峽策謀擊殺李玄揚，負傷而回後，回報元朝蒙戰將軍神鬼二決死訊，蒙戰聞言震驚不已，心中對李玄揚此人又愛又恨，愛的是英雄惜才之心，盼他能歸降元朝，為蒙古效力；恨的是神鬼二決之死，殺他兩名愛將之仇，蒙戰如何能消。

由於神鬼二決之死，讓蒙戰心中驚訝中原武林的臥虎藏龍，心想如不儘速剿滅各據山頭的武林門派，待其羽翼豐潤之時，恐將危及元朝國祚。然因神鬼二決之死，整體戰力略減，於是，蒙戰為加速平定中原武林門派，急忙由大漠召回蒙古第一戰將——漠雪雙鷹，商議剿滅中原武林門派之策。

又為實行元廷「以漢制漢」政策，蒙戰仍然邀請梅少龍到將軍府內共謀，商討如何剿滅中原武林門派。

梅少龍獻策說道：「漢人與蒙古不同，蒙古以部族為主，各部族雍立共主後便能團結。漢人則是散沙，縱有帝王或盟主號召，仍是各自相輕，不易團結；然而，如因危機意識交迫，相憐相惜的憐憫之情油然而生，卻能頓時凝沙成石，縱使不相識的陌生之人，也會挺然相助，匯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屆時將有無堅不摧的威力。因此，中原武林各派應以密剿方式為之，暗地各個擊破降伏。」

蒙戰聞言，尋思暗想：「此人所言不無道理，那宋朝原本積弱不振，國勢遠比金國薄弱，而大元征討金國不費吹灰之力，但剿滅宋朝卻歷盡千辛萬苦。誠如他所言，如果明剿反致各門派憂患團結，對我大元

反而不利，不如依他之言。」

於是，蒙戰將軍思索片刻後，說道：「好，就依梅教主之言。只是，不知梅教主有何策略。」

梅少龍說道：「那李玄揚如今生死不明，就算未死，其傷甚重，短期必難復原，應不致阻擾我等行動。而中原五大派多為有志之士結合，若思謀反，則必將成為朝廷心頭大患，因此，應先降伏五大派。而五大派之中，以霍山及黃山兩派武功最高，宜最後剿滅。故而眼前可先兵分三路，分別暗中降伏劍門、華山、天目三派，待掃平此三派後，再聚力合攻霍山及黃山兩派。五大派降伏後，其餘虎幫、俠刀門、綠林幫及天星幫等四幫門，多為烏合之眾，一擊可滅。五派四幫門剿滅後，其餘小幫派便不足為懼了。」

蒙戰聞言，大笑讚道：「好，此計甚妙！便依梅教主之計而行，將來功成之後，老夫再稟報聖上，為梅教主賜官封爵。」

梅少龍回道：「好說，好說！只是，梅某紅蓮教雖與將軍暗中結合，此刻卻不宜與各門派為敵。因此，各門派剿滅之事，只能有勞將軍派兵前往征討，待討平華山、劍門、天目三派後，梅某自有協助將軍剿滅黃山及霍山兩派之計。」

蒙戰聞言大喜，遂命「漠雪雙鷹」之漠鷹領軍，由高興引路前往征討華山派；再命金獅戰神及銅虎戰神兩人，另率一軍征討天目派；銀狼戰神及鐵鷹戰神，則率軍前往征討劍門派。

這時，梅少龍告誡說道：「劍門派掌門郭雲天，素與江湖人士鮮少來往，聽聞他曾得劍怪獨孤峰指點武功，其武功根基不知如何。梅某曾於武林大會上與他過招，但因他身中毒傷，筋脈受抑，因此難知其武功根基，務必小心！」

銀狼戰神笑道：「蒙漢比武會上，中原武林武功我已領教，區區一個劍門派，豈能與我蒙古戰神抗衡。」

鐵鷹戰神也是附和說道：「將軍放心，我與二哥征討劍門派，一定凱旋而歸。」

蒙戰聞言，哈哈笑道：「好！我蒙古眾將征戰沙場，一個小小門派何足懼哉！」

於是眾人領命，數日之後兵分三路而去。

時近中秋，正值家戶團圓賞月之際，西嶽華山之上，卻在此暗夜時分，死亡雲霧籠罩。南宋降將高興率領數百名驍勇士兵，已於黃昏時分攻上華山，華山派諸人死傷不少，最後高興將華山派上下諸人逼至大殿。

華山掌門穆秋震，不知蒙古為何來攻，一時措手不及，仍率眾迎敵，被逼至大廳之後，高興說道：

「奉大元皇帝聖旨，華山派聚眾滋事，圖謀不軌，特派兵討逆，如肯歸降我大元者，可免不死，若有抗旨者，格殺毋論。」

穆秋震斥聲回道：「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元朝勢大，竟容不得我派習武健身。今日穆秋震不會坐以待斃，便看你元軍有何能耐！」

高興回道：「穆掌門三思，如歸降大元，可保華山派上下平安，若作困獸之鬥，只怕華山派上下諸人無一倖免。」

穆秋震笑道：「若降大元，我等可否再於華山立派？」

高興說道：「自然需解散華山派，不得再立宗派聚事！」

穆秋震回道：「我華山創立宗派迄今，豈能亡於我手，倘若如此束手就擒，我穆秋震有何顏面，面對我歷代祖師。」

高興說道：「既然如此，只好得罪。」

話畢高興長劍急出，直抵穆秋震咽喉而來，穆秋震橫劍一擋，掠開高興長劍，隨勁而起的竟是華山絕學「滄浪劍法」，劍法如波，層次綿密，數十招後，穆秋震終是五大派宗師，技高一籌，一劍刺入高興左臂，高興一駭，左臂鮮血直流。

這時，一名身材瘦小，身長約五尺左右之白髮老童，冷然走上前，令高興退至一旁，冷笑說道：「我來領教華山劍法。」

穆秋震說道：「你又是何人？」

那白髮老童冷言說道：「上黃泉路時，記得老童我名，漠鷹。」

穆秋震聽此人之言，雖是身形瘦小，但卻內力渾厚，不由心頭一凜，說道：「閣下便是漠雪雙鷹之一？」

漠鷹冷笑說道：「不錯，見識不凡！只是記得，你只有三招性命，珍惜你的機會，機會錯過了，嘿……嘿……便成荒野枯骨。」

穆秋震聞言心頭一涼，心知眼前之人高深莫測，不使全力將命喪黃泉。於是，穆秋震運足真元，提氣凝劍，一式「無風巨浪」，乃華山派「滄浪劍法」最上乘之招式，劍波如巨浪而出，劍勁萬馬奔騰的氣

勢，綿密劍波直取漠鷹而去。

只見那漠鷹身法輕盈，騰身而起，如蒼鷹飛影的瞬間，掌如鷹爪銳利，心如蒼鷹無情，穆秋震劍波未到之時，漠鷹之鷹爪指，五指已插入穆秋震胸前，再使勁一探，鷹爪穿透穆秋震前胸，穆秋震五臟迸碎，這位中原五大派的不世高手，竟在一招之間，當場氣絕。

在場眾人見狀，駭然而驚，連高興久聞漠雪雙鷹威名，如今也是第一次初見漠鷹之身手，心中實是驚駭萬分。

華山派掌門穆秋震當場慘死，因大弟子林成儀適逢中秋，下山探視其姨娘，其餘二弟子、三弟子、四弟子方才已被高興所率元兵擊斃，五大弟子中，僅剩五弟子楊通在場。

楊通一見其師穆秋震慘死，盛怒之下已無理性，持劍如發狂一般，急刺漠鷹，這突如其來的一劍，如以卵擊石，楊通劍鋒未到，漠鷹之鷹爪指疾如電光，早已破穿楊通腦門，楊通命喪當場。

元兵離去之時，將華山派弟子盡皆殺害，無一活口。

明月當空，秋節正是漢人團聚之日，豈知華山之上，竟一夜之間，全派覆亡。所幸大弟子林成儀下山而去，逃過一命。

而當林成儀數日後回到華山之時，不敢置信自己眼前所見情景，華山派上下，連其師父穆秋震在內，無一生還，林成儀嚎啕而哭，卻不知何人一夕間滅殺華山派。傷心欲絕的林成儀，將所有人安葬停妥後，心灰意冷之餘，獨自前往華山派後山石洞內，閉關苦練神功，從此未再涉足江湖。

同一時間，銀狼及鐵鷹兩位戰神，已率元兵攻上劍門派，掌門郭雲天豈能坐以待斃，下令全派上下全力抗敵。

元兵傾全力屠殺劍門派，但豈料劍門派弟子在郭雲天調教之下，各個武功非凡，元兵雖多，但劍門弟子各個劍術高超，以一敵十輕而易舉，殺傷元兵無數。銀狼戰神見自軍慘敗，惱羞成怒，決定擒王，於是抽出腰間細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喇……喇……漫天刀網急攻郭雲天，只見郭雲天劍光如虹，一一拆招，化解銀狼刀網。

鐵鷹戰神見狀，持刀加入戰局，想與銀狼聯手合攻郭雲天，卻被郭雲天之弟子趙蓮平，提劍攔住。

鐵鷹喝道：「不知死活，想來送死！」

趙蓮平說道：「平白無故侵我劍門派，你們蒙古人真是欺人太甚！」

鐵鷹哈哈大笑道：「殺你們這等南人，還需要理由，哈哈！」

郭雲天一旁聽他輕蔑之語，搖頭冷言說道：「那麼，今日你就是為滅我劍門派而來，毫無任何理由了！」

鐵鷹冷笑說道：「算你識相！」

郭雲天冷冷笑道：「既然你不留我等生路，郭雲天便讓你等見識，何謂……劍。劍，可以是玉樹臨風的謙謙君子；也可以是……淨化妖魔的神兵利器。今日，劍門派便替天行道，懲決你等妖魔之徒。」於是，郭雲天對趙蓮平說道：「平兒，對這等冷血之徒，無須留情了！」

銀狼一旁聞言，喝道：「誇口！」揮舞手中輕盈細刀，落花如雪，卻刀刀逼命的刀光，正是銀狼戰神

的「落雪斬」，招招逼命刀勁，直取郭雲天命門。

郭雲天為求弟子周全，心意已決，縱使得罪元朝，也決定誅殺銀狼及鐵鷹，以保劍門派平安。因此，運劍生波，波光映天的一式「金波水影」，剛柔之間，蘊含宏大內力，兩人刀劍鏗鏘而鳴，刀劍之下，是毫不留情的生死逼殺。

而鐵鷹戰神本要與銀狼合擊郭雲天，卻被趙蓮平攔住，因此，鐵鷹出刀快而猛，招招劈砍趙蓮平而來，趙蓮平見狀，長劍禦敵，一一化去逼命刀鋒。這時，趙蓮平其餘四位師弟也趕來襄助趙蓮平，正是劍門五大弟子合攻鐵鷹戰神，郭雲天獨鬥銀狼戰神。

由於劍門派掌門郭雲天，除素與黃山派掌門陽平秋為好友外，鮮少於江湖走動，故江湖人士少聞郭雲天事蹟，自不知他的武功根基。

其實郭雲天自小愛劍成痴，曾得劍怪獨孤峰指點幾招劍法後，更加痴狂鑽研劍法，最後自創五行劍法，並創立劍門派。其後依序收了趙蓮平、劉儀、陳均山、張遠銘、姚清等五位弟子，人稱「劍門五子」，郭雲天並將其自創的五行劍法，毫無隱藏的分別傳授此五大弟子，豈知這五人雖非手足，但卻能同心，分就水、火、木、金、土五路劍法各有專精，五人合劍之時的「五行陣」劍法，更是青出於藍，將郭雲天自創的五行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恐更甚之。

因此，鐵鷹雖是蒙古九大高手之一，但與劍門五子聯手之五行劍陣，門上二十回合七十餘招後，鐵鷹終究難敵劍門五子配合無間的五行劍陣，漸趨下風。

只見三弟子陳均山劍鋒一縮，似為虛招，實則一式「奇木換斗」，劍鋒借位而出，鐵鷹本要趁虛破陳

均山之位，豈料陳均山劍鋒已轉位由左路急刺而出，鐵鷹猛然橫刀去擋，卻見四弟子張遠銘一式「鑠金耀光」，已是氣勁萬鈞，凌厲劍虹迎面掃刺而來，鐵鷹再要避閃，已然不及，一個急速移位，左臂被張遠銘一劍劃傷，當場鮮血直流。

銀狼眼睜餘光赫見鐵鷹受傷，大喊：「鐵鷹！」心急氣憤，於是喝道：「大膽南人，頑強抵抗，不知死活！」

郭雲天回道：「你既不給生路走，我等便要你往死路去！今日我劍門縱使全派覆滅，也要讓你等離不得劍門山。」

銀狼心想此番遇此強勁對手，實是始料未及，如今逼得劍門派死命相拚，卻讓自己陷於苦戰。心中惱怒之餘，運足全身氣勁，貫透刀鋒，一式絕等刀法「亂刀洪流」隨那細刀凌厲而出，刀鋒威猛無比，招招直劈郭雲天而來。

郭雲天以劍相擋，交手數招，驚駭那威猛而凌厲之刀勢，竟震得自己虎口已然發麻。情勢危急之時，郭雲天使出畢生絕學「五行生剋」，水由金生，水再生木，劍氣隨五行相互生剋之變換，竟幻化無盡劍招，忽而冷若水的劍鋒，瞬間轉化烈如火的氣勢，與銀狼「亂刀洪流」刀劍交鋒之時，撼動天地的噓……鏘……劍鳴，正是高手對決的驚滔駭浪。

兩人交手已過數百招，郭雲天劍招越發千變萬化，銀狼戰神卻已險象環生。

而鐵鷹戰神獨鬥劍門五子之時，因方才已受劍傷在身，漸趨下風，那劍門五子劍式配合無間，更是令鐵鷹疲於擋守，處於劣勢。於是鐵鷹心想縱身避開，豈料卻被困劍陣難以擺脫。

這時，趙蓮平劍走五行，虛幻飄渺，一個急發之劍鋒刺來，冷不防令鐵鷹措手不及，「啊！」的一聲，趙蓮平那劍不偏不倚刺入鐵鷹胸膛，當場血注噴出。隨後姚清也是一劍刺入鐵鷹腰間，鐵鷹急忙躍開，但身上已是鮮血淋漓，身負重傷。

銀狼見狀，一聲嘶喊：「鐵鷹！」刀勁更猛，想要逼退郭雲天，豈料郭雲天見機不可失，劍鋒連環，綿密無間，銀狼招架不住，正要躍身避開，但……郭雲天劍鋒快了一步，急馳而來抵住銀狼咽喉，銀狼心頭冷然一凜。

郭雲天心知，殺賊擒王，不除銀狼戰神，元兵難退，劍門弟子終將遇難，於是郭雲天劍鋒抵住銀狼咽喉之時，當下毫不遲疑，毅然運動而刺，一劍刺入銀狼咽喉，只見咽喉鮮血直噴的銀狼，雙目驚恐無語，不敢置信自己今日命喪於此。

受傷的鐵鷹見狀，驚喊：「二哥！」震驚之餘，急忙上前扶住血流不止的銀狼。

只見銀狼猙獰的雙眼，仍是不敢置信的眼神，說道：「鐵……鷹……我……」卻再也說不出聲音。

鐵鷹震驚嘶吼道：「來人呀，來人呀！快，快來扶著二哥……快！」

於是，一群元兵急忙抬起銀狼戰神退在一旁。

同樣傷重的鐵鷹，咬牙說道：「好！劍門派……劍門派……我蒙古大軍會再來，一定踏平你劍門派！」隨後轉身喝令元兵說道：「走！撤兵！」

一群元兵抬著受傷的銀狼戰神，隨傷重的鐵鷹戰神狼狽而退，劍門派因而逃過滅派危機。

元兵下山途中，銀狼戰神終因頸脈已斷，血流不止，氣絕而亡。鐵鷹戰神與銀狼情同手足，難以置信

原本勝券在握的征討行動，卻因錯估劍門派實力而損兵折將，以致銀狼戰神喪命，因此鐵鷹戰神一路哀號不已。

元兵離去之後，劍門派僥倖逃過滅門之劫，雖是擊退元兵，實因擊殺主帥所致，下次元軍若是增上一倍兵力，則劍門派必亡。郭雲天心知這個道理，於是對眾人說道：「元兵此去，必定懷恨再來，下次我劍門派可無此次幸運了！」

趙運平說道：「蒙古人著實可惡之至，無端登門便要滅門。」

郭雲天嘆道：「異族統治，民俗不同，蒙古帝王必是憂心我等聚眾結派，日後定會危及其統治大權，因此亟欲消滅。也只怪我大宋當年昏君無能，權臣誤國，以致漢人淪落至此；如今漢人又如散沙一般，要退蒙古難也！只能期盼才人再出，再創情義江山，才能擊退蒙古，還我漢人尊嚴。」

那五弟子姚清最富義氣，說道：「師父教誨的是，如果才人再出，號召勤王，我姚清一定義不容辭，只是，……那紅蓮教主自取得天虹神劍後，卻不見任何動靜。」

郭雲天回道：「應是李兄弟尚未尋得宋室後裔，以致未有行動吧！」

這時，較為理性沉著的四弟子張遠銘，說道：「誠如師父所言，那宋君昏庸，以致權臣誤國而亡國，何以又要再扶宋主？」

郭雲天聞言，感嘆說道：「畢竟文丞相及陸丞相英雄氣節，他等寧死不屈異朝，自然期許後人扶持宋主。……唉！只是朝代各有興亡，江山易主而後，代之而起的自是另有九五真龍，此乃天命，何人能知？」

我等只能明哲保身，以求安身立命，當天下大起之時，再共同響應，一舉驅逐韃虜。」

趙運平問道：「師父，既然如此，此刻自然不宜與蒙古為敵，但我派方才已殺退元軍，那韃子如再增兵前來，該當如何？」

郭雲天回道：「為保我劍門派上下安全，只能暫時消聲匿跡，暫避元兵侵擾，未來再伺機而動！」

姚清聞言，說道：「師父，那我們該往哪兒暫避風頭？」

郭雲天說道：「元兵若要再來，至少應要數十日。平兒，速去吩咐眾人，明日開始，備妥糧草鎗重，遷往劍門山頂舊居，並暫時毀去過山棧道，待風波漸遠後，再伺機遷回此地。」

於是，劍門派為防元兵大舉來攻，在郭雲天令下，全派在幾日內便大舉遷往山頂暫避風頭，以防滅派危機。同時，為防元軍以同一方式攻擊他派，郭雲天特命姚清前往通知黃山派掌門陽平秋，以便黃山派有所警戒。

數十日之後，蒙戰所派三路人馬陸續回報戰果。漠鷹順利剿滅華山派，而因天目派掌門古疏軒於前次爭劍武林大會上命喪蕭藏之手，因此金獅戰神與銅虎也輕易剿滅天目派全派。正當眾人大肆喝酒慶賀之時，鐵鷹戰神重傷而回，並告知銀狼戰神死訊。

蒙戰聞訊，怒不可抑，手中酒杯憤而擲地，厲聲說道：「冥頑劍門，竟敢刺殺我蒙古戰神，可惡至極！漠鷹、雪鷹……」

漠雪雙鷹同聲應道：「屬下在！」

蒙戰道：「你二人再率兵前去，盡誅劍門派，一個不留！」

漠雪雙鷹同聲回道：「屬下領令。」

於是漠雪雙鷹率領元兵三千，數日後殺上劍門山，卻已不見劍門派蹤影，又因劍門派急撤山頂之時，不落痕跡的毀去越山棧道，因此漠雪雙鷹領兵的元軍，到處尋不著任何蹤跡，惱怒之餘，焚毀劍門派所有房舍後，憤恨離去。

郭雲天於山頂觀見劍門派起火，只能無奈嘆道：「唉！異族統治，為革除異己，燒殺擄掠，何時才能停歇。」隨後又仰天長嘆，淡淡說道：「蒼天呀！何時才能再現英主，還我江山呀！」

無奈的郭雲天，卻嘆盡了所有異族統治下的漢人心聲，縱有一身絕學，但以一人之力，又如何與那訓練有素，縱橫歐亞大陸所向披靡的蒙古軍相抗衡。

漠雪雙鷹回報蒙戰後，蒙戰雖是氣憤難當，但卻因尋不著劍門派行蹤，只好暫擱銀狼之仇，命人再次前往紅蓮教密邀梅少龍，共商剿滅黃山派及霍山派之策。

梅少龍聽聞蒙戰已派軍殲滅天目、華山兩派，卻於劍門派失手一事，說道：「天目、華山既是全派殲滅，消息應無走漏。而劍門派郭雲天素與江湖人士鮮少來往，江湖人士本應不知，但他卻與黃山派掌門陽平秋情誼深厚，此番遇將軍伏擊，定然派人與陽平秋聯繫。為免黃山派藉此邀集江湖人士意圖不軌，對將軍不利，應速征討黃山派。」

蒙戰說道：「既然如此，我立派大將前往征討。」

此時，梅少龍阻止說道：「敢問將軍，黃山派有罪否？」

蒙戰一時啞口，而後回道：「暫無罪狀！」

梅少龍說道：「將軍日前以迅雷之速，殲滅天目、華山兩派，無人知曉，亦不知那兩派所犯何罪。然劍門派未滅，江湖上定然開始流傳此事，此時將軍若再征討黃山派，江湖上各門派誓將認為元朝意欲剿滅之圖，恐將聯合相抗，屆時若有不慎，恐將危及元朝皇權，震驚聖上，將軍恐將承擔罪責！」

蒙戰聞言，心覺有理，若因無端興兵剿滅無罪之人，漢人將如何臣服元朝統治，況且元皇忽必烈令他實行以漢制漢之策，若因此軍逼民反，以致各地起義，忽必烈真若怪罪下來，其罪非輕。

因此，審度之後，蒙戰問道：「既如此，不知梅教主有何良策剿滅黃山派，可否賜教！」

梅少龍見蒙戰如此禮遇，誠心獻策說道：「江湖人士最懼被指勾結蒙古人。」隨後自我調侃冷笑說道：「呵……呵……，似梅某這等與將軍合謀之作爲，最爲江湖人士所不容。眼下，梅某已有計策令黃山派陷於勾結蒙古之譴責，屆時梅某出面聲討，自無江湖人士相助。黃山派滅，其餘門派也就不足爲懼了！」

蒙戰聞言，笑道：「梅教主言重了，我蒙古統治中原，也是要抑制這些江湖草莽爲亂，以安天下民心。梅教主爲我大元獻策，功在朝廷，怎是勾結。來日降伏各門派後，老夫必奏梅教主頭功。」

梅少龍說道：「好說，好說。屆時梅某聲討黃山派之時，也請將軍配合梅某之計，方能奏效。」

蒙戰允諾說道：「好！老夫全力配合梅教主，並等候梅教主通知。」

梅少龍回道：「那好，梅某就此告辭。」

於是，蒙戰親送梅少龍出將軍府，梅少龍便開始策劃消滅黃山派之計。

其實梅少龍與蒙戰之結合，乃互相利用對方，以達各自目的。蒙戰遵照元皇忽必烈之旨意，以漢制漢，因此利用梅少龍熟悉漢人江湖習性，一一剿滅為禍亂源；梅少龍則利用蒙戰之軍，削去江湖上重情重義之名門大派，以免阻礙其爭取天下之野心。

而梅少龍志奪天下之野心，最懼者乃是五大派，尤以黃山派為最。如今已藉蒙戰之軍剿滅天目、華山兩派，而劍門派隱遁不知所蹤，霍山派玉霖雙為人冷漠，少有門徒，更與各大派毫無交往。因此，此時剿滅黃山派，陽平秋自然孤立無援。黃山派滅後，梅少龍便可遂其野心爭霸天下，無後顧之憂。

這一日，時令正值冬至，廬州城內多數人家忙著祭祖，而城中一間客棧名曰「喜來客棧」，店內人聲鼎沸，江湖人士成群好友聚會，並相約來喝這喜來客棧聞名天下的「桂花冬釀酒」，相互道賀添歲。

這時，突有四名蒙古人進了客棧，自然吸引眾人目光。只見那四名蒙古人來到一處桌前，桌席端坐兩名客人，而其中一名蒙古人由腰間取出一封信函，恭敬遞給那桌席上之客人，低聲說道：「將軍有令，煩請姜兄弟速將此信送交陽掌門，免誤大事。」那桌席上之客人正是黃山派二弟子姜毅及五弟子張石群。

姜毅取過那信函後，尋思疑想：「師父何時識得蒙古將軍……此事可疑，……不如回黃山後再請示師父。」

卻在這時，另一名蒙古人早將另一封信函悄悄放入張石群包袱內。

待姜毅正要回話之時，那四名蒙古人卻轉身迅速正要離去，臨去前急忙說道：「糟糕！有人跟蹤前來……陽掌門信函，勞煩另行派人遣送將軍。」話畢匆匆而去，姜毅卻是一頭霧水。

冬至時節，喜來客棧內江湖俠客眾多，均慕名而來喝這桂花冬釀酒，客棧內有嶺南三雄、鯨魚劍孔成、虎幫等江湖人士，一見蒙古人，心中雖是不悅，又能如何，畢竟江山已由蒙古統治，再多不悅僅能忍受，但聽得那蒙古人提到陽掌門應是指黃山派陽平秋，眾人便私下暗自議論。

突然，客棧內闖進七、八名身著白袍之人，袍上明顯一朵紅色蓮花，正是紅蓮教徒，為首之人乃水龍堂主凌嘯天。

凌嘯天冷然走到姜毅桌旁，說道：「好個黃山派！竟然勾結蒙古人，暗中協助元軍消滅中原武林人士，幸被我查明，否則將不知又有多少豪傑受害。」

張石群猛然起身，說道：「你含血噴人，在此誤陷我派，居心何在！」

姜毅雖然冷靜，但聽凌嘯天侮辱黃山派，心中自然氣憤，起身說道：「不知凌堂主為何在此誣陷我黃山派？」

一旁江湖俠客聞言，暗地嘀咕不已，沒想方才那四名蒙古人，竟是來此與黃山派接線，議論紛紛。

凌嘯天則厲聲說道：「哼！我紅蓮教跟蹤查證許久，證實你黃山派確與蒙古勾結，消滅天目及華山兩派，此次正陰謀剿滅虎幫。你黃山派想依附蒙古，甘為走狗，我教本無須干涉，但我教教主受武林人士重託，持天虹神劍以待宋主，豈容你黃山派罔殺無辜。」

一旁正有四名虎幫幫眾，聽聞黃山派陰謀剿滅自己虎幫，都是心下一怔。

姜毅本是忍住氣憤，但見凌嘯天說得如此謊言，當下生怒道：「凌堂主如此信口雌黃，究竟有何居心？我師父平生素恨蒙古韃子，豈容你在此侮蔑！」

凌嘯天冷言說道：「哼！證據確鑿，還想狡辯。今日便在江湖俠士面前，揭穿你黃山派的陰謀。」

姜毅說道：「有何證據，你倒是說來，讓在座江湖前輩公道，不容你任意誣蔑我黃山派清名。」

凌嘯天冷笑說道：「若無證據，怎會跟蹤前來！我教已暗中跟蹤查證許久，探得今日蒙古人與你們暗通信息，準備伏擊虎幫嚴幫主，幸虧我等及時趕到，若讓你走脫回報黃山派，恐怕虎幫又要如天目、華山兩派一樣，慘遭你等毒手。」

姜毅說道：「你簡直含血噴人，凌堂主再如此誣蔑我黃山派，可別怪在下不客氣了。」

凌嘯天說道：「證據便在你手，方才那四名蒙古人，便是送信使者，打開信函，便能證明你黃山派清白。」

姜毅回道：「荒唐！那信函方才不知怎地，那個蒙古人硬是遞給了我，我不識得那蒙古人，信函內容與我何干？」

凌嘯天喝道：「狡辯！不識得你，怎會給你，又怎不給在場諸位英雄，卻遞給你？好，你既要狡辯，方才在座英雄也清楚聽到，那蒙古人臨去時曾道，要你將陽掌門信函另行派人遣送，我想，你身上定有勾結蒙古人的信函！」

在場江湖俠士的確清楚聽到那蒙古人要他將信派人遣送，紛紛點頭稱是。

這時，一位虎幫兄弟，名曰羅霸，說道：「這位兄弟，那凌堂主既然聲稱你黃山派與蒙古勾結，又要

滅殺我虎幫，又振振有詞指證你身上有勾結蒙古信函，不妨讓大夥兒看看你身上有無信函，才知你二人所言何者為真。」

姜毅毅然說道：「好，石群，將咱身上包袱放置桌上。」隨後，對凌嘯天說道：「我黃山派絕無虧心之事，包袱在此，我倆身上隨你來搜，除此蒙古人方才交付之信函外，絕無其他信函。」

凌嘯天聞言，嘴上微微泛笑，說道：「好！如果誤會你，凌某便向你致歉，但黃山如真勾結蒙古，陰謀殺害各派豪傑，紅蓮教定當出面維護正義。」

於是，凌嘯天對身旁的地虎堂主雷彪說道：「搜他倆身上有無信函，以及那隨身包袱！」

這時，當雷彪將桌上包袱打開之時，竟赫見包袱上明顯一封信函，那信函映入姜毅眼簾之時，姜毅啞口對望張石群，一時詫異不知所措。

在場江湖俠士也都目睹那包袱上的信函，耳語說道：「真有信函啊！」

凌嘯天見了那信函，冷言說道：「你方才聲稱並無信函，此時你手中一張蒙古人給你之信函，此包袱內之信函又是為何？」

姜毅一時啞口，張石群也默然未語，隨後姜毅辯稱說道：「這信函不知哪來，並非我們之物。」

凌嘯天喝道：「笑話！不識蒙古人，卻給你信函，現在包袱是你的，包袱內之物又不是你的了！你們當真將天下英雄視為三尺童蒙。今日我紅蓮教在此，可由不得你黃山派如此恣意妄為。來呀！將那信函打開來看看，免說我枉陷他。」

於是，一名紅蓮教徒將那包袱上之信函打開，交給凌嘯天，凌嘯天看完後，皺眉而怒，將那信函唸

出道：「臘月初三日，陽某欲致函邀約嚴幫主赴桃花嶺會商要事，將軍可於桃花嶺安置伏兵，屆時嚴幫可殺，虎幫可滅。」

在場江湖俠士，一聽那信函內容，驚愕不已，議論紛紛。

方才那虎幫羅霸更是心生氣憤，將那信函取過來看後，一掌連同那信函擊拍桌面，立時破口罵道：「好個沽名釣譽的黃山派，當真要殺滅我虎幫！以名門正派自居，卻幹這等陰險勾當。」隨著羅霸那拍桌的掌勁，卻震翻桌上的一疊醬汁，沾染了信函一角。

姜毅取過那信函來看後，慌忙說道：「諸位英雄，誤會，誤會！」

凌嘯天噲道：「哼！證據確鑿，豈容你狡辯。雷兄弟，將那蒙古將軍之信函打開來看看。」

於是雷彪將方才蒙古人交付姜毅之信函拆開後，唸道：「天目、華山派盡已斬草除根，等候誅除虎幫時刻已久，請速通知，以調將配合，蒙戰留書。」

姜毅聽完那信函內容，已心知今日受人陷害，但此時江湖俠士均在眼前，受人誣陷卻又一時百口莫辯。而在場江湖俠士卻紛紛議論著，黃山派如此名門正派，竟去勾結蒙古人，又慘害天目及華山兩派，登時噓聲不已。

此時姜毅冷冷說道：「各位英雄，今日我黃山派受人誣陷，來日定當證明此事。」

凌嘯天冷笑道：「今日我紅蓮教便要解決此事，豈能等待來日！若是縱虎歸山，不知又將有多少虎幫門派受你陰謀奸計所害。你黃山派屈降蒙古人，本與我教無干，但你派勾結蒙古，罔殺無辜門派，我紅蓮教受天虹神劍重任，豈能袖手。今日便要擒你二人，以免與蒙古通風報信，罔害虎幫兄弟，日後再押你二

人上黃山派與師問罪。」隨後凌嘯天回身對所有江湖俠士問道：「不知凌某如此作爲，在場各位英雄有無意見？」

這時，虎幫羅霸朗聲附和說道：「假仁假義之徒，我虎幫贊成凌堂主作法，來日上黃山派與師問罪，也算我虎幫一份，看我虎幫究竟哪裡得罪他黃山派！」

姜毅聞言，說道：「擒我二人，恐怕凌堂主無此大權。」

凌嘯天說道：「罔殺無辜，任何人都有權擒你問罪，今日你別想離開此地，前去通報蒙古將軍。」話畢，凌嘯天喝令擒住姜毅及張石群兩人，地虎堂主雷彪當下一個掌勁去抓姜毅，姜毅一個側身避過，也是出掌化去雷彪掌勁。

這時，桌上其中一張信函卻在兩人打鬥之間，掉落鄰桌地面，被一名手持玉扇書生撿拾了去。而姜毅心知黃山派被人誣陷，焉能束手就擒，遂與張石群兩人空手抵擋雷彪等人數招後，急忙縱身離開客棧，打算先離開客棧，日後再澄清黃山派清白，豈料來到客棧之外，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早在外頭佈下天羅地網等候。

馮鳴南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急縱而出，說道：「哼！今日你二人插翅難飛，別想前去與蒙古人勾結報信，罔陷武林俠士。」

這時，虎幫羅霸等人，及凌嘯天等人，也已追到客棧外來，羅霸喝道：「尚未解釋清楚爲何陰謀滅殺我幫，此刻便想離去，我虎幫不會輕易干休。」

姜毅說道：「虎幫兄弟，我黃山派今日遭人誣陷，待釐清真相後，我派改日定當前往貴幫解釋。」

馮鳴南喝道：「想走？今日恐由不得你。先擒你二人爲證，再上黃山派與師問罪，便能揭穿奸計。」

話畢，馮鳴南雙掌隨勁凌厲而出，掌風似蘊熊熊烈火，猛然直取姜毅。

姜毅不敢大意，與馮鳴南交手數十招，那馮鳴南出掌招招勁力威猛，姜毅因受誣陷，出掌躊躇，促道：「別逼我！」

馮鳴南回道：「今日定要擒你。」

姜毅急欲脫困，運氣勁生，雙手併指成掌，柔中帶勁的掌風，一一化擋馮鳴南的威猛掌勁，正是黃山派絕學「兩儀玄掌」。

然而，此時凌嘯天及雷彪兩人，合攻張石群一人，張石群雖是以黃山絕學「八卦迷魂劍法」相抵，但以一敵二，所面對者乃紅蓮教「地水火風」四大高手之二，張石群終是屈居下風，交手三十餘招，凌嘯天寒光刀影，凌厲非常，一式「水龍刀法」分化二十四招襲向張石群，張石群卻突然招架不住，一個驚險避過刀鋒；隨後雷彪一個「地虎伏魔掌」，由背後緊逼而來，張石群避無可避，後背中掌，當下被雷彪擒住，動彈不得。

姜毅雖見張石群被擒，卻自顧不暇，黃山絕學「兩儀玄掌」虛實莫測，柔中帶勁，本是威力無窮，但姜毅對武學領悟之造詣，不如其師弟丘膺烙，以致難以盡得陽平秋真傳，未能發揮「兩儀玄掌」真正火候，否則以那「兩儀玄掌」之威力，自不遜於馮鳴南之「火雲掌」。

反觀馮鳴南獨門絕學「火雲掌」剛猛非常，掌法爐火純青，不愧爲紅蓮教第三高手。因此，兩人武功造詣明顯懸殊，交手五、六十招後，姜毅左胸被馮鳴南一掌擊中，登時口吐鮮血，馮鳴南順勢於他穴上一

點，姜毅動彈不得而被生擒。

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被擒，這時群俠當中，一名身披紫巾，手持玉扇之書生，輕拂手中玉扇，因方才拾起掉落地上的蒙戰所書信函讀過，仗義言道：「唉！黃山派陽平秋平生素恨蒙古人，那日漢蒙比武會上還與蒙古人廝殺，今日怎會與蒙古人勾結，仔細想來，此事尚有蹊蹺，實應查明仔細才是。只是……不知凌堂主擒此二人，將要如何？」

凌嘯天見那人身披紫巾，手持玉扇，拱手爲禮說道：「想必閣下便是人稱紫巾玉扇的唐夜霜，唐門主，幸會幸會！」

唐夜霜回道：「好說，好說。」

凌嘯天說道：「自天目派滅派後，我紅蓮教經數十日追查，探得他倆與蒙古人代傳書信聯繫，預謀攻滅虎幫。爲防忠義俠士再受誣害，今日先擒此二人，阻其串通蒙古人，改日我紅蓮教再將此二人帶上黃山與師問罪，查明實情，給諸位一個滿意交代，以免有負天下英雄重託。」

唐夜霜聞言，將那信函收入懷中，說道：「既然如此，紅蓮教前往黃山派與師問罪之時，當通知武林豪傑，讓大夥兒明瞭這黃山派真否勾結韃子。」

虎幫羅霸聞言，及一旁江湖俠士也同聲附和。

凌嘯天回道：「一定，一定。今日阻其勾結陰謀，兩方人馬必然蠢蠢欲動，數日之後，我紅蓮教將與師前往黃山派，屆時定當通知各位。」

隨後，馮鳴南等紅蓮教人馬，將姜毅及張石群押離現場。

只聽得江湖俠士間有人笑稱說道：「這紅蓮教奪得天虹劍，似乎以武林盟主自居，開始維護起武林正義來了！」

聞言之人呵呵而笑，回到客棧內繼續喝他們的桂花冬釀酒。



郎情姐意終得傾，披肝瀝血兄弟情

日落之後，黃山之上眾人等那桂花冬釀酒以慶賀冬至節，卻遲遲不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購買歸來，由黃昏等到天黑，眾人越等越是心急，急的是垂涎欲滴的桂花冬釀酒怎還不來，卻不知數十里外的姜毅及張石群遭人誤陷，被擒了去。

躁急的陽紫萍說道：「清晨便已出門，這去打買桂花冬釀酒的人再多，現在總也該回來了，真不知兩人去了哪裡！」

陽平秋說道：「也許有事耽擱了。」

陽紫萍回道：「今日就這桂花冬釀酒最重要，能有什麼事耽擱！大夥兒歡歡喜喜地等候這冬釀酒，這午後就該回來的，現在都甚時辰了，晚膳時間呀，還未聞到個酒香呢！」

陽平秋笑道：「看來萍兒真是對這酒香想煞了！」

陽紫萍回道：「可不是嘛！一年就等此一天，以品嘗那喜來客棧香醇令人夢縈的桂花冬釀酒。」這時，陽紫萍嫣然一笑，看著丘膺烙一眼，說道：「膺烙，你說對吧！」

丘膺烙心頭小鹿亂撞，靦腆笑道：「是呀！那桂花冬釀酒確實香醇，令人一飲陶醉。」隨後，丘膺烙略帶憂心之語，說道：「只是，二師哥及五師弟至今未回，卻不知怎麼了！」

一句關心之語，卻是顯出丘膺烙與姜毅親如兄弟的情誼。丘膺烙受姜毅關照良多，長久以來素知姜

毅爲人負責勇敢，明知眾人殷切等候桂花冬釀酒，斷不可能有任何事耽擱購酒之事，因此，見天黑姜毅未回，丘膺烙心中越見忐忑不安。

由於等候過久，陽平秋吩咐眾人先行去用晚膳，但晚膳過後直至夜深，仍不見兩人歸來，陽平秋及黃山派諸人，心中逐漸不安。丘膺烙本想下山去尋兩人，但因夜色已深，陽平秋說道：「毅兒及石群該是真有事耽擱了，此時夜深，前去也無濟於事，明日再去查探吧！」

陽紫萍此時也心知，兩人真是有事耽擱了，於是也擔心丘膺烙此時夜深前往尋人，便勸道：「是呀！膺烙，天明之後，我與你一同前去，此時前去無處尋人，也是無濟於事。」

於是，丘膺烙應允。但是丘膺烙卻整夜輾轉難眠，心中不時回想起那日元軍攻擊黃山派之景，憂心姜毅及張石群此次下山而去，是否真遇蒙古人而身陷危機。

終究，今夜丘膺烙只能憂心，卻無能爲力。

果真，天明之後，仍不見姜毅及張石群歸來，於是丘膺烙與陽紫萍兩人同行，匆忙下山，前往廬州城內的喜來客棧，去尋姜毅兩人。

此行卻是自丘膺烙入黃山派後，第一次與陽紫萍獨處同行，兩人內心各自關愛對方，不曾表白，此番同行獨處下山，內心不由生羞，一路上卻是默語無言，但又含情脈脈，正是：「郎心有情意難傾，獨望倩影夢難圓；佳人寄語天邊月，遙盼月老繫情緣。」而隨著這一路上的相處，更讓兩人的情意不自覺的各自暗暗表露。

不久，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來到喜來客棧，由於冬至節已過，喜來客棧回復以往的平靜。因時未及正午，客棧內人影寥寥。

丘膺烙來到掌櫃處詢問道：「掌櫃大哥，昨日我兩位黃山派師兄弟曾來購酒，不知掌櫃大哥有無瞧見兩人蹤影。」

那掌櫃一聽他提到黃山派，怎會不知，畢竟昨日客棧外如此喧騰，掌櫃自然清楚，因此回道：「你倆也是黃山派？」

丘膺烙聽他如此問話，心覺有異，回道：「是，我們是黃山派，掌櫃大哥爲何如此一問，莫非昨日我兩位師兄弟怎麼了！」

掌櫃搖頭嘆道：「唉！你們黃山派再怎說也是名門正派，怎會去勾結蒙古人呀！」

陽紫萍聞言，心生氣憤，說道：「掌櫃的何出此言，我黃山派素恨蒙古韃子，怎說我勾結蒙古人。」

掌櫃回道：「這……這……，這昨天確實有信爲證呀，我也不知呀！」

於是，掌櫃便將昨日發生之事，詳予說明，並把紅蓮教將姜毅及張石群擒去之事，一同告訴丘膺烙及陽紫萍。

陽紫萍聞言，怒道：「豈有此理！竟如此誣陷我黃山派，又擒去我派之人，這紅蓮教真是可惡！」

丘膺烙則是心急說道：「二哥及五師弟被紅蓮教擒去，師姐，妳回去向師父稟報此事，我要前去營救二哥及五弟，刻不容緩！」

陽紫萍憂心關切回道：「不！我不能讓你隻身前往紅蓮教冒險，我與你一同前往。」

陽紫萍柔情似水的擔憂關切之語，丘膺烙內心頓覺溫馨，但畢竟前往紅蓮教營救姜毅及張石群兩人，不知凶險如何，因此，丘膺烙自然不願陽紫萍陪同前往冒險，於是回道：「此去凶險如何，尚未可知，師姐還是先回黃山吧！」

陽紫萍更是憂心焦急，正色說道：「不！既有凶險，我更不能讓你孤身獨闖，我意已決，要去便是一同前往。」

丘膺烙無奈，只好說道：「這……，那就謹遵師姊吩咐。只是，……我倆未回，師父必然擔憂，這該如何？」

陽紫萍回道：「這簡單，等等我修書一張，再託人幫咱送上黃山交給爹，便可免去爹爹擔憂。」

於是，陽紫萍向掌櫃借了紙筆墨，書寫完後，便到廬州城內尋託一人，將書信遞送黃山，隨後並與丘膺烙急忙探聽紅蓮教所在，快馬匆匆前往紅蓮教。

紅蓮教下轄「地水火風」四堂，各堂又下設數個分會。四堂分舵易尋，但紅蓮教總壇卻隱密異常，除了總壇之人或四堂之內分會長以上之人，才知總壇位置外，其餘教眾均是不知。當時李玄揚若非梅少龍給予路線圖，怎能知曉紅蓮教總壇位置。因此，丘膺烙與陽紫萍打探了數日，縱然心急如焚，憂心姜毅及張石群之安危，但仍尋不得紅蓮教總壇位置，只能焦急空嘆。

這時，薄暮餘暉的城街之下，多數小販正準備著打攬收攤，人來人往喧囂不已。只見丘膺烙獨自一人佇立客棧門前，眼神惆悵而無助的呆然而思，良久無語。

陽紫萍由客棧內走了出來，見丘膺烙愁思之狀，問道：「膺烙為何發愁？」

丘膺烙一聽陽紫萍之言，恍然回神後，淡淡嘆道：「不知二哥及五師弟，現下如何？苦尋不到紅蓮教總壇，實在擔憂他倆安危！」

陽紫萍勸慰說道：「明日跟蹤那名水龍堂分會長，說不定便可尋得，眼前先莫憂慮了吧！」

丘膺烙聞言嘆道：「唉！但願……」

兩人正談之間，城街之上一名賣花少女，原是沿街兜賣著鮮花，見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便說道：「好心的公子大叔，買個香花，送給這美麗的大姊姊，讓你們感情長久如鮮吧！」

丘膺烙聞言，登時木然無措，更不知如何是好，陽紫萍則是臉上一陣羞紅，兩人卻一時尷尬無語，沒想這不知情的小女孩雖是為推銷那鮮花的美言之語，卻一語道破兩人隱藏於心的情愫。隨後尷尬無語的丘膺烙，見那賣花少女便又想起自己曾於少年時兜賣平安香符的辛苦，便掏了銀兩買了兩朵頭飾香花。

那少女謝過丘膺烙離去後，丘膺烙語拙模樣的說道：「這花……師姐戴上……應該會很漂亮！」

陽紫萍此時也是怦然心跳，卻回道：「那……我……自己戴上嗎？」

這一問，更讓丘膺烙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語調羞澀的回道：「那……我幫……我幫師姐戴上。」

陽紫萍聞言，臉上一陣羞紅，點頭說了一句：「嗯！」心中卻是抑制不住的怦然心動。

於是，丘膺烙便將那兩朵頭飾鮮花，雙手抖動的插飾陽紫萍秀髮之上，兩人此時心中情愫莫名，卻又尷尬無語，最後便各自回房而歇去了。心儀對方的兩人，終究還是未能表白……。明日醒後，則將繼續再去尋姜毅及張石群。

其實黃山派遭受誣陷，並擒拿姜毅及張石群，自是紅蓮教主梅少龍計殺黃山派之謀，而自紅蓮教擒回姜毅及張石群後，江湖上便廣為流傳黃山派已降蒙古之蜚語，此刻如果元軍前往黃山派，江湖人士必然心疑而不加馳援。因此，梅少龍便以密函通知蒙戰出兵剿滅黃山派，那信函寫道：「將軍此時可盡出精兵征剿黃山派，在下施計，當無武林人士前往馳援，此時正是最佳時機。」

於是，元軍為徹底剿滅黃山派，並避免重蹈剿滅劍門派卻損兵折將之覆轍，在蒙戰調派下，由「漠雪雙鷹」領軍，統帥金獅、銅虎、鐵鷹三大戰神，前往征剿黃山派。便趁元軍大舉進軍黃山之時，梅少龍更吩咐凌嘯天及雷彪兩人前去散布謠言，謊稱元軍與黃山派準備會師於黃山，進而大舉殲滅虎幫及其他幫派。又為免百密一疏，防範真有江湖俠士前往黃山一探究竟，於是梅少龍又廣發英雄帖，邀集武林各門派會聚廬州城內，共商如何與師前往黃山派問罪之事。

數日之後，元軍在漠雪雙鷹統領下，兵馬已攻上黃山，同一時間，武林群雄自爭奪天虹劍之英雄會後，再次相會聚集。只是此時前來之人，自然僅是關心黃山派與蒙古勾結之事，人數約莫數百，不如前次之多。

這時，當中有人問道：「梅教主，黃山派當真勾結蒙古人？」

梅少龍佯裝嘆息，說道：「此事尚待查證！只是梅某教下曾擒得黃山派門人與蒙古將軍勾結之書信，正要前往黃山派對質，但卻已聽聞元軍與黃山派會師之事，已然不及。為今之計，只能邀集各路英雄前

來，提醒諸位務必提防元軍之行動。」

虎幫幫主嚴剛，不悅說道：「今後咱各幫派如被元軍討滅，梅教主倒應負責！自前回武林大會比武奪得天虹劍後，武林人士暗自殷殷等候梅教主號召天下勤王，以驅逐韃子，但時隔已久，卻無任何消息，才讓蒙古韃子有各個擊破各幫派之時機。」

梅少龍聞言，倒沒想到今日虎幫卻是問罪而來，心雖不悅，但仍佯裝笑道：「嚴幫主指責甚是，梅某忝為天虹劍之持有者，理應號召天下勤王，扶持宋主，但至今李少俠尚未告知梅某宋主何在，唉！梅某也只能無奈等待。」

眾人聞言，也是心覺有理，於是嚴剛說道：「既然如此，今日梅教主邀集眾夥兒前來，不知意欲何為？」

梅少龍深恐眾人指責勤王之事，臨機應變，回道：「梅某今日特邀各位英雄前來，特有三事告知，其一，告誡各門派務必小心元軍之行動，以免不幸步上天目及華山滅派後塵；其二，未來各幫派如受元軍侵襲，可即通知我紅蓮教各分會，梅某必定前往馳援，以維護各幫派安全；其三，俟元軍離開黃山後，梅某將前往黃山派問明陽掌門因何勾結蒙古，如有英雄願往，可與我紅蓮教同上黃山。」

現場群雄聞言，頗為贊同梅少龍願意一肩擔起維護武林安全之責，總算可以免於隨時擔憂元軍侵襲之驚慌。

然而，群雄在廬州城內等了兩日，紅蓮教徒回報，元軍仍佈兵黃山之下，尚未離開，因此部分群雄無意前往黃山之人便陸續離去，直到三日之後，探馬回報元軍確已離去黃山後，剩餘未離去之武林豪傑，便

在紅蓮教主梅少龍領軍下，前往黃山派與師問罪。

然而，當一行人上到黃山之後，來到黃山派前之松林峽谷時，卻見峽谷谷口被巨石林木阻擋，無法進入。而那谷口前方立了一張告示，寫道：「本派掌門閉關三年，以修道法，謝絕一切訪客！」

由於那松林峽谷乃一般外人進出黃山派唯一通道，如今松林峽谷已封，自然無從進入問罪黃山派。此時群雄中有些抱著懷疑的心情，有些氣憤前來問罪的，終因無法進入黃山派求證而無奈下山。

然這一切正是梅少龍之陰謀詭計，但梅少龍自然對群雄說明此乃陽平秋心虛之舉，為免無顏面對天下英雄，因此封路謝絕外人進入。群雄之中，多數江湖俠士聞言便信以為真。至於，黃山派之內究竟發生何事，武林群雄自然不知曉了！

卻在元軍攻上黃山派，梅少龍邀集武林豪傑相會廬州城時，丘膺烙及陽紫萍正跟蹤一名水龍堂分會會長，終於尋得紅蓮教總壇位置，並在那入口處見有六名侍衛看守，兩人正思如何進入紅蓮教內營救姜毅及張石群。

這時，遠方一列馬車前來，馬車後頭的斗篷內運送著紅蓮教日常所需伙食物資，朝總壇入口而來，丘膺烙遠遠瞧見，對陽紫萍說道：「好機會，師姐，等等我們便混入那馬車之內，便可進入。」

陽紫萍回道：「話雖如此，但我們如何混入那馬車，卻不被車夫瞧見！」

丘膺烙心想也是，看了附近地勢，思索半晌之後，指著數丈之外山腰上的一棵小樹，說道：「有了，師姐，等等那樹倒落之後，妳便儘速混入馬車之內，我會趁機混入。」

陽紫萍點頭應允，隨後丘膺烙輕功縱身前去那山腰上之小樹旁，一個勁力便將那樹根鬆動，只須再一個勁力一推，那小樹便會倒落。

只見那列馬車之上，車夫吹著口哨，哼著小曲，緩緩駕著馬車悠然而行，甚是愜意。正當那馬車來到小樹下方之前，突然一陣沙沙巨響，一棵小樹從那山腰倒落下來，車夫見狀一個驚嚇，連忙扯馬急停，嚇出一身冷汗，陽紫萍趁這瞬間縱上馬車後方斗篷之內。

便在這小樹倒落的瞬間，丘膺烙緊抓住樹枝，身體順勢隨那小樹滑落下來，待要落地之時，因樹滑揚起漫天沙塵，丘膺烙也趁機躍入馬車後方的斗篷之內。此時，車夫早已扯馬急停，眼睛直瞪那倒落的小樹，哪能見到兩人縱入馬車之內。

而紅蓮教總壇入口處之侍衛，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落樹震驚，其中三名侍衛急忙前來查探究竟。

一名侍衛見了車夫，鎖眉詫異說道：「翰哥，發生甚事了？可嚇人了！」

那車夫翰哥，驚魂未定，語帶顫抖，罵罵道：「去他祖娘的！可不嚇死人嘛！平白落下一棵樹，險些壓死了俺老翰。」

那侍衛見翰哥沒事，卻看他如此驚魂，破口罵罵模樣，突覺好笑，卻忍著不敢笑出，說道：「這樹嚇著翰哥了嗎？」

那翰哥雖是粗人一個，但烹調手藝精湛，卻主管著紅蓮教總壇伙食，因為人俗氣豁達，總壇上下諸人總愛開他玩笑，如今侍衛見那平日吹哨哼歌的可愛翰哥，如此驚魂模樣，自然心笑不已。

翰哥聽他調侃之語，則回道：「去你祖娘的！差點被壓死能不嚇著嘛！你們這兔崽子，守門也會守到

這樹落了下來。」

那名侍衛笑意暫歇，說道：「翰哥！這樹該死！下回我們一定仔細巡邏，每棵樹都不放過，乖乖迎接翰哥豐收歸來。」

那翰哥知開他玩笑，故意瞪了一眼，說道：「祖娘的！還不快去把這樹清理清理，這些個日教主不在，龍堂主親到總壇坐鎮，俺老翰要趕緊去準備午食了。」

那侍衛說道：「是！翰哥你快去吧，這些亂樹我們處理就是。」

於是，翰哥駕著馬車繼續前行，進入紅蓮教總壇入口，途中又過了兩道關哨，並對守哨侍衛寒暄之後，繼續往總壇內而行。

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前後進入馬車後方斗篷後，兩人蹲坐米糧之旁，由於空間窄小，兩人卻只能咫尺貼身，近得對方息息而喘的鼻息聲，便在耳邊。雖是心繫姜毅的安危，但此刻靜待馬車到達伙房的時刻間，卻讓彼此心儀的兩人，難以抑制內心怦然的悸動。

無間的距離，陽紫萍貼著丘膺烙的胸膛，卻隨著心中紛亂的情絲，突然……豪邁性格的陽紫萍，竟開口問了一句：「你喜歡我嗎？」竟是這數日獨處之時，兩人內心中最真摯的一句話，卻也最難開口的一句話。

數日的獨處互動，患難與共的心情，彼此已然感覺對方真心，丘膺烙終是有所顧忌，自然不敢表白。但陽紫萍終於鼓起勇氣，問了丘膺烙這個問題。

只是，丘膺烙不知如何回答，他心知二哥姜毅也是深愛師姐陽紫萍，因此陷入兩難。只是，這僅在咫尺的深情，如此令人動心，卻是人性最真摯的情感，終究難以掩飾、抗拒；最後，丘膺烙終於點點頭，承認了自己喜歡陽紫萍。珍愛的兩人，不知月老早已繫牽情緣，雖然此刻方知彼此真心，也是此生無憾了！

馬車終於停妥，短暫的真情告終，趁翰哥前往伙房吆喝人手前來搬運糧食之時，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快速溜下馬車隱身躲於一旁。由於兩人武功根基匪淺，以輕功躍身紅蓮教總壇之內，查探姜毅及張石群行蹤。

但畢竟紅蓮教眾人均著白袍紅蓮裝，因此為掩人目光，丘膺烙擊昏兩名侍衛，取過白袍紅蓮裝讓自己及陽紫萍換上後，便仔細四處探查。

兩人佯裝打掃狀，一一查探每個門房，但均無所獲，不知姜毅及張石群關囚何處。

數個時辰後，由於午膳時間已至，多數教眾前往膳廳用膳，丘膺烙及陽紫萍也趁機躲在牆角打掃著，卻見那翰哥打好五、六份膳點，吩咐來人說道：「來，送飯去給後山何仔他們用膳，也順道帶過去給那兩個漢奸。」

於是一名伙夫依著翰哥的吩咐，將那打好的午膳，提著便往外頭走去。

一旁佯裝打掃的丘膺烙聽到「漢奸」兩字，想起喜來客棧掌櫃誤解黃山派勾結蒙古之事，猛然意會那翰哥所講「兩個漢奸」，可能便是姜毅及張石群，於是對陽紫萍低聲說道：「我們跟上前去！」

於是兩人便低頭急忙離開膳廳，一路跟蹤那伙夫前去。

陽紫萍便問丘膺烙道：「為何前來跟蹤此人？」

丘膺烙說道：「那翰哥提到送飯給後山兩個漢奸，我推測他應是指二哥，所以趕緊追來。」

陽紫萍聽聞「漢奸」兩字，氣憤萬分，忍著性子低聲說道：「真是可惡！竟然誣陷我黃山派漢奸，改日定要向紅蓮教討回這個公道。」

丘膺烙回道：「當務之急先營救二哥及五師弟要緊，回黃山再行商議此事。」

陽紫萍雖是氣惱，也只能說道：「嗯！」於是兩人一路緊緊跟隨那名伙伕來到後山一處石洞。

只見那伙夫與石洞前的兩名侍衛寒暄交談後，將手中之午膳分送給那兩名侍衛，又入洞內半晌後出來，再與洞口兩名侍衛示意寒暄後，轉頭便離開回前山而去。

而正當洞口兩名侍衛顧自用膳，疏於防備之時，突然……，頭頸一個重力猛擊，兩人當下昏厥而去，正是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各自擊昏兩名侍衛。

心急的丘膺烙及陽紫萍既已出手，兩人點頭示意後，連忙闖入石洞之內，只見石洞內火光微弱，依稀可見兩名侍衛也正低著頭享用午膳。

其中一名侍衛正說道：「還未吃完啦！那麼急著來收碗筷！」但猛然抬頭一瞧，竟見陌生臉孔，那名侍衛連忙起身喝道：「你們是誰！」另一名侍衛也連忙起身取刀防備。

丘膺烙喝道：「人關在何處，快說！」

如此熟悉的聲音，牆角關囚的姜毅及張石群，赫聞丘膺烙談話聲，急忙呼喊：「膺烙！」、「三哥！」

丘膺烙一聽姜毅的呼喊，當下心血翻湧，激動非常，一句「二哥」，數日來的驚慌全數發洩而出，一掌勁力萬鈞而出，竟當下震傷兩名侍衛倒臥於地。丘膺烙及陽紫萍快步來到姜毅及張石群關囚之處。

丘膺烙與姜毅情同手足，一見姜毅關囚牢籠，映入眼簾之時，丘膺烙激動顫抖，眼眶泛紅，氣惱萬分，回瞪兩名侍衛，怒聲喝道：「交出鑰匙，放開我二哥！」

兩名侍衛倒臥於地，正要起身往外呼討救兵之時，丘膺烙縱步上前，與一名侍衛交手數招，一掌將那侍衛劈死掌下，又立刻回身來拿另一名侍衛。其實兩名侍衛均屬梅少龍貼身侍衛，武功不弱，但因丘膺烙武功高強，又兼見姜毅受囚而惱怒氣憤，出手均是不世之招，因此數招內便擊斃那名侍衛。

此時另一名侍衛見同伴已死，心慌之餘舉刀運動，凌厲刀鋒便往丘膺烙砍去。見那刀鋒劈來，丘膺烙左肩略斜，閃身避過，同時反手出掌，幻化兩儀玄功，左掌出勁，右掌飄忽，數招之後，左掌已掐壓那名侍衛咽喉，只聽得心急的丘膺烙說道：「鑰匙在哪兒？」

那名侍衛並不屈服，斜眼轉頭「哼！」的一句，丘膺烙已知問不出結果，一掌便往後頸重擊，那侍衛昏厥而去。

心急的丘膺烙急忙搜索，果在一名侍衛身上搜出一把鑰匙，急忙開啓那牢籠大鎖，見了姜毅激動地緊握他臂膀，說道：「二哥！總算找到你了！」

數日的憂心，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之人，終於尋得姜毅，丘膺烙卻已激動得不住淚流，正是兄弟情深的英雄真情。

姜毅說道：「師姐、膺烙，你們怎麼來了？」

丘膺烙正要回話，陽紫萍急忙打斷說道：「先別說了！趕緊先離開此地，萬一被人發現可就難以脫身。」

於是三人點頭認同，丘膺烙並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儘速更換那兩名侍衛之白衣紅蓮裝後，四人便匆匆奔出石洞之外。

一到石洞之外，赫見雷彪領著一群侍衛，早已守在石洞外等候。原來梅少龍調派來此守衛的四名侍衛，武功不弱，當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擊昏石洞口之侍衛時，其中一名侍衛只是暫時昏眩倒地，並順勢佯裝昏厥，待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進入石洞後，立即放下一個警示滾石，那滾石隨著木軌滾到前山，警示總壇諸人，於是地虎堂主便即率人前來查探，聽那侍衛稟報後，才知有人闖入紅蓮教。

雷彪一見丘膺烙，當下喝道：「你是何人，膽敢擅闖我紅蓮教總壇！」

丘膺烙擋身在前回道：「黃山丘膺烙！哼……你紅蓮教誣陷我黃山派，又任意關囚我師兄、師弟，今日特來帶走兩人。」

雷彪說道：「只怕今日你是進得來，卻出不去了！」

丘膺烙冷笑回道：「看來，你紅蓮教不明究裡，是執意與我黃山派為敵了。……好，既是如此，丘膺烙便是無論如何，也會帶走我二哥，自也無須擔憂多殺你幾個紅蓮教眾了！」

雷彪哈哈說道：「哈……哈……好氣魄！今日若讓你們離得了我紅蓮教總壇，我雷彪便從此退隱江湖。」話畢，喝令左右侍衛道：「來呀！拿下。」

於是，數十名侍衛上前團團圍住四人，此時姜毅及張石群兩人，因被梅少龍餵食秋槐仇的「鎖筋散」，以致氣力消失，難以運動禦敵。因此，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奮力殺敵，並將姜毅及張石群兩人護在中央。

丘膺烙武功超卓，誓救情同手足的姜毅脫困，出手之勁威猛無比，瞬間已擊斃數名侍衛；陽紫萍巾幗不讓鬚眉，起手之間，也是高手風範，奪過一柄劍後，起劍落劍之威，如秋風掃落葉般，便已刺傷不少紅蓮教徒，果真不愧為陽平秋之女。

隨著不斷增援的紅蓮教侍衛越來越多，丘膺烙仍是帶著姜毅及張石群，往前殺出一條血路。而眼見丘膺烙英勇無懼的身姿，以及紅蓮教損傷的侍衛愈來愈多，雷彪縱身躍入戰局，猛然一掌擊出，與丘膺烙砰然兩掌互擊，兩人各自震退數步，各自心頭一凜。

雷彪尋思道：「此人武功非凡，內勁渾厚，看來是個高手。」

於是，雷彪再運氣勁，反掌而出似有千斤之力，拍往丘膺烙左腹，丘膺烙反手一擋，使出一記「掃風波」，借力撥開雷彪那掌，兩人如此來回交手三十餘招，難分高下。

由於一時間被雷彪困住，丘膺烙一群人難以往前殺出生路，丘膺烙心急之下，出手再無留情，雙掌飄動如太極旋動，周身氣流隨掌波動，正是黃山派絕學「兩儀玄掌」，若由姜毅使來，如同湖水掀波，但此時由丘膺烙使來，卻如滔天巨浪，強大氣勁硬是震退數名紅蓮教徒。

隨後丘膺烙「兩儀玄掌」由腰間而出，柔中帶勁，勁中剛猛的玄掌，時而強襲雷彪左胸，時而虛擊腰間，虛實變換之間，雷彪雖是以自身絕學「地虎伏魔掌」相抗，卻是一個機先錯失，猛然被丘膺烙一掌拍

中肩頭，雷彪登時震退了數步，一陣氣血翻湧，急忙運功調息。

丘膺烙掌握雷彪調息的瞬間，順勢拾起一柄長劍，一陣大喝「啊……」，猛然舞動手中長劍，噹……的數十聲響，殺傷無數增援的紅蓮教徒，終於殺出重圍，並一路往出口處急急而奔。後頭紅蓮教徒仍是源源而來，丘膺烙則是奮勇斷後，一一殺傷不少紅蓮教徒。

突然，雷彪一個輕功飛身，攔住前頭急奔的陽紫萍，陽紫萍猛然一停，出手正要擊退雷彪，但雷彪畢竟是紅蓮教地水火風四大堂主之一，武功高強，出手運動便是「地虎伏魔掌」，與陽紫萍交手數招後，一把握住陽紫萍纖細玉手，再猛然一個氣勁渾厚之掌力，擊落陽紫萍心口，只聽得「啊！」的一聲淒厲聲，陽紫萍嘔出一口鮮血，跌坐於地，傷創五臟。

「師姐！……」丘膺烙、姜毅二人同聲驚喊，急忙來探陽紫萍傷勢。

丘膺烙心急不已，緊抱著陽紫萍說道：「師姐！師姐！……」

陽紫萍喘息說道：「膺烙，我……我沒大礙，你……你要小心！」

丘膺烙回道：「好！好！我一定……帶二哥及師姐，殺出此地，我丘膺烙一定保你們平安離開。」

丘膺烙緩緩起身，滿腔怒火，怒目無言直視雷彪。雷彪看那烈火炯目，心知丘膺烙已是氣憤難當，於是更加謹慎應敵。那雷彪竟在丘膺烙面前，擊傷他十多年來傾心愛慕的陽紫萍，此時丘膺烙如何能不心疼，兼之情同手足的二哥姜毅又深陷危急，已然激怒了丘膺烙。

只聽得丘膺烙冷冷說道：「讓開，……讓我們離開！」冷漠的言語，卻已暗藏逼命殺機。

雷彪雖是謹慎，但聽他斥令自己讓開，不由狂笑道：「離開……，哈……哈……，你真當紅蓮教是可

以任你來去之地……」

輕視的笑聲，已然說明對方不會讓路，丘膺烙不等雷彪說完，手中長劍虹光一閃，頓時劍鋒迴動，當下一記「迷魂迴影」，以忽快忽慢的凌厲招式，猛然破風而出，直刺雷彪左肩。雷彪連忙運動「地虎伏魔掌」一閃一抵，雖是二一避過丘膺烙的冷冽劍鋒，但卻也驚險萬分，於是雷彪順勢取過一柄長刀，與丘膺烙刀劍交鋒數十餘招，兩人仍是不分高下。

此時，丘膺烙因以一敵百多時，體力損耗已多，漸感力不從心，突然，背後猛然一記勁馳而來的快刀，丘膺烙一個未及察覺，待要閃避已然不及，那刀無情砍入丘膺烙後背，立時噴出一注鮮血。

一旁陽紫萍哀號叫道：「膺烙！」上前去扶丘膺烙。

來者正是水龍堂主凌嘯天，便趁丘膺烙與雷彪纏鬥得難分難解之時，掌握丘膺烙出手破綻，運動提刀而襲。

丘膺烙鮮血雖是直流，但面容毫無疼懼之色，仍是一手持劍而立，一手護著背後的陽紫萍等人，丘膺烙此時內心更是堅定，無論如何，都要殺出重圍以保陽紫萍及姜毅安全。因此，顧不得自己背後刀傷直流的鮮血，猛然提勁，手中長劍繞動，劍影幻移八卦方位，迷幻飄忽，虛實而出，正是一式八卦迷魂劍法最上乘之「絕魂迷劍」。

由於丘膺烙誓要殺出重圍，此刻已運全身氣勁，飄渺變換的劍鋒，乍看似柔，但卻劍劍逼命，雷彪接招不過數招，因那劍鋒遊走八卦方位，雷彪頻頻失手，心中一駭之時，丘膺烙劍下毫無留情，便趁雷彪驚駭錯接一招之機，電光石火的瞬間，飄幻剛猛的一劍，驟然刺入雷彪咽喉……。

只見雷彪眼神驚恐，似是不可置信的神情，但終究遲了，雷彪咽喉直噴鮮血，頸脈已斷，丘膺烙急抽長劍，雷彪便癱臥血泊之中。

一切尚不及反應，凌嘯天卻已驚見雷彪躺臥血泊，連忙驚恐上前聲喊道：「阿彪！阿彪！」但隨著頸脈鮮血的大量噴失，雷彪雖是瞪大雙眼，卻是眼前情景漸趨模糊，說不出任何一句話，只剩凌嘯天聲聲的呼喊聲。隨後，紅蓮教地虎堂主雷彪，便此氣絕而亡。

「快走！……」只聽得丘膺烙如此叫喊，便趁凌嘯天及紅蓮教徒著急關切雷彪傷勢之際，丘膺烙猛然抱起五臟受創的陽紫萍，並如此急喚姜毅及張石群快走。

姜毅及張石群同聲應道：「好！」

於是四人拔足快奔，急急直往出口處而去，盼能逃出生天……

陽紫萍因負傷而元氣受損，因此讓丘膺烙抱在懷中，如此短瞬的幸福溫馨，竟是多年來的內心企盼，卻在這逼命時機蒙蒼天成全。此時陽紫萍靜臥丘膺烙懷裡，眼神盯視著那專注英挺的丘膺烙，內心企盼著此事過後，便讓這短暫的幸福溫馨，成為天長地久。

四人急奔約莫一里路後，總算出口處已在眼前。而出口六名侍衛原不知丘膺烙等人闖入，此時才以馬車運送清理完成倒落的小樹，卻見生人遠遠奔來，連忙出劍攔阻。

丘膺烙見狀連忙將陽紫萍交過姜毅抱著，舞動手中長劍喇……喇……，數十招後，六名侍衛盡皆命喪劍下。但此時，受命護守紅蓮教的風雷堂主龍燁一聲令下，大隊人馬已蜂擁而至，武裝侍衛連番急攻丘膺烙，丘膺烙挺身交戰，護擋陽紫萍等三人，交戰數回合後，丘膺烙刺傷數十名侍衛，自己也受了幾處刀劍傷。

只聽得丘膺烙邊與武裝侍衛交戰，邊對姜毅叫喊：「二哥，你們快走，這裡我來應付！快……」

陽紫萍聞言，心慌不已，在姜毅懷中高聲喊道：「不！膺烙，一起走！」

慌亂之中，丘膺烙又中一劍，鮮血淋漓。正是披肝瀝血的丘膺烙，為的是兄弟情義，身為戰地孤兒的他，感念當年上黃山後姜毅的照顧之恩，關懷之情，此時無論如何，他也要護全姜毅；為的也是兒女真情，數十年愛慕的陽紫萍，此刻兩人終於明白真心，既是愛她，誓要護她周全。因此，丘膺烙傾盡一切氣力，血戰殺敵，內心只有一個企盼：保護陽紫萍及姜毅脫困。

然而，雖是已近出口，但眼前紅蓮教追兵蜂擁而至，源源不絕，一路血戰至此，丘膺烙已是氣空力竭。此刻丘膺烙已然心知，今日不但難以退敵，生死也難論定。因此，為保姜毅及陽紫萍全身而退，眼睜餘光掃見哨亭旁的一匹運貨馬車，原是入口守衛用來載運先前倒落的小樹之用，於是，丘膺烙心中有了主張……

只見丘膺烙運足畢生功力，力拼最後一搏，融合「兩儀玄掌」及「蕩迷蹤」之驚天一式，丘膺烙往前縱奔，劍勁掌風如有萬馬奔騰威勁，連傷數十名侍衛，由於入口狹路稍窄，寬度約僅容兩列馬車而過，因此丘膺烙猛烈氣勁壓迫大隊人馬節節而退。

便趁大隊人馬震退之機，丘膺烙連忙奪來哨亭旁的那輛馬車，急促對張石群說道：「五弟，快上車駕馬，務必保護二哥、師姐回黃山，切記！快！」

張石群焦急說道：「三哥，可是……」不等張石群說完，丘膺烙喝聲打斷說道：「快！遲了就來不及了，快！」

張石群無奈只好躍車而上，說道：「三哥，一起走！」

丘膺烙慌急說道：「不斷追兵，誰都走不了！石群……切記，一定要保護師姐及二哥回黃山。」

張石群此時似乎心有愧疚，含淚點頭應允。

這時，兩名侍衛又殺過來，丘膺烙長劍舞動，劍鋒迅速而精準，左右一劍，刺死兩名侍衛。

丘膺烙又急忙回身對姜毅及陽紫萍催促說道：「二哥、師姐，快走！快走！慢了就来不及了！」

陽紫萍仍是憂心驚惶，淒厲之聲說道：「膺烙，你呢！你呢！……一起走！」

逼命時機，眼見武裝侍衛又殺上前來，丘膺烙心知死戰難免，不知是否有命再見師姐陽紫萍，一時紅了眼眶，又倉促說道：「我先斷後，隨後就来！師姐……二哥……保重了！」又心想陽紫萍及姜毅斷然不會獨留自己而逕自離去，於是，丘膺烙冷不防在陽紫萍及姜毅穴上一點，兩人登時無法動彈，丘膺烙竟是一個勁力抱起陽紫萍及姜毅兩人，倉促丟上馬車後頭懸拉的平板之上。

而丘膺烙一句「保重了！」，聽在陽紫萍耳中，心有不祥之感，正要說話之時，卻冷不防被丘膺烙點上穴道，只聽得動彈不得的陽紫萍，驚恐的高喊：「不！……不！……膺烙！」

隨後，陽紫萍與姜毅兩人雙雙躺臥馬車後方的平板之上。

卻在此時，凌嘯天方才搶救雷彪無效，見雷彪氣絕而亡後，凌嘯天惱怒萬分，提刀輕縱而來，正見丘膺烙將陽紫萍及姜毅置上馬車。凌嘯天縱身一躍想在馬車前方攔阻，豈料丘膺烙快了一步，一個勁力提劍輕撥數下，硬是將凌嘯天擋落下來，無法越過丘膺烙去攔馬車。

凌嘯天更加氣惱，誓殺丘膺烙為雷彪復仇，咬牙切齒道：「你竟敢殺我結拜兄弟雷彪，今日……我凌

嘯天定要你死無全屍！」

心急的丘膺烙，見張石群還在遲疑並未駕車馳去，高聲喝道：「石群快走！」

但後頭陽紫萍淒厲之聲不斷嘶喊：「不！不！……膺烙，一起走！」

姜毅也因動彈不得，喊道：「石群，等膺烙，等膺烙！」

一時，駕馭馬車的張石群不知所措。

這時，堅毅的丘膺烙，突然一式「迷魂迴影」，冷不防急攻凌嘯天，由於劍式凌厲威猛，又變幻莫測，凌嘯天被逼退數十步。

隨後，丘膺烙急忙躍身回張石群身邊，看著張石群泛紅的雙眼，心雖不捨，但似是訣別之語說道：「五弟，務必帶二哥、師姐回黃山，不得有誤！……保重了！」

於是，丘膺烙突然也在張石群穴上一點，張石群又是動彈不得，這時，張石群驚恐的眼神中，卻見丘膺烙猛然拍擊馬匹，那馬突然一個驚嚇，急急縱馳而去。

只聽得馬車後頭的陽紫萍，仰天淒聲哽咽喚喊：「不！……不！膺烙……」

但此時馬受驚嚇，張石群又動彈不得，馬車直直而奔，逐漸遠離紅蓮教。

這時，紅蓮教總壇內的高崗之上，一名高手迎風而立，觀看丘膺烙如此英烈血戰，雖是紅蓮教徒死傷無數，但那人卻內心暗自敬佩丘膺烙的義氣英勇，心生英雄相惜之情。那人正是風雷堂主龍燁。

只是，為忠於梅少龍之令，龍燁此刻護守著正在施法祭祀的護教天尊，未敢擅離，深怕丘膺烙若真挾

持護教天尊，將危及紅蓮教之信仰，因此，只在高崗上注視著一切動靜。

凌嘯天眼見馬車載走陽紫萍等三人，更兼雷彪喪命之仇，心中更為惱火，縱身要去追趕，卻又因丘膺烙一夫當關，被擋了下來，並將紅蓮教眾人擋於出口窄徑，難越雷池。怒火飛揚的凌嘯天，突然手中長劍光閃映天，如波光閃耀般的冷冽劍風，朝丘膺烙命門直取而來，正是其名震天下的「水龍刀法」。

由於凌嘯天急欲置丘膺烙於死地，以便前去追趕奔逃的陽紫萍等人，因此「水龍刀法」如水濺花一般，分由無數方位掃劈丘膺烙，丘膺烙以劍相抵數十招後，已是血戰力竭，身中數處刀傷。

但滿身是血的丘膺烙，氣空力盡，雖已意識漸趨迷離，仍是護住狹路出口，不讓紅蓮教徒越過而去，確保陽紫萍等人充足的奔逃時間。

由於丘膺烙意志堅定，以致凌嘯天久攻難取丘膺烙性命，於是凌嘯天運足全身真元，氣凝刀鋒之上，猛然一式「水舞蛟龍」刀勁快猛無比，綿密直取丘膺烙性命，丘膺烙最後一絲氣力，提劍抵擋數招後，因凌嘯天刀勁快猛，丘膺烙不慎長劍脫手飛出……

丘膺烙生死一瞬，凌嘯天無情冰冷的刀鋒，如電光般迅疾，一刀劈往丘膺烙咽喉，便可報雷彪之仇。只見那刀鋒劈到丘膺烙咽喉三寸之處，丘膺烙無劍可擋，無處可避，猛然徒手而出，一式「兩儀玄掌」之勁，以手擋刀，並單手握住刀鋒，手中鮮血不停直流。

由於手中兵刃突被丘膺烙緊握，凌嘯天驚慌詫異之餘，面露驚恐之色，心想眼前之人已非常人，近似鬼神威能，不可思議。

只聽得丘膺烙一個長聲嘶吼「啊……」，猛然氣勁竟然當下折斷凌嘯天那柄細長刀刀，正當凌嘯天及一旁侍衛面露驚恐，不可置信之時，電光石火之間，丘膺烙竟將手中斷片刀刀急射出，冷冽無情的刀刀凌空而飄……，高崗上的龍燁一眼瞧見，心驚之下，急忙輕功縱下而來，但終究遲了一步……

只見那凌空飛飄的斷刀，又勁又猛，不偏不倚射入凌嘯天咽喉，因兩人才咫尺之距，凌嘯天根本不及反應，咽喉已如雷彪之死一樣，噴出一注鮮血，也因頸脈已斷，鮮血直冒，凌嘯天驚懼的眼神，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龍燁搶到之時，凌嘯天已是倒臥血泊，全身顫抖。

龍燁慌亂的神情，喊道：「嘯天！嘯天……！」

但只聽得凌嘯天微弱氣息，說道：「龍哥……告訴……教主，屬下……不能再為他……效力……」話畢，水龍堂主凌嘯天也是氣絕而亡。

眼見凌嘯天慘死，龍燁心情紛亂不已。

想起十多年前，因蒙古軍隊染指中原，宋室行朝顛沛逃亡，梅少龍曾為抗蒙名將李庭芝麾下，隨李庭芝到處征戰，有一次梅少龍因重傷瀕死之際，夢見身披紅巾的紅蓮神君前來救命，並託夢告訴梅少龍草莽真龍將出，便能驅退蒙古回復江山平靜。因此，自李庭芝兵敗被俘犧牲後，梅少龍便與龍燁、馮鳴南、凌嘯天及雷彪共五人，共創紅蓮教，並以供奉紅蓮神君祈求蒼生平安為由，號召不少信徒加入。而總壇內的護教天尊，每逢初一、十五均會虔誠祭祀紅蓮神君，以求護佑蒼生，外人不可打擾。又因梅少龍與馮鳴南前往問罪黃山派，故龍燁便奉梅少龍之令，前來守衛總壇內的護教天尊。

然而，龍燁並不知梅少龍已暗中勾結蒙古人，覬覦江山大位，因此更不解為何紅蓮教要囚禁黃山派

門人姜毅及張石群。因聽得侍衛回報有人擅闖紅蓮教，才下令大軍擒拿闖入者，但站立高崗之上的龍燁，卻見這幕驚天泣地的血戰，以及肝膽相照的兄弟情義，龍燁更難相信這名聞天下的黃山派怎可能勾結蒙古人。

看著眼前氣絕的凌嘯天，龍燁悲慟不已，本想手刃丘膺烙復仇，但見丘膺烙披肝瀝血的兄弟情義，已然力竭，英雄相惜之情，龍燁更是心情雜亂。只見龍燁緩緩站起，看著那渾身血跡、目光如炬的丘膺烙，依舊挺然而立，宛如戰神。

龍燁站立良久，不發一語，也無動作，暗暗佩服丘膺烙的英勇及兄弟情義，於是下令不再追殺丘膺烙等人。

經過片刻之後，血戰力竭的丘膺烙，迷離的意識中，腦裡卻是浮現歷歷在目的往日情景，最後，……因失血過多……，堅毅傲骨的丘膺烙，終於倒臥於地……，氣絕而亡。一生孤苦無依的他，當年幸得陽平秋在祥悅客棧的收留，改變其流浪飄泊的人生；又雖非同根而生，姜毅卻待他情如手足，往事歷歷，盡是姜毅的關護之情；而對陽紫萍的愛慕，雖是不曾表白，但是最後一刻兩人終於明瞭真心，丘膺烙已然無憾。

只是，蒼空的含淚灰雲，大地的淒冷悲風，卻泣訴著丘膺烙無緣得見陽平秋最後一面的遺憾，未能當面道謝陽平秋的收留之恩。從此，情如父子的陽平秋及丘膺烙兩人，今生永難重逢……。



觸目驚血染黃山，主僕會天人永隔

張石群所駕馬車奔離紅蓮教後，躺臥馬車之上的陽紫萍，無助任那驚馬狂奔，只能仰天泣斷肝腸，卻盼不到丘膺烙跟隨而來，最後因傷疲憊，昏厥而去。經過三個多時辰後，當陽紫萍驚慌醒來，大喊「膺烙！膺烙！」之時，已是身在客棧之內，身邊姜毅一旁守護著。

陽紫萍急忙問道：「膺烙？膺烙呢？」

姜毅失落沮喪回道：「師姐，膺烙尚未跟來，不知現在如何。」

陽紫萍說道：「走！快去尋他，快……！」

姜毅回道：「好！只是師姐有傷在身，我去即可，等等回來讓五弟留下照顧師姐。」

陽紫萍因五臟受創，行動緩慢，心怕同去將影響姜毅營救丘膺烙，於是回道：「好！阿毅，務必尋回膺烙。」

姜毅說道：「只是，我實不知紅蓮教總壇位在何處，煩師姐繪路線圖給我，我即刻便去。」

「路線圖……，這……」陽紫萍猶疑說著，想了半晌，說道：「阿毅，你不知紅蓮教總壇位在何處嗎？」

姜毅搖頭說道：「我與五弟當時被擒，囚於馬車內帶往紅蓮教，卻不知紅蓮教總壇位在何處。師姐與膺烙前往營救我們，難道不知……」

陽紫萍茫然無措，說道：「我們就只是……一路尾隨一名分會會長，東轉西折，穿林涉水，……便到了紅蓮教，卻不記得路線。」

原來陽紫萍與丘膺烙當時尾隨跟蹤那名分會長，豈能記得隱密的紅蓮教位置，而馬車載送三人奔逃之時，三人各自動彈不得，任由馬匹亂奔，如何識得路線，因此兩人只能楚囚相對，卻不知如何去尋丘膺烙。

這時，張石群買了幾個包子，匆忙而來，急促說道：「不好，不好了！師姐、二師哥，黃山出事了一！」

一聽黃山出事，陽紫萍驚慌問道：「石群，你慢說，黃山出甚麼事了？」

張石群喘息說道：「聽說……，我聽江湖人士說道，蒙古人上過黃山數天，而此刻黃山派前的松林峽谷，聽說已被巨石封阻。我擔心……我擔心黃山出事了！」

陽紫萍聞言，眼淚奪眶而出，驚泣說道：「那……那……爹……爹……爹……」擔憂黃山派安危，此時陽紫萍已是哽咽無法言語。

三人一則擔憂丘膺烙生死，一則憂心黃山派安危，但因探不得紅蓮教總壇位於何處，憂心無助之餘，只好先回黃山探個究竟，但回黃山的一路上，陽紫萍一直心繫丘膺烙的安危，多年的等待，兩人總算互訴真心，此刻她只盼著丘膺烙趕緊脫困，回黃山與她常相廝守，但陽紫萍豈知，一切……，都遲了。

數日之後，因松林峽谷封阻，陽紫萍三人便由後山小徑回到黃山派，一入黃山派，……竟見遍地橫

屍，……映入眼簾之時，陽紫萍當下驚慌昏厥，幸姜毅一旁急忙攙扶。

甦醒之後的陽紫萍，驚恐的眼神，悲聲哀號著：「爹……爹……爹……」

陽紫萍及姜毅兩人傷痛欲絕，心想怎會這數十日內，黃山派歷經如此慘絕人寰之事，雖是不可置信，卻又血淋淋呈現眼前。

而一旁的張石群瞧見此景卻是雙目愕然，心有所思，不知是感歎黃山派的巨變，抑或另有所思，姜毅及陽紫萍卻未見到張石群的神情。

看著每個感情深厚的師弟妹，如今卻冷冰冰躺臥血泊，陽紫萍哭斷肝腸，卻改變不了眼前事實。但尋遍黃山上下，所有人無一倖存，但卻不見陽平秋屍首。三人心中納悶不解，究竟蒙古人帶走陽平秋屍首，還是陽平秋僥倖逃過死劫，悲痛傷心的三人，只好清理破碎凌亂的黃山，再來查明陽平秋的行蹤。

此時，梅少龍與馮鳴南已回紅蓮教，見得力助手雷彪及凌嘯天已死，梅少龍傷痛氣惱不已，雖想親手血刃殺害雷彪及凌嘯天之人，但龍燁告知丘膺烙已經血戰而亡，並命人將他安葬近郊。

但梅少龍失去雷彪及凌嘯天兩名得力助手，影響自己的江山大業，縱使丘膺烙已死，他卻如何能善罷甘休，氣憤說道：「那擅闖紅蓮教之女子，定是陽平秋之女，竟然逃過元軍滅派死劫，我梅少龍誓要殺她等三人，以祭阿彪及嘯天。」

龍燁疑惑問道：「元軍滅派？教主不是說黃山派勾結蒙古，又何來元軍滅派！難道教主此行未曾上山與黃山派對質？」

梅少龍心知誤露口風，連忙模糊話題改口說道：「……這……黃山派封山謝絕外人，因此未曾與黃山派掌門陽平秋對質。」隨後又氣憤說道：「他既封山躲藏，翻遍黃山，我也要尋此三人討這筆血仇！」

原來紅蓮教四大堂主中，僅有龍燁不知梅少龍與蒙古陰謀勾結，而龍燁只是聽信梅少龍之言，以為姜毅及張石群兩人陰謀勾結蒙古欲滅虎幫。但黃山掌門陽平秋平生素恨蒙古，眾所皆知，因此對黃山勾結蒙古一事，龍燁總是半信半疑，直到見了丘膺烙如此瀝血營救兄弟之情義，龍燁心中更是堅信必是誤會黃山派。

因此，一聽梅少龍又要尋陽紫萍等三人復仇，龍燁連忙阻止說道：「教主！萬萬不可，我紅蓮教不可再濫殺無辜了。」

梅少龍聞言，斥聲說道：「濫殺無辜！阿彪及嘯天被他們害死，莫非我等不該復仇雪恨嗎？」

龍燁也是義正詞嚴說道：「此事由紅蓮教而起，怪得了他人嗎？阿彪及嘯天之死，我又何嘗不悲痛、不難過。但……是我紅蓮教任意關囚黃山派門人，才惹出這場血雨，又怎能全怪他人！」

梅少龍怒火中燒，大聲喊道：「黃山派勾結蒙古，意欲消滅其他幫派，我教主主持正義何錯之有，難道不該主持正義嗎？」

龍燁更是厲聲斥喊：「此事求證過嗎？求證過嗎？未經查證便關押他派之人，人家自然上門索人，我教上下又奉你之令，闖入者格殺無誤，我殺他，他殺我，刀劍無情，又如何怪得了人家！」龍燁越說越是氣憤，繼續說道：「今日誰敢無端關押你，我龍燁就算粉身碎骨，同樣也會置他於死地，你縱有萬般不是，我也一樣挺你！而他丘膺烙何嘗不是與我相同心境，一心只想救回自己兄弟！你可想過，你可想過？」

兩人爭得臉紅脖子粗，互相咆哮，但梅少龍心曉龍燁乃因重視兄弟情義，爭辯之中更知龍燁對自己的情義相挺，因此最後雖是氣惱拂袖而去，但也尊重龍燁之意，未再前往黃山追殺陽紫萍等三人。

卻說李玄揚自落雁峰辭別芸香仙子後，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一路由雲南回到中原，但李玄揚一路上卻沉默寡言，不復往日歡笑嘻哈神情，看在袁莫雲及孫羽珊眼中，心有不忍。

這一日，三人投宿襄陽城內客棧，夜裡卻見李玄揚一人獨坐花園中庭。而與袁莫雲同房的孫羽珊，聽得李玄揚出門之聲，見袁莫雲入睡後，便起身推門而出，來到中庭與李玄揚並肩而坐。

夜闌人靜，月光撒落獨坐的李玄揚身影，盯著那月影的孫羽珊，輕聲說道：「十年前，我每夜望月期盼，盼能在那月光之下，再見玄揚哥的身影，如今羽珊盼到了，卻不忍見玄揚哥如此惆悵。」

李玄揚沉默半晌後，原是淡淡說道：「今後，我再如何期盼，這月光之下……卻……卻……卻再也……」數日來的沉重心情，李玄揚終於崩潰，淚眼奪眶而出，哽咽說道：「卻再也……再也盼不到阿永……」

一旁的孫羽珊，雖是不由跟著哽咽而泣，但安慰說道：「玄揚哥……莫哭……莫哭。」

李玄揚自離開落雁峰後，每夜投宿客棧之時，均是獨自一人而睡，自然想起過去與阿永同床而枕的情景，如今人去床空，李玄揚遲遲不能釋懷。終於，今夜淚崩在孫羽珊面前，李玄揚終於宣洩數日來的沉重心情，也漸漸接受阿永已逝的事實。

但這椎心之恨，血海深仇，李玄揚如何放下，心稍平復之後，說道：「趙平全家血案，因我而起；阿

永無辜性命，爲我而死。不共戴天的血仇，就算天涯海角，我也要那梅少龍血債血償……。」

聽得出李玄揚內心深處難以遏抑的氣忿，體貼的孫羽珊說道：「此人冷血無情，爲惡多端，竟勾結蒙古人殘殺漢人，遺留世上也只是禍害。羽珊一定協助玄揚哥誅殺此人，爲世上除此禍害。只是……玄揚哥萬不可如前次一樣魯莽，獨闖紅蓮教，定要與羽珊商量後再行動。」

李玄揚點頭應允。

於是，翌日天明，三人便繼續往五指峽之路前行，目的是要前去阿永墳前祭奠，並爲阿永之墳立碑。行了數十日，來到許昌城內時，三人尋了一處客棧享用午膳方畢，忽聽得鄰桌四名江湖人士正議論著黃山派，不由吸引李玄揚的注意。

其中一名書生說道：「近日聽說那華山派全派皆滅，無一倖免，沒想五大派鼎鼎威名，卻因黃山派勾結蒙古人，以致僅存霍山派及劍門派。」

另一名粗獷大漢說道：「狗娘的黃山派，一副正義凜然竟然全是狗屁，又聽說連劍門派也是空無一人，莫非全派竟去躲了起來！五大名門正派，全是狗屁！」

由於那大漢嗓門實在亮響，李玄揚聞言心中疑惑萬分，由於事關黃山派之事，李玄揚自然好奇，於是走上前問道：「這位大哥，怎的這黃山派如此名門正派，卻讓這位大哥說得如此不堪呢？」

那大漢回道：「小老弟，這麼大的武林事，你沒聽說過麼？」

李玄揚搖頭說道：「什麼樣的武林大事，倒想請教如何讓這位大哥如此憤慨！」

那大漢氣憤說道：「你說不氣人麼！那黃山派竟然勾結蒙古人，剿滅華山、天目兩派，如今又欲消滅虎幫，你說，這不是助紂爲虐麼？能不氣人嗎？」

李玄揚連忙仗義說道：「這位大哥可別胡言，黃山陽掌門乃正義之士，素恨蒙古韃子，怎會勾結！」

那大漢大笑回道：「哈哈，我胡言……，小兄弟，是你消息不靈通了，這事已是天下皆知，豈是我胡言，不信問問他們。」

李玄揚求證同桌之人，果真如那大漢之言，於是李玄揚不敢爭辯，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離開客棧。

李玄揚一路思索，卻百思不解，說道：「陽前輩爲人耿直忠義，怎麼可能勾結蒙古，這其中定有什麼誤會。」

袁莫雲回道：「是呀，在我看來，陽前輩及其門徒，都是正義凜然之人，怎可能屈膝蒙古，我看不能。」

孫羽珊也是難以理解此事，附和說道：「玄揚哥，我看此事不單純，定有蹊蹺。不如，我們前去祭奠阿永後，前往黃山一探究竟。」

李玄揚回道：「好，自牛心寺爭劍大會一別，也許久未見陽前輩，祭奠阿永後，我們便前往黃山問問陽前輩，便知分曉。」

於是三人便趕路前往五指峽，以便早日前往黃山派了解究竟。

行了二日，李玄揚三人總算來到五指峽口，眼前雖是群山拱翠，蒼溪湍流的風光美景，然而，卻隨著

舊地重回的忐忑惶恐，李玄揚心情越趨沉重。這裡曾是他喪命之地，此刻，他卻要進入探望一個爲他受死之人，那人雖是別人眼裡的愚呆傻蛋，但李玄揚卻視他如兄弟一般，踩落峽谷內的每一步腳印，腦裡卻是一幕幕那人的傻愣模樣……

袁莫雲在前引路，因爲當李玄揚性命垂危之時，那人是她親手掩埋。隨著來到熟悉的地方，李玄揚不由開始顫抖，地面猶可見到被雨冲刷過後的斑斑血跡，足見當時激戰之慘烈。

只見袁莫雲來到一處樹叢，幾經確認後，由樹叢內取出一柄沾滿黃土的長劍，沉重說道：「就是這……」

映入眼簾，一坯黃土堆靜然無語，再也喚不醒故人……，猶記初識之初，傻愣地要李玄揚教他武功，收他爲徒；爲尋星炫珠，萬人塚內隱沒的認真身影；原野中野兔的獵逐者，以及每夜同床共枕時的震天呼雷，……如今，只能午夜夢迴之時，再續主僕情緣……，往事歷歷，李玄揚不由雙腿癱軟而跪，一句斷腸的哀號聲：「……阿永……，我來了……師父來了……」

一旁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聽他哀泣之聲，也不住鼻酸落淚。

李玄揚跪地痛哭，情難自己，嗚咽泣道：「你武功還沒學到……，卻爲我而魂斷荒野……，你生前孤苦無依，如今又要飄零，是我對不起你……是我對不起你……」李玄揚的聲聲喚喊，淒聲哀號，是痛徹心扉的椎心之悲，但是無論如何呼天搶地，卻也只能面對殘酷的現實。

數個時辰後，李玄揚收起哀傷的情緒，抑制椎心的苦痛，隨後親自一土一石的堆砌墳座，並立了一片墓碑，以給一生孤苦的阿永，永世安身之地。此地可遠望翠峰峽谷，近賞碧影幽潭，李玄揚輕撫碑緣，說

別。

道：「阿永，此地寧靜悠然，願你……安詳，今生緣盡，來世願能與你再結兄弟情緣……。當然，……我李玄揚必然不會讓你含恨九泉，爲師誓取梅少龍性命，以慰你在天之靈。……再會了，阿永。」

見李玄揚與阿永情深模樣，不由令人動容，一旁孫羽珊及袁莫雲頻頻拭淚，難掩對阿永的思念悲痛，但終究逝者已矣，祭奠完阿永後，三人終是收起悲痛愁思，難捨無奈的告別阿永，從此師徒兩人天人永別。

離開五指峽後，李玄揚三人沿路南下，準備前往黃山派一探究竟，行經一處淮水渡口，這日淮水因雨暴漲，水流急湍，行舟驚險，以致往返時程較往日更久，因此許多渡水之人只得排隊等候。

這時，東方小徑忽有一名男孩急奔而來，後頭數名大漢急急跟追，只見那小男孩奔入等候渡河的人群，並躲入人群之中，六名大漢追來之後，人群中仔細查探那小男孩身影。由於人群之內亦有多名男孩，六名大漢一時尋不著那小男孩，因此，爲首一名大漢說道：「仔細給我搜尋，務必找到那臭小子！」

於是其餘五名大漢便在人中逐一探搜，果在一名小童之旁搜到那小男孩，並拎著那名男孩之頸，一路將他拖走，無視一旁人群之存在。

突然，那小男孩大聲叫喊：「你們這些壞人，救命啊，救命啊！」

一旁等候渡河的李玄揚，初見那男童急奔入人群時，以爲後頭應是其父追趕頑劣的孩兒，因此自與人群一樣未加干涉。豈料那孩童大聲叫喊救命，卻也讓群眾甚爲震驚，那惡漢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強擄小孩。

李玄揚本想上前攔阻，卻見三名俠士已然挺身上前，其中一名俠士對那六名大漢喝道：「大膽惡徒，快放下那小童！」

擒捉小孩之大漢停下腳步，回道：「哦！……看來是有人想干涉囉！」

那俠士斥道：「哼！光天化日下，強虜小孩，你等目中還有無王法！」

那為首大漢嗤聲笑道：「王法？哈……哈……，我呸！我摩神護法丁冲便是王法，你等最好識相，可保長命百歲。」

那俠士回道：「我道是誰膽敢光化日之下強虜小孩，原來是你這無惡不作的摩神教。今日遇我淮東三虎恰好，我秦宗卿便要替天行道，懲治你這等惡徒。」

丁冲聞言，冷冷笑道：「呵……呵，淮東三虎名震天下，看來今日是要與我摩神教作對了！既然如此，我丁冲便來領教淮東三虎威名。」

李玄揚一聽摩神教，回想摩神教強擄男童行徑，不由怒氣上冲，但既有淮東三虎出面攔阻，自然也就一旁觀看，並未強行出頭。

只見摩神教除一名大漢拾著那小男孩外，連同丁冲在內的五人，齊上前去與秦宗卿等三人一陣打殺，一旁等候渡河人群莫不心驚膽顫。

淮東三虎乃秦宗卿、周冠夫、宋武柏三人，三人為結義兄弟，平日慣常於淮東一代行走，為人豪爽俠義，喜歡打抱不平，懲治惡盜豪強，江湖人稱淮東三虎，頗受淮東一帶居民稱頌。

卻說淮東三虎武功雖是不凡，但丁冲身手矯捷，不在三人之下。只見丁冲獨鬥秦宗卿五十多招，兩人

未分勝負，於是丁冲勁提真元，出掌往秦宗卿左路拍去，見秦宗卿出掌要擋之時，丁冲猛然一個回掌，冷不防一掌劈在周冠夫胸前，那時周冠夫正與兩名摩神教徒過招，自然未料到丁冲這掌。只見周冠夫嘔出一口鮮血，秦宗卿及宋武柏連忙來扶。

見周冠夫傷勢不輕，秦宗卿回頭怒道：「妖邪之眾，竟用陰招傷我二弟！」

丁冲笑道：「哈哈，是他技不如人，何來陰招。識相的話快快離去，我摩神教便不為難你等。」

一旁的宋武柏見周冠夫雖是傷重，但應無大礙，於是難掩心中怒火，氣貫於指，勁力十分，正是宋武柏絕學「穿雲指」，一聲長喝「啊……」穿雲指直驅丁冲命門，丁冲見狀揮掌相抵，指掌碰觸之間，丁冲左臂受傷，退了數十步。但宋武柏繼續進逼，四名摩神教徒連忙上前護住丁冲，並纏住宋武柏。

但見宋武柏如猛虎出閘，握拳出指，再凝真元，出手之勁毫不留情，猛烈氣勁揚動黃沙，數十招過後，四名摩神教徒負傷倒地。丁冲忍住左臂劇疼，出掌再與宋武柏過招數十回合，終究宋武柏技高一籌，一個穿雲指勁力，直破丁冲掌風氣勁，一指正要插入丁冲天靈蓋……

只見宋武柏指鋒來到丁冲天靈蓋五寸之處，突然一聲「啊！」的慘嚎，竟見丁冲好端端紋風不動，宋武柏卻飛出數丈之外，所幸秦宗卿眼明手快，急忙飛縱上前一把拉住宋武柏，才免於宋武柏重重摔落。

兩人回頭看著丁冲身旁，赫見一名矮個中年身影，正是那名矮個出手化去宋武柏的穿雲指，解救丁冲性命。

李玄揚一旁正猶豫是否插手，又恐無端插手惹來淮東三虎不悅，因此只是一旁觀看。突見一名矮個出手擊退宋武柏後，看清那矮個面容，李玄揚心中一怔，與孫羽珊對望一下，似乎認得此人。

孫羽珊低聲說道：「這人……是上次與洛叔叔過招之人，我記得是叫……血沽刁。」

李玄揚猛然點頭，說道：「對！是叫血沽刁，此人武功高強，當時洛叔叔險些受此人之掌，幸虧洛叔叔功更爲高深，才未受傷。」

這時，秦宗卿攙扶著宋武柏來到周冠夫身旁，對那矮個喝道：「你又是誰，爲何幫助此般惡徒！」

那矮個冷笑道：「嘿嘿，惡徒，我血沽刁身爲摩神天尊，豈容你侮蔑我摩神教，你真該死！」

話畢，血沽刁身影迅疾，五指爲爪急取秦宗卿左胸，秦宗卿一驚連退數步，出掌猛然一擋，卻被血沽刁抓破右臂，登時鮮血直流，豈料血沽刁較丁冲更爲兇殘，不等秦宗卿喘息之機，勁力更猛，連環數爪直取秦宗卿心窩，眼見秦宗卿避無可避，性命垂危之際，現場人群駭然而驚，沒想今日渡河搭舟，卻遇凶神惡煞。

只見血沽刁五指利如鷹爪，正要插入秦宗卿左胸取其心臟，危及之時……，突然，血沽刁五指凝結，動彈不得，正是李玄揚一個電光石火的追雲步輕功，來到秦宗卿面前，一拳握緊血沽刁手腕，以致血沽刁五指動彈不得，化解秦宗卿致命危機。隨後，李玄揚一個勁力一震，血沽刁一個踉蹌，竟被震退數十步，險些摔倒。

秦宗卿額冒冷珠，沒想自己鬼門關前止了步，猛然回神後當下說道：「多謝少俠，多謝少俠！」

氣惱羞怒的血沽刁，喝道：「小子，你是何人，膽敢多管閒事！」

李玄揚冷言回道：「哼！我是你摩神祖宗……：你等摩神教盡做傷天害理之事，人人得而誅之，難怪玉面如來洛玉波誓要滅你摩神教。」

血沽刁聞言，鎖眉怒道：「看來你是玉面如來的朋友，哈……哈……，不必他來我摩神教，我摩神教自會擒他前往摩神面前謝罪。」

李玄揚回道：「既然如此，我今日便先擒你這摩神天尊，來去觀音菩薩面前謝罪，看看菩薩會不會赦免你等泯滅人性的行爲！」

血沽刁口裡一句「找死！」，已是化爪爲掌，逼命直取李玄揚右心，李玄揚側身回掌，與血沽刁交手數十招，血沽刁暗道：「此人年紀輕輕，武學竟如此高深，不出絕招，難以取勝。」

於是血沽刁暗提真元，氣聚雙掌，一式「碎心掌」如有千鈞之勁，忽快忽慢，分由三路變換攻取李玄揚，李玄揚改守爲攻，左右揮擋之際，出掌便往血沽刁胸口拍去，但血沽刁身形瘦小，影如鬼魅，以致李玄揚一時難以取勝。

李玄揚退了幾步，心想：「此人武功不弱，兼之身影挪移變幻難測，實難擊落在他身軀之上，竟沒想當時洛叔叔一招便能將他擊敗。」突然，李玄揚一時回想起洛玉波所授之迴雲掌招式。

只見李玄揚氣凝於掌，單手一個反掌，隨後半握掌心，掌腕飄動，正是迴雲掌法之「雲轉峰迴」，登時破風而出。血沽刁見狀勁力十分，碎心掌威力更猛，兩人分擊對方，交手二十餘招，突然雙掌砰然一聲互擊，只聽得「啊！」的一聲，血沽刁震退數步，口吐鮮血。那名拎著小男孩的摩神教徒，連忙放下那男孩，攙扶著血沽刁，男孩也急忙跑到李玄揚後方躲著。

李玄揚之內力源源無窮，已至菩提易筋經最高境界，血沽刁如何承受得了李玄揚此掌，因此五臟俱創。但血沽刁雖是重傷，仍是勉力說道：「小子，報上名來，我摩神教會記得你。」

李玄揚嗤言說道：「哼！你既叫我小子，我名便是小子，何須再問。況且你摩神不是神通廣大，去問他我名便可。」

血沽刁聞言，冷笑數聲後，便與那六名摩神教徒狼狽離去。李玄揚本無殺意，且心繫黃山派情形，因此也就未加追擊血沽刁等人。



白櫻山莊露曙光，尋親千里泣肝腸

血沽刁等人離去後，秦宗卿點住右臂穴道止血後，忍住右臂傷勢，前來向李玄揚致謝說道：「多謝少俠出手相救，否則秦某如今已為亡魂。」

李玄揚回道：「大叔客氣，方才大叔仗義，以致身陷險境，玄揚自當相互扶持，萬別如此客氣。只是大叔傷勢……」

秦宗卿回道：「我傷勢無妨，少俠放心。」這時，秦宗卿對那名小男孩關切問道：「小弟弟，你家居何處，離此遠否？」

那小男孩受了驚嚇，這時才惶恐而哭道：「嗚……嗚，大伯伯，我叫小靖，我家住長安城，壞人將我捉去，我掙脫才逃了出來，……我想回家。」

秦宗卿聞言，說道：「長安城……，離此地有數日路程，但眼下已是黃昏，這……這可如何是好。」秦宗卿思索了片刻後，對李玄揚說道：「天色已近黃昏，敢問少俠渡河後欲將何往？」

李玄揚回道：「大叔，我叫李玄揚，我等三人渡河後欲往黃山。」

秦宗卿說道：「黃山離此也尚有數日路程，看來今夜李少俠必定投宿客棧。既然如此，秦某居於對岸白櫻山莊，不妨請李少俠今夜一同前往敝莊讓秦某招待，以答謝李少俠救命之恩。而這位小弟弟家居長安城，路途遙遠，我想一同先帶他回莊，天明之後秦某再遣家丁送他回長安，不知少俠意下如何？」

這時，孫羽珊正在爲受傷的周冠夫及宋武柏把脈診治，聽得秦宗卿此言，對李玄揚說道：「玄揚哥，既是秦大叔一番好意，兩位大叔又有傷在身，羽珊想寫幾帖藥方讓兩位大叔服用，我們不妨就一同前往。」於是，秦宗卿對那小男孩小靖說明他意後，小靖心知秦宗卿出手相救，絕非惡徒，因此便依秦宗卿之言，一行人渡河後直往白櫻山莊。

一行人來到了白櫻山莊，秦宗卿馬上吩咐家僕準備宴席，以款待李玄揚三人。李玄揚運氣先爲周冠夫及宋武柏療傷，孫羽珊並爲秦宗卿右臂止血敷藥。隨後，孫羽珊請秦宗卿家僕速依藥單前去抓藥，讓周、武二人服下後，兩人傷勢果見好轉跡象。

孫羽珊見狀說道：「方才玄揚哥已爲兩位大叔逼出體內血瘀，兩位大叔務必再依此藥方連服七日，則傷勢必可痊癒。」

周冠夫回道：「感謝孫姑娘，沒想孫姑娘竟會醫術，及時爲我兄弟三人治癒，否則恐怕得療養個數月方得痊癒。」

孫羽珊回道：「羽珊也是舉手之勞，還不及三位大叔的仗義俠骨，才能讓小靖重回天倫之懷。」

宋武柏說道：「這仗義之舉，我們三兄弟實在愧不敢當。唉！其實呀……」宋武柏話說到此，一時卻吞了回去，不知如何再說。

秦宗卿見狀，說道：「唉！三弟，我們已然改過自新，有何好羞，說出來咱也不怕李兄弟及兩位姑娘見笑啦！」

袁莫雲聞言，心上一頭霧水，問道：「三位大叔如此仗義之舉，本就光明磊落，人所稱道，卻不知爲何心羞，莫雲著實不解，真是好奇想聽！」

宋武柏見她這等好奇模樣，索性也就直言說道：「其實呀……，我三兄弟本是山賊大盜，而且……唉！殺人無數……」

一聽「殺人無數」之語，李玄揚三人登時目瞪口呆，不敢置信模樣。

孫羽珊抖言問道：「三位大叔……如此義勇，怎會……怎會殺人……殺人無數？」

宋武柏嘆道：「我三兄弟真是殺人不眨眼的山賊大盜，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三兄弟原本據立山頭，攔路搶殺往來之官商馬車金銀，抗拒之人便加殺害，唉……說來真是罪過，罪過呀！我三兄弟藝高膽大，從未失手，……但三十多年前的某一日，卻栽了個跟斗……唉，卻也改變了我們的一生呀！」

袁莫雲聽到此，更覺好奇，忙追問道：「此話怎講，爲何改變你們一生！」

宋武柏繼續說道：「那日，我們攔阻了一名書生，喝令他交出身上財寶，豈料那書生竟是呵呵而笑，反與我們打賭，聲稱賭輸之人便永世爲對方奴僕。」

孫羽珊聞言，微笑說道：「所以三位大叔是賭輸囉！」

這時一旁的秦宗卿說道：「自然是輸了！只是我們三人怎會賭輸，姑娘妳倒是說說看，用一支筆，砍斷一把刀，這麼簡單的賭注，誰不答應。」

孫羽珊疑惑說道：「一支筆砍斷一把刀，這絕無可能！玄揚哥，你有辦法麼？」

李玄揚搖頭說道：「內力再深，也不可能！」

秦宗卿說道：「就是嘛！我們自然賭不可能，可是……你猜怎麼著，那書生一提筆，不費吹灰之力，竟將我手中的刀當場削斷……」

李玄揚聞言，鎖眉疑惑而道：「一筆削斷，這……這怎麼可能，那是鐵筆麼？」

秦宗卿搖頭說道：「毛筆。」

李玄揚說道：「這著實不可思議，是何人有如此能耐？」

宋武柏突然拍案說道：「是了！李少俠你問得好，誰能有此能耐！唉！便是我等壞事做盡，竟是栽了個跟斗。李少俠可曾聽聞『劍怪詭刀論頂峰，一筆春秋稱英雄』這句話嗎？」

李玄揚回想片刻後，點頭說道：「嗯！我曾聽綠林幫歸末谷前輩提及，但只知此三人乃武林三大頂峰高人，卻不知其名。」

宋武柏說道：「此三人確實是武林三大頂峰。劍怪便是劍怪獨孤峰，一生冷漠孤傲，目中無人，其雪影劍術獨步天下，據聞當年愛劍成痴的郭雲天，曾受劍怪獨孤峰之指點，最後自創五行劍法，並創立劍門派而成爲一代宗師。而那劍怪獨孤峰，一生僅收過一名女弟子，便是人稱雪影飛貂的段天紅。」

李玄揚聞言，回憶後說道：「雪影飛貂段天紅，雪影劍，對了，我曾見過一次，其劍法無風無影，甚爲詭譎。」

宋武柏回道：「沒錯，段天紅正是劍怪獨孤峰之愛徒，傳承獨孤峰頂尖的雪影劍法。而詭刀，便是詭影刀羽霄，消失江湖已久，不知是否尚存於世。而這一筆春秋，便是打敗劍怪詭刀稱英雄的『一筆春秋柳行風』。我等三人便是遇上柳行風，天下第一高手，你說巧也不巧，那春秋筆更是他獨門兵器，唉！我三

人自然是賭輸了。大丈夫一言九鼎，雖是山賊，也不能無信，因此便甘爲他奴。」

袁莫雲問道：「既然爲奴，三位大叔爲何在此山莊，卻不似爲奴模樣？」

秦宗卿說道：「其實柳大俠早知我等據山攔路搶劫，所搶所殺均是貪官豪強，知我三人本性不壞，特意收服我三人，我等三人賭輸後，並未要我們爲奴，反命我們今後要濟弱扶貧，行俠仗義，我三人既然允諾柳大俠，自然信守承諾，便移居此白櫻山莊，從此濟弱扶貧，維護鄉里，日久便得這『淮東三虎』的封號。」

宋武柏靦腆微笑說道：「所以方才孫姑娘稱讚我等仗義之舉，我們才愧不敢當。」

袁莫雲說道：「犯過知改，其善爲大，況且三位大叔願賭服輸，一諾千金，從此行俠仗義，守衛鄉里，還是令莫雲佩服。」

秦宗卿笑說道：「袁姑娘過獎了，不過這三十多年來，也未遇能同時擊敗我等三人之高手，豈料今日竟然失手，又蒙李少俠出手相救，否則秦某性命休矣，因此不敢在少俠面前妄稱仗義英雄。」

這時家僕來喚晚宴已經備妥，於是秦宗卿便請李玄揚一行人前往膳廳用膳，席間眾人論及黃山派之事，淮東三虎也是不勝唏噓，便將所聽所聞之事告知李玄揚，李玄揚仍是不願相信黃山派勾結蒙古人之事，明日便要啓程繼續前往黃山派一探究竟。

晚宴過後，李玄揚與孫羽珊兩人漫步於白櫻山莊庭園，仍是憂心黃山派勾結蒙古之疑。

忽然，小男童小靖，手中拿著一個圓圓的麵餅，邊走邊顧自品嘗著，來到李玄揚身前數步之時，李玄

揚一眼撇見那圓圓的麵餅，心上一怔，連忙搶步速到小靖身邊，心念一急，搶過小靖正在啃實的麵餅，並自己咬了一口咀嚼。小靖手中麵餅突被李玄揚搶過，也是一愣。

心急的李玄揚，語調倉促而顫抖問道：「這……這……你這餡餅哪兒來的？」

小靖不明所以，見李玄揚如此嚴正質問，眼神惶恐回道：「是……是秦伯伯……給我吃的，我……我沒有偷……。」

小靖受了驚嚇，李玄揚卻不知曉，孫羽珊見狀也是一臉疑惑。

心急的李玄揚不知自己的舉動驚嚇了小靖，拿著手中餡餅直奔大廳，去尋秦宗卿，見了秦宗卿也是心急而語調倉促問道：「秦大叔，這……這餡餅哪兒來的？」

秦宗卿也是一臉疑惑，惶恐說道：「這……這我也不知哪兒來的，要問問阿福，可能是阿福買回來的。我想那餅是甜食，小孩兒應會喜愛，所以拿一個給小靖，怎麼了，……有……有毒嗎？」

李玄揚心急問道：「誰是阿福？誰是阿福，可否煩請秦大叔帶我去找他，拜託大叔，拜託大叔。」

見李玄揚雙眼渴望企求的神情，秦宗卿也著實一臉疑惑，緊張回道：「好，我帶你去問問阿福。」

於是秦宗卿急急匆匆的帶著李玄揚來到後院，以為那餡餅有毒，忙來質問總管阿福，阿福也是不知所措，見李玄揚如此質問，惶恐回道：「那……那餅是阿光昨日回來時帶回的，要問問阿光。」

問不出所以，李玄揚愈加心急，阿福又匆匆來到前院詢問正在打理清掃的阿光，阿光也是惶恐的回道：「這……這是我在大都城郊一處小鎮買的，我見那買的人多，應是好吃，特地購回給大家嚐嚐，怎……怎麼了嗎？」

李玄揚仍是心急問道：「城郊？大都城哪個方位，距大都多遠？這位小哥，我拜託你了，快……快告訴我。」李玄揚紅了眼，言語已是哽咽，繼續哽咽說道：「這……這是我娘做的麵筒餡餅，這是……我娘呀！」

盼了十年，尋了千百回，如今，眼前這個麵筒餡餅，正是李玄揚十年前賭氣出門時，母親親手研製的麵筒餡餅，而且是餅皮焦紅的麵筒餡餅。他雖尚未查證此餅是否出自母親之手，但經過方才的咀嚼，李玄揚心中幾乎可以篤定這是母親所創的麵筒餡餅。

一旁跟追而來的孫羽珊及眾人，才知李玄揚方才的異常舉動，竟是尋找多時的雙親有了一絲線索。李玄揚向阿光詢問那餅攤的詳細位置後，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商議，明日立即啟程前往大都西郊小鎮，先去尋那餅攤，確認是否為他雙親，改日再上黃山一探究竟。

於是，翌日黎明，李玄揚心急不已，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便辭別秦宗卿等人，匆匆渡河北上，兼程趕往大都城西郊。

心急如焚的李玄揚，彷彿歸心似箭般的急切，披星戴月，星夜急奔，孫羽珊及袁莫雲一路伴隨，見他如此心急尋親，心中當然不捨。行約三日，終於來到大都城西郊一處九龍鎮。

來到鎮上已是黃昏，彷彿近鄉情怯般的忐忑，李玄揚一步一步走向阿光所提的鎮集市街，一攤一攤的逐一查看及詢問：「何處有賣麵筒餡餅？」但卻不見阿光所提之賣餅老婦，期待落空的李玄揚難掩心中失落，逕自步履闌珊，失望而嘆。

過李玄揚雙頰，那是他盼了十年，夜夜企盼的面容……。一句「娘……。」李玄揚雙腿發軟跪了下來，緊緊抱住老婦的雙腿，卻已哭得面容糾結。

那老婦仍在顫抖，彎下身來，見李玄揚胸前一塊玉珮，手握那塊玉珮，手竟也不住驚惶顫抖，驚恐的語調說道：「你……你……你是……你是玄兒，你真是玄兒！」

李玄揚嗚咽泣道：「娘……我是玄兒……我是玄兒呀，孩兒不孝，孩兒不孝……嗚……！」

不可置信的事實，早已認定李玄揚已死的李母，怎麼也難相信此刻的真實，但那胸前玉珮，卻是李家傳家之寶，而那清俊的面容，細細查看確實是自己的寶貝孩兒。此時已是老淚縱橫的李母，口裡「我的玄兒沒死，我的玄兒回來了」，緊緊抱著李玄揚，母子緊緊相擁而泣。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見此情景，早已哽咽涕零。

李母哽咽說道：「娘以為……以為今生再也見不到玄兒了。沒想到，沒想到玄兒回來了，真的回來了。總算，蒼天可憐我這老兒，沒讓我遺憾呀！」

李玄揚仍是嗚咽說道：「孩兒不孝，讓你們……讓你們受苦了！」

門庭如此吵雜，一名滿頭白髮的老漢從屋內探了出來，映入李玄揚眼簾，……正是他那木訥敦樸的父親。李玄揚仍是雙膝跪地，面向父親哭喊著：「爹……爹……」

木訥的李父，雖不懂情感的表達，但泛紅的眼眶，卻止不住老父的淚水，只見李父雙手不斷揮去滑落的淚水，說道：「玄兒……玄兒回……回來了！」

李玄揚回應道：「爹……玄兒回來了，對不起……對不起……讓您跟娘……受苦了！」

猶記年少之時，雙親髮絲烏黑，雖是黝黑的皮膚卻不蒼老，如今母親雙鬢斑白，父親竟也髮絲全白，垂垂老矣，都是因思念愛子。李玄揚心中不捨，內心不斷自責自己的年少無知及血氣方剛。

這時李母攙起崩潰啼哭的李玄揚，輕拍臂膀安慰說道：「好孩子，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並詢問身後孫羽珊及袁莫雲何人。

一旁的孫羽珊擦乾眼淚，仍是哽咽說道：「伯母，我是羽珊……」

李母臉上更為驚訝的說道：「珊兒……妳……妳真是珊兒，這……這……」

孫羽珊說道：「自伯父伯母那日離開沛坡村後，便無蹤影，爹爹曾上大都尋找你們，但卻遍尋不著，後來我們也遷居到臨安城內，卻是一個巧合讓羽珊跟玄揚哥重逢。」

李母看著亭亭玉立的孫羽珊，讚美說道：「珊兒都這麼大了，長得如此窈窕秀美。那妳身邊這位姑娘呢？」

孫羽珊回道：「伯母，便是這位袁姊姊莫雲，才讓玄揚哥逃離死牢，我們才能重逢。」

李母一聽是袁莫雲讓李玄揚逃離死牢，當下又是感激涕零，竟是雙膝下跪謝道：「袁姑娘，謝謝妳救了玄兒，謝謝妳！」

木訥不擅言詞的李父一聽此言，內心也是無限感謝，連忙來到李母身旁，陪著跪謝袁莫雲道：「活菩薩，謝謝妳，謝謝妳！」

袁莫雲一臉疑惑，連忙將兩老攙扶而起，說道：「兩位快別如此大禮，莫雲擔當不起，是玄揚救我，非我救他。」

李父李母聽她此言，一時納悶疑惑，於是李玄揚便將那夜鳴沙山囚牢內，他如何解救袁莫雲危機，以致兩人脫困之事告訴李父李母，兩老才知事實真相。

李母仍是說道：「終要感謝袁姑娘，如果沒有妳……恐怕……恐怕我兩老，再也……再也見不到……」話到此，不由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這時，李父說道：「天黑了，我趕緊來去煮晚飯給玄兒接風。」

李母忙說道：「不，我來，我來！對了，老伴，你趕緊到隔壁老王家借隻雞，還有紹興酒、排骨，還有……管他的！反正老王家有什都借過來，今天老娘再現手藝，親煮玄兒最愛的紹興醉雞，還有珊兒最愛的椒鹽排骨，並準備豐盛的一餐，好好答謝袁姑娘，總算讓咱這幾年的淚水沒有白流！」

木訥的李父臉露微笑，說道：「好，我馬上去。」興奮雀躍的前往老王家。

這日正是年前送神之日，於是，當晚李母果然準備一桌豐盛佳餚，為久別重逢的愛子慶賀。只見李玄揚夾起一片醉雞，入口咀嚼的剎那，竟是感動的不住淚流，十多年的天涯飄零，如今終於得以再嘗那夜夜夢迴的母親廚藝。這是蒼天的眷憐，不忍那雙鬢已白的兩老夜夜思兒，因而讓李玄揚一家人終於再敘天倫之情。

席間，李玄揚細說著自己被囚於大都兵司馬土牢，與文天祥同囚相識，又如何因伊兒汗國未派員來押解，而被遣送關囚於鳴沙山之經過，以及回中原後的種種境遇。李母聽聞李玄揚遭遇後，不忍愛子受此折磨，心中暗暗感謝上蒼保佑李玄揚終於平安歸來。

隨後李母說道：「那年，文丞相被押赴刑場就義之時，我兩老也在現場，文丞相正氣凜然不懼生死，誰見了不鼻酸呢！只是……我竟不知……我兒便是與他同牢。」李母擦拭眼角落淚，繼續說道：「我與你爹離開泊沛坡村，一路來到大都，想要前往牢中探你，但聽說你是重要死囚，獄卒說什也不敢去打聽你關囚何處。我兩老悲慟哀傷之餘，只好天天前往菜市口刑場，等候見玄兒最後一面。等了三個多月，總不見玄兒，我兩老住不起大都，只好來此鎮上尋了處屋宅棲身，並賣這紅豆餅餠口維生，每有聽聞刑場執行，我倆便趕忙前往，看看能否見到玄兒一面，我倆……也就死而無憾了。沒想到……沒想到玄兒竟然就回來了……真是蒼天保佑呀！」

李玄揚聞言，仍是對自己年少時的血氣方剛頻頻道歉懊悔，李父則是嘴裡說著：「回來就好，回來就好！」言語雖是木訥，難掩其對愛兒回來的喜悅與感動，殷勤為李玄揚夾菜盛湯。

默默看著父親被滄桑染白的鬚髮，淚水仍是靜靜滑落李玄揚雙頰，低落飯碗之中，淚水拌飯的李玄揚無語懊悔，也暗自感謝蒼天讓他尋得了雙親。

經一番憶往的感傷言語中，眾人心情也終於平復，笑談著這些年來各自的種種遭遇，李父李母也同情袁莫雲尋夫的心情，交代李玄揚無論如何要協助袁莫雲尋得夫婿，以答謝袁莫雲救命之恩，袁莫雲則是頻頻推卻自己並非解救李玄揚之人，並無如此大恩。然而，究竟是李玄揚解救袁莫雲，抑或袁莫雲解救李玄揚，自是蒼天因緣所繫，考驗生死相遇的真情，無須世人爭論。

這時，李玄揚又問道：「娘，這麵筒餡餅明明是妳告訴我的，怎地卻改稱了紅豆餅，險些害我差點又錯過尋得爹娘的機會！」

李母笑說道：「當年娘才研製出來，想說麵筒裏著紅豆餡兒，自然說是麵筒餡餅了，哪知在這鎮上來賣後，大夥兒因餡兒都是紅豆，便直呼紅豆餅、紅豆餅的，日久便慣了，也就叫紅豆餅了！早知玄兒竟因紅豆餅找到老娘，說什麼我也要取名叫麵筒餡餅呢！」

眾人聞言一陣哈哈而笑。



泯滅人性神醫怒，用謀設計欲擒龍

經過數日，正值除夕佳節，家家戶戶忙著張羅過新年，於是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也陪著李母，前往鎮街採購年貨，用來準備大年夜的團圓飯，以開心地歡度新年佳節。

李玄揚並未陪同前往，在家清理打掃完畢後，一人獨自無所事事，突然想起芸香仙子所贈之「乾坤奇略」一書，於是取出翻閱看了半晌，看了一個多時辰，李玄揚心想：「這諸葛丞相遺策寫得深奧無比，我一頁也沒能看懂，唉！諸葛亮雖是千古神算，但總是算錯我了，我是什麼料子，自己怎會不知。那瑤池金母更是絕妙，還託夢仙子說什麼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的！更指望我能造什麼黎民萬福，看來全都算錯了！」

這時，李母與孫羽珊及袁莫雲已採購年貨回來，見李玄揚一人搔首皺眉閱讀書籍，好奇的袁莫雲及孫羽珊湊上前來，袁莫雲率先調侃說道：「呦！這太陽打西邊出來了麼？咱李大俠竟是看起書來了！」

李玄揚靦腆說道：「這……這是芸香仙子贈我之書，說……說是諸葛丞相遺策：乾坤奇略，是歷代落雁峰主密傳之物。」

袁莫雲疑惑說道：「丞相遺策？對，那日你命危上落雁峰之時，我確實記得芸香說過此事，但……我居落雁峰十多年，卻不曾聽聞此事！」

於是，李玄揚便將芸香仙子告知有關諸葛亮託付遺計，將此書傳贈與落雁峰主有二度因緣之男子，以

及瑤池金母託夢證道仙子告知「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一事，詳細告訴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

聽完李玄揚詳說原委後，袁莫雲一臉既驚異，又嘆服的神情，說道：「沒……沒想我眼前這位俊雅公子，竟是真龍之尊，江山奇才呀！小女子袁莫雲，三生何其有幸，竟得拜見尊顏！」

見袁莫雲如此調侃，李玄揚也自嘲說道：「江山奇才！呵……確實是奇怪之才呀，這書我沒一頁看得懂，什麼奇才！唉，諸葛丞相料事如神，……哈！這次卻是敗在我這著啦！算錯囉！……吶……妳自己看看，說不定妳才是奇才！」隨後將書遞給袁莫雲。

袁莫雲取過那「乾坤奇略」觀閱半晌，確實艱深難懂，說道：「這什麼天變、奇陣的，我也著實看不懂。羽珊，妳古書讀得多，倒是瞧瞧看。」

孫羽珊取過「乾坤奇略」，細讀書首幾頁後，似有所感，說道：「此書內載諸葛丞相兵法之精髓，分說天變、地詭、奇計、玄謀、絕陣等臨陣對敵之五篇奇略。天變篇細說如何善用『風雲雷雨、日月星辰』之變幻；地詭篇闡述如何巧妙借用『山林峰谷、川河湖海』之詭譎；以及許多奇計、玄謀、絕陣的用兵之道，甚有克敵制勝之妙策，確實……確實深奧無比！難怪，難怪諸葛丞相用兵如神。」

袁莫雲驚訝說道：「羽珊真能明瞭其中真義，看來，羽珊才真是奇才呀！」

孫羽珊回道：「莫雲姐妳說笑了，羽珊僅看懂書首之分說，若細看這天變篇的天干地支推算，以及八卦之說，哎呀！我可沒半點看懂。若是醫書，我倒可觸類旁通，但這兵書，唉！我可是一籌莫展呀！」

李玄揚說道：「唉！珊兒，看來也只有妳看懂，這乾坤奇略就放妳身上吧，或許珊兒閱讀熟了，還可

以教我呀！否則呀，我是永遠都不會懂得這乾坤奇略精髓！就怕辜負了芸香仙子的付託！」

孫羽珊回道：「好吧！我有空看看，看懂了再告訴玄揚哥內容精髓吧！現下我得趕緊入廚幫伯母準備年夜飯了。」

於是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便一同前往幫助李母料理年夜飯。李玄揚一家三口，及孫羽珊、袁莫雲五人，一同歡欣吃了團圓飯，歡欣慶度新年佳節。

經過數十日的天倫之樂，李母自也關心李玄揚終身大事，於是問道：「玄兒呀，珊兒都等你十多年了，又隨你如此到處奔走，也該成親將珊兒娶過門了！」

孫羽珊一旁嬌羞靦腆說道：「伯母，這事不急呀！玄揚哥才尋得伯父伯母，也還未幫莫雲姊姊尋得夫婿，這事可晚點再說啦！」

李玄揚聞言，猛然想起黃山派之事，竟因這數十日的天倫重逢，著實忘卻原本欲往黃山派一探究竟之事。於是李玄揚對雙親說明文天祥臨終付託之事，以及自己間接害死宋室後裔的罪過。為免紅蓮教為禍天下，以致生靈塗炭，自己必須前去解決此事，以取回天虹劍匯聚天下英雄，喚起漢人團結之心，才有驅逐蒙古人之機會。

李玄揚惆悵對母親說道：「娘，此刻迫在眉睫之事，乃武林謠傳黃山派勾結蒙古疑雲，孩兒猜想必是陰謀家梅少龍所為，必須急切前往查明，及時阻止無辜之人再受迫害。畢竟我辜負了文大叔所託，必須親自為此事善後，並為天虹劍尋得仁義之士，號召天下豪傑驅逐蒙古異族，以告慰文大叔在天之靈。」

李父一旁聽得愛子作爲，憤慨讚道：「好！就該將韃子趕回漠北，老子我打不過蒙古韃子，我兒子行，老子我全力支持你！我阿海沒什出息，但總算生個英勇爭氣的兒子！去吧！」言下之意，充滿對蒙古異族欺壓漢人的憎恨，也對自己愛子的情義忠心，深深感動佩服。

而愛子心切的李母，雖是苦苦盼得愛子歸來，但聽聞愛子身負文天祥託付的家國重任，又想起這十多年來親眼目睹許多無辜百姓受蒙古人欺凌情景，深明大義的李母說道：「玄兒呀！娘沒讀書，不懂什麼道理，但知道這韃子可惡得很，你說的那個什麼梅子，什麼龍的，勾結蒙古人要殺我兒，更是可惡！我兒男子漢大丈夫，報效國家趕走蒙古韃子，娘也支持你，只差娘不敢在你背上刺個什精忠報國的，讓你跟岳將軍一樣時時警惕！不過，既然平安回來了，沒被韃子無辜害死，咱好好報效國家，去！把文丞相的事給人辦好，才能將韃子趕回漠北去！別擔心娘跟你老爹，我兩老紅豆餅生意好得很，可以養活自己！」

李玄揚聞言，反倒心不生捨，說道：「可是放下您與爹，孩兒心上有些難安！」

李母雖是粗人，卻深明大義，說道：「放你一百個心，我兩老見玄兒回來了，心上快活得不得了，以後日子過得可寬心了，還沒想那麼早死！況且呀，可等著抱抱孫兒呢！」

一旁孫羽珊聽聞此語，倒是一陣臉紅心羞，嫣然無語。

李玄揚回道：「好，既是爹爹及娘親也贊同孩兒所爲，我辦完文大叔交代之事，解決了這漢奸梅少龍，再幫莫雲尋得出關方法尋得她夫婿後，再回來見爹娘。爹爹及娘親可別再亂跑了，不然到時我與珊兒要成親之時，又得到處找你二人了！」

李母回道：「對了……對了，珊兒家在臨安何處，我兩老有空得去探望探望他們，好好跟人家道個

歉，一個女兒等咱玄兒十多年，真是苦了他們了！」

於是，孫羽珊便詳細將臨安神農堂之位置，繪成圖紙，交給了李母。而李玄揚也在雙親的應允下，翌日天明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匆匆趕往黃山而去，以便一探黃山派究竟。

此時此刻的李玄揚，終於尋得日思夜想的雙親，心中自是歡喜，再無牽掛。因此，心中預定前往了解黃山派之事原委後，便要儘快取得前往西關的通關文件，陪同袁莫雲尋她夫婿，以完成他倆曾經互許的諾言。

行了數日，來到黃山腳下，三人本要由前山而上，孫羽珊突然說道：「記得那日秦宗卿大叔曾言，聽說黃山封山謝絕外客，說不定那松林峽谷無法通過，咱從後山小路上山，那路當時管師兄及陽姑娘曾帶我們走過。」

李玄揚回道：「也對，那好，咱就由後山小路上去吧！」於是三人便尋後山小路，沿路直上黃山派。

李玄揚三人來到黃山派時，正是陽紫萍與姜義、張石群回到黃山收拾殘局後的一個多月，李玄揚心覺黃山之上頗有冷清之感，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來到黃山派正德殿，竟見大殿內空無一人，卻有打掃清理跡象。

袁莫雲心中也是疑惑，說道：「新年已過，怎現在才開始打掃！」

孫羽珊說道：「這便奇了，既是打掃，怎卻內外沒見半個人影！」

三人正疑惑之際，卻見陽紫萍走了出來，一見李玄揚等人，連忙驚道：「孫姑娘、李少俠，是……是你們來了！」

孫羽珊回道：「陽姊姊，這……這黃山派怎會空無一人？」

這時又見故人，陽紫萍一個多月來的哀痛心傷，登時潰堤嗚咽的說道：「黃山派……我黃山派門人……被人給盡皆殺害了……！」話畢哀痛欲絕，泣不成聲。

孫羽珊及袁莫雲一時不知所以，見她如此傷痛欲絕，連忙上前安慰。

這時，姜毅及張石群聽聞人聲及陽紫萍的哭聲，急匆匆由後堂趕來大殿，正見來者是李玄揚，姜毅內心欣慰不已。畢竟在此絕境之時，心中早已亂了方寸，仿如汪洋孤舟般的無助，一見故人前來，自然讓無助不安的心獲得慰藉。

／李玄揚急切對姜毅問道：「姜大哥，這是怎麼回事，怎會黃山派上下空無一人，只見你等三人呢？」

於是姜毅取出懷中信函，正是那日張石群包袱之中被蒙古人栽贓所放信函，並將事情的原委，詳細跟李玄揚說明，包括紅蓮教如何誣陷他與張石群勾結蒙古，以及兩人囚禁紅蓮教後，丘膺烙與陽紫萍如何搭救之經過，回山之後卻見黃山派除不見自己師父屍首外，其餘門人盡遭滅門殺害。而迄今三人仍是不知丘膺烙生死，本待處理眾人後事完畢後，便要下山打探紅蓮教總壇位置，前去搭救下落不明的丘膺烙。

李玄揚聞言，心知定是梅少龍之謀，當下怒火攻心，氣憤惱怒至極，緊握雙拳，長聲喝道：「該死的梅少龍……，我李玄揚今生不誅殺你，如何面對天下人！」

姜毅疑惑問道：「李兄弟怎會如此氣憤斷定是梅少龍呢？」

然李玄揚此時怒不可抑，卻不知如何說明前因後果。

而此時陽紫萍心情已稍平復，袁莫雲便詳細將梅少龍殺害趙平一家，以及勾結蒙古人計殺李玄揚之事

告訴三人，三人才恍然醒悟。原來精心籌劃武林大會，匯聚天下英雄協尋三珠，最後又自己技奪天虹神劍的紅蓮教主梅少龍，竟是如此奸邪險惡的陰謀家。

陽紫萍聽聞整個事情的原委後，咬牙切齒說道：「紅蓮教！血債血還！我黃山派數百條無辜性命，還有我爹……」一提及陽平秋，陽紫萍仍又忍不住淚流。

袁莫雲安慰陽紫萍說道：「你等既遍尋不著陽掌門，陽掌門或許及時脫走，並未遇害，陽姑娘且莫傷心。」

陽紫萍抑制傷心情緒，說道：「我爹爲人，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保全他人，斷不可能棄門人不顧而獨自逃生，所以……，所以……，只怕是凶多吉少……。」

袁莫雲說道：「可是，現場不見陽前輩屍首，卻又如何解釋……」

孫羽珊回道：「前輩畢竟是中原武林五大派之首，或許……蒙古韃子將前輩擒了去，若真如此，……或許生死尚難論定。」

陽紫萍悲傷說道：「蒙古人欲置我黃山於死地，我爹真若被擒，恐怕……恐怕他們也不會留他生機……」

李玄揚擔憂陽平秋生死，心中更加惱火，又是氣憤說道：「梅少龍勾結蒙古，殘害漢人，已是無可饒恕！若連陽前輩也遭此毒手……那……那真是罪不容誅了！」

這時，孫羽珊取過姜毅手中那張誣陷信函，想起梅少龍的所做所爲，殺害趙平全家、五指峽用計擒己，又勾結蒙古神鬼二決誘殺李玄揚，以及陰謀陷害黃山派滅門等慘絕人寰之事，連那原本仁心仁德的孫

羽珊，竟也氣憤說道：「我自幼立志懸壺濟世，渡救天下蒼生，往往嘔心瀝血也難救一命，……但梅少龍這冷血無情之人，竟是一夕之間毀去無數生靈！天下大惡，莫此為甚！」

孫羽珊說得氣憤激昂，連李玄揚及袁莫雲也都詫異萬分，不曾見過孫羽珊如此激憤。

只見孫羽珊轉而冷言說道：「玄揚哥，我一生只救人，不會殺人；但如今殺一人，可救黎民蒼生，珊兒不但支持，更要助你誅殺此人！」見那孫羽珊冷然而怒模樣，著實令人不寒而慄，可見梅少龍所為已是人神共憤，竟連一名仁心仁術的醫者，也難以容忍。

李玄揚聞言，激憤說道：「好！為得江山，無辜英雄染血，梅少龍野心既因我而起，便由我終結。我便前往紅蓮教，定要擒殺那梅少龍！」

袁莫雲連忙說道：「你……一人獨上紅蓮教，……這……這豈不太過冒險，你縱有萬夫莫敵之勇，也難以面對無數高手，不妥！不妥！」

李玄揚仍是義憤說道：「不殺此人，我寢食難安，更愧對天下人，愧對文大叔！」

這時，一旁冷漠沉思良久的孫羽珊，彷彿已有計策，終於說道：「玄揚哥，咱們不上紅蓮教，卻要讓天下人知道梅少龍罄竹難書的罪行，再一舉讓他伏法！」

李玄揚問道：「罪行？如何公布其罪行，咱們片面之言，江湖豪傑會信嗎？又如何能讓那梅少龍在群雄面前認罪？難也！不如還是直闖紅蓮教最為乾脆。」

孫羽珊說道：「不！梅少龍此人深謀遠慮，更是陰險狡猾，玄揚哥若直闖紅蓮教，定然陷入險境。」

李玄揚皺眉回道：「不上紅蓮教，我們又如何尋得梅少龍，讓他伏法！」

孫羽珊說道：「咱不去尋他，而是讓他自來，請君入甕！」

袁莫雲疑惑問道：「請君入甕！那倒是如何請法？」

孫羽珊回道：「我想起日前翻閱乾坤奇略之時，曾讀奇計篇之兩計『分兵出城』及『引將入陣』，我才思索良久，羽珊心中已有計略引出梅少龍！屆時可將他罪行公諸於世，無所遁形，並藉群雄之力誅他伏法。」

李玄揚聞言大喜，連忙讚嘆說道：「珊兒，妳好厲害！竟能引用乾坤奇略之計，到底妳有何好計引出梅少龍呀？」

於是孫羽珊娓娓說明如何邀集天下英雄豪傑，以及如何引出梅少龍，並讓他罪行無所遁形之計略，但尚未說明細節，欲前往煙波山莊會見江天雨後，再協商細節。眾人聽完孫羽珊之計略，同聲贊許，但此時張石群卻突然面無血色，狀似驚慌不適，眾人卻未察覺。

心思細密，言語鎮定的孫羽珊繼續說道：「陽姐姐，誘出梅少龍後，咱們再由他口中探聽丘大哥消息，妳暫莫憂心。至於陽前輩行蹤方面，蒙古人如真擒去陽前輩，其意必是殺雞儆猴，威嚇中原武林人士歸降，因此，過些時候總有訊息。若真無任何陽前輩訊息，依我看來……，陽前輩……或許真是脫身逃過死劫。總之，咱們先分頭進行，務先除此魔頭，否則江湖永無寧日！」

陽紫萍回道：「好！便依孫姑娘之計，我黃山派上下數百條血債，……定要他梅少龍血還！」

孫羽珊再三叮嚀囑咐姜毅後，便與李玄揚及袁莫雲迅速趕往煙波山莊尋找江天雨商議此事。

行路之時，對孫羽珊擊劃擒龍計略，心中暗暗佩服的袁莫雲說道：「只知羽珊行醫濟世，妙手回春，竟不知羽珊能籌劃這擒龍妙計，莫雲好生佩服！」

李玄揚湊著說道：「是呀！原以為珊兒只會救人，不會殺人，沒想……沒想到珊兒冷漠之樣……，還真令人不寒而慄！」

孫羽珊說道：「唉！玄揚哥、莫雲姐……，羽珊醫者天職乃渡救眾生，但……殺生如為護生，殺一人可保千百人，縱使入萬劫地獄，羽珊也義無反顧！這梅少龍誘殺玄揚哥，玄揚哥險些喪命，如今又殘害黃山派數百條人命，其行令人髮指，已讓羽珊不得不怒！若不阻殺此人，不知又將有多少蒼生憑添無辜性命。羽珊也是一時想起乾坤奇略所載『引將入陣』之計，兼之平日慣於思慮病症解法，因此才當下思索而得此計。只是……此計是否真能請君入甕，誘來梅少龍，誘來之後，又是否能證據確鑿揭發其惡行，尚在未定之天！」

袁莫雲回道：「至少咱們已是盡人事而為了，成敗且看天意吧！」

於是，一行三人繼續趕路前往煙波山莊。

行約五日，三人終於來到煙波山莊，江天雨一見三人，盛情接待，仍是不住道謝孫羽珊解救江瑩失憶症的大恩至德，並告知洛玉波已偕江瑩同遊天涯而去。同時，江天雨也詢問李玄揚前去查探宋室後裔結果，而李玄揚便將趙平全家遭害，自己也險些命喪梅少龍之手，以及黃山派遭害之事詳告江天雨。

江天雨聞言，心中難以置信，沒想分別不到一年光景，李玄揚已是鬼門關前走了一回，頻頻搖頭感

嘆。

李玄揚並說道：「煙波山莊血案一事，我也向他求證，他以為我當日難逃生天，也就得意承認確是他所為！」

江天雨雖曾猜測，但如今既經李玄揚證實，江天雨仍是駭然憤恨。江天雨才猛然驚醒，原來這一切奇異的事端，煙波山莊血案數十條人命，以及當年梅少龍正義凜然，前來煙波山莊與他商議尋找三珠之事，說是為匡扶宋室再雪神州而戮力盡心，竟全是梅少龍為奪天虹神劍，而處心積慮籌劃的陰謀。

此刻江天雨也是憤恨難抑，說道：「沒想我受陸丞相所託，號召天下勤王，匡扶宋室，竟也糊塗將那天虹神劍送入邪人之手！還將殺我山莊之仇人，當成菩薩心腸的義士，悲呀！嘆呀！此人……，真是罪無可赦呀！」

李玄揚懊悔說道：「莊主，我罪更重……宋室唯一後裔，趙平全家，竟因我而……全家遭害，無一……倖存！因此，不殺梅少龍，我……我如何面對天下漢人！」

見兩人不斷自責，孫羽珊安慰兩人說道：「莊主，今日我等前來，便是想請莊主幫忙，誘出紅蓮教主梅少龍，屆時在天下豪傑面前揭穿其陰謀罪行，讓他認罪伏誅，以告慰宋室後裔、煙波山莊、黃山派上下數百條的亡魂，也為天下蒼生除此禍害。」

江天雨回道：「孫大夫有何方法揭穿梅少龍罪行，江某一定全力支援！」

孫羽珊說道：「前次武林大會時眾人雖已皆識玄揚哥，但玄揚哥已知梅少龍陰謀，此次若由玄揚哥號召武林大會，梅少龍定然生疑不敢赴約。因此，便借江莊主之名再次號召武林大會，天下英雄定會前來，

那梅少龍也應會前來！」

江天雨疑惑問道：「但李少俠既向梅少龍求證煙波山莊血案，梅少龍定然以爲我已知情，怎敢前來！」

孫羽珊推測說道：「梅少龍只向玄揚哥一人承認此事，且認爲玄揚哥已死，莊主若是咬定血案是他所爲，也無實證，因此他應無需如此懼怕而不敢前來。況且，羽珊更有引將前來之計，他一定會前來！」

江天雨問道：「敢問何計？」

孫羽珊說道：「乾坤門至寶！」

江天雨聽聞乾坤門至寶，更是疑惑問道：「乾坤門至寶便是天虹神劍，如今劍已落入他手中，他怎還會前來？」

孫羽珊回道：「莊主，其實乾坤門內之至寶，非是天虹神劍，而是那數百千箱的黃金，以及文物資產，幸未交給梅少龍，否則後果便是不可收拾了！如今，便要以這黃金寶藏，誘他前來！」

江天雨說道：「乾坤門內有黃金、文物，我卻沒聽陸丞相說過！」

李玄揚回道：「當時由文大叔負責運送寶藏，文大叔爲求審慎，將神劍、寶藏、文物分廳藏置，但陸丞相應是以爲所有寶藏皆置於乾坤門大廳內，自然未詳細告訴莊主此事。」

江天雨聞言點頭說道：「當時陸丞相離去之時，也是行色匆匆，確實無暇說明清楚。回頭來說，如依孫大夫之計略，由江某函發武林帖，召集武林大會，但又如何讓梅少龍認罪伏誅呢？」

孫羽珊回道：「莊主可於武林帖中敘明天虹神劍內藏有寶藏玄機爲由，號召天下英雄前來，梅少龍得

知消息，自然細細查看天虹神劍，欲尋得寶藏玄機。但那寶藏玄機在玄揚哥手中之三珠，梅少龍又如何得知，因此，天虹劍上尋不得寶藏蹤跡後，梅少龍自會持劍赴會，聽聽莊主如何解破天虹劍上的寶藏玄機！而前次以武爭神劍，本次我們則來以文論英雄，屆時，再勞煩莊主伴稱陸丞相曾託言大宋以文立國，寶藏將交由允文允武之英雄人物。到時，羽珊備妥文題，由莊主請眾武林俠客書寫答題，最後再由莊主揭曉，羽珊自然有計讓他伏罪！」

江天雨聞言，雖不知孫羽珊如何讓梅少龍伏罪，但聽她之言思慮周詳，因此自然應允配合，心中萬分期盼殺害羅俊、歐陽秀之兇手得以伏誅，以告慰兩位義子在天之靈。

眾人議論已定，江天雨便依孫羽珊計略，繕寫武林帖，並命武雲前往各門派、幫教，廣發傳送。武林帖中約定於二月初五，於武功山上之連峰崗舉行武林大會，並將公布天虹神劍上，藏有陸秀夫託付以抗元的黃金寶藏祕辛。

消息一出，迅速傳遍武林，由於時值正月十八，元宵方過，距二月初五僅有十多日，武林各門派各幫教獲邀之後，爲怕錯過這重要大會，甚有奪得黃金寶藏之奢念，無論路程多遠，紛紛兼程趕往武功山連峰岡上而去。

紅蓮教總壇內的梅少龍，自也接獲煙波山莊江天雨的武林帖，江天雨並特邀請梅少龍持天虹神劍赴約，以解開天虹劍上所藏之黃金寶藏祕密。

但深謀慮的梅少龍，自接獲武林帖後早生疑慮，心想：「那江天雨不是猜測是我血染煙波山莊，怎

會邀我參與武林大會，此事甚奇……對了，那日李玄揚之言只是猜測，我爲了解原因才主動承認，而那日李玄揚重傷失血，並落入湍急潭水之中，絕無生機，因此江天雨尚難論定煙波山莊血案與我有關，反正我不承認了便是。但是……，連峰岡……，江天雨選此地點不正是宋室後裔趙平藏居之地，太過巧合，定然有詐……。」

隨後，心疑的梅少龍又尋思暗想：「哎呀！或許，宋室後裔趙平藏居之地，便是藏寶之所……但這天虹神劍藏有黃金寶藏祕密，我怎都不曾發覺，若真有那寶藏祕密，哼！我便自己獨取，又何必持劍上連峰岡。」

於是，梅少龍獨自一人端詳天虹神劍良久，由劍柄、劍鋒、劍鞘，裡裡外外看得透徹，想探查黃金寶藏之祕密。

但這天虹神劍怎會有寶藏祕密的蹤影，畢竟那只是孫羽珊所編，要誑騙梅少龍入計的謊言，而梅少龍又豈知江天雨爲揭發他的惡行，甘冒誑騙天下英雄之險，也要編織天虹神劍藏有寶藏祕密的謊言。又武林人士本知江天雨受陸秀夫託付日月星珠，啓出天虹神劍之事，因此對於江天雨號召武林大會公布抗元黃金寶藏之事，都是深信不疑。

梅少龍獨自端詳了天虹神劍兩天兩夜，劍上實在看不出任何祕密，心中又恐若未赴武林大會，非但錯失寶藏之密，也惹得武林人士爲奪天虹神劍而來，自己豈不是成爲武林公敵，多年的辛苦籌劃便將成爲泡影，於是心想：「武林帖中提及前次以武爭劍，劍仍是歸我，但此次尋得之黃金寶藏，卻欲以文論輸贏，

贏者保管那富可敵國的黃金。我紅蓮教下不乏飽學之士，將這些人一同帶去，即便比文，我也自有勝算。只是……此番前去爲防有詐，恐得多帶人馬，甚至……，或許可再聯繫蒙戰，以防萬一。」

當夜，梅少龍急書密函，命馮鳴南連夜趕赴大都城將軍府，親將密函交給蒙戰將軍。

蒙戰取過密函觀閱後，心下驚喜萬分，尋思暗道：「聖上多年關心查探的至寶，總算有了蹤跡，此番行動既可取得黃金寶藏，又可一舉殲滅中原武林門派，一舉兩得，真是太好了！哈哈！」

只見蒙戰暫時強掩臉上喜悅笑容，進入書房回了一封密函後，來到大廳對馮鳴南說道：「煩將此函回送梅教主，並代爲轉告，老夫全力配合他的行動。」

隨後，馮鳴南急奔趕回紅蓮教覆命。

數日之後，梅少龍便率同龍燁及馮鳴南兩大堂主，及數百名紅蓮教眾，出發前往連峰岡。由於此次行動梅少龍異常謹慎小心，特別欽點教中數位飽學之士，及所有武功高強侍衛同行。

那黃金寶藏魅力著實令人垂涎，能支應當年宋室行朝多年的軍餉，想來定是富可敵國的巨額財寶。因此，武林中各大小派門，紛紛趕往連峰岡參加此次盛會。

武功山下的客棧，卻因這次武林大會之故，三日前便已大小客房皆滿，許多武林人士只得夜宿郊外廟宇，以待武林大會之日來臨。

而紅蓮教分布甚廣，梅少龍於二月初三抵達武功山下後，離初五舉行之武林大會尚有二日，一行人馬便於江西吉州分會歇息。當日夜裡，梅少龍仍是仔細端詳天虹劍許久，終是難以瞧出寶藏端倪，突

然，……一陣黑影晃動，來到梅少龍歇息之處，梅少龍謹慎冷靜，聽那黑影腳步之聲，便知是誰，速開門扉讓那黑影進入。

只見那名蒙面黑衣人急促向梅少龍耳語一番後，梅少龍心頭一驚，心想：「真有黃金至寶！看來……我若不赴約，必成武林公敵……此事真是棘手！」於是梅少龍低頭沉思，躊躇良久後，猛然思得一計，嘴角露出微笑，心想：「好，既然來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必懼他……我無需承認便是，武林群雄面前毫無證據，他又奈何我何！反倒這次，我梅少龍倒要讓你在群雄面前羞愧無言，無地自容，更要逼得你說出黃金寶藏之密，哈哈！」

心中得意的梅少龍，立刻命人召來馮鳴南，並由馮鳴南寫了一張密函交給那黑衣人，梅少龍並在黑衣人耳邊交代如此這般，並給了他一顆藥丹，黑衣人點頭表示同意遵命後，便又匆匆離去。

隨後梅少龍對馮鳴南說道：「幸有這膽小之人來報知此事……此次務必叮嚀所有人，小心謹慎，不可鬆懈，如有任何變卦，出手便無需留情！」

馮鳴南點頭應允後，梅少龍便令他回房歇息。



老謀深慮計中計，英雄賭命伊人償

二月初五卯時，連峰岡下方已有武林人士陸續上山而來，而上山之時，路口竟有好心人分送熱騰騰的饅頭，以給上山群雄果腹充飢，因此群雄路過便取來食用，並沿途稱讚江天雨的貼心熱情。

而此時江天雨也正於連峰岡上，命武雲分派家丁儘速幹活，除架設一面木板作為公告版外，並擺起數張平桌，案上備有紙筆墨水等，顯是爲了等等以文比試之用。

只見前來的武林人士紛紛聚首寒暄道賀，也不斷猜測本次江天雨預定公告黃金寶藏之事，究竟賣弄什麼玄虛。

隨著時刻的接近，武林人士愈聚愈多，虎幫、俠刀門、綠林幫、天星幫等四大幫門均已來到，丐幫、紫巾門、金銀幫、太陽門等較小幫派也未缺席，甚至連馬幫、曹幫、鯊魚幫……等小門派，雖未接獲江天雨邀請，也都聽聞消息而來。然而，令群雄意外之事，竟是武林五大門派的黃山、劍門、華山、霍山及天目派，竟無人前來。

畢竟天目派滅、劍門派藏，黃山派被誤解勾結蒙古，陽紫萍、姜毅、張石群三人此時也不敢現身；華山派歷經元軍血染，僅餘林成儀僥倖存活並從此閉關；而霍山派玉霖雙則僅鍾情天虹神劍，無意於黃金寶藏，因此並未前來。比起前次武林大會比武時五大門派的大放異彩，卻是今非昔比，令人不勝唏噓！

時辰將至，卻見梅少龍率數百名紅蓮教眾前來，陣仗最爲浩大，其中金銀幫一名幫眾說道：「哇！紅

蓮教這麼大陣仗，莫非是來打架麼？」

另外一名閒人答腔回道：「人家手持天虹神劍，不多派點人看緊，若像前次險些被神鬼二決奪走，豈不糟糕！」

那人回道：「也對！」

只見江天雨見了梅少龍，神色勉強鎮定，拱手說道：「久違，梅教主，請……請！」

梅少龍臉露笑容，回道：「久違，久違，梅某特依莊主之意，將這天虹神劍攜帶前來，這便奉交莊主。」於是佯裝要將天虹劍遞給江天雨。

江天雨連忙說道：「不急！不急！依照前次武林規矩，天虹神劍歸屬梅教主所有，江某不敢造次。只是，有關黃金寶藏祕藏於天虹神劍之中，等等便要向梅教主借來一用。」

梅少龍回道：「無妨，梅某定當遵照莊主之意，全力配合尋得黃金寶藏，以匡扶宋室。」

一句「匡扶宋室」入耳，江天雨心中暗暗生怒，卻未形於色。而兩人寒暄交談之時，心中各有盤算，表面看來雖是平靜，其實暗下卻是暗濤洶湧、山雨欲來，但一旁群雄卻一點也不知曉。隨後江天雨便請梅少龍等人暫候歇息，梅少龍仔細環顧四周，果然見不著李玄揚身影，心中便暗暗竊笑……

武林大會約定時辰已到，只見連峰岡一望平坦的綠茵上，匯聚了數千名武林俠士，均為探得黃金至寶的祕密，群雄雖是心想自己無緣獲得至寶，但也總能參與見證這重要時刻，或許還能一窺所謂富可敵國的黃金寶藏。

這時，江天雨立於場中，朗聲說道：「感謝各位武林豪傑前來共襄盛舉！江某今日邀請諸位前來，也是為前次武林大會所提陸丞相託付之事，特來告知武林諸位前輩。」

其中一名等不及的大陽門人楊錨，大聲說道：「要緊的黃金寶藏祕密趕緊說來聽聽吧！」

底下群雄紛紛附和。

江天雨繼續說道：「各位，江某也不知是否有這黃金寶藏，只是此乃陸丞相託付之言，江某依言揭開這祕密，但若尋不得寶藏蹤跡，江某也只能無奈致歉！」

群雄一聽議論紛紛，都是驚愕以為必有黃金寶藏，如今江天雨卻說未必能尋得，但好奇之心驅使下，眾人也都想窺知寶藏祕密。因此，虎幫幫主嚴剛發言說道：「無妨，江莊主，你是受命而為，既說出了這祕密，真若尋不得黃金寶藏，也不能怪你！放心，我嚴剛支持你。」

江天雨回道：「多謝嚴幫主。好！江某便將這黃金寶藏之密，詳細告訴諸位。前番武林大會之上，江某曾言陸丞相交代取得天虹劍後，並向星炫珠持有人探詢有關宋主的消息，持天虹劍扶持宋主，但卻未向諸位言明寶藏之事。其實，當時陸丞相曾囑咐我，黃金寶藏為抗元資金，其密藏於天虹神劍之內，僅能告訴宋室後裔此事，但如天虹神劍現世一年仍無法尋得宋主，便要我邀集豪傑之士，以文比試，徵得見識廣博、雄才偉略之人，並將黃金寶藏之密託交此人。然而，天虹神劍現世已逾一年，宋室後裔卻未尋得，為免延誤抗元扶宋時機，江某只得遵照陸丞相之託付，邀集諸位豪傑之士前來，並徵得這見識廣博、雄才偉略之人，將此黃金寶藏之密傳告此人。」

話畢，一名金銀幫幫眾高聲說道：「那便要如何，倒是說來聽聽呀！」

群雄有人也是急切想知道這比試方式，期盼自己能知曉這黃金至寶祕密，紛紛附和說道：「對呀！快說來聽聽！」

其實這黃金至寶存在是真，但卻靜靜安置於乾坤門月廳之內，而這天虹神劍之內哪有黃金至寶祕密，只是江天雨配合孫羽珊之計略而編出的謊言。

一旁的梅少龍聽了江天雨之言，暗暗冷笑，暗道：「呵呵，……我便順你之計，取得這得密資格，先看你無言以對的錯愕，再看你如何面對群雄！……無論如何，便要逼你說出這寶藏之祕密，哈哈！」

隨後江天雨說道：「諸位莫躁，江某有言在先，今日比試必須依照江某所訂之規則，否則便不得參與競試，此乃陸丞相囑咐之事，江某誓言照辦，不知諸位有無異議！」

由於江天雨若是不肯說出祕密，眾人也莫可奈何，況且本次武林大會乃江天雨召開，因此江天雨所提之事，群雄也就毫無異議。

有人便朗聲說道：「好！就依江莊主之規則！」

「好！」、「好！」在場群雄紛紛附和著。

於是，江天雨便詳細說明比試規則，言明僅經在場群雄確認之門、派、幫、教、會，由該門派領導之人參與比試，並以江天雨所謊稱陸秀夫遺留之題目，仿如科舉考試一般，由各門派領導之人競試，領導之人今日未在场者，該派門便不得參與競試。競試者本人須上前，當眾親筆將答案寫於紙上，並張貼於江天雨命家丁架設之公告版上，但各派教眾門人可私下提供領導之人意見。最後再由江天雨當眾公布答案，答題正確數最多者，江天雨便告知其黃金寶藏祕密。

群雄聞言，交頭紛紛議論，有人苦笑說道：「要比試殺多少人，俺可英勇無比，但是這考試呀……，哎呀！俺可是見不著這黃金寶藏啦！」

此言一出，許多人士紛紛笑嘆自己無能為力。畢竟行走江湖多年之人，大小比武甚有數百場者，比武論狠，何所懼哉！如今卻是以文競試……，著實令許多劍客俠士當下拜倒！

但規則既是江天雨所訂，且方才已有言在先，因此群雄也就心服而行，有意競試之門派，分由掌門幫主之人上前而來，準備以文一較高下。

此時梅少龍尋思暗道：「沒想這娃兒如此冰雪聰明，竟能逼得我親自上陣，還真令我佩服！不過，你等卻沒料到……嘿嘿，等等竟會陷我計中之計。」

於是，現場經一番推舉並經在場群雄確認證實之後，共計十六個派門領導之人參與競試，多為武林稱得上名號之門派，但少林寺因普明方丈未出席，因此未能參與競試，只能一旁觀戰。

參試之人已定，江天雨便將手中六道題目公開，只見各派門之間圍聚商議，笑說有些題目怎特簡易，有些題目卻是難懂不解。原來這六個題目之中，全是孫羽珊設計，前三題簡易到人人均知，但後三題則涉禮記、大學、中庸等四書五經文本內容，對這行奔江湖之人，卻是絞盡腦汁也難以答題的。

約莫半炷香時間後，參試者已將那答案當眾親筆寫於紙上，並張貼於公告版之上，只見眾人屏息觀看版上之答案，前三題由於過於簡易，多數參試者答案均是一致，但後三題涉及四書五經文本，對於這江湖草莽實在過於艱難，多數參試者並未答題，而梅少龍因幾位飽學之士隨行，竟可六題全答，在場群雄雖不知答案正確與否，但對這紅蓮教主梅少龍允文允武的才華，卻是暗暗佩服不已。

甚至有人喧嘩說道：「看來又是梅教主奪得啦！人家寫得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這……這咱怎會知道呀！」

另一人附和說道：「是呀，咱是草莽之人，能懂個什麼四書五經麼？倒是那第一題十二生肖排行第三當然是『虎』啦！我看三歲小孩都會；第二題與周公鬥法之人自然是『桃花女』，也都聽慣了；這第三題便稍有難度，對三國張翼德怒言只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之人，我尚還知是『嚴顏』；至於這四、五、六題都是什麼三經五書的繞舌話，俺真是不懂咧！」

群雄紛紛聚頭議論著這六題之答案為何，也猜測著公告版上張貼競試者之答案，又是何人答對題數最多。

由於競試之人答案皆已張貼於公告版，於是，江天雨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緩步走上前來，立於會場中央後，拱手說道：「各位，今日勞煩諸位前來參加這場武林大會，便是為這黃金寶藏，而這黃金寶藏確實存在，但……江某其實……其實不知藏寶之密……」

此言一出，群雄一陣譁然，「不知道！」、「那不是將咱當傻子了！」，震驚譁然之語此起彼落。

隨後江天雨繼續說道：「但是……」

一聽江天雨似有話尚未說完，群雄連忙肅然聆聽，只聽得江天雨說道：「但是……今日江某所為，卻是那知悉黃金寶藏之人要求江某召集此會，諸位如想知曉秘密，江某便邀此人現身說明。」

虎幫幫主嚴剛似有被欺之感，昂聲說道：「是誰？倒是出來說個清楚！」

群雄躁喊：「對呀！誰？」、「出來說個清楚！」

群雄方聽江天雨自認不知黃金寶藏之密，心中納悶江天雨究竟賣弄什麼玄虛，急等他解釋說明清楚，給個交代。這時，卻見江天雨雙目直視連峰岡的另一頭，一條冷然超卓的身影緩緩而來，群雄目光隨著江天雨雙目所視飄移，那冷然而來的身影，正是李玄揚，在場多數幫派掌門均已識得。

見來者是李玄揚，嚴剛登時笑顏說道：「哈哈，我道是誰，原來是李少俠！難怪，難怪！」

李玄揚前次武林大會之時，早已識得五派四幫門之掌門幫主，因此見到嚴剛，便拱手說道：「嚴幫主久違！」

嚴剛說道：「久違了，李少俠！不知方才江莊主所言之意為何，我等都搞糊塗了，這黃金寶藏究竟何人可管可得均是緣分，但大夥兒今日上山來聽聽消息，卻可別欺騙了咱呀！」

李玄揚對嚴剛說道：「幫主勿憂，數千百箱的黃金寶藏，祕密在我李玄揚心中！只是，卻不知該送給誰！」

此言一出，群雄又是一陣譁然，交頭議論紛紛，原來李玄揚才知寶藏祕密。

李玄揚續對嚴剛說道：「那寶藏雖是迷人，但倘若幫主真被那勾結蒙古之人取了性命，只怕連聽消息的機會也沒了……」李玄揚今日便來保全眾人性命，價值更勝那黃金寶藏！」

嚴剛聽聞此言，想起一旁的幫眾羅霸曾言，黃山派勾結蒙古，本要謀害自己性命，幸被紅蓮教揭穿陰謀，否則後果難料。但畢竟黃山派封山隱蔽，自己並未遇害，因此嚴剛回道：「李少俠此言，似有深意，嚴某願聞其詳！」

眾人雖曾聽聞黃山派勾結蒙古，本要密謀刺殺嚴剛之事，但聽李玄揚方才說得如此驚悚危險，也都屏

息欲聽他言。

於是李玄揚說道：「文大叔、陸丞相，確實藏置了許多黃金寶藏，作為抗元資金，那寶藏本在天虹神劍現世以後，便號召天下勤王，扶持宋室後裔對抗蒙古！我李玄揚，本已……本已尋得宋室後裔，但……」這時李玄揚心情越趨沉重，本要怒眼直瞪梅少龍，但卻忍了下來，繼續說道：「但……那宋室後裔趙平全家，已經……已經遭人殘忍殺害，……無一倖存……！」

聽聞宋室後裔已死，群雄驚駭不已，沒想趙匡胤所建立之大宋王朝，竟然無人倖存，群雄都是紛紛搖頭嘆息。

一旁的梅少龍雖對自己的計謀胸有成竹，但聽李玄揚一點破所有事情，心中也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但心想等等事發之後，李玄揚等便將落入他的圈套之中，也就心安而定，不再惶恐忐忑。

嚴剛聞言，則是厲聲問道：「究竟何人殘殺宋室後裔，大逆不道，簡直目無大宋天子！」

李玄揚回道：「唉！宋室後裔實因我而死，我李玄揚難辭其咎！只因我單純無知，信任了罪惡魔頭，造成此禍。因此，今日我李玄揚便在諸位英雄面前，揭發這罪惡魔頭的惡行。連當年煙波山莊一夜染血、五大門派遭人剿滅，以及黃山派被人誣陷勾結蒙古，以致全派上下遭人剿滅之禍，全是此人陰謀！」

眾人聽聞黃山派遭人剿滅，心中都是一驚，畢竟傳聞黃山派因勾結蒙古而封山謝絕外客，如今卻怎已滅派。

俠刀門主林淨丘也是氣憤說道：「李少俠所說陰謀，究竟何人所為！」

只見李玄揚目露凶光，眼神銳利直視梅少龍，厲聲說道：「籌劃主導這一切陰謀狠毒之事，並與蒙古

人勾結陷害黃山派之人，便是處心積慮奪得那天虹神劍的紅蓮教主……梅……少……龍……。」

群雄聽聞此言，更是一片譁然震驚，紛紛議論那紅蓮教主梅少龍平日鮮少露面，但紅蓮教徒普遍行俠仗義，已漸獲武林人士認同，況且前次武林大會上梅少龍君子風度，並力戰蒙古神鬼二決之英勇，怎會是陰謀之人，群雄一時之間頓感錯愕，卻不知是否該信李玄揚片面之言！

而佇立梅少龍身旁的龍燁，聞言也是心中一怔，側頭瞥視梅少龍。

卻見梅少龍風度翩翩，緩步上前，佯裝詫異說道：「李少俠，你這……，你這誣陷梅某之語，當真……當真令梅某惶恐呀！那日你要來取走天虹劍，我梅少龍只是受諸位英雄所託，不能將天虹劍隨意交給你，你……卻來誣陷梅某！」

梅少龍此話一出，群雄當真一頭霧水，而李玄揚江湖閱歷鮮少，又豈知老謀深算的梅少龍詭計多端，反倒又誣陷李玄揚覬覦天虹神劍。

李玄揚聞言更是怒火升揚，怒聲說道：「你真是狡猾險詐，又要誣陷我！」

梅少龍回道：「今日非是梅某誣陷李少俠，而是李少俠誣陷梅某，你可得說清楚！況且梅某苦候李少俠通知宋室後裔許久，卻不見李少俠前來通知，如今卻說宋室後裔遭人殺害，你也得給群雄一個交代呀！」

這時，一旁的俠刀門主林淨丘，也覺梅少龍之言有理，仗言說道：「李少俠，這梅教主之言有理，前次武林大會，林某記得你確曾說過，尋得宋室後裔後將通知梅教主，以號召勤王，但卻向無音訊，怎地宋室後裔已遭人殺害，卻又為何與梅教主有關呢？你恐得說個明白呀！若是陰謀之事證據確鑿，我等眾人及

嚴幫主，也會主持這個正義。」

於是，李玄揚便將煙波山莊血案兇手與馮鳴南右臂火烙印記之關連，進而證實宋室後裔全家遇害慘案後，於五指峽陰謀計殺滅口之事，以致最後黃山派被誤陷，推斷武林三派被剿滅定與梅少龍有關之推測，一一詳告眾人。

一旁梅少龍並未阻止李玄揚之言，反而冷靜觀聽，其實心中早有盤算。

眾人雖聽李玄揚詳細說明，但畢竟此乃李玄揚片面之詞，群雄雖是驚駭，卻議論著不知事實真假，而梅少龍也一旁冷靜無語，並無表態辯駁之意，顯示難以認同那片面之詞。

虎幫幫主嚴剛疑惑問道：「李少俠又如何論斷黃山派被誣陷、武林三派被剿滅之事，定是梅教主所為呢？」

這時，李玄揚唯恐自己的推論分析不夠清晰，眼光望向孫羽珊之後，只見孫羽珊點頭示意，便接續說道：「字跡！比對那字跡便可知曉一切陰謀。」

隨著那語調婉約卻論斷堅定的聲音，眾人眼光望向孫羽珊，這時群雄之中有人已是恍然覺悟，今日的以文筆試，看來便是要誘出梅少龍之字跡。

於是，俠刀門主林淨丘說道：「對！原來李少俠邀約本次武林大會，又約定以文筆試，便是要當眾誘出字跡。只是……，這字跡又能證明何事呢？」

孫羽珊對群雄朗聲說道：「各位前輩，黃山派被誤陷勾結蒙古之時，那時虎幫羅霸前輩在場，就是紅蓮教憑著一紙誣指黃山派勾結蒙古的信函，便將黃山派姜大哥及張大哥兩人擒去，此事可求證於羅前

輩。」

一聽孫羽珊提到自己，羅霸立即上前說道：「小姑娘說得不錯，那日我老羅就在現場，陽平秋勾結蒙古韃子的信函，我羅霸確實親眼所見，那紫巾門唐門主也在現場為證。」

只見遠處手持玉扇的紫巾門主唐夜霜，朗聲說道：「不錯！我與羅兄確實在場，也看過那信函。」

孫羽珊繼續說道：「那陰謀陷害黃山派之人，卻是百密一疏，親手書寫偽造之信函，所幸黃山派弟子姜毅將那信函證據收藏至今。而各位前輩若還記得，前次武林大會之上，梅教主曾言若李少俠尋得宋室後裔，可上紅蓮教告知訊息，那時便將紅蓮教位置繪圖並將地名書寫於白紙之上。然這世上之人筆跡各有不同，當我看過那偽造信函時，其字跡竟與路圖上之字跡一模一樣。可見，那偽造信函乃出於梅教主之手……。」

群雄聞言譁然不已，議論紛紛，事實倘若真是如此，那梅少龍便真是誣陷黃山派之人，於是眾人眼光望向一旁的梅少龍。

梅少龍方聽孫羽珊推論之時，才知她如何能識破自己的陰謀，尋思暗道：「這小娃兒果不簡單，竟能想到比對我給李玄揚的路線圖，若非我將計就計，當真栽於她的手中。」

而見群雄目光望向自己，梅少龍仍是冷靜淡淡而笑，說道：「孫姑娘所言有理，梅某贊同！世上之人字跡皆有不同，梅某字跡也寫於公告版上，但梅某卻未如姑娘所言，為誤陷黃山派而偽造信函。今日諸位英雄在此見證，既有人誣陷我梅少龍策劃陰謀，在下無話可說！倘若誣陷信函字跡確實與梅某字跡相同，梅某任憑處置，毫無第二句話，但……倘若不是，……只怕……」

李玄揚挺身厲聲說道：「倘若不是而誣陷你，我李玄揚當場自盡，也絕無第二句話！」此話一出，孫羽珊心中卻不由擔心，李玄揚怎會賭上自己性命，但孫羽珊心中還是有十分把握，定能揭穿梅少龍陰謀，因此也就放寬心懷。

這時梅少龍說道：「說了半天，不知那信函卻在何處，以證明梅某清白？」

孫羽珊聞言，向東方遠處喊道：「姜大哥、陽姊姊……」

只見連峰岡東方林邊出現三人，正是陽紫萍、姜毅及張石群，三人快步來到場中。

姜毅說道：「各位前輩，誠如方才孫姑娘所言，我黃山派遭人誤陷，以致全派……皆滅，連……連家師……也不知行蹤！」

姜毅說得紅了眼眶，一旁武林人士平日素敬陽平秋，也不由鼻酸感嘆。

姜毅繼續說道：「那日，紅蓮教便是以我手中之信函，誣陷我黃山派勾結蒙古，並將我及敝師弟擒去關囚。」

梅少龍回道：「這便奇了！梅某將你等關囚，今日卻又放你們出來指證我，這……這未免不合常理。」

陽紫萍聞言心中一怒，想起尚不知丘膺烙行蹤，嘴裡喊著「你……！」正要氣憤上前之時，孫羽珊連忙眼神示意並制止。

孫羽珊胸有成竹說道：「是與不是，合不合乎常理，見那信函字跡便是！」

梅少龍竟也自信滿滿回道：「好！那信函絕非梅某筆跡。」

於是，孫羽珊示意姜毅打開信函，並將信函置於公告版上梅少龍答案之旁，群雄只見那信函上赫見兩行粗體大字：「臘月初三日，陽某欲致函邀約嚴幫主赴桃花嶺會商要事，將軍可於桃花嶺安置伏兵，屆時嚴幫可殺，虎幫可滅。」

只聽得虎幫羅霸當下說道：「對！就是這信函，確實是要在桃花嶺陷害咱幫主，滅咱虎幫！」

然而，正當姜毅將那信函打開置於公告版上，映入孫羽珊眼簾那一刻，孫羽珊卻是瞠目驚懼，彷彿魂飛魄散般的失神惶恐，只見孫羽珊全身顫抖，喃喃抖言說道：「這……這……這怎麼可能！」

隨後，一旁的袁莫雲及李玄揚兩人，見了那信函上之字跡，也是駭然而驚。

只見那公告版上梅少龍之字體骨瘦含勁，而信函上之字跡卻圓潤豐厚，兩種字跡明顯不同，無須字字比對便能一目立判！

而群雄各自上前，雙目凝視那信函上字體，並觀察公告版上梅少龍之字跡後，紛紛議論著：「這字跡不同嘛！明眼人也都看得出呀！」、「是呀！」

一切彷彿晴天霹靂，孫羽珊心中難以置信，急忙向李玄揚取來梅少龍所書繪之路圖，細觀之下更是困惑，明明那日姜毅所示信函上之字跡，確實與李玄揚手中路圖上之字跡相同，但此刻卻怎會如此出乎意料。孫羽珊心中雖是困惑絕望，卻只能尷尬面對群雄異樣的目光。

眼見孫羽珊驚惶絕望，於是李玄揚挺身上前，說道：「這信函……，這信函不是那日的……」話到嘴邊，李玄揚又吞了回去，那信函內容雖是一模一樣，並經羅霸確認，而字跡卻與姜毅當日所示的信函字跡不同，此刻李玄揚若說信函已非那日之信函，便是又將罪過推給姜毅，因此，李玄揚才未將話說出口。

但這時，心中也是驚駭的姜毅，語調顫抖說道：「這信函，確實……確實不是當日誣陷之信函！」

群雄一聽李玄揚及姜毅兩人臉色慘白，卻語無倫次的模樣，紛紛嘆息困惑。

這時梅少龍冷笑說道：「諸位見證，我梅少龍方才有諾在先，信函若是梅某誣陷，任君處置，但如今……說那誣陷信函是梅某所寫，又說那不是當日的誣陷信函，這……這梅某也就搞糊塗了，自然也就不能苟同了！」

這時，虎幫幫主嚴剛說道：「李兄弟，我嚴剛過去敬你是條情義漢子，能得文丞相託付重任，但如今你卻與江莊主號召武林大會，當眾誣陷忠義之士，這……這我嚴剛也不能苟同了！」

一旁的江天雨眼見情勢至此，辛苦籌劃的引龍計略，卻不知怎地功敗垂成，落得如此窘迫境地，不忍李玄揚一人承受，上前說道：「諸位，今日之事全由我江天雨而起，也就由我一人承擔，李少俠也是爲我煙波山莊血案而挺身，怪不得他與孫姑娘。誣陷梅教主之事，江某十分過意不去，向梅教主萬分致歉，也向各位英雄深致歉意！」

梅少龍聞言，哈哈大笑道：「咱諸路英雄至此，難道只爲江莊主一句道歉！梅某一世清名，卻讓兩名娃兒在群雄面前如此侮辱糟蹋，單單一句道歉，豈能讓人心服！不知李少俠方才一語之諾，卻是兒戲否？」眼看群雄眼光各個似是責備之意，又聽梅少龍這嗤笑之語，李玄揚心知今日之事已難善了，於是上前說道：「既然一切演變成眼前事實，我李玄揚也無話可說，李某方才既有承諾在先，如今誣陷梅教主，便是一死賠罪，絕無他言！」

群雄聞言不禁唏噓感嘆萬分。

梅少龍卻說道：「自盡是一回事，那是對梅某人格侮辱的承諾，但諸路英雄關心之事，卻非李少俠生死，而是那黃金寶藏之密！李少俠自盡之前，恐得給群雄一個黃金寶藏的交代才是。」

梅少龍此話一出，雖是說出眾人心聲，但其言下之意不僅威脅李玄揚說出寶藏之密，也應同時自盡謝罪，卻令有些人士心覺冷酷無情，何苦將李玄揚逼向死命。然而，李玄揚終是嚴重誣陷梅少龍，因此群雄也就不知如何制止。

而李玄揚在梅少龍威脅逼迫下，有關黃金寶藏之事也不得不給群雄一個交代，否則自己死後，仍是落得江天雨及孫羽珊無法面對群雄，因此心想：「我如不說黃金寶藏之密，我死之後，他定爲難珊兒及江莊主；但這黃金寶藏之密，文大叔卻曾千叮萬囑，若是可能落入蒙古人手中，寧可讓它永遠塵封，絕不能洩漏！而梅少龍這奸人勾結蒙古，我若洩漏，……那黃金寶藏必定落入蒙古之手，我漢人若要抗元便將缺乏資金支援，這該如何是好？」

這時，李玄揚看著梅少龍手中天虹神劍呆立半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想起袁莫雲曾說過其夫君鑄劍之事，尋思暗道：「對了，我先誑騙他，讓眾人去找他探詢寶藏祕密，到時珊兒及莊主卻早已脫身，等他知道被我誑了，卻又能如何！」

於是李玄揚說道：「好，我便向諸位說出黃金寶藏之密，但李某死後，諸位不可爲難我未婚妻及江莊主，我才願意說出！」

梅少龍聞言，沉思片刻後說道：「好！我梅少龍答應你，只是不知各位英雄意下如何？」

一旁的虎幫幫主嚴剛說道：「我嚴某也同意，既然與孫姑娘及江莊主無關，嚴某一定保他們安然下

山。」

群雄聞言也同聲附和許諾。

既經群雄允諾，李玄揚便說道：「那黃金寶藏放置之處，便冶鍛於天虹神劍之內，只要將天虹神劍置於鍋爐鍛燒通紅，便可看清劍上之字，便是藏寶地點。」

袁莫雲及孫羽珊一旁聞言，瞠目疑惑，心想李玄揚怎會編出這樣的謊言，那謊言聽來也著實合情合理。而李玄揚故意編此謊言，其實想讓眾人離開此地後，再去求證寶藏之地，孫羽珊等人便能脫身，同時也藉天虹神劍的高溫鍛燒，削弱其鋒，以免梅少龍持此劍為禍武林。

眾人及梅少龍聞言，卻是深信不已，畢竟目前天虹神劍上看不出任何字跡刻痕，而梅少龍也確實觀察良久，如今李玄揚透漏寶劍鍛燒才能出現文字，眾人也就不明瞭為何武林帖上說明寶藏之密便在天虹神劍之上。

既然李玄揚已透露黃金寶藏藏置之密，梅少龍又逮得如此誅殺李玄揚的大好機會，焉能輕易放棄，於是說道：「既然李少俠說出了這寶藏之密，孫姑娘等便能安然離開，只是，李少俠尚欠梅某一個交代。」

群雄之中有人感嘆梅少龍何必如此冷酷絕情，只是誣陷而已，又何必非要置李玄揚於死地不可，但終是心中所想，無人出面阻止。

這時，江天雨出面求情說道：「梅教主，李少俠年少性剛，仗義直言，誤陷梅教主雖是有過，但卻過不至死！」

梅少龍笑道：「莊主此言差矣！梅某並非要他之命，而是李少俠自己許諾當場自盡，況且，如果任意

誣陷栽贓無須承擔責任，那今後中原武林豈不全無道義。然而，今日梅某更要追究的是，方才李少俠曾言宋室後裔因他而死，如今宋室後裔已全遭殺害，難道無須負責嗎？」

一聽梅少龍將所有罪過推到自己身上，怒火攻心的李玄揚，也只能暗暗感嘆自己少不更事，怎能與梅少龍這樣的老謀深算鬥智，於是說道：「莊主，我李玄揚一人做事一人承擔，感謝你的好意！」

李玄揚正要走到梅少龍面前自刎謝罪之時，突然……孫羽珊制止。

孫羽珊喊聲說道：「玄揚哥，你不能死！」隨後一把將李玄揚拉住，並挪身來到李玄揚之前，對群雄說道：「各位前輩方才皆知，今日一切，全是我一人策劃。包括那出題答題之事，均是我為誘出筆跡才出此計策，因此，該由我一人承擔以死謝罪，不關玄揚哥之事！倘若諸位英雄不由我這主謀者承擔負責，而由玄揚哥承擔頂替，恐是辱沒了各位英雄前輩的明察秋毫。」

李玄揚一聽孫羽珊挺身頂替，連忙制止，一旁的袁莫雲及陽紫萍也都上前勸說孫羽珊。但孫羽珊意志堅定，不忍再讓李玄揚才剛天倫重逢，卻又讓那苦候十年的李父李母再陷絕望，因此執意頂替李玄揚之死，並勸服三人成全其心。

群雄一聽孫羽珊欲頂替李玄揚之死，萌生惻隱之心，不忍這對鴛鴦情侶如此生離死別，但事涉武林規矩，也不知如何出面相挺。

只聽得梅少龍說道：「孫姑娘話雖有理，但畢竟李少俠謀害宋室後裔，恐怕難由孫姑娘頂罪替死，否則群雄難以心服！」梅少龍言下之意便是要置李玄揚於死地，畢竟他辛苦聯合神鬼二決計殺李玄揚不成，怎能錯失眼前這名正言順的大好時機，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讓孫羽珊頂替代死。

然孫羽珊畢竟聰穎機靈，善解人意，也洞悉人心，早已看穿梅少龍欲置李玄揚於死地的決心，更是看出他欲得黃金至寶的野心，於是出言誘他心志，說道：「我本意雖為大宋江山，其實更為黃金至寶，如果玄揚哥死，將來天虹劍上鍛燒後若是尋不得黃金至寶蹤跡，恐怕各位再無法詢問玄揚哥任何訊息了！但梅教主既然執意不能由我頂替負責，那便作罷！」於是轉身便要退開。

梅少龍也知孫羽珊之言有理，取李玄揚性命固然重要，但奪得那黃金至寶更為重要，倘若真如孫羽珊所言，天虹劍藏寶之密若假，李玄揚死後必將無處求證，畢竟世上知曉此事之人也只有李玄揚。既然殺不得李玄揚，藉此誅殺這計略多謀的孫羽珊也好，可能免去未來的後患。

於是，盤算利弊得失後的梅少龍說道：「且慢！姑娘所言有理，梅某也不能以一己之恩怨，毀滅諸位英雄尋得黃金寶藏的機會。既然孫姑娘坦承一切均是妳所策劃，便由妳承擔吧，怪不得梅某了！」

這時，李玄揚仍是上前制止，不讓孫羽珊頂替，但孫羽珊動之以情說道：「玄揚哥，伯母、伯父已等你十多年了，如今好不容易重逢，你不能再讓他們心碎斷腸了！羽珊先走一步，玄揚哥自己保重！」

這動情一語，讓李玄揚想起年邁的雙親，一時兩難不知如何是好。

孫羽珊又對袁莫雲說道：「莫雲姐姐，羽珊走後，煩妳……煩妳幫我照顧玄揚哥，他世事尚有許多不懂，還望妳提點照料。羽珊感謝妳……感謝妳讓我今生能再與玄揚哥重逢！」話畢感傷哽咽不已。

一旁群雄看她感傷哽咽之狀，也不由鼻酸。

袁莫雲本要再勸孫羽珊，但孫羽珊心意已定，袁莫雲只好無奈應允。

隨後，孫羽珊來到梅少龍面前，說道：「借梅教主天虹劍一用！」

梅少龍心中竊笑將天虹劍交給孫羽珊，孫羽珊取過沉重的天虹神劍後，語調堅定目瞪梅少龍說道：「梅教主，此事雖然只有你知我知，……但卻也天知地知，你無須得意！……我孫羽珊一生行醫濟世，目睹多少生死奇蹟，深信天理昭昭，總有一日，這岳武穆的天虹神劍顯靈，將會誅殺你這逆臣賊子！」

梅少龍本雖得意，但聽孫羽珊如此凜然責備模樣，也是不由一陣心虛惶恐，隨後仍是冷笑，低聲對孫羽珊說道：「孫姑娘放心，梅某定會持這神劍，誅殺逆臣賊子！只是，……妳卻看不到了。孫姑娘好走！」

於是，孫羽珊含恨提劍，原想計誘梅少龍認罪伏誅，卻不知究竟為何那信函出了問題，以致落得殞命之境，直到臨死之前，自己仍是不知這個謎團！

只見孫羽珊提劍正要自刎那刻，突然……鄰近一名英雄高喊：「慢！……」



揭露滔天陰謀計，良師為義懲愛徒

喊聲之人正是紫巾門主唐夜霜。方才唐夜霜目睹孫羽珊與李玄揚難捨之真情，又感梅少龍冷酷無情，於是掏出自己懷中一張信函，詳細觀察比對，並沉思回想片刻後，見孫羽珊取過天虹神劍準備自盡之際，連忙出聲高喊「慢！」的一聲，只見一片沉寂屏息的現場，目光投射在唐夜霜身上。

此時亟欲力促孫羽珊自盡的梅少龍，也對唐夜霜這突如其來的阻聲感到疑惑。

只聽得唐夜霜上前說道：「各位，此事尚未明朗澄清，應暫留李少俠及孫姑娘性命，否則尚難對證！」

梅少龍笑道：「唐門主此言差矣！事情已澄清，李少俠誣陷梅某，那信函字跡卻非梅某所寫，事證明確，依武林規矩，自該還梅某一個公道！」

唐夜霜也是微笑回道：「梅教主莫急！該還你公道之時，唐某也會支持，只是……事情確實有待釐清……梅教主稍安莫躁。」

於是唐夜霜對群雄說道：「那日喜來客棧之內，除了唐某及羅霸兄弟外，還記得尚有嶺南三雄及鯊魚劍孔成，今日也都在場。」

一旁羅霸點頭說道：「沒錯！確實如此。」

遠處也聽得嶺南三雄及孔成紛紛高喊：「沒錯！」

唐夜霜繼續說道：「那日喜來客棧上，紅蓮教雷彪堂主由黃山派所搜出之勾結信函，……確實不是方才姜毅兄弟所示那張！」

此話一出，群雄一陣錯愕。

突來之語，梅少龍也是一驚，隨後鎮定說道：「荒唐！那信函是黃山派姜毅兄弟所示，豈能有假。」

唐夜霜說道：「在場羅霸兄弟可以為證，那日由黃山派搜出之信函，唐某也曾親眼見過，那信函經羅霸兄弟一怒打翻桌上醬汁，沾染信函一角，而眼前這張信函潔白無污，絕非那張勾結信函。」

這時羅霸想起當日情景，確實自己一怒手持信函打翻桌上醬汁，也清晰記得醬汁沾染信函，因此說道：「對、對、對，唐門主說的對，那信函被我沾上了醬汁，不可能如此乾淨無污，這張不是，這張不是！」

遠處靜觀的鯊魚劍孔成，也回話說道：「沒錯，那信函確實沾染醬汁，的確不是這張！」

一旁的姜毅及張石群聞言臉色有異，信函一直放在姜毅身上，如果這張信函不是那日的信函，卻又為何被調了包？而事關自己黃山派之清譽，又怎可能自己掉包，讓兇手逍遙法外，群雄心中著實納悶不解。

隨後，唐夜霜又繼續說道：「看來，那勾結信函應是被調了包！然而，羅兄可還記得，那日除了由黃山派身上搜出之信函外，尚有一封蒙古韃子遞給姜毅兄弟之信函。」

羅霸回道：「當然記得，那蒙古韃子囂張地走了進來，還將信函恭敬遞給那姜毅，我羅霸就是自那時開始心中不悅，怎會不記得！」

唐夜霜說道：「那信函內容便是蒙古將軍寫給黃山派之信函，正巧，紅蓮教與姜毅兄弟大打出手之

時，掉落於地，卻被唐某拾起。唐某本要等紅蓮教上山質問黃山派之時，作為蒙古勾結黃山派之證據，卻沒想，……今日竟派上了用場。」

此話一出，梅少龍心中突感驚慌，神色巨變，沒想另一張信函竟讓唐夜霜收藏了去，於是心中盤算著後續如何因應。

唐夜霜取出懷中信函，說道：「這便是那日紅蓮教所稱蒙古將軍所寫信函，羅霸兄弟，你且看看是不是。」

羅霸接過信函，端詳其上文字寫道：『天目、華山派盡已斬草除根，等候誅除虎幫時刻已久，請速通知，以調將配合，蒙戰留書。』看完之後，羅霸朗聲說道：「沒錯，沒錯！便是這張信函，那群蒙古韃子當日交給姜毅的便是這內容，我羅霸記得。」

唐夜霜對梅少龍說道：「梅教主，你也聽了，唐某手中蒙古將軍之信，便是那日蒙古韃子遞給黃山姜毅兄弟之信函，但是，……信函上之字跡，……竟與梅教主一模一樣，你又如何解釋？」

群雄聞言相接震驚，爭相取過信函，比對那公告版上梅少龍之字跡，其中信函上之「虎」字，果與公告版上梅少龍所寫之「虎」字，字跡如出一轍。

唐夜霜隨後又說道：「看來，這信函字跡便是出自梅教主之手，卻不知為何梅教主主要代蒙古將軍撰此信函了！」

眼見群雄目光望向自己，梅少龍心中盤算片刻後，決定鐵了心不予承認便是，於是說道：「這字跡雖與梅某字跡略為相似，卻非梅某所寫，諸位英雄莫要誤會！」

那字跡著實與梅少龍字跡相同，但此時梅少龍卻不予承認，其言雖難令人心服，但群雄卻又莫可奈何……

這時，遠處響起一陣亮耳聲響，說道：「梅少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音波迴盪，在場群雄聽得清楚。

只見遠處一人縱身前來，正是淮東三虎之一的秦宗卿。李玄揚一見秦宗卿，急忙喊出：「秦大叔，是你！」

秦宗卿回道：「沒錯，今日我淮東三虎秦宗卿，特來揭穿奸人陰謀。李少俠，保護黃山派張兄弟安全。」

李玄揚聞言一頭霧水，卻見張石群眼神略有惶恐之狀。

這時梅少龍說道：「淮東三虎，久聞其名，只是方寸之話，不知有何意圖？」

秦宗卿說道：「梅少龍，你所為之事，自以為天衣無縫，但卻不知你所交代之人，深恐你完事後滅口，早將此事告知我等。因此，我秦宗卿特來保護他的安全，並要揭穿你的陰謀。」

梅少龍其實聽懂秦宗卿之言，但卻不相信那人真會背叛他，因此仍強裝鎮定，說道：「恕梅某實在不知閣下之意。」

秦宗卿笑道：「你既要偽裝不知，老夫便來喚醒你的記憶。」於是，秦宗卿取出懷中一張信函，說道：「這信函，便是他託付給老夫，要我前來此地揭穿你的陰謀。而這信函，便是你命他調包，誤陷黃山派之信函。」隨後，秦宗卿打開那信函公開示出內容。

唐夜霜取過那信函，羅霸也急忙湊身來看，果見那信函上確有醬汁痕跡，且信函上字跡與梅少龍字跡相同，其上「虎」、「桃花」、「嚴」字的寫法，完全相同，兩人齊聲說道：「沒錯！正是這張信函。」

這時的梅少龍已無從抵賴，畢竟方才梅少龍已對李玄揚聲明，如果誤陷黃山派之信函字跡與他字跡相同，絕無二話，因此，這時的梅少龍當真啞口無言。

因羞生怒的梅少龍，突然眼光瞪向姜毅身後的張石群，目露殺機之樣，只見張石群全身顫抖，不知所措，隨後梅少龍一念心想：「殺了他，便無從對證！」

於是電光石火之間，猛然一個身影急縱來到張石群面前，眾人不及反應之時，梅少龍一掌正要拍落張石群天靈之上。卻見梅少龍一掌落下之時，一個急風速影的身手，搶在前頭，一掌接下梅少龍那掌，化去張石群的危機，出手之人正是李玄揚。

張石群雖然逃過死劫，但已嚇得渾身發顫，心中一慌，方寸已亂，雙腿發軟而跪地求饒說道：「梅教主，不是我，不是我！我沒有洩漏，他……他說謊，他說謊！」

此話一出，梅少龍猛然驚覺，中了秦宗卿套話之計，無疑當眾承認張石群與自己合謀調換了那張信函。

然而，一旁親眼目睹此情此景的姜毅及陽紫萍，竟是不敢置信自己的師弟張石群，竟然勾結梅少龍調包那信函。只見眼神責怒的姜毅厲聲說道：「石群，你……你竟然與梅少龍串謀！」

只見張石群一副驚懼模樣，跪地顫抖不知所措，原本以為此事天衣無縫，事過之後便可風平浪靜，神鬼不覺，不料最後竟功敗垂成。如今眼前面對姜毅及陽紫萍的責問，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說道：「二師

哥……我……我……」

陽紫萍也是一旁駭然無措，悲痛說道：「石群，你怎麼可以，你怎麼可以！……難道……難道我黃山全派之滅，竟也是你……」

這時一旁群雄開始議論著，原來是黃山派出了內賊，竟與紅蓮教串謀勾結蒙古人，以致黃山派有此大禍。

眼見秦宗卿的插手，真相已是水落石出，張石群無從辯駁，又恐梅少龍殺人滅口，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面無血色跪地無語。

便在此時，一名老翁由群雄之中走上前來，站立張石群面前，凜然對著他責備說道：「孽徒！……黃山派一世清名、數百性命，盡毀你手。」

入耳熟悉的語調，令張石群渾身顫抖，張石群仰頭一望，只見老翁除去喬裝的長鬚及鬚髮，赫見那人正是自己師父：黃山派掌門陽平秋。

群雄見是陽平秋，當下一驚，沒想陽平秋竟喬裝混於人群之中，而一旁的陽紫萍及姜毅則驚喜萬分，大聲叫喊：「爹……」、「師父……」陽紫萍高興上前緊緊擁抱陽平秋，原以為陽平秋已遭不測，今生天倫難再相聚，卻沒想陽平秋竟安然出現自己眼前，陽紫萍激動落淚，高興萬分。

陽平秋則安慰陽紫萍說道：「爹沒事！」並示意陽紫萍一旁觀候。

這時，陽平秋厲責張石群，含淚痛心說道：「為師當年……見你雙親被殺，因而收你為徒，如今，你竟……你竟是非不分，勾結奸人。」

張石群原以為陽平秋已遭不測，內心自責懊悔不已，如今見陽平秋安然無恙，心中罪惡感稍寬；又聽陽平秋提起當年收留之恩，張石群不由內心更是愧疚萬分，心想一切事蹟既已敗露，不能再連累陽平秋，否則更辜負陽平秋當年撫養之恩，於是心下決定全盤供出。

只見張石群含淚說道：「師父……師父……我對不起您，是……是他們用血蟲控制我……」

張石群話未說完，突然一陣詭譎蕭聲漫天揚起，群雄雖覺那蕭聲強弱變換詭譎，但不刺耳傷人。

然而，卻見那跪地正要訴說梅少龍陰謀的張石群，聽聞那蕭聲竟跪地翻滾，哀號不已，喊道：「不要……不要再吹了，啊……啊……」

只見張石群一副痛苦猙獰模樣，在地上痛苦翻滾，一旁陽平秋彎下身驚駭喚道：「石群，石群……」

孫羽珊連忙上前查看張石群筋脈，驚道：「糟糕，是蟲毒！」孫羽珊縱有妙手回春的本領，但卻無法當下逼出張石群體內之蟲毒，一時驚慌失措！

而見張石群痛苦模樣，眾人已知是那蕭聲作祟，但卻束手無策，這時，聽得孫羽珊說是蟲毒，袁莫雲連忙由袖裡取出一個香包，快步來到張石群之旁，將那香包置於張石群鼻前，只見張石群一吸聞那香包散發之味，剎那之間，張石群便未再痛苦哀號，隨之更讓群雄錯愕驚駭的，是赫見張石群身上之毛孔，竟然鑽出數隻細如紅蟻般的血蟲。

見袁莫雲手上香包竟能驅出張石群體內血蟲，那蕭聲便突然靜止，此時赫然躍入一條手持紅蕭的人影，看著袁莫雲手中的香包，驚訝說道：「沒想到……，沒想到我秋槐仇這無人能解的勾魂血蟲，竟

然……竟然敗於妳手中的香包。姑娘，妳究竟如何剋我血蟲……」

只聽得袁莫雲說道：「我當然不知如何剋你血蟲，只是，他既是中了蟲毒，我手中這香包，卻是能驅剋萬蟲的聖物！」

那秋槐仇使毒製毒的本領，已是天下無敵，當今世上無人能破，但秋槐仇豈知袁莫雲出身那蘊含萬毒之解的落雁峰，而袁莫雲身上之香包，融合落雁峰特種林木香味，也是落雁峰人人必定配戴的驅蟲香包，竟是能驅剋萬蟲之物。而秋槐仇施於張石群體內之勾魂血蟲，因難以承受那特種林木香味，自然鑽離逃脫，因而逼出張石群體內血蟲。

這時，體內蟲毒已然驅盡的張石群，心懷懺悔來到陽平秋面前，泣道：「師父，徒兒……罪該萬死，我……我真不知他們竟然……竟然殘殺我們黃山派！」

陽平秋心灰意冷而嘆，說道：「唉……再多懊悔，也無濟於事了！只是，人生在世，來得清白，去得清白，你總該讓群雄一個明瞭，否則我黃山派永遠欠缺虎幫嚴幫主及武林豪傑一個交代。」

於是，張石群含淚泣訴事情原委，原來數月前的中秋，他下山前往市集採購之時，遭遇秋槐仇與梅少龍攔阻，秋槐仇並在他身上植下勾魂血蟲，只要秋槐仇手中蕭聲揚起便痛不欲生，藉此以性命要脅張石群配合其陰謀。由於那勾魂血蟲聽聞蕭聲，便啃咬人體五臟六腑，令人痛不欲生，任何人也難以承受那痛苦；而張石群當時也誤信梅少龍之言，以為只要合謀佯裝黃山派勾結蒙古人，便可藉此引出銷聲匿跡的劍門派，應不至於造成任何傷害，也可讓自己脫去痛苦，因此張石群便應允梅少龍合謀，卻不知竟此造成黃山派滅門之禍，直到回黃山之時，才知闖此大禍，心中一直惶恐不安。

其後因孫羽珊用計要引出梅少龍，張石群擔心姜毅及陽紫萍知曉這一切，心中更加驚恐無助之餘，決定將錯就錯，便連夜黑衣打扮前往紅蓮教江西吉州分會，將孫羽珊之計告知梅少龍，才又再依梅少龍之計，用馮鳴南書寫之假信函趁機換取姜毅身上之真信函，以為如此便神不知鬼不覺，豈料卻遇秦宗卿用反間之計，解開這一切陰謀。

眼見張石群道出一切計謀，梅少龍冷笑說道：「張石群，你這黃山派的叛徒，我梅少龍本還想收你入教，如今卻壞我計略，哼！果真是貪生怕死之輩！」

一旁的陽平秋並不答語，轉身對嚴剛說道：「嚴幫主、各位英雄，如今真相已明，也確實證明我黃山門人勾結漢奸為惡，今日我陽平秋絕不護短，定給各位英雄一個交代。」隨後陽平秋說道：「石群，……男子漢頂天立地，敢為敢當，你自盡吧！」

此話一出，張石群渾身顫抖，說道：「師父……我……我……」懼死惶恐的張石群終是優柔之人，哪

有自盡的勇氣，當下苦苦哀求陽平秋。

只見陽平秋說道：「為你一己貪生，無數性命已成亡魂，與人圖謀更令天下英雄志志惶恐，唯有一死以謝天下，你我絕無他路！」

話畢，陽平秋反手一掌，運動拍落張石群天靈，張石群當場斃命，隨後陽平秋自身也嘔出一口鮮血，群雄一片震驚。

陽紫萍見陽平秋嘔出鮮血，驚慌之餘連忙上前攙扶，急道：「爹……爹，你怎麼了？」

陽平秋回道：「無妨，萍兒妳先站立一旁。」

陽平秋冷不防的一掌，足顯自己心中對群雄的愧疚，一生磊落光明的他，素恨蒙古，忠義情操令人敬佩，如今眼見自己徒兒勾結弑君的梅少龍，其罪深重，論罪當誅，因此既見張石群此刻又貪生怕死不敢自盡以謝群雄，心中更加痛心，當下一掌了結張石群罪過。但因陽平秋重傷在身，運動之時再度氣傷六腑，以致嘔出一口鮮血。

只見陽平秋抹去嘴角鮮血，朗聲說道：「各位英雄，我陽平秋管教無方，以致叛徒勾結漢奸為禍世間，我陽平秋今生無顏立足天下，只得在此一死謝罪。」

話畢，陽平秋再運掌勁，顧不得六腑再創嘔血，一掌正要劈落自己天靈之時，一旁的陽紫萍錯愕駭然不及反應，一聲淒厲叫喊：「爹……」

姜毅也是驚喊：「師父……！」

陽平秋一掌劈落天靈之時，卻被李玄揚一掌握住，並在穴上一點，陽平秋立時癱軟昏厥，李玄揚並吩咐姜毅將陽平秋扶下歇息。

此刻，李玄揚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已是氣憤難忍，回身怒聲喝道：「梅少龍，你這作惡多端的魔鬼，竟又聯合秋槐仇下蠱毒害張師哥，簡直天理難容，今日武林群雄在此，便要你認罪伏誅！」

梅少龍眼見事跡全皆敗露，於是揚聲大笑說道：「哈……哈……，好個淮東三虎秦宗卿，我梅少龍算是栽在你手中，是我低估你這三虎的智力了！只是，要我梅少龍認罪伏誅，哈……哈……你李玄揚也未免太過天真！」

突然，梅少龍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奪過身旁孫羽珊手中之天虹神劍，李玄揚距離孫羽珊數步之

距，不及阻止。

隨後梅少龍又笑道：「這天虹神劍既在我手，待我尋得黃金寶藏，何愁江山大業不成，哈哈……。」

李玄揚說道：「你爲圖自己野心，殘殺煙波山莊數十條人命，又滅殺宋室後裔無辜性命，已是天理難容，如今，竟又勾結蒙古殘殺漢人，你……你真是罪無可赦！群雄高手在此，今日你休想逃離，非要你認罪伏誅，以祭趙平！」

梅少龍哈哈笑道：「哈……哈，今日數千群雄在此，我梅少龍一個也無懼，倒是你李玄揚，前次秋門主因事耽擱，讓你僥倖逃離，這次秋門主在此，你再無幸運，今日便要取你性命！」

一旁虎幫嚴剛說道：「哼！你梅少龍也太目中無人，在場也不乏武林高手，豈是你想走便能走脫，你這勾結蒙古韃子殘害漢人的狗賊，我虎幫眾兄弟就算拚死，也不會讓你逍遙離開！」

梅少龍聞言猖狂嗤笑，說道：「嘿嘿，只怕你們都無須拚死命應戰，我梅少龍一根手指，便能制服你等數千之眾，哈哈……」

嚴剛怒道：「誇口！」只見嚴剛率先出手，想去制伏梅少龍，豈料真氣上提，卻毫無勁力，全身筋脈似乎難以運行。

嚴剛驚駭之時，卻見梅少龍冷笑說道：「哈哈，在場所有人，上山來時均索了那饅頭食用，而各位名教掌門方才也都提筆直書江莊主的題答，因此，嘿嘿……全都中了秋門主獨門的鎖筋散之毒，看來……恐待二十四個時辰後方能提勁運氣，哈……哈……」

群雄聞言詫異萬分，所有人當然皆已食完那好心人分送的饅頭，驚訝之餘提勁運氣一試，果真全身筋

邁全鎖，難以施展武功。

嚴剛氣憤說道：「梅少龍，你……你真是罪惡滔天，我嚴剛絕饒不了你！」

梅少龍回道：「哼！憑你嚴剛，我梅少龍還沒放在眼裡！」

此時，一旁恍神佇立而心情紛亂複雜的龍燁，親眼目睹耳聞梅少龍的種種罪行，一時茫然失神，難以置信！想起自與梅少龍共創紅蓮教後，一心只想幫助梅少龍驅退蒙古人，但眼前的梅少龍竟真勾結蒙古人而陷害忠良，他無法相信眼前的事實，更不知如何是好，究竟該大義滅親？還是情義相挺？龍燁茫然了……

突然，回神後的龍燁上前對梅少龍厲聲責道：「你……你怎麼可以勾結蒙古人，明明……明明我們是要驅退蒙古韃子，你怎麼可以……」龍燁咄咄逼迫追問梅少龍。

只見梅少龍猛然一推，將龍燁推倒在地，也是怒聲回道：「哼！要成大事，何須顧慮手段，你今日不要干涉我，給我退下！」

一旁的馮鳴南連忙將龍燁扶起，並示意龍燁不要於此時再激怒梅少龍，茫然無措的龍燁也只能絕望靜觀事情的發展。

經查探周圍群雄之後，人人都因趁熱服食那饅頭果腹，也果真證實所有人筋脈皆鎖，無法運功使勁，於是怒火上升的李玄揚，再也難忍梅少龍的惡毒奸險，二話不說，竟是提劍直刺梅少龍而來，決心誅殺罪惡滔天的梅少龍。

梅少龍天虹劍在手，鋒利無比，一個提劍數晃之勢，擋去李玄揚劍鋒。這時，梅少龍身旁的秋槐仇及

馮鳴南也加入戰局，圍攻李玄揚，形成以三打一之態勢。

梅少龍說道：「今日再也無人幫你！有百獨門秋門主在此，你再也插翅難飛，想取我命，你得先去問問地府閻王，我梅少龍此刻便送你上路！」

李玄揚冷然說道：「我李玄揚今日，絕不留你生機，要以你的血，祭奠趙平！」

話畢，李玄揚連劍連環，以一敵三，劍鋒直對梅少龍而來，但頻遭馮鳴南威猛的火雲掌逼迫，屢屢回劍來擋，雙方交手三十餘招，李玄揚未占上風。

李玄揚只知一心欲置梅少龍於死地，出劍勁猛，劍鋒連環，雖是逼得梅少龍疲於拆招，但火雲堂主馮鳴南也是武功高強之輩，其獨門絕學火雲掌更是剛猛氣烈，由於李玄揚殺意急切，心思過於集中梅少龍身上，以致馮鳴南剛烈的火雲掌襲擊而來時，李玄揚往往險象環生，令人冷汗直冒，若非他輕功高強屢屢閃身避過，早已受掌而傷。然一旁秋槐仇竟圍而不攻，靜靜觀察，以致李玄揚尚須分心提防秋槐仇的偷襲。

李玄揚急取梅少龍性命不得，心想不能僅攻梅少龍，反給予另外兩人奇襲之機，因此劍鋒一轉，唰……唰……數劍急刺馮鳴南，劍鋒疾快無影，光閃似虹，馮鳴南當下一凜，運動輕身而避，但李玄揚此刻連同新仇舊恨早已怒不可抑，出劍已不留情，上手之招正是疾龍劍法之「疾風訣」，劍鋒實在太快，馮鳴南一生未曾見過如此疾勁劍法，毫無破綻可攻，以致自身避閃李玄揚劍法愈趨無力之時，急忙縱身躍退。李玄揚逼退馮鳴南之後，劍鋒再轉，又來回攻梅少龍。

正當李玄揚連劍急攻馮鳴南之時，梅少龍略有喘息之機，當下氣貫於劍，運動生風，「落鷹劍法」騰空而起，只見梅少龍如蒼鷹飛旋，隨後掠地剛猛的劍招連環綿密，與李玄揚回攻而來的劍法鏗然交鋒，

噹……鏘……綿密不絕於耳的響聲，是兩人內力高深的雙劍對決，劍勁之猛揚動黃沙，一旁群雄莫不膽戰心驚，更是驚嘆兩人的武學造詣。

交手數十招後，突然，秋槐仇手中紅簫揚動，趁隙襲擊李玄揚左肩，只見李玄揚左肩一沉避過，這時，馮鳴南勁力剛猛的一式「野火燎原」，早已襲向李玄揚。只見李玄揚再運輕功轉身迴旋，正要避去那掌，卻有一人加入戰局，挺身來接馮鳴南之掌，那人正是武雲。



煙波仇血刃元凶，遇強手雪影尋仇

原來在場群雄上山之時，路口有人分發熱騰騰的饅頭，群雄自然取來果腹充飢，而那分發饅頭之人乃梅少龍所派，饅頭之內早已下了秋槐仇獨門無色無味的「鎖筋散」，因此在場群雄均已無力運動，難以擒拿梅少龍。而李玄揚及武雲等人為設計誘出梅少龍陰謀，早先上山籌劃布局，自然未食用饅頭。

眼見李玄揚一人獨鬥三人，一旁的武雲為報煙波山莊羅俊及歐陽秀之仇，決心血刃兇手馮鳴南，於是縱身加入戰局，接下馮鳴南那掌。

見武雲前來應戰，馮鳴南問道：「你是何人，不知死活嗎？」

武雲怒道：「我煙波山莊數十條血債，今日要你賠命！」

馮鳴南冷笑說道：「哼！不知死活，既然想死，我便成全你。」

話畢，只見馮鳴南掌風如火，剛烈威猛直驅武雲面門而來，武雲氣運全身，奮力一搏，但終究兩人武功根基相差懸殊，交手不過十招，馮鳴南一掌擊落武雲左胸，一口鮮血噴了出來！馮鳴南嘴裡一句：「送你上西天！」隨後催命一掌威力萬鈞而來，便要擊斃武雲，群雄駭然一凜，無能為力，江天雨見狀也是膽顫驚恐，自然也是無能為力，而李玄揚正與梅少龍鬥殺激烈，並未查見武雲逼命危機。

眼見武雲命在旦夕，現場卻無人能救，而秦宗卿武功平平，待他反應來救武雲之時，已然不及，眾人只見馮鳴南火雲之掌，猛然拍落武雲胸前時，說時遲那時快，一條玉樹臨風的身影飄然躍入，由武雲背後

出掌，砰然接下馮鳴南那掌，只見馮鳴南震退數步，駭然一驚！

武雲驚魂甫定，回身一看，來人竟是洛玉波，武雲驚喜喊道：「洛大哥，是你！」

洛玉波點頭說道：「你到一旁，這裡我來！」

這時，跟隨而來的江瑩，也來到江天雨身旁報平安，江天雨見女兒來到，自然十分歡喜，兩人也更關心煙波山莊血案之兇手——馮鳴南。

而李玄揚正與梅少龍鬥得激烈，一聽武雲叫喊洛大哥，連忙回劍一看，眼前之人果是洛玉波，也是喊道：「洛叔！」

洛玉波回道：「玄揚老弟，你專心對付那人，這位火雲堂主由我收拾，也該跟他算算小瑩的暗夜之仇了！」

馮鳴南聞言，冷笑說道：「暗夜之仇！喔……我想起來了，那夜煙波山莊便是你出手阻攔，只因我馮鳴南身負要事，未與你鬥，今日便來領教閣下本領。倒是閣下之名一時忘卻，留下名來！」

洛玉波冷然回道：「玉峰派，洛玉波！」

群雄一聽是洛玉波，驚嘆之聲連連，當下交相談論：「他就是玉面如來洛玉波！」、「一人獨滅血掌幫的英雄，竟然生得如此英姿煥發！」

原來洛玉波當年一人獨滅作惡多端的血掌幫，並擊殺武功高強的血掌幫主段仁金，因而盛名揚威武林，武林上也就盛傳玉面如來洛玉波的威名，但因洛玉波少管武林之事，少有人得見其面，今日得見洛玉波之風采，群雄自然驚嘆！

隨後，洛玉波對馮鳴南淡然說道：「煙波山莊羅俊之死，數十條無辜性命，今日要你認罪償命，洛玉波不會留你生機！爲免你徒留憾事不及交代，讓你對同伴交代遺言，洛玉波等你！」

馮鳴南聞言，哈哈而笑說道：「洛玉波！你也未免太過自信，今日誰生誰死尚在未定之天，我馮鳴南今日也不會留你生機！」

洛玉波回道：「再問你一次，有無遺言要去交代！」

馮鳴南以斬釘截鐵之語說道：「何須交代！有何能耐便來吧！」

話畢，洛玉波身影錯動，雙掌飄忽似雲一般輕盈，卻蘊含宏大氣勁，拍動雙掌往馮鳴南而來。馮鳴南不敢大意輕敵，出手便是獨門絕學火雲掌，兩人眼神交會之際，一觸即發。

兩人交手數十招，馮鳴南掌勁屢屢撲空，本已算準洛玉波左胸拍去，豈料洛玉波身影迴動如雲飄渺，難以猜測，以致屢屢擊空；再交手數個回合，五、六十招後，只見洛玉波掌勁由綿而剛，掌風愈加勁猛，馮鳴南只得疲於拆招，心中突感駭然。

群雄眼見洛玉波精純而亦柔亦剛的掌法，心中暗暗驚服，更有人讚道：「好絕妙的掌法！」

這時，一旁的紅蓮教侍衛兵分兩批，分別上前支援梅少龍及馮鳴南，於是馮鳴南暫獲喘息之機，隨後勁提十分，催動逼命掌風，火雲掌法最具威力一式「炎龍吞噬」，猛然鋪天蓋地而來。洛玉波見狀，一式「風捲殘雲」如狂風橫掃所有侍衛，各個飛身而出負傷倒地哀號，隨後洛玉波猛提真元，運掌連拆數十招馮鳴南的絕命招式。兩人越鬥越快，觀看之人心跳隨之加速，屏息專注，時空彷彿凝結。

只見馮鳴南額冒汗珠，氣力流失，反觀洛玉波卻毫無疲態，神色自若。突然，洛玉波掌法由快變慢，掌風趨緩，轉爲綿柔之勁，卻更蘊含後勁之威。

見洛玉波如此博大精深的掌法，乃馮鳴南畢生僅見，心中一凜，暗想：「今日要勝他難，不如暫退。」於是馮鳴南再催掌勁，一連威猛的數掌直劈洛玉波而來，以圖藉勢退開。豈料，那威猛掌勁卻被洛玉波「綿柔迴掌」一一化去，馮鳴南想要脫身卻被困於洛玉波的綿密掌風之中。

馮鳴南心中一急，喝道：「該死！」於是再提真元，打算與洛玉波拚死一搏。

但此時，洛玉波猛然一式「亂石崩雲」技驚四座，掌風快如雷電，馮鳴南反應不及，「啊！」的一聲，應聲受掌，正要飛出之時，卻被洛玉波反手之勁又拉了回來！

馮鳴南驚愕之時，只見洛玉波氣凝於掌，神色從容，但卻眼神冷冽，嘴裡一句「安息吧！」隨後驚天一掌，勁力八分，正中拍落馮鳴南前胸，由於洛玉波內力深厚，勁力剛猛，馮鳴南體內筋脈錯斷，徒留驚恐的雙目，隨後當場氣絕而亡。

群雄眼見洛玉波如此神色從容的擊斃馮鳴南，心中一凜，驚駭眼前的洛玉波，如此絕妙的身手，恐是當世第一高手。

一旁茫然無措的龍燁，見馮鳴南命喪洛玉波之手，淒厲叫道：「鳴南……」連忙縱身來扶，但馮鳴南已然氣絕無語。

只聽得洛玉波說道：「洛某留他全屍，今後煙波血仇一筆勾銷！」

龍燁聞言無語，本應上前與洛玉波尋仇，但龍燁心知，今日一切均因紅蓮教而起，有何理由尋仇報

復，只能哀痛馮鳴南之死。

這時，見李玄揚與梅少龍及秋槐仇越鬥越烈，洛玉波正要縱身上前馳援，突然眼前一條雪白身影飛飄而來，一名長髮飄逸，眉宇秀氣的慧秀女子，攔住洛玉波去路。

見來人攔住去路，洛玉波說道：「又來尋仇嗎？」

那名女子說道：「便是來尋仇，取你性命！」

洛玉波回道：「方才有言，今後煙波血仇一筆勾銷！難道又要再生新仇？」

那名女子笑道：「誰管你煙波血仇！本姑娘今日不爲其他，特來取你玉面如來性命。」

洛玉波回道：「好！洛某性命在此，任妳來取，但是，給我一個理由……」

那名女子說道：「血掌幫段仁金……，你不該殺他！」

洛玉波聞言回道：「段仁金，哼！此人不能留於世間，洛某殺他心中無悔！妳若要報他仇，洛玉波接受，只是，姑娘尊姓芳名，何苦爲此等惡人尋仇？」

那名女子說道：「本姑娘，段天紅……！你所殺之人，正是我胞兄，呵……雖然我並不想承認有這樣的兄長！」

群雄一聽是段天紅，更是議論連連：「啊！她便是雪影飛貂劍段天紅！」、「好年輕貌美的女俠」、「是呀！如此年輕，怎可能盡得劍怪獨孤峰的真傳？」、「怎麼不可能，聽說名震武林的黑山五鬼還有崆峒三霸都命喪她手，可別小看她哩！」群雄以爲威震武林的雪影飛貂段天紅，該是年過半百的黃花之女，卻沒想只是個年紀未滿三十的貌美女子，因而議論紛紛。

而段天紅與段仁金雖是兄妹，自父母雙亡後，段仁金便到處拜師學武，不管段天紅死活，最後因缺盤纏，還將年僅十歲的段天紅帶到青樓賣身，換取黃金自己享用。童貞稚嫩的段天紅被賣到青樓當天，老鴇便命人囚禁調教，正將段天紅一頓毒打教訓時，段天紅竟不顧後果，大膽逃脫，幾名壯丁隨後追捕至大街，卻遇劍怪獨孤峰路過，解救段天紅。想那劍怪獨孤峰一生冷漠孤僻，卻見段天紅一個稚嫩小童被打得紅腫的模樣，心生憐憫，便收她爲徒，授她武功。而段天紅雖是女紅妝，卻一身傲骨豪情，頗與獨孤峰投緣，兩人情同祖孫，最後段天紅因那不服輸的骨氣，苦練神功，因而盡得獨孤峰真傳。

段仁金則自出賣段天紅獲得黃金後，到處拜師學武，數年後因緣際會加入血掌幫，前幫主死後繼任血掌幫主，開始到處劫財擄掠，無惡不作，最後卻遇煞星洛玉波前來血掌幫時，段仁金竟在洛玉波面前，將擄來的幾名良家婦女冷血殺害，向洛玉波挑釁示威，洛玉波盛怒之下擊斃血掌幫數十名幫眾，並一掌劈死段仁金，從此江湖上再無血掌幫，黎民百姓總算不再擔憂血掌幫的姦淫擄掠，而玉面如來洛玉波的威名，也從此流傳。

段仁金死後，數年後段天紅也聽聞消息，雖對自己兄長將自己賣入青樓之事，恨之入骨，但卻也到處尋找玉面如來洛玉波，以報弑兄之仇，目的是爲告慰自己恨之入骨的段仁金在天之靈嗎？其實段天紅自己心中也是困惑不曉！

一聽段天紅語帶無奈，不想承認這樣的兄長，洛玉波回道：「段仁金作惡多端，死有餘辜，怪不得妳不想承認這樣的兄長！那仇還報嗎？」

段天紅笑道：「報！當然要報！我說過，你不該殺他，他的命是我的，而你卻多管閒事，段天紅今天便要取你性命。」

洛玉波回道：「既然如此，洛玉波便領教姑娘神功。」

隨後，只見寒光數閃，光閃如虹，段天紅手中雪影劍應式出鞘，招招凌厲逼命，與洛玉波交手三十餘招，均是致死之招，所幸洛玉波身輕飄移，掌風迴動化去段天紅致命劍鋒，但卻已讓洛玉波感受畢生以來第一次的逼命危機，也是他今生第一次所遭遇的絕等高手。

兩人過招數回後，段天紅說道：「洛玉波，你果然沒讓我段天紅失望！那人渣段仁金死在你手，也算值得了！你是第一個讓我段天紅出手三十招，卻還活著的人，值得見識我段天紅的雪影劍法。」

洛玉波回道：「姑娘劍法出神入化，洛某一生未逢如妳這等高手，佩服！佩服！」隨後，洛玉波向姜毅借了一柄長劍後，對段天紅說道：「洛某十多年未曾動劍，姑娘是這十多年來逼出洛某使劍之人，今日，洛某便以當年玉山峰部落兄弟授我的『亂劍訣』，領教妳的雪影劍法。」

段天紅說道：「好！痛快，我段天紅今日得遇你這樣的敵手，真是痛快！」

話畢，劍虹一閃，竟是光如雪飄，波光驟雨之勢，令人咋舌，兩人雙劍頓時交輝，交織無數劍芒揚動，猛烈強勁的劍風迴旋，竟將在場群雄硬是逼退數十步，足見兩人爭鬥之劇。

而這一回合過招，兩人竟是毫無間隙，毫無歇止的鏖鏖劍鳴，數百招下來的攻守來往，令人屏息，一旁的江瑩更是看得心驚膽戰！

另一方面，李玄揚與梅少龍的廝殺，更是令人屏息而驚，由於這兩場驚天動地的對決氣勁實在過猛，因而距離漸漸漸遠，李玄揚對梅少龍的廝殺，已與洛玉波對段天紅的決鬥相距百尺。這時圍觀的群雄，目光也分兩場關注，場中一舉一動牽動著圍觀群雄的心緒。

交戰之中，所有紅蓮教侍衛均被李玄揚於對戰中刺死，僅剩李玄揚一人獨戰梅少龍及秋槐仇兩人，雙方纏鬥已過數十回合。梅少龍上乘精純的「落鷹劍法」，仿如蒼鷹掠地般狠疾，兼以變幻莫測的劍招，令一旁群雄嘖嘖稱奇，但李玄揚的「疾龍劍法」更為絕妙，一式「疾風訣」便幻化無盡劍路，劍法之快令人不知何所從來，何所從去，比鬥之下李玄揚明顯技高一籌，應是早能擊敗梅少龍。但秋槐仇抽出手中紅簫內之細劍，每於間隙使出劍擾動李玄揚，李玄揚知他紅簫劍上必有劇毒，故而謹慎小心，一一化去秋槐仇之襲擊。因此，李玄揚劍法雖高，卻一時難取梅少龍性命。

然比鬥已過數個時辰，由於李玄揚劍法疾快，梅少龍已漸感體力耗弱，卻見秋槐仇仍無法施毒得手，於是縱身來到秋槐仇身邊，形成兩人並肩而戰之勢。

只見梅少龍對秋槐仇細聲說道：「現在該如何？」

秋槐仇回道：「你以快劍攻他右路，儘量鬥上五十招，不能停歇，我取他左路，自有方法攻他心防！」

梅少龍應聲說道：「好！」

於是，「落鷹劍法」再出，這時梅少龍已是運上全身內勁，十成功力盡出，放手一搏誓取李玄揚性命，一式巔峰絕招「殘鷹掠影」，再如掠地蒼鷹，厲勁劍鋒仿若驟雨綿密，搭配變幻莫測的刺掠劍法，招

招刺攻李玄揚右路；李玄揚氣貫劍身，迴動手中三尺秋水，更是那不世劍招「疾風訣」，一一拆去梅少龍的「殘鷹掠影」劍招，拆到二十餘招時，左路秋槐仇紅簫細劍突然又急攻而來，李玄揚只得再分劍相抵。

李玄揚劍鋒一轉，正要使出「疾龍劍法」第二式「千軍破」之時，秋槐仇突然劍鋒迴轉，改攻中路，卻在這迴轉瞬間，秋槐仇近身而來，刻意收回細劍露出一個明顯破綻，李玄揚見機不可失，但手中長劍正與梅少龍纏鬥拆招，便伺秋槐仇細劍暫收之機，李玄揚以為可避去劍上之毒，於是再提真元氣凝於左掌，反手一掌勁力渾厚，一掌拍落秋槐仇左胸之上，情景與那日歸末谷擊拍秋槐仇情形相同，然而李玄揚內力更猛，一掌將秋槐仇擊出數丈之外。

群雄一陣驚呼，紛紛讚嘆：「好！」「那毒王死有餘辜！」

秋槐仇心中也是一驚，自己原本只想誘李玄揚出掌，卻沒想李玄揚內力如此渾厚，幸虧自己內披軟甲護體，否則這一掌非死即傷。

然而，當李玄揚一掌拍落秋槐仇胸前之時，旁人不覺有異，但李玄揚卻是心中一凜，突覺左手掌上有細微傷口，滲出幾滴血水。這時梅少龍劍招依然凌厲而攻，李玄揚仍是一一拆招。

突然，李玄揚頓感不妙，立運一陣宏大內勁先將梅少龍逼退，但自己卻也退了數步。這時李玄揚突感胸口悶痛，呼吸急促困難，糟糕……李玄揚心知自己中毒了。只見李玄揚面色鐵青，再難言語，只有驚恐的雙目，心有不甘的怒瞪梅少龍。

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頓見此景，驚慌不已，叫喊：「玄揚哥！」、「玄揚！」

二人想上前去查看李玄揚，但卻被陽紫萍關心制止說道：「此刻前去，連妳們性命都有危險！」

孫羽珊驚恐說道：「可是，可是……玄揚哥！」

眼見李玄揚一副痛苦模樣，面容青黑已無血色，可見確實已中劇毒，梅少龍總算放下心來，暗暗慶幸計略總算成功。

而秋槐仇起身後，從容拍去身上塵土，冷笑說道：「嘿……嘿……沒想你這小子內力如此宏大，若非我身穿這軟甲，被你這掌擊中恐怕性命難保！怎樣……現在不好受了吧，當時歸末谷便也如你一樣，拍中我這身上的南疆蛇毒，這南疆蛇毒乃我秋槐仇最新研製的毒方，又稱『七步絕』，也就是你只剩七步性命，方才你又動用真氣，恐怕……恐怕性命只剩……三步了！」

聽完秋槐仇之言，李玄揚意識已漸迷離，竟沒想秋槐仇身上布滿劇毒，以致一時輕忽而有此敗，但是懊悔已然不及，隨著氣血的流竄，劇毒終究麻痺周身經脈，最後，只聽得砰然巨響，李玄揚倒落塵埃，動也不動。

群雄眼見此景，當下驚愕駭然，哀聲連連！孫羽珊及袁莫雲更是哀號不已，但因梅少龍及秋槐仇仍在李玄揚周身，因此陽紫萍為保兩人安全，制止兩人上前去探李玄揚。

只聽得梅少龍哈哈而笑，說道：「佩服，佩服！秋門主果然毒步天下呀！才頃刻之間，便讓這頭猛虎無法動彈，高明，高明呀！」

秋槐仇洋洋得意回道：「過獎，過獎！不過，這小子此刻尚有一口真氣存在，並未完全氣絕，梅教主要親自手刃呢，還是由小弟終結他命！」

梅少龍回道：「此人絕不能留他性命，讓我來終結他命吧！哈哈……」

此刻眾人筋脈被鎖，無法上前阻止，而洛玉波又被段天紅纏住，難來相救，只得眼睜睜看著梅少龍冷血行徑。正當梅少龍一劍提起，正要刺入李玄揚腦門之時，突然一劍擋開，正是龍燁出劍相救，化去李玄揚死劫，梅少龍則是跌了個跟頭。

龍燁說道：「你……你還要再執迷不悟嗎？你還要再殘害多少人？……就如丘膺烙殺害阿彪、嘯天之仇一樣，放了人家吧！」

梅少龍怒火上升，回道：「你滾開！機會難得，我今日一定要誅殺李玄揚，你快滾開！」

龍燁回道：「不要再執迷不悟了，回頭吧！」

梅少龍氣血攻心，提劍要殺龍燁，龍燁不敢置信，退了數步。

梅少龍回身對秋槐仇說道：「秋門主，殺了李玄揚，我來擋住龍燁，快！」

秋槐仇回道：「好！心頭大患，由我來了結他的一生吧！」

話畢，秋槐仇手持紅簫細劍，蹲下身軀，一劍正要俐落刺入李玄揚腦門之際，孫羽珊及袁莫雲見狀，一旁同聲淒厲叫喊：「玄揚哥！」「玄揚！」

豈料，李玄揚忽然雙目瞪張，一把握住秋槐仇持劍之手，一個猛勁將那細劍立時反轉，抵住秋槐仇咽喉，秋槐仇驚慌詫異，大喊：「怎有可能！」之時，只見李玄揚手中勁力送出，秋槐仇手中紅簫劍，一劍刺入自己咽喉，立時斃命，徒留秋槐仇驚恐莫名的眼神，一代毒王永遠再也不知自己的南疆蛇毒怎會失效！

李玄揚這突如的舉動，震驚全場，梅少龍聞聲回身之時，卻見秋槐仇已是一劍斃命，而李玄揚竟好端

端地挺身而起，面色紅潤，方才的中毒跡象全消。

梅少龍心中駭然，不可置信，驚慌說道：「你……你……怎……可能……」竟不住全身顫抖。

李玄揚冷然而立，說道：「你惡事做盡，罪不容誅！天理昭昭，我李玄揚便是天將化身，來取你命，以渡救黎民眾生。……趙平之死、阿永之仇……，我李玄揚今日絕不留你狗命，你……受死吧！」

此刻，李玄揚宛如天將渡世，嚇得梅少龍全身顫抖，一旁群雄更是不解李玄揚身中劇毒後，眾人明明見他已是全身青黑，必是劇毒快速侵入五臟六腑以及全身筋脈之狀，豈料竟在不到一刻鐘時間，安然無恙的端立眾人眼前，眾人均是暗暗驚疑莫非真是天將化身！

驚駭惶恐的梅少龍說道：「今日，就算你殺了我，你們……你們全部都別想逃離此地，山下已經布滿元軍，一個時辰後，我梅少龍若未下山，蒙戰將軍便會下令元軍攻上山來，到時……嘿……你們誰也別想離開！」

李玄揚聞言，早已心中無怒，冷冷一句：「你……沒救了！」

於是，李玄揚易筋轉氣，沛然內力源源不絕，手中長劍一個迴旋，蘊含驚天神功，隨後一個飄渺身影襲向梅少龍，梅少龍雖是全身勁力盡出，但因李玄揚已運達摩易筋經上等內力，劍勁沉如巨石；反觀梅少龍已是精疲力竭，交手不過十招，李玄揚一個快劍正要刺入梅少龍胸口，卻見龍燁突然躍身將梅少龍推開，事發突然，李玄揚停劍不及，一劍刺入龍燁左腹，登時鮮血噴流。

李玄揚見狀，詫異說道：「你……你這是為何，為何要代他受劍？」

龍燁雖是中劍，但不愧是紅蓮教徒心中崇拜之英雄，忍著傷口巨疼緩身站起，難過說道：「他……他

是我大哥，你可否饒他一命……！」

李玄揚冷冷回道：「不可能！」

龍燁也知強人所難，畢竟梅少龍所作所為均是人神共憤之事，因此也就未再苦求李玄揚。

梅少龍見龍燁挺身受劍，驚惶而逃，不顧身上中劍的龍燁，獨自縱身逃離而去，隨後一縷紅煙緩緩升起，正是梅少龍逃離之時所點燃，以通知山下埋伏的元軍。

梅少龍縱身逃離之後，李玄揚哪能放他離開，李玄揚永遠忘不了腦際迴盪的阿永天真笑容，更是自責錯害趙平全家，無論如何誓要擒殺梅少龍，因此急追而去。

身負劍傷的龍燁，茫然想起與梅少龍的過往，兩人雖是同母異父的兄弟，但因戰亂流離，梅少龍自幼關照龍燁，每有人欺侮龍燁之時，梅少龍必定挺身相擋，因而龍燁自幼便敬重梅少龍這位大哥，更全力偕同梅少龍共創紅蓮教，供奉紅蓮神君以祈蒼生平安。豈料，今日卻恍然知曉梅少龍勾結他們原本痛恨的蒙古，當下痛心疾首，不知如何自處！

李玄揚追擊梅少龍而去後，陽紫萍與孫羽珊連忙上前查探龍燁傷勢，心急的陽紫萍連忙問道：「龍堂主，方才你說丘膺烙之仇，請問你……請問你，我黃山丘膺烙現在何處，煩你告知！」

只聽得難過心傷的龍燁說道：「丘英雄……血戰力竭而死，我已將他厚葬！」

丘膺烙死！真當晴天霹靂，陽紫萍不敢置信，那日丘膺烙還在馬車上承認喜歡她，她還在期盼丘膺烙的歸來，如今竟然天人永隔，陽紫萍豈能接受，當下暈厥而去，袁莫雲連忙上前將她扶住，孫羽珊則趕緊

用金創藥為龍燁敷治傷口。

而梅少龍離去所點燃的紅煙，已漸漫天飄渺升空，山下蒙戰領軍前來的元軍，見那紅煙為號，於是蒙戰號令一下，全軍開始移動，分軍上山往連峰岡而來。

另一方面，纏鬥已過千招的洛玉波及段天紅，竟然千招之內毫無停歇，兩人內勁、劍法均已至化境，只見段天紅一式劍如飛雪的「雪影殘紅」，氣流揚起如雪劍影，武功修為令人驚嘆，雪影劍虹狂襲洛玉波時，卻見洛玉波見招拆招，拆招之中虹光迴動之時，竟已蘊含反守為攻之劍訣，仿如亂劍一般的劍鋒迴旋，劍法乍看雖亂而無章，其實卻氣勢磅礴博大精深。

段天紅雪影劍法一生未逢敵手，如今洛玉波竟能與自己這番纏鬥，更見洛玉波劍法雖名「亂劍訣」，卻有正義磅礴之勁，越打越是暗暗欽佩眼前的洛玉波。

而群雄早已看得目瞪口呆，更目睹那毫無喘息毫不停歇，僅僅一回合的千招交手，如此纏鬥一個多時辰，兩人竟未喘息停歇，群雄不由連連讚嘆兩人的內功修為。而兩人纏鬥交織的劍虹雪舞，更是群雄畢生僅見，難怪有人說道：「得見此戰，我今生足以！」

鬥到此時，其實洛玉波及段天紅兩人已是氣力盡，僅是最後一口氣力勉力纏鬥，比撐看誰先力盡而輸！而這時正是秋槐仇提劍要刺死李玄揚，孫羽珊以為李玄揚將死而大聲叫喊之時，聲音突然傳入洛玉波耳裡，洛玉波心上一急，突然氣勁上揚，連連數劍襲攻段天紅，段天紅心中一駭，正要提勁之時，卻因久鬥未歇而無氣力，手中長劍被洛玉波擋於右路，卻見洛玉波突然由中路一掌拍往自己胸前而來，待要避閃

已然不及，情急之下，連忙放開手中雪影劍，右掌急忙運動，也是拍往洛玉波胸前而去。

兩人相同招式，卻都避閃不及，洛玉波一掌拍落段天紅胸口之上，但因洛玉波並無傷她之意，勁力盡收，登時卻如輕拍段天紅胸脯，只覺一股軟綿，隨後在那軟綿胸脯上再一個運動，震退段天紅；同一時間，段天紅掌勁十分，一掌拍落洛玉波胸口，洛玉波也被震退數步，咳了數聲，所幸段天紅也是氣力耗弱，掌力已無餘勁，否則洛玉波必是當場嘔血。

兩人各被對方震退，然洛玉波因掌勁盡收，因此並未傷及段天紅，段天紅自然心知，但洛玉波方才一掌輕拍段天紅胸脯，隨後再用勁一震之時，群雄並無察覺，段天紅卻是心上一驚，不由臉紅心羞。

雖見段天紅一副嫣紅而羞的臉龐，洛玉波卻是心境磊落坦蕩，並不知曉段天紅因何羞紅，灑然說道：「佩服！段女俠武藝超絕，洛玉波佩服！只是，……勝負未分，段女俠還要取洛玉波性命否？」

段天紅心中嘀咕著洛玉波方才的輕薄，究竟有心還是無意，然洛玉波自是無心，比鬥之中拍擊自屬難免，況且洛玉波為不傷及段天紅，因而收勁輕輕拍震，以擊退段天紅；但段天紅自幼遭兄長賣入青樓，若非獨孤峰解救，早經摧殘，此外，又因段天紅頗具姿色，行走江湖總有輕佻好色之輩，因而除獨孤峰外，她是恨極天下男性。然經方才一番生死纏鬥之後，心中卻是暗暗佩服眼前的洛玉波，又經洛玉波在自己胸脯上的輕薄一擊，當下真是心思一亂。因此，羞紅臉龐未褪，對洛玉波的問話並未回答。

見段天紅並未回答，洛玉波疑惑說道：「姑娘既不回答，也不上招，想來今日妳我已經力竭，改日姑娘若要再取洛玉波性命，洛玉波奉陪！……但是，洛玉波還是那句話，段仁金該殺，洛玉波無悔。」

其實段天紅恨極段仁金，幾度尋上血掌幫，卻又不忍殺他，如今只恨為何不是自己手刃段仁金性命，

而是洛玉波所誅，因而將恨意移轉洛玉波身上，來尋洛玉波復仇。但經方才的一番纏鬥後，此時段天紅心中已無誅殺洛玉波之意，又見洛玉波泰然無恙神情，於是段天紅退去羞澀情思，冷冷說道：「哼！今日本姑娘技拙汗顏，不能取你性命，來日再與你廝殺。說……今後何處去尋你？」

洛玉波回道：「台灣島玉山峰上，洛玉波隨時奉陪！」

隨後，見段天紅不再廝殺纏鬥，洛玉波便急來孫羽珊身旁欲探李玄揚，卻見一縷紅煙漫天升空，李玄揚已去追擊梅少龍。

段天紅並未追去，望著洛玉波的背影，呆然沉思，卻是波心漾動，久久未語。

這時，被李玄揚點穴而暈厥的陽平秋，清醒之後，雙目關注著段天紅與洛玉波的廝殺，待兩人停鬥後，陽平秋急忙上前說道：「陽某特來謝過段女俠救命大恩！那日若非段女俠相救，陽某性命不存！」

沉思的段天紅恍然回神，豪情灑脫說道：「免去這世俗禮節！救你是受人之託，不是我段天紅本意，你該去謝郭雲天，而不是我！我只是代替家師歸還遺願，感謝郭掌門當年之恩，郭掌門卻要我一同前去黃山，我才因而順道救你。所以你無須謝我，該謝郭雲天。」

陽平秋回道：「郭掌門我已謝過，但那日若非段女俠仗義出手，陽某命已不存！」想起那日逼命危機，陽平秋話中不免一凜而顫，畢竟那日當真是死裡逃生！

段天紅救他真是郭雲天之託，因此從未放在心上，但此刻又想起那日情景，於是回道：「好說！只是，那兩名蒙古高手，叫什麼漠雪雙鷹來著，武功當真是深不可測，你也真是撿回一命了！」

原來那日蒙戰與梅少龍密謀之後，便依計等黃山派受人誣陷後，立派「漠雪雙鷹」率領金獅、銅虎、鐵鷹三大戰神攻上黃山，血洗黃山派。那時正是梅少龍邀集武林各門派會聚廬州城內，共商如何與師前往黃山派問罪之時，而黃山派因受誤陷與元軍勾結密議，因此無人馳援。黃山派也在那日，被元軍血洗屠殺，除在外的陽紫萍、丘膺烙、姜毅、張石群四人外，全派無一倖存；僅剩陽平秋一人力戰至最後一刻，實因對手漠鷹武功高強，陽平秋身負重傷奄奄一息之際，幸得段天紅受郭雲天之託前來，陽平秋才得死裡逃生。

而那郭雲天自元軍侵擾，殺銀狼退元軍後，便藏匿劍門山頂之舊居，由於地處隱僻之位，故而無人知曉。又那劍門山頂舊居乃郭雲天早年居所，三十多年前劍怪獨孤峰行經此處時，因染怪疾險些喪命，幸蒙少年郭雲天搭救。一生冷漠孤僻的獨孤峰為感謝郭雲天之恩，康復後見愛劍成痴的郭雲天苦心專研劍法，因而點撥他幾路劍訣，便讓二十多歲的郭雲天登時劍術超凡。

獨孤峰離去時，因天候寒冷，披著郭雲天所贈錦衣而去，直到獨孤峰臨終之前，猶記郭雲天當年之恩，便交代段天紅將那錦衣歸還郭雲天再謝大恩，並遺言交代段天紅，如遇郭雲天有需，當即全力協助。

此刻劍門派藏匿的舊居，正是當年郭雲天搭救獨孤峰之處，因而段天紅上劍門山時，自能尋得藏匿於劍門山頂舊居的劍門派，並依獨孤峰遺言將錦衣歸還郭雲天。那時正逢郭雲天聽聞黃山派勾結蒙古，心覺不妙，率「劍門五子」正要出發前往黃山派馳援之時，恰遇段天紅來訪，遂邀段天紅一同前往黃山，段天紅為償獨孤峰遺願，不敢拒絕，便與郭雲天一同前往。因段天紅腳程較快，先到黃山，一見陽平秋生死

垂危立刻出手相救，便遭遇高強的蒙古高手漠雪雙鷹，但因當時段天紅救人心切，虛晃幾招後便救走陽平秋，半途遇郭雲天及劍門五子後，再由劍門五子將陽平秋帶回劍門山頂舊居養傷。也因此，當姜毅及陽紫萍等人回黃山派時，自然尋不著陽平秋。

而陽平秋聽聞江天雨召開武林大會，憂心那日陽紫萍及丘膺烙去尋姜毅及張石群未回，黃山便已被滅，遂負傷喬裝來尋四位弟子行蹤，卻意外知曉張石群勾結梅少龍為惡，因此即便負傷也只能清理門戶，再自我了斷，以謝天下，但卻讓李玄揚點穴暈去，醒來時卻見救命恩人段天紅，當即上前謝恩。

隨後，陽平秋退到陽紫萍身旁，卻聽聞丘膺烙血戰而死訊息，心中一怔，悵然而悲，想起當年行經悅來客棧之時，見丘膺烙孤苦堪憐勤賣平安香水符，卻一身骨氣，志節堅毅，且學武融會貫通，盡得陽平秋真傳，陽平秋本屬意將掌門之位傳他，卻沒想今日聽聞噩耗。陽平秋回想歷歷往事，哀痛欲絕，因而與暈厥醒來的陽紫萍二人抱頭痛哭。



罪難赦惡人伏誅，用奇計智驚千軍

這一方面，李玄揚誓取梅少龍性命，因此緊追狼狽奔逃的梅少龍。一路奔竄的梅少龍心想逃入元軍之中，便可暫保性命，然因連峰岡上歧路紛雜，梅少龍穿林越叢不知方向，如驚慌之狼只顧往前尋出一條生路。

或許該是天理報應之時，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當年的赤血忠心，只為保全宋室王朝的最後血脈，如今卻讓梅少龍徹底毀滅，因此，應是宋末三傑的英魂顯靈，山林大地忽捲一陣淒風，以致奔竄的梅少龍稍一分心，腳底一個阻絆，竟被幾座小土堆絆倒跌摔，那幾座小土堆，便是李玄揚親埋趙平一家數口之墳座。

梅少龍急忙爬起欲奔，但李玄揚已是一個輕身攔阻在前，梅少龍再無去路可逃，於是心下一沉抑制驚慌，隨後冷笑說道：「你真要攔我去路……元軍即將上山，你若不去應付，恐怕連你那兩個小情人也難逃生天。」

李玄揚搖頭嘆道：「沒想到趙平真是地下有靈，也難容你這冷血無情之人，今日，我李玄揚就在趙平墳前，誅殺你這弑君狗賊，以告慰趙平及阿永在天之靈！」

梅少龍轉身一看，果見地上幾座墳堆，心中猛然一顫，隨後冷然回道：「呸！弑君……，宋朝早滅，何來弑君，若非你來攔攔擾，我梅少龍必能驅退蒙古，一統江山，自可給漢人一個安居之境。」

李玄揚聞言，恍然一悟，無奈狂笑說道：「一統江山，哈……哈……，原來你這一切罪惡滔天之事，就是爲了你一統江山的野心……你若真能驅退蒙古，我李玄揚無話可說，心悅誠服，但你陰殺宋室後裔、勾結蒙古殘害武林幫派，更殺害無辜阿永，如此泯滅人性的作爲，這無情無義的江山，你得來何用！似你這等無情之人，怎能造黎民萬福。我想，芸香仙子所說的草莽真龍，絕非是你。」

梅少龍疑惑問道：「誰是芸香仙子？」

李玄揚朗聲回道：「這個問題，你到陰曹地府去與秋槐仇討論吧！我想他也有同樣的疑惑。」

這時，梅少龍心知李玄揚劍下必不留情，爲奪先機以趁隙逃脫，於是傾盡全身功力，放手一搏。只見梅少龍擎劍而立，暗運厚勁，起手便是融合自己武學的巔峰絕招，一式「殘鷹掠影」再運「震天乾坤掌」，登時風捲黃沙，草木驚顫，一股宏大氣流繚夾凌速劍鋒，冷勁光虹更如擎天電光疾馳，直刺李玄揚。

李玄揚見狀劍鋒旋動，正是易筋氣轉，勁力盡發，只見手中劍虹一閃，卻是後發先至的迅疾劍法，兩人雙劍交鋒數招，劍勁猛烈之勢竟是摧毀四周林木，兩人出手盡是極招，更是誓取對方首級的決心。

李玄揚雖是技高一籌，但梅少龍此刻仿若窮寇末途的困獸之鬥，竟是放手一搏的拼命死戰，其勢猶如發狂的猛虎，以致李玄揚雖是使出絕學「疾風訣」，卻一時難以擊殺發狂困鬥的梅少龍。

纏鬥三十餘招後，周圍林木早已枝斷葉飛，梅少龍竟不顧持劍右手正與李玄揚極招對決，冒著走火入魔功體受創的風險，猛然再運真元，冷不防左手急運渾厚內勁，一記「震天乾坤掌」之「開天闢地」，勁力剛猛無比，一掌襲向李玄揚右胸而來。

李玄揚雖是身負驚天神功，但畢竟自悟自學，江湖對戰經驗不如梅少龍，豈能料到梅少龍在此逼命劍鋒對決之時，左手竟能神來一掌，蘊夾如此驚滔駭浪的掌風氣勁。李玄揚見這突來之掌情勢危急，也是猛然迴劍運動，一掌與梅少龍砰然互擊。然這一掌梅少龍已是全身氣勁盡發，李玄揚卻是倉皇應招，勁力不及，雙掌交會一陣後，李玄揚竟被震退數步，併同嘔出一口鮮血。

梅少龍見機不可失，轉身便要縱身逃脫，豈料李玄揚雖是負傷，又是一個輕身縱躍仍是攔住梅少龍去路。

發狂氣惱的梅少龍，猙獰說道：「好，好，……好！」隨後又是猛烈劍鋒狂掃而來。

這時，李玄揚卻紋風不動，腦中浮起疾龍劍法之「千軍破」劍訣，那千軍破劍訣不僅極快，更是無數虛實玄幻的劍招錯雜，如用於臨對無數敵手，正是以一擋百的破敵劍法，但此刻僅有一名敵手，李玄揚本來一時難以融會千軍破劍訣，但見落葉紛飛之時，突然一個心領神會，氣沉寧靜，身若泰山，紋風不動。

當那梅少龍手持天虹劍，舞動催命劍鋒發狂襲來之時，只見李玄揚將梅少龍以一當百，卻似臨陣面對數百敵影一般，手中長劍寒光閃動，發狂的梅少龍登時卻如拆接千百劍招，數道光影閃動之後，李玄揚虛幻錯雜的劍法之中，冷然一劍破風而出，劃過梅少龍頸咽……。

惡貫滿盈的梅少龍，此時僅剩驚懼恐怖的眼神，頸脈筋絡已然全斷，再難言語，腦海殘存的僅剩稱帝美夢，以及對胞弟龍燁最深的愧疚，隨後倒落塵埃，氣絕身亡，終於結束其陰謀妄得九五至尊的春秋大夢。

梅少龍亡後，李玄揚總算告慰趙平在天之靈，於是取過梅少龍手中天虹神劍，雙膝跪於趙平墳前，九叩首後說道：「趙大哥，斷毀宋室血脈的惡徒，應是你英魂有靈，已在你墳前伏誅，只是……，我李玄揚辜負了文大叔對宋室後裔的辛苦護持，從此再無趙氏血脈繼承宋室正統，實乃大罪也！……為彌補我的滔天罪過，我李玄揚自當盡力，也將用心解讀芸香仙子告示之事，期能尋得可為我漢人百姓打造一個情義江山的真龍英主。……你安息吧！趙大哥。」

此時李玄揚心中已然思緒萬端，愁思悵然，仰天長歎而道：「阿永……我已親手血刃殺你之人，你在天之靈……可以……可以安息了！」憶起純真憨直的阿永，李玄揚仍是不由一陣鼻酸，如今惡徒伏誅，也總算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阿永。

隨後，李玄揚再次跪叩趙平之墓後，便沿路欲回連峰岡，以會眾人。

而在群雄聚首的連峰岡上，自梅少龍逃離時所點燃之紅煙漫空升起後，山下元軍便在豪戰的指揮調動下，分批移軍攻上連峰岡。連峰岡上群雄見山下元軍旌旗揚動，人人自危，卻因上山之路僅有一條，眾人無路可退，不知如何應戰元軍。

這時，五大派中的霍山派並未前來，而陽平秋先有負傷，後又自責教內出了叛徒，因此自覺無顏領導群雄。

眼見數千之眾群龍無首，於是俠刀門主林淨丘對虎幫嚴剛說道：「嚴幫主，蒙古韃子已攻上山來，我等總不能坐以待斃！四大幫門素來敬重虎幫，並以虎幫為首，不妨請嚴幫主臨危銜命，指揮調度群雄，渡

此危機，我林淨丘定當全力協助嚴幫主號令。」

嚴剛聞言，十分困窘煩惱，無奈說道：「我嚴剛粗人一個，只慣單打獨鬥，能有什麼謀略……，我看還是由林門主你來號令，我嚴剛當全力配合，趕退這些韃子！」

一時之間，面對訓練有素的元軍即將圍攻，林淨丘及嚴剛兩人也不知所措，本想互推對方號令群雄，但畢竟單打獨鬥與行軍對陣各有不同，況且在場群雄筋脈盡鎖，難動真氣與元軍對陣，因此僅能楚囚相對，卻都束手無策。

孫羽珊見山下元軍旌旗揚動之際，心境與群雄皆同，眼下眾人均難動真氣應敵，難道便此坐以待斃！突然，孫羽珊心念一動，急忙取出懷中「乾坤奇略」，獨自一人靜坐碧草翻閱，袁莫雲見她正研讀「乾坤奇略」，便知孫羽珊正思索應敵之道，於是並未跟去打擾。

約莫一頓飯時分，孫羽珊研讀「乾坤奇略」似有所悟，連忙來到嚴剛身旁。

這時群雄仍是驚惶議論，毫無對策，孫羽珊便對嚴剛說之以理，說道：「嚴幫主，此刻群雄無首，一片驚惶，要退元軍，務必請您登高號令，否則眾人必定難逃元軍的掩殺！」

嚴剛仍是無奈回道：「孫姑娘，這……我嚴剛一介莽夫，胸無定略，哪能……哪能號令群雄呀！」

孫羽珊說道：「一如方才群雄皆推嚴幫主之誠，想必嚴幫主威望深得武林俠士敬重，只要嚴幫主願意領導群雄共退元軍，羽珊便有計略退敵！」

嚴剛聞言大喜，想起方才孫羽珊計誘梅少龍的聰穎，連忙驚喜說道：「孫姑娘，妳真有計略能退元軍？」

孫羽珊此刻已無他法，為增嚴剛信心，便自信的點頭應道：「只要嚴幫主信得過我，我便有計略可退蒙古軍。」

嚴剛見她如此信心，當下說道：「信！當然信！孫姑娘小小年紀便能用計逼出梅少龍這魔頭的陰謀，我嚴某好生佩服！對孫姑娘當然信服。……好，我嚴剛便充個漢子來領導眾人，看看孫姑娘有何計略，我嚴剛聽妳吩咐。」

林淨丘也一旁答腔說道：「是呀！孫姑娘若有好法能助眾人脫困，林某也定全力聽妳吩咐行事！」

既得群雄支持，孫羽珊為爭時效，連忙手指連峰岡西側一片樹林，對兩人說道：「嚴幫主，你等眾人筋脈無法施展運動，前方那片樹林可有氣力砍斷？」

嚴剛望著那片樹林，笑道：「孫姑娘說笑了！我等只是真氣難運周身，以致無法施展武學招式應敵，但要砍倒一棵樹，那是不費真氣輕而易舉之事，況且在場虎背熊腰之士眾多，要砍倒那片樹林實非難事！」

孫羽珊聞言心下稍寬，便繼續對林淨丘說道：「林門主，煩你指揮眾人退至西側樹林之後，號集群雄將枯木乾草捆紮緊實，製成草人模樣，並另請一組人在連峰岡中央聚滿乾草枯木數堆，我自有用途！」

嚴剛及林淨丘兩人見孫羽珊如此冷靜吩咐調度，心中暗暗稱許佩服，雖不知她有何計略，但因時刻緊迫在即，也無暇問明所以，便依孫羽珊之計，號令在場群雄偕同配合。

由於元軍確已行軍攻山，眾人因無處可逃而一片驚慌，如今既聞嚴剛及林淨丘兩大幫首領號令，總是一線曙光，因此眾人均願意獻力協助，聽從調度指揮，期能同心協力渡此難關。

隨後，孫羽珊又吩咐姜毅及陽紫萍，率人以乾枝枯葉編成圓球，沿著連接連峰岡的小徑，一路埋伏而下，並吩咐姜毅如此這般，姜毅點頭應允而去。

孫羽珊又問洛玉波及武雲說道：「蒙古韃子殺人無眼，如今恐是生死存亡之時，眼前只剩武大哥及洛叔兩人能動真氣，但武大哥傷，洛叔又經方才一番真氣纏鬥，不知你二人能應敵否？」

武雲方才雖受馮鳴南一掌而嘔血，但經調息後已無大礙，便回道：「我武雲無礙，必傾一己全力應敵，便聽孫大夫吩咐。」

洛玉波也回道：「羽珊放心，洛玉波調息便可，應付元軍不成問題，妳且放心！方才看羽珊如此指揮群雄之狀，洛某佩服。」

孫羽珊回道：「洛叔說笑了！眼前情勢危急，羽珊也是情急想起兵法所載之計，也顧不得有用無用，趕緊吩咐眾人協力分頭進行，只求盡力一試以退元軍！」

洛玉波說道：「好！洛玉波也會竭力！」

見群雄各自依計而去，又見孫羽珊如此指揮若定，一旁的袁莫雲上前驚嘆佩服說道：「哇！羽珊，妳真是彷彿如運籌帷幄的大軍師呀！著實令人佩服讚嘆。」

孫羽珊低聲回道：「莫雲姊，我只是看書用計，妳也知道，是仙子千年暗傳給玄揚哥的書，我哪能是什麼運籌帷幄大軍師，妳沒看我雙腿正抖著呢！」

原來孫羽珊見山下元軍旌旗揚動，危急之下，突然望見半山上的耀眼斜陽，當下情急生智，想起曾見

過「乾坤奇略」內所載之計略陣法，於是急忙翻閱乾坤奇略之「移日換位」、「臨敵借箭」計略及陣法，並審度附近山形地勢後，在此情勢危急下，也顧不得計略成功與否，便急邀嚴剛吩咐眾人應變備戰。

孫羽珊吩咐停妥後，眾人依言各去辦事，因時刻迫在眉睫，群雄齊心協力之下，約莫一個時辰便已辦妥孫羽珊吩咐之事，但眾人仍是滿心疑惑，不知孫羽珊如何能退元軍。隨著時間的逼近，第一批元軍已近連峰岡，孫羽珊心緒更為忐忑惶恐，終是憂心自己彷彿如兒戲般的計略，不知靈也不靈！

這時，李玄揚誅殺梅少龍回連峰岡後，卻見連峰岡上原有的數千群雄，只剩約莫二、三十人固守著草堆，李玄揚納悶疑惑之時，孫羽珊急忙叫喊：「玄揚哥！」李玄揚便往孫羽珊處奔去，經孫羽珊說明後，李玄揚這才明瞭一切。

眼見李玄揚來到，孫羽珊自是歡喜萬分，一則慶幸李玄揚平安歸來，二則李玄揚也是到場能運真氣之人，且知李玄揚武學高深，有他在場更具退敵信心，並交代李玄揚退敵之重任。

孫羽珊說道：「此番面對大敵，玄揚哥務必小心謹慎，如遇危急，萬不可急切作困獸之鬥，定要退至後方再思他法！」

李玄揚回道：「珊兒放心，我會謹記妳方才之吩咐，我所學劍法之『千軍破』劍訣，對陣千軍萬馬時更為絕妙，應可不負妳交付之任務。」

話未說完，一面軍旗揚動，第一批元軍已上連峰岡。元軍一抵連峰岡，卻見岡上人煙渺渺，疑惑之時，突然，上山小徑一陣火起，烽火旺烈，燒得一路上元軍哀鴻急竄，第一批元軍見狀急忙回軍去救，緊

急撲滅烈火。

這時，藏身西側樹林後方的群雄見狀，一陣歡呼，士氣大振，更具退敵信心。

那把小徑之火，正是姜毅及陽紫萍依據孫羽珊之吩咐，率人點燃枯木乾草所爲，火球沿山徑滾落，重創前兩批元軍。

由於前軍乃由金獅戰神領軍，因受火攻重創，因此金獅派人急報蒙戰。

蒙戰聞言詫異，尋思暗想：「這群江湖草莽竟懂兵法，實在出我意料！看來，須以行軍布陣之法應對，不可輕敵。」於是，蒙戰下令盡速撲滅火勢，並令弓箭兵上前支援前軍，催促全軍繼續速往連峰岡推進。

姜毅及陽紫萍畢竟乃急就章所成之火攻戰術，乾草枯枝並無燃油引信助燃，元軍雖因一時未防而重創，但總是征戰沙場訓練有素之軍隊，不到半個時辰便已撲滅火勢，並進軍來到連峰岡上。

元軍大軍來到連峰岡後，金獅戰神率軍立於陣前，卻見李玄揚、洛玉波及武雲三人昂然而立，四周數堆草堆各站寥寥數人，不見其餘眾人，心下疑惑之際，突然……，那草堆冒起濃濃白煙，且風勢微拂西風，瞬間白煙竄天入雲，籠罩四周元軍，以致金獅戰神已看不清對側的李玄揚等人。

原來那白煙乃孫羽珊吩咐固守草堆之人燃起，並特別囑咐只令生煙，不得起火，藉揚煙令元軍陷入恐慌疑心，此計正是「乾坤奇略」所載之「臨敵借箭」。

當白煙揚起瀾漫四周之時，金獅戰神果真心疑徬徨，爲防敵人趁煙襲擊，於是下令弓箭兵引箭急射以

爲掩護，並命幾名身手矯健士兵在弓箭手掩護下，速去熄滅那揚煙草堆。

當元軍急射箭矢之時，林淨丘已率群雄持草人伏於白煙之後，盡收元軍箭矢，以防箭矢射傷群雄，故而群雄並未因那元軍的箭雨而傷。經半個時辰後，主控燃草生煙之人早已撤去，隨後元軍控制草堆，並熄滅星火抑制白煙後，又僅見李玄揚三人對面昂然而立，不動聲色。

時近黃昏，斜陽半落，此刻雖是晴空無雲，但因太陽隱沒於連峰岡西側樹林之內，因而連峰岡上陰涼樹影蔽日，大地一片清晰。

這時蒙戰將軍已到，金獅戰神稟明蒙戰方才白煙之事後，蒙戰對金獅戰神說道：「上山之人明明數千，眼前卻爲何僅此數人，陣中究竟有何人物，竟能熟諳兵法戰略？」

金獅戰神回道：「這群江湖草莽又怎知兵法戰略，屬下也實不知曉，但此刻只剩這數人應敵，定然有詐。屬下先率大軍掩殺過去，再探究竟。」

蒙戰回道：「好，金獅，速戰速決，也要當心提防！」

金獅戰神說道：「屬下領令！」於是戰鼓一下，眼前雖僅李玄揚、洛玉波及武雲三人，但金獅戰神不敢輕敵，率大軍掩殺而去。

只見元軍急馳而來，李玄揚三人仍是不動如山，待元軍來到數丈之外時，突然連峰岡西側樹林齊聲倒落，耀眼光陽瞬間如電光急射，映入奔馳而來的元軍眼簾，正因方才的白煙及樹林蔽日所致，因而元軍視線未能適應如此斜陽強光，登時眼前一片黑影，難視前物。便在這時，寒光數閃，李玄揚、洛玉波、武雲三劍齊出，正面與元軍部隊交鋒。

只見元軍雙目難視斜陽強光，眾人眼前一片黑影尚未散開之際，李玄揚起劍便是不世劍招「千軍破」，勢如萬馬奔騰，虛實變換的劍法，隨著疾馳疾影的身形錯動，竟在須臾之間連傷百餘士兵。

由於斜陽在西，元兵舉目直視斜陽強光，難辨李玄揚身影，正是孫羽珊的「移日换位」之計奏效，因此只見李玄揚劍法如秋風橫掃落葉一般，殺得元兵驚駭心惶，彷彿再現一千多年前的驍騎神威。

一旁觀戰的主帥蒙戰，見李玄揚仿如驚天飛鴻，更如猛虎出關，如此縱天飛旋躍地掃馳的絕世身手，令蒙戰心中不由駭然驚服，暗忖著：「此人劍法超絕，實有萬夫莫敵之勇，我得此人，真勝千軍萬馬呀！」隨後又尋思想道：「對了，……此人莫非便是當時冷心楓所提過的少年！……看來，我應想法子收服此人，對我元軍更是如虎添翼……。」

正當蒙戰想得入神之時，李玄揚已破元兵數百，而洛玉波「亂劍訣」也殺傷元兵無數，武雲雖武功較弱，但也有很多斬獲。

因孫羽珊意在嚇敵，讓元兵心生畏懼而退兵，故一再吩咐三人，臨陣對敵傷而不殺，以免元兵浴血死戰，則群雄勢難逃出生天。因此，為遵孫羽珊吩咐，三人專傷元兵之手，讓其不能持拿兵器。

而原本暗伏連峰岡西側樹林之群雄，在樹林倒落之後現了蹤影，便於原地觀看，見元兵果不能戰，且李玄揚三人連傷數百元兵，紛紛議論叫好，並此起彼落的說道：「孫姑娘果然好謀略！真是巾幗豪傑！」、「對呀！」、「哪像俺這等莽夫，遇此大敵便一無頭緒呀，哈哈！」

金獅戰神眼見士兵受傷無數，堵住前路難再進兵，遂與銅虎、鐵鷹戰神，上陣獨戰李玄揚等三人。

金獅戰神見了李玄揚，說道：「小兄弟，我們又見面了！」

李玄揚回道：「今日相見，恐怕不能再讓大師一招半式了！除非，……除非大師能退兵而去。」

金獅戰神回道：「哈……哈！今日可否退兵，已非老夫能作主啦……，小兄弟，你也得留意，今日老夫手下也難留情了！」

李玄揚回道：「既然如此，李玄揚得罪了！」

話畢，李玄揚率先出劍，以搶先機，意在擊退主帥，打擊元軍士氣。李玄揚一劍刺來，銅虎突然出招來接，乃為雪上次黃山之上敗於李玄揚手中之仇，於是一場大戰旋即展開，洛玉波去戰金獅，鐵鷹挑戰武雲。

一場驚天泣地的決戰，登時殺得風雲變色，令人驚心動魄。除武雲武功較弱外，正是漢蒙頂尖高手的對決。

銅虎晃動手中銅環說道：「上次三招落敗，今日俺銅虎便要討回這個面子！」

李玄揚回道：「好！上次李某手下留情，今日可不再留你情面。」

銅虎說道：「好樣，俺銅虎就要你盡力，才能爭個高低，留神來了。」

手中銅環化成索命神兵，銅虎蠻勁登如驟雨狂風，「索命環」威風猛勁狂攻李玄揚，與李玄揚手中劍鋒鏗然交響，雙方鬥上數個回合後，李玄揚眼睜餘光見武雲接戰鐵鷹驚險萬分，因此為求速戰，再凝真元聚氣劍鋒，迅疾無影的劍法挑、掠、刺、撩的連十二招，疾猛劍勁攻得銅虎難以招架。

畢竟李玄揚技優銅虎，一個旋身挑劍一劍便要刺入銅虎左腹，銅虎見狀心中一凜，待要回環已然不

及，只見李玄揚劍鋒一到銅虎左腹三寸之時，猛然急收劍鋒，隨後反掌拍在銅虎左腹之上，將銅虎震飛數步之外。銅虎一時肺腑受創，倒地難起，卻無性命之憂，一旁元兵連忙將銅虎扶起。銅虎落敗，此時已然心服自己技拙，暗自甘拜下風，不再上前挑戰，更暗謝李玄揚劍下留情，否則那劍鋒刺入左腹要穴，後果難以料想。

這時，武雲不敵鐵鷹戰神，左臂已受兩劍，突然一個失手，鐵鷹手中長刀正要劈落武雲胸口之時，卻聽得噹然一響，正是李玄揚震退銅虎後提劍而來，將鐵鷹長刀應聲掠開，由於突如其來，以致鐵鷹一個重心不穩踉蹌而顛。

鐵鷹見銅虎落敗，心中一怒，運動揮動手中長刀，一式「雷劈轟頂」猛攻李玄揚，李玄揚一一拆招化去刀勁，鐵鷹愈加惱火，刀鋒更猛，十成功力盡出，化成綿密刀網逼殺李玄揚。

終是李玄揚技高一籌，兩人交手五十餘招後，李玄揚便一劍精準刺入鐵鷹右掌手腕，登時鐵鷹筋脈受創，鮮血直流，難再持刀。鐵鷹並不認輸，反惱羞成怒，左掌運氣用勁再擊李玄揚，李玄揚見他惱羞纏鬥，不肯服輸，於是氣凝於掌，毫不留情，用勁拍向鐵鷹胸前，鐵鷹應掌飛落數丈之外，嘔吐鮮血，因五臟受創再難起身，一旁元兵仍是趕緊上前將他扶下。

再觀洛玉波拆戰金獅戰神，兩人刀劍來往數十回合，拆招已過數百，仍是難分軒輊。於是金獅再運氣勁，刀鋒更猛，一式「破空鴻燐」如虎嘯生風，連番數十招凌厲急取洛玉波，只見洛玉波身形幻動，舞動

「亂劍訣」一一化去金獅刀招，兩人仍是平分秋色。

因洛玉波方才與段天紅連番纏鬥而用盡氣力，以致與金獅對決數十回合仍未取勝，若是洛玉波體力回復如初，金獅戰神必然敗陣。

但面對洛玉波久攻難勝，金獅暗自驚服，沒想中原武林竟真臥虎藏龍，又因不識洛玉波，於是金獅問道：「閣下好生武勇，報上名來，死後好為你立碑，免當無名之鬼。」

洛玉波回道：「玉峰派，洛玉波。洛某死後黃土一坯，有名無名何須執著！多謝好意。但只怕洛玉波死辰未至，鬼神不收！」

金獅聽他語調豪氣干雲，會心一笑說道：「閣下放心！命喪老夫刀下，鬼神定然會收，今日，老夫便成全你。」

話畢，金獅再傾畢生絕學，一式「蒼波屠龍」，夾帶萬馬奔騰的氣勢直攻而來，洛玉波見那刀風凜冽威猛，連忙調息運氣，再創自身武學巔峰，將迴雲掌法融於亂劍訣中，登見手中長劍飄渺，似柔藏剛，再次刀劍交鋒之時，光火映閃，兩人暗暗驚服對方。

此回合交手二十餘招之時，洛玉波實在力竭，手中長劍緊握不住，登時脫手而出，洛玉波連忙騰空飛懸往後而退。此時金獅心中一疑，又見機不可失，一個急如電閃的快刀往洛玉波左肩劈來。待洛玉波騰空而退正要落地之時，赫見金獅快刀已到，迴避不及之時，洛玉波心中一凜，傾盡最後一絲氣力一個運動，竟是常人難為的武學造詣「彈風縱」，只見洛玉波彈風再飄，竟在空中三個迴旋縱身飛旋來到金獅面門，猛收雙掌，再借空中飛旋之勁竭力一拍，金獅豈料洛玉波竟有如此彈風再縱之威能，猛然一凜之時，胸前

被洛玉波雙掌拍落，震退數步，氣血翻湧，一時經脈紊亂，難動真氣。

那時李玄揚正擊退鐵鷹，回身要助洛玉波，卻目睹洛玉波這招「彈風縱」的威能，心中也是暗暗驚服他的武學造詣。

後方觀戰的蒙戰，見金獅、銅虎、鐵鷹三位戰神已然敗陣，便喝令元兵扶三人退下療傷，並命受傷士兵後撤待命，隨後親率漠雪雙鷹上陣，來會李玄揚。

只見蒙戰拱手為禮，語調謙和對李玄揚說道：「老夫乃大元朝欽察親軍都督『土土哈』，漢名『蒙戰』，方才見少俠精妙劍法甚為佩服，敢問少俠大名？」

李玄揚聽他之名便是蒙戰，總算親見傳言中的蒙古將軍本人，卻不知怎地一時語調顫抖，說道：「在下李玄揚！」

這時，後方的孫羽珊見元軍主帥獨自上陣，想起「乾坤奇略」曾載「臨陣激將」之計略，心想如能用此謀略成事，便可不戰而退敵軍，但此刻要用何事來激敵將，孫羽珊卻暫無韜略，因而沉思細想。

蒙戰又對李玄揚問道：「李少俠劍法超絕，老夫嘆服，這劍法如此神妙精絕，敢問是何劍法？」

李玄揚聞言，回道：「將軍過獎，此乃疾龍劍法。」

蒙戰聞言一陣心驚，暗道：「難怪！我一生征戰沙場無數，不曾見過此種劍路，果真是我蒙古部族代代相傳畏懼的疾龍劍法，也難怪當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能孤軍深入千里，殺得匈奴望風而逃，如今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我一定要收服此人，為我大元效力！」

見蒙戰沉思不語，孫羽珊忽然靈光乍動，於是提膽來到李玄揚身旁，並在他身邊耳語一番。李玄揚皺

眉而視，但仍點頭應允。

蒙戰見兩人細細耳語，突然會心一笑，說道：「這姑娘莫非是李少俠情人，其情依依，看來應是相當憂心少俠安危。」

李玄揚冷笑說道：「此乃李某私事，不勞將軍費心，只是……不知今日將軍親率大軍來此為何？何不退兵而去！」

蒙戰回道：「有人通報，今日你等在此聚眾謀反，蒙戰自當率軍來平。」

李玄揚笑道：「聚眾謀反！將軍言重了，我等只是江湖上武林俠士的一般聚會，何來謀反，更何勞將軍如此親率大軍，荒唐！荒唐！」

蒙戰聞言，舉目搜望見不著梅少龍，一時卻又不知如何回應李玄揚之語，但因愛才心切，蒙戰索性實話說道：「實話對李少俠說吧！我大元一統天下，實也憂心你等武林人士聚眾謀反，因此聽聞武林各門派聚會於此，老夫特來招降你等武林派門，如不降者，只好格殺毋論，免為我大元後患！但……老夫今日見你身手，實在欣喜，得你一人便可添我大元一名虎將，因此，老夫今日只為你，李少俠若願為我大元效力，老夫不再為難其他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蒙戰此語，反令李玄揚陷入一陣沉思，孫羽珊耳語本要用激將之法誘使蒙戰與李玄揚決鬥，以讓蒙戰敗後退兵，卻沒想蒙戰卻提出要李玄揚歸降之語，因此李玄揚一時卻不知如何回話。



臨陣激將雙強鬥，穹空蒼龍弑叛鷹

這時孫羽珊靈機一動，竟又不知哪來的膽量，立於陣前開口說道：「將軍既要求才，也該令人心悅誠服才是，否則又如何能歸降於你。」

蒙戰微笑回道：「如何才能令你等心悅誠服？」

孫羽珊說道：「將軍欲求人才，至少也該以武服人，如此大軍陣仗，自然是勝之不武，如何令人誠服！」

蒙戰聞言揣度一思，恍然有悟，哈哈笑道：「小姑娘，妳言下之意是要激我，老夫明白！哈哈……看妳如此聰穎，莫非……方才火燒小徑、白煙漫天及樹林傾倒，均是妳的主意？」

見自己激將之計被蒙戰識破，孫羽珊不由一陣心羞，勉強提振勇氣回道：「是又如何？誰叫你興兵來此，我等只能自保！」

蒙戰回道：「好，好！如此年紀便有萬夫莫敵之勇，小小姑娘便有決勝千里之智，老夫若得你二人，何患西域不平！小姑娘，你二人如何便可誠服歸降老夫，爲我出力，說來聽聽。」

孫羽珊原以爲計被識破，難以誘使蒙戰單挑獨鬥，沒想蒙戰求才若渴，竟是如此豪爽回問，因此也順勢說道：「簡單！將軍不以大軍爲屏，與李少俠單打獨鬥，將軍若勝，便依將軍之言，我倆心悅誠服歸順將軍；惟將軍若敗，便全軍撤退，不得傷及在場群雄一人，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這時，蒙戰身旁的漢鷹急忙說道：「將軍不可！今日另有要事，切莫輕信這丫頭激將之語。」

蒙戰拂手，低聲對漢鷹示意說道：「無妨，我自有打算。」於是，蒙戰豪爽應允，並對孫羽珊說道：「好！老夫可以答應妳，只是老夫此行主要任務乃爲黃金寶藏，如未能得知寶藏訊息，與妳打賭也無所用！老夫得先知曉，才能下這賭注。」

孫羽珊盤算一會，心想反正群雄均誤以爲寶藏之密在神劍之內，因此告訴他也無妨，於是便回身向江天雨請取李玄揚交託的天虹神劍。

只見孫羽珊手持天虹神劍對蒙戰說道：「此劍名曰天虹，黃金寶藏之密便在此劍之內，將軍若勝，我等連同此劍奉上。」

漢雪雙鷹兩人聞言，眼睛一亮，雙目直視那天虹神劍，覬覦的自然那天虹神劍所藏的黃金寶藏之密。

隨後孫羽珊並問在場群雄道：「不知方才提議，現場群雄有無異議？」

孫羽珊此言真讓群雄面面相覷，不發一語，畢竟人人雖也覬覦那黃金寶藏，但此刻身是元軍的囊中之物，也知孫羽珊答應蒙戰乃爲保全眾人全身而退，因此群雄無語，默許孫羽珊之議。

於是，孫羽珊回身，凜然堅毅對蒙戰說道：「好！群雄既無異議，便與將軍一賭，如果將軍得勝，我倆歸順將軍，並奉上此劍，將軍不得爲難其他人；但李少俠若勝，將軍願賭服輸，無條件撤兵，敢也不敢，將軍自決！否則在場數千群雄與將軍廝殺，孰勝孰敗尚在未定之天。」

孫羽珊此番言語，威誘並濟，毫無懼色，當真乃一等談判高手，連蒙戰也不由佩服。

蒙戰聞言說道：「好！老夫答應妳，只不過……，李少俠與我空手對戰，不用刀劍，敢也不敢……，如若不敢，便只有決戰一途！」

蒙戰當真是身經百戰之人，早已看出李玄揚劍法超卓，如以刀劍交鋒，勝算難料，況且自己獨門絕學「蒼狼神爪功」所向無敵，若以空手相搏，必有全盤勝算，因此便誘議空手對戰，讓李玄揚陷於兩難。

這時孫羽珊低頭問李玄揚之意，而李玄揚著實難決，畢竟自己所擅長者乃劍法，掌法卻僅學過洛玉波之三式迴雲掌，勝負難料，但若不應允，蒙戰卻不願單挑獨鬥，則一場血戰勢必難免，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一旁的洛玉波見李玄揚猶豫之樣，知他憂心掌法不如劍法，於是來到李玄揚身旁問道：「玄揚老弟，洛某曾授你之迴雲掌，你練成幾式？」

李玄揚回道：「當年洛叔所教三式均已學成，只是掌法不如洛叔這般變化莫測，如今不知對方功力深淺，因而有些擔憂。」

洛玉波說道：「第三式雲轉峰迴已練成，那便太好！你內力渾厚，速學可成，我再授你幾句口訣，等你臨陣應變，便可將雲轉峰迴變化無盡招式，切記！武學精髓並無定招，只要掌隨心動，心隨意走，然後意之所至，見招拆招，便可無堅不摧，無敵不破。」

於是，洛玉波在李玄揚耳邊背誦迴雲掌最精髓之口訣，李玄揚雖想速記在心，但卻僅存片段口訣。

蒙戰見他兩人嘀咕良久，以為兩人正在商議，但卻遲未回話，便問道：「李少俠，如若不敢便無須勉強，待老夫收拾這群人後，再來談議吧！」

於是，李玄揚急忙回道：「如何不敢，是你怕了吧！我正交代洛叔，萬一我輸之後，向我父母稟報，你卻如何這般不耐等候！好，我答應你，但你也得記你的允諾。」

蒙戰回道：「老夫一言九鼎，絕不食言。」

一旁的漠鷹仍是勸阻說道：「將軍，萬一有變，則此行目的付諸流水，白忙一場，這可不好。」

蒙戰說道：「若得此二人，對我大元勢必如虎添翼，無論如何，今日老夫必須一賭，你們無需再

言！」

漠鷹聞言，看了雪鷹一眼，兩兄弟眼神有異，心中自有盤算，便不再阻止蒙戰單挑李玄揚。

另一旁觀看的江天雨，見威震漠北的蒙古大將軍如此愛才惜才，竟為得良才而應允如此賭注，心中暗自感嘆：「蒙古人如此積極情義延攬將才，無怪乎宋朝降將甘願為其盡效犬馬，相較於當年宋廷朝臣專權，排忌良將忠臣，如此無情無義的江山，難怪無法與蒙古抗衡，以致江山淪落異族統治，其來有自。」

江天雨無奈搖頭，也頻頻嘆息。

這時，李玄揚空手迎風而立，與蒙古第一高手蒙戰臨陣對決，兩人冷然相視，各自盤算時機，孫羽珊則退在一旁，四周群雄及元兵屏息而觀，四周一片寂然。

突然，蒙戰心神一動先發制人，瞬時單手成爪，便是一陣風嘯直撲而來，李玄揚雙腳挪動穩住下盤，雙掌迴動之際，立與蒙戰利爪交手，只見蒙戰五指利爪如蒼狼敏捷，右路去抓李玄揚左肩之際，李玄揚沉肩欲閃，蒙戰左路利爪倏忽而來，立時掃破李玄揚左腹，李玄揚猛然施展追雲步輕身迴旋，才避去這肚破

腸流之危機。

兩人交手不過十餘招，蒙戰身手如此敏捷俐落，雖是愛才急欲延攬李玄揚，但出手比鬥竟如此狼急，當真令李玄揚意料不到。然在蒙戰心中，志在奪得黃金寶藏以充國庫，絕不能輸，出手自然毫不保留；其次在得沙場將才，雖想李玄揚歸服蒙古，但若李玄揚因不敵自己而命喪爪下，表示李玄揚之才有限，攬之無用。因此，蒙戰出手傾力而戰，一在必勝，二在考驗，因而李玄揚空手相應，漸處劣勢。

蒙戰終究乃蒙古第一高手，長年征戰漠北，深受忽必烈信任，曾平漠北判王，殺敵甚多，當年奉命越阿爾泰山征討判王海都之時，便收服漠雪雙鷹，因而有漠北第一高手之稱，漠北諸王聽聞土土哈（即蒙戰）威名，當真聞風喪膽。

李玄揚年紀尚輕，又是漢人，自然未曾聽聞蒙戰威名，方才過招一回，心中暗自驚駭蒙戰武功竟如此高深精絕，不由一陣心慌。心下駭然之時，蒙戰縱身飛旋，長空騰躍，登時如蒼鷹展翅，瞬間雙腳落地急馳，又如蒼狼掠攻，左腿掃堂逼得李玄揚連退數步。隨後蒙戰一個搶步，雙爪急探，直取李玄揚腦門及左胸，李玄揚猛然一驚，體內筋脈逆轉，「雲轉峰迴」應式而出，登時氣流旋動，勁力威猛，順勢逼退蒙戰雙爪，兩人各退數步。

李玄揚這招迴雲掌的威勁，令蒙戰心頭一凜，尋思暗想：「這年輕人內功如此深厚，竟能瞬間便生宏大氣勁，我得當心謹慎！」

此時，蒙戰運勁匯聚雙掌，掌勁凝爪，一式蒼狼神爪功的驚天絕招「鳴狼鴻爪」宛如飛鴻利爪，勢如破竹，探、掠、勾、撩如此幻化成招，猛掌變爪，凌厲而攻。李玄揚空手搏鬥之招明顯不敵蒙戰，又因方

才洛玉波所授迴雲掌口訣全部忘光，只守難攻，於是李玄揚便見勢而為，以招拆招，逢隙而攻。因此，只見李玄揚運縱輕功，腳法絕妙，易筋運氣，心如菩提，雙掌波動登如雲波，竟是一一化拆蒙戰鴻爪，兩人真勁交鬥，驚險連連，經鬥六、七回合，歷盡數百險招後，李玄揚雖未占得上風，卻也並無敗象。

其實李玄揚雖是拳掌不精，但輕功卓絕，遠勝蒙戰，菩提易筋功內力雄渾，更是數倍於蒙戰，因此拳掌技巧雖遜於蒙戰，但謹記方才洛玉波交代的見招拆招，於是掌隨心動，心隨意走，迴動雙掌變化之機，便因此順勢化解蒙戰絕學。

如此經半個時辰的纏鬥，一旁的漠雪雙鷹也是凜然一驚，畢竟兩人當年於西域與蒙戰決鬥之時，兩人聯手仍是敗於蒙戰這招「鳴狼鴻爪」，因而歸降蒙戰甘為屬下，卻沒想李玄揚竟能與蒙戰纏鬥數百招而未敗。

而蒙戰絕學「蒼狼神爪功」乃其家傳絕學，據傳其先祖承襲久遠的匈奴部族，而得此神功，因此蒙戰先祖及其父親皆以驍勇善戰聞名。而蒙戰自接掌兵符，空手拚搏至今，未有人能接下其「鳴狼鴻爪」，李玄揚歷經數百招的拆鬥，竟能毫髮無傷，蒙戰內心並未因此惱羞，反而更加喜愛李玄揚這位將才。

一旁群雄初見蒙古第一將軍如此神勇，不由暗暗嘆服蒙戰的武學造詣，更有人竊語說道：「這等勇猛，大宋將領何人能攬其鋒，唉！……難怪啦！」

一句風涼之語，倒是道盡群雄內心之言。畢竟宋朝重文輕武，縱有如岳武穆這般勇武之人，也因朝臣當道之排擠未受君王重用，因而難膺統兵大將，戍衛山河；於是庸將治軍的結果，又如何能與橫掃漠北的蒼狼一較高下呢！

兩人交手至今，蒙戰心中暗讚李玄揚之餘，說道：「李少俠果然好身手，老夫欣賞佩服！只是接下來恐要留神了，老夫此招可是非比尋常！」

李玄揚回道：「將軍神武，晚輩佩服萬分，只是賭注必有輸贏，將軍只管出手，晚輩也將趁隙而攻，將軍可得留神了。」

話畢，兩人各運真氣，歷經方才排山倒海的氣勁交鋒後，此刻已然心知對方此招必有毀天滅地之威能，於是一則留神，一則傾力，均是抱持必勝之心。蒙戰爲至寶將才，李玄揚爲群雄之安。

驚天一擊，蒙戰出手便是「蒼狼神爪功」最終式——「蒼狼絕」，只見蒙戰左掌幻動，右掌不移，身形飄忽而前，登時騰躍迴身，電光石火之間，右掌瞬凝成爪，抓住李玄揚後心。

由於蒙戰身影幻動，利爪無影而瞬疾，李玄揚旋身側避，竟已不及，後心衣衫再破，被蒙戰刮抓三條血痕，所幸李玄揚輕功避閃迅疾，否則必然傷及筋脈，鮮血難止。

李玄揚雖是避過一爪，但蒙戰迅如蒼狼的神爪，又已無風無影的速攻而來，分由腦門、前胸及下盤擒抓李玄揚，李玄揚提勁運氣一一拆擋，但蒙戰爪風利疾，李玄揚愈感難支，雖有間隙可反攻蒙戰，但因掌法遜於蒙戰，待要出手搶攻之時，蒙戰之爪早已來到面前，李玄揚只得迅回收掌來擋，頻居下風，因此險象環生。

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見李玄揚左支右絀之狀，憂心不已，群雄也是暗暗爲李玄揚捏了數把冷汗。

而李玄揚雖是險象環生，只守難攻，但總是能在逼命危急之時化解蒙戰掌爪。只見蒙戰越攻越猛，李玄揚也越拆越快，隨著蒙戰出奇的招式變換，兩人拆鬥又是近百招後，蒙戰猛然收勁，隨後縱天一躍，凌

厲鴻爪空撲李玄揚而來，這竟是誘逼之招，致命之招正在後頭。

然李玄揚爲拆避此爪，也是縱身一躍，凌空後翻，待得雙腳正要落地之時，蒙戰致命之招早已狼狽狠探，一爪正往李玄揚下腹掃來，李玄揚此時身軀正處落地之姿，勢已避無可避，躲無可躲，雙掌要來化解已然不及，此爪掃中必然重傷。

無奈時刻，百無一法，李玄揚腦中突然閃過洛玉波的身影，相同的落地之勢，記得當時洛玉波與血沽刁打鬥之時，曾見洛玉波運動彈步再起，空中一個翻身，使出絕學「迴雲掌」擊傷血沽刁；又憶方才洛玉波與金獅戰神的最後一招「彈風縱」，見洛玉波彈風再飄，空中三個迴旋擊傷金獅戰神情景。於是，李玄揚猛然心領神會，登時心如菩提，真氣渾沛，未待雙腳落地，只在半空之時便以追雲步最上乘輕功，彈風運動再縱，凌空一旋。

如此絕學實在超乎極限，蒙戰掃爪登時撲空，一時難以置信，心中驚駭之時，只見李玄揚凌空收掌，氣勁聚凝，隨後勁隨掌發，由空中一掌拍落蒙戰胸前，蒙戰不及避閃，「啊！」的一聲，應聲飛出丈外，然李玄揚此掌勁力五分，蒙戰雖傷但五臟未創。

然而，當蒙戰應聲飛出之時，只見漠雪雙鷹眼神一動，兩人似乎已有默契，隨後而來的，竟是驚恐駭人的陰謀叛變。

瞬間，只見漠鷹疾馳身影，仿如鬼魅的身影來到孫羽珊面前，瞬間奪去孫羽珊手中的天虹神劍，如此迅捷的動作，群雄尚不及察覺之時，又見雪鷹瞬間氣凝於掌，待蒙戰飛身落地之時，突然，雪鷹一掌擊落蒙戰後背，蒙戰毫無防備，登時往前踉蹌而倒，嘔吐鮮血，氣脈翻騰紊亂，群雄見狀當下一驚。但隨後雪

鷹又是更爲殘忍的使出手中鷹勾鐵爪，縱身上前一爪便要掏出蒙戰心肺，李玄揚雖與蒙戰對決，見此情景也是一驚，見雪鷹鐵爪正要刺入蒙戰心窩之時，李玄揚急忙出手，一個氣勁將蒙戰拉回避開鐵爪，並將受創的蒙戰一把抱住後，再讓蒙戰穩穩站立。

後方元軍陣內的金獅、銅虎、鐵鷹，雖是有傷在身，但見蒙戰受襲，當下負傷齊出，來阻雪鷹，豈料雪鷹見刺殺蒙戰失手，連忙回爪橫掃，畢竟雪鷹武功造詣遠在三名戰神之上，瞬間已將金獅、銅虎、鐵鷹三人刺傷，三人胸前鮮血直流。

蒙戰回神之後，五臟已然重創，拭去嘴角鮮血後，怒目說道：「雪鷹，你……！你膽敢偷襲我！」

此時孫羽珊也指著漠鷹，大聲喊道：「玄揚哥，他搶走了天虹神劍！」

這時，群雄才恍然察覺天虹神劍已落在漠鷹手中。

而身手敏捷的漠鷹由孫羽珊手中奪得天虹神劍，已迅速回到雪鷹身旁，見蒙戰受創嘔血，得意笑道：

「呵……呵……，屈身多時，終於等到這一刻，真是天助我也！」

蒙戰聽聞漠鷹去奪天虹神劍，恍然領悟，冷然嘆道：「原來你二人歸降於我，竟是另有圖謀！」

漠鷹回道：「沒錯！我兄弟倆等候多時，就爲這一刻，伺機刺殺你這漠北蒼狼，也奪取這久聞的黃金至寶，以供海都大汗奪回大位之用！」

蒙戰聞言，怒斥說道：「呸！海都這亂臣賊子，當年被我趕出漠北，何來大汗，我蒙古大汗乃當今聖上，你等竟不知明辨是非，又與海都叛賊狼狽爲奸，可悲呀！」

漠鷹回道：「哼！大汗之位本屬海都汗，是忽必烈搶奪而去，今日我等奪此至寶後，往後海都大汗之

軍餉無虞，又兼除去你這漠北蒼狼，海都大汗奪回大位之日指日可期了呀！」

蒙戰冷冷一笑，自嘆自己誤用親信，以致有今日之危，於是無奈嘆道：「若非老夫愛將神鬼二決已

死，老夫怎會調回你二人隨我行軍征戰，的確是我輕忽了！」

漠鷹回道：「幸虧他二人已死，我兄弟倆才有機會來到中原，一探黃金至寶之密，也才有機會刺殺你

呀！哈……哈……！」

李玄揚不知他們所言之「海都」是何人，但一旁聽聞神鬼二決之死，才造成這起叛變，而李玄揚自知神鬼二決喪命於自己手中，因此也是自己間接造成這起事端，內心不禁唏噓。

原來當年成吉思汗欽點「窩闊台」繼承汗位，窩闊台死後再由其子「貴由」繼承蒙古大汗，但貴由死後，窩闊台家族逐漸失勢，蒙古諸王反而擁立較有能力的托雷之子「蒙哥」繼承大汗。蒙哥死後，其弟「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兩人爭奪大汗之位，這時窩闊台之孫「海都」便支持阿里不哥，不斷反忽必烈。阿里不哥敗後，忽必烈繼承蒙古大汗，滅南宋一統中原後，建立大元帝國。但此時「海都」自認是窩闊台之孫，認爲窩闊台家族才是成吉思汗欽點的汗位繼承者，因此仍覬覦大汗之位，遂積蓄實力，聯合欽察汗國，幾度興兵與忽必烈爭奪蒙古帝國大汗正統。最後忽必烈派土土哈（蒙戰），擊敗海都本部，並將海都趕出漠北大帳，因而收服原本效力海都的「漠雪雙鷹」。

而蒙戰聽完漠鷹之話才知，原來漠雪雙鷹兩人早有聽聞中原武林的黃金至寶，覬覦奪得至寶以供海都反元之用，才降服於他，同時也是伺機要刺殺自己，此時心中懊悔已然太遲！

蒙戰雖是重傷，但是仍威嚇說道：「今日大軍在此，老夫一聲令下，你二人也休想安然離開！」

漠鷹聞言猖狂大笑，說道：「大軍！哈哈……，在我漠鷹眼裡，只有你蒙戰而已，其餘之人，我還未看的眼裡！今日，你死可瞑目了！」

話畢，漠鷹將天虹神劍交給雪鷹，身影一個疾馳，身法輕盈，騰身而起，掌如鷹爪襲攻蒙戰命門，便要置蒙戰於死地，而蒙戰身受重傷，猛然提氣要擋，因五臟俱創當下又嘔出一口鮮血，反手無力之時，漠鷹利爪已到腦門，一爪刺入，蒙戰必定一命嗚呼！

突然，李玄揚反掌而出，一手抓住漠鷹正要刺入蒙戰腦門之鷹爪，隨後氣勁一震，將漠鷹震退數步。蒙戰驚覺自己未死，回視李玄揚，眼神充滿疑惑，未發一語。

被李玄揚氣震而退的漠鷹，心生疑惑，怒道：「小子，你做什麼，此乃我蒙古人自家事，無須你插手！」

只聽得李玄揚冷冷回道：「我管定了！」並走到蒙戰身前，護住蒙戰。

李玄揚這句「管定了」，倒是令群雄一驚，連孫羽珊及袁莫雲也疑惑不已，一旁的蒙戰也是感到莫名。蒙古內訌，蒙戰若死，群雄正可安然脫身，但李玄揚卻不知為何管定此事！

群雄正疑之間，漠鷹惱怒說道：「不知死活的小子，沒你之事，為何要管！」

李玄揚回道：「你等偷襲叛主，豬狗不如！我李玄揚與蒙將軍承諾決鬥在先，他因受我一掌，才使你等豬狗有偷襲之機，我雖與他無所交情，但若任他無端死去，我李玄揚便是無義之人！要取他命，離開此地之後，你們再去廝殺，便與我無關！」

群雄聞言才知，李玄揚雖是面對宿敵，仍不罔顧江湖道義，當下讚嘆不已。而位於李玄揚身後的蒙戰，當下更是讚賞這位漢人小兄弟。

但漠鷹一聽李玄揚譏笑自己為豬狗，氣惱不已，當下鷹爪一出，毫不留情急攻李玄揚。李玄揚回身一擋，用掌氣將蒙戰震退數步，以免蒙戰受到襲擊，隨後反掌一出，與漠鷹交手數招，突然左臂不察，竟被相助而來的雪鷹鐵爪抓傷，幸李玄揚見狀急避，但左臂仍被雪鷹抓出兩道血痕。

漠鷹及雪鷹兩人聯手，更是不讓李玄揚有喘息之機，綿密鷹爪攻勢讓李玄揚避閃無路，手中掌法相形見絀，況且李玄揚自方才力戰梅少龍與秋槐仇後，又戰蒙古千兵及銅虎、鐵鷹，如今又甫力戰強敵蒙戰，此時縱有易筋功體加速回復元氣，但終究尚未回復全身功力，因此面對漠雪雙鷹兩大高手，勝負立判。李玄揚一個回擋過慢，被雪鷹一掌擊中左腹，登時真氣翻湧。

但漠鷹逼殺甚急，不等李玄揚喘息，逼命一爪便往李玄揚胸膛而來，危及之時，洛玉波突來一掌為李玄揚化去開膛危機。

漠鷹見洛玉波來助李玄揚，二話不說，便又急攻洛玉波。洛玉波因元氣稍復，見李玄揚危急自然來擋，此時便與漠鷹激烈纏鬥。

洛玉波化去李玄揚開膛危機後，雪鷹套在右臂上之鷹勾鐵爪鋒利無比，當下又繼續猛烈狂掃李玄揚，一旁的袁莫雲見李玄揚手無兵器，急忙取過一柄長劍甩向李玄揚，李玄揚騰空一縱取過長劍後，連忙運動使劍，噹噹……鏘鏘……之交鳴聲不絕於耳。

畢竟漠雪雙鷹氣勢正盛，體力正猛，反觀洛玉波及李玄揚兩人經方才數場高手比鬥，真氣用盡，一時

難與漠雪雙鷹抗衡，漸趨敗陣。李玄揚雖使出「疾風訣」劍招應敵，但因真氣不足，劍鋒缺乏猛勁，以致難以傷及雪鷹毫髮；而雪鷹武功雖高，氣勢雖猛，但因李玄揚輕功卓絕，總能閃避雪鷹鐵爪，故而雪鷹也難傷及李玄揚分毫。

反觀洛玉波經與漠鷹數個回合纏鬥，終因精疲力竭，左腋空虛未防之時，漠鷹一個虛招急探，洛玉波猛然回防，卻見漠鷹一個實招正往洛玉波腦門抓去，待洛玉波驚覺已然不及。

正當洛玉波回防不及，危機逼命之際，李玄揚也已自顧不暇，並未察覺洛玉波危機，只見漠鷹一爪落下，遠處的江瑩心慌驚恐大喊：「啊……！」

突然寒光一閃，一個劍鋒猛然迅即刺來，漠鷹一驚，連忙收手。

待漠鷹回身立定後，見那出劍女子後，冷然說道：「原來是你！段天紅……。」

段天紅回道：「沒錯，正是本姑娘！」

漠鷹說道：「那日黃山之上讓你救走了陽平秋，今日你又來干涉！」

因見漠鷹是個白髮老童，於是段天紅說道：「我說白頭老呀！本姑娘今日實在沒閒功夫跟你打，但這人的命是我段天紅的，你就讓給我了吧！我與他還沒分勝負呢！如何？」

漠鷹打量半晌後，心想今日主要是為黃金寶藏，不能有失，於是回道：「是他自來惱我，非我惹他！哼，人妳帶走吧！」

段天紅灑脫回道：「謝啦！白頭老。」

漠鷹聞言皺眉說道：「我叫漠鷹。」

段天紅回道：「好！知道了。」隨後段天紅拉起洛玉波衣角，對洛玉波說道：「走啦！你的命是本姑娘的，還不走嗎？」

洛玉波暗自感謝段天紅出手救命，由於自己實在已無體力，便退至一旁，無法幫上李玄揚。

這時雪鷹因久戰一時也難退李玄揚，見漠鷹停手，便縱身回到漠鷹身旁，兩人低聲商議，漠鷹說道：「算了！寶藏之密在此劍內，既已得手，便先離開，以防有變，蒙戰一時恐殺他不得，來日再說吧！」

雪鷹回道：「也好！那走吧！」

於是漠鷹對李玄揚說道：「小子，今日老子任務在此劍至寶，饒你不死，下次再尋你算帳！」

話畢兩人正要離開之時，李玄揚縱身飛旋攔住兩人去路，並說道：「劍留下，你二人才可離開，這可是我受人之託所尋得之寶劍，怎可任你二人取走！」

漠鷹一聽，怒不可抑，於是再與雪鷹聯手，這時兩人勁力更猛，合作無間，正是漠雪雙鷹聯手之至高絕招，李玄揚長劍交鋒數十招後漸感不敵，實因體力耗損多時，內勁漸虛，登時又是險象環生。

突然，李玄揚想起當日於五指峽與神鬼二決對戰之時，曾悟「無住菩提」一式，於是連忙筋脈易轉，一股真氣由「少衝」急衝「極泉」，登時灌入任脈「玉堂」，由於沛然真氣過猛，李玄揚一時難以駕馭體內真氣，終於……，李玄揚駕馭不住，真氣由玉堂再岔入「膻中」，突然「啊……！」的一聲長鳴，李玄揚嘔出一口鮮血，身軀向後退了數步，跌坐於地。

這時漠雪雙鷹極招上手，正要一舉直取李玄揚性命之時，突見李玄揚自發性的嘔出鮮血，也是一陣詫異，兩人一時心中生疑而停手，深恐又是孫羽珊的計略，於是原地靜觀李玄揚動靜，以防有詐！群雄也是

一陣莫名，不知李玄揚何故，而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則是憂心不已。

原來李玄揚當時於五指峽與神鬼二決對戰之時，因體內血流殆盡，意識迷離，九死一生之時，當真深悟我相非相之如來實義，因而心念澄明，無住生心，任由沛然內力突破自身功體承受之極限，以致使出「無住菩提」。然此時的李玄揚意識清楚，卻心念執著，仍由自我意識駕馭真氣流動，因而當筋脈氣行與所學有異之時，便潛意識控制沛然真氣流動，以致造成方才的真氣相衝，嘔出一口鮮血，險些走火入魔！由於此時李玄揚體內筋脈紊亂，真氣難馭，氣血翻湧不息，但因李玄揚易筋內功之境界高深，外人卻看不出李玄揚正在歷經一場生死交關的體內真氣亂流。

只見李玄揚仍無動靜，靜坐盤腿調息。群雄納悶，漠雪雙鷹心疑，怎會敵手並未傷他毫髮，他卻逕自嘔血，而生死交戰之時卻又靜坐盤腿，當真令人疑惑難解！

漠雪雙鷹見李玄揚靜坐毫無動靜，更爲心疑，於是爲防神劍內之寶藏有失，於是不再戀戰，急忙縱身飛奔，正要離去，群雄卻無人能阻。

眼見漠雪雙鷹即將盜走天虹神劍，卻在這時，當漠雪雙鷹縱身正要離去之時，突然一股宏大氣勁急掃而來，竟連武功高強的漠雪雙鷹也被這股宏大氣勁逼落，隨後只聽得遠處千里傳音之聲波迴盪，說道：「劍留下，人離開！」

見來者內勁渾沛，其勢可畏，漠鷹心下一凜，說道：「是誰！別裝神弄鬼，出來！」

群雄也道是誰有如此宏大氣勁，紛紛議論不已，卻見淮東三虎的秦宗卿面露笑容，似有意會。

不久，連峰岡東側一處山峰上，由遠而近一道身影飄然而來，那是超凡入聖的絕等輕功，身輕如飛的寫意瀟灑，當今世上就連李玄揚、洛玉波、段天紅等高手，見這輕功造詣也自嘆弗如，因此群雄見了無不驚服！

那身影來到連峰岡後，飄然而落，穩穩立在漠雪雙鷹眼前，瀟灑自若，來者竟是一名仙風道骨的老翁。

這名老翁年紀約莫八十，白眉鶴髮，氣宇軒昂，眉宇之中毫無肅殺之氣，反而一臉慈祥。眾人見此老翁，卻無人識得，只有秦宗卿嘴上一笑，早已知曉。

漠鷹見來者是名白髮老翁，豎眉說道：「你攔我二人何意？」

那名老翁微笑說道：「你手中之劍可是漢人至寶，當年老朽由崑崙頂峰取來，交給了大宋朝廷，如若讓你拿走，恐怕會辱沒了岳武穆將軍。……劍留下，人……你可走，老朽不會爲難你！」

老翁此言，令在場群雄議論紛紛，疑惑老翁究竟是誰！

漠鷹狂笑說道：「哈……哈，我漠雪雙鷹只爲黃金至寶而來，豈能因你這老頭的幾句話，便捨棄了我海都大汗的霸業，你真是癡人說夢！劍，我漠鷹是要定了！」

那老翁聞言，搖頭一笑，回道：「那……你只好留下命了！」

漠鷹說道：「哼！狂言，你到底是誰，敢在此狂言，報上名來。」

老翁微笑說道：「老朽柳行風，江湖道號：一筆春秋……」

此言一出，群雄驚訝莫名，眼前老翁，竟是四十多年前揚名天下的武學泰斗：一筆春秋柳行風。在場

所有人均是僅聞其名，未識其人，輩分較高者，曾在年少之時聽聞柳行風威名，卻不曾目睹其風采；輩分較淺之人，則是柳行風揚威天下之時尚未出世。因此，眾人均只是慕名崇仰，不曾見過柳行風本人。如今得見傳聞之武學神人，群雄莫不詫異驚喜。

然漢雪雙鷹乃是漠北之人，近十年來才與中原接觸，只知當今武林高手之名，不曾聽聞柳行風，因而漢鷹便嗤笑說道：「哼！無名老翁，膽敢來此送死，漢雪雙鷹成全你，有本領便出招來吧！」

柳行風笑道：「老朽這把老骨頭都快散了，哪能出招跟你們鬥狠呀！」

漢鷹怒道：「呸！果然是逞口舌之能，不敢出招，還敢妄稱要我們留命。」

柳行風走到李玄揚身旁，一掌貼在李玄揚天靈之上，對漢雪雙鷹說道：「是他，要留下你們性命……，不是老朽我，哈哈！」

卻說李玄揚本是體內真氣翻騰，正運氣調息卻一直難以平息，豈料柳行風一掌貼落李玄揚天靈之時，一股真氣鎖住李玄揚任脈，登時李玄揚體內真氣順然，氣息立即調勻，於是李玄揚登時縱身而起，滿懷感謝的看著柳行風。

而柳行風武學素養已臻寫意由心的境界，為李玄揚運氣療傷的舉動，竟是氣色泰然，毫無異樣，只有李玄揚心知，在場無人能看出端倪。

因此，漢鷹果然認為李玄揚方才的無端靜坐必然有詐，於是說道：「哼！你二人果然均是裝神弄鬼之徒，有何本領使來吧！」

柳行風對李玄揚說道：「小兄弟呀，人家要咱倆使本領，但老朽一身老骨頭了，禁不起這猛勁啦，看

你的了！」

李玄揚回道：「感謝前輩相助，這兩人，……讓我來。」

柳行風早知李玄揚體力將竭，難與兩人持久交戰，卻仍有如此志氣擔當，於是故意哈哈大笑說道：「你有辦法制伏他二人嗎？小兄弟。」

李玄揚自知自己元氣用盡，方才「無住菩提」也未能施展，此刻自然無取勝把握，因此回道：「晚輩一定盡力而為。」

柳行風嘴角微揚，說道：「小兄弟，老朽方才見你這套劍法精妙絕倫，不曾見過，但由劍路觀之，你用了兩式劍招，然這套劍法定然有無窮奧妙的第三式，你卻為何不用！」

李玄揚回道：「前輩當真高明！這套疾龍劍法確實有第三式，名曰『穹空無劍』，只是晚輩慚愧，無能練成這第三式。」

柳行風聞言，哈哈而笑，說道：「哈……哈……天意！真是天意！老朽行將就木之人，一生未收徒弟，竟在此時有機會指點高徒呀……哈哈！」

李玄揚聞言，卻疑惑不解柳行風之意。

這時，漢雪雙鷹見李玄揚及柳行風兩人竊竊私語，至今仍未出手，不知兩人又弄什麼玄虛，漢鷹便嗤笑說道：「不知何人要來先死嗎？不如兩人一起上吧，黃泉路上也好有伴。」

柳行風對漢鷹回道：「待老朽交代這小兄弟對你二人手下留情，不然，我擔心你們會……粉身碎骨！」

那雪鷹本來少話，均是漠鷹發言，但一聽柳行風誇言李玄揚會令他二人粉身碎骨，雪鷹也不由噴笑出來，畢竟方才他與李玄揚獨戰之時，功力伯仲之間，不分勝負，如今怎可能會有粉身碎骨的威能，不由心笑柳行風頻逞口舌之能。

卻見柳行風由懷中取出隨身之春秋筆，對李玄揚說道：「看他倆笑的，真是死到臨頭還不自知呀！來……，你看老朽這筆，能削斷你手中的劍嗎？」

李玄揚想起淮東三虎說過此事，仍不相信，於是堅定回道：「不可能！」

柳行風微笑說道：「你仔細看清楚，……」

只見柳行風不疾不徐，不改氣色，運筆而下的剎那間，……噹的一響，李玄揚手中之劍登時斷成兩截。

群雄不知何事，漠雪雙鷹也道他倆又故弄玄虛，自然也不知何事，但李玄揚卻雙目愕然，彷彿時空凝結，一時無語，但竟是心有所悟，心領神會。李玄揚多年苦學自修武功，雖是關囚牢獄之時心無旁騖，因能有成，如今柳行風會心一招，彷彿一燈盡除千年之暗，更如當頭棒喝，讓李玄揚的所學終能融會貫通。

只聽得柳行風問道：「老朽用筆斷劍嗎？」

李玄揚搖頭。

柳行風又問：「老朽用氣斷劍嗎？」

李玄揚也搖頭。

於是柳行風微笑：「那老夫用什斷劍？」

只聽得了然於胸的李玄揚，仿如靈氣貫通一般，登時氣宇軒昂，嘴角微揚，說道：「心……」

柳行風聞言，會心一笑，說道：「值得了！我柳行風一生值得了。此生得指點一高徒，我柳行風也算無憾了。」

只見李玄揚聞言，心能會意柳行風之語，因而雙膝跪地，對柳行風叩拜說道：「前輩一語，晚輩茅塞頓開，……如蒙不棄，李玄揚拜跪師父在上！」

白眉鶴髮的柳行風見李玄揚此舉，一時卻紅了眼眶，喜極而泣，將李玄揚扶起說道：「好，好……我的好徒兒！……既是穹空無劍，那又何處有劍呢？去吧……」

李玄揚回道：「徒兒明白了！」

隨後李玄揚轉身，冷然堅毅的對漠雪雙鷹說道：「劍留下，我李玄揚不為難你們，你們扶擇吧！」

漠鷹回道：「你兩人一老一少，跪拜半天，弄什玄虛，最後還是由你這少的出來應戰，老的不敢了嗎？」

李玄揚微笑說道：「對付你倆，那是侮辱我師父了！」

漠鷹笑道：「什……，這老頭是你師父？拜一下就是師父了，漢人還真是奇了！還有，為何對付我倆是侮辱他，你倒說來聽聽。」

李玄揚冷冷回道：「殺你倆這種背主的豬狗，豈不侮辱我師父他老人家！」

漠鷹一聽李玄揚又罵自己豬狗，當下一怒，手持鐵爪兵器，毫不留情的利爪疾馳而掃，直取李玄揚腦門，隨後雪鷹急運氣勁，鷹勾鐵爪齊出，鋒利的鐵爪同時來襲李玄揚左路。兩人這一聯手，又是排山倒海

的猛烈攻勢，招招至絕。

而李玄揚經柳行風提點開悟後，此番身手已是勁由心生，亦由心止，動靜之間，收發自如。只見李玄揚身形微動，凝指拆招，絕等的輕功搭配寫意的身法，竟是如行雲流水般的一一拆解漠雪雙鷹的數波攻勢，不費吹灰之力。

此時漠雪雙鷹心頭猛然一凜，不知李玄揚為何短短時間功力如此精進，心中納悶詫異之時，卻見李玄揚身影急挪，向後滑動數步之後，突然提筋運氣，體內真氣沛然，只見輕功卓絕的李玄揚腳運追雲步，縱身騰空而起，急幻的身影似化一縷雲煙，又見那騰空迴旋的身影，宛如穹空蒼龍飄動，李玄揚再運體內筋脈，頓時氣納乾坤氣流，隨後，身影急墜，凝指成劍，急馳漠雪雙鷹而去。

漠雪雙鷹見李玄揚如此驚天氣勢，凜然一驚，勁運畢生功力，盡展畢生絕學，兩人合作之至高絕學「百鷹碎心爪」應式而出，當下與急馳而來的李玄揚兩相衝擊過招。

只見李玄揚疾馳而來的身影，竟是凝指為劍，聚風成刀的威能，然無刀無劍，卻似刀劍爭鳴，出手之招，正是疾龍劍法第三式「穹空無劍」。雙方交手僅僅數招，漠雪雙鷹的「百鷹碎心爪」雖有力拔山河的氣勢，但李玄揚卻以心會意，輕易之間便化去漠雪雙鷹的巔峰招式；隨後李玄揚一個騰空後翻，雲波飄動，瞬間左掌凝指為劍，右掌聚風成刀，身影從容翻落雙鷹面前之時，猛然各在兩人天靈一點，由於李玄揚身影宛如氣吞天地的穹空蒼龍，迅疾變幻難以捉摸，漠雪雙鷹愕然而驚之時，已然不及，身軀已隨李玄揚點落天靈的氣勁，向後疾馳滑行數丈未能停止。

李玄揚凝指為劍及聚風成刀的氣勁有如關天神威，雙指點落兩人天靈之時，氣勁硬是竟將兩人衝擊而退滑行數丈難停，於是雙鷹當下各自運動要止住滑行的身軀，豈料李玄揚那「穹空無劍」的劍鋒後勁更強，當兩人身軀停止滑行之刻，一陣氣驚天地的指鋒後勁作用之下，啵……的無聲之響，兩人登時腦骨碎裂，腦漿迸出，隨後倒臥綠草之上，當場斃命……

只聽得「啊……」的群雄驚呼聲，正是眼前情景令人難以置信！畢竟雙方此番交手不過數招，前一回合對戰還是險象環生的李玄揚，此戰竟如此輕易便擊斃兩名不世高手，著實令群雄咋舌難解。

李玄揚上前而去，在死去的漠鷹背上取過天虹神劍，並對死去的兩人輕嘆說道：「唉！此劍招威力無窮，已要你們留劍保命，你等卻執意如此……，也怪不得我了！」

隨後李玄揚回到柳行風身旁，跪地再叩說道：「弟子李玄揚，再謝師父提點之恩，讓弟子終能領悟武學妙境！」

這時孫羽珊及袁莫雲等人，早已來到李玄揚及柳行風身旁，卻不知李玄揚為何拜柳行風為師，一時疑惑不解。而此事，也只有心領神會的師徒二人明瞭，一般外人焉能理解。

只見柳行風扶起跪地的李玄揚，得意微笑說道：「好！好，老朽一生了無遺憾啦，哈哈……」隨後，柳行風走到段天紅面前說道：「娃兒……，劍怪獨孤峰有妳這麼位好徒弟，我想他也是死而無憾了！妳倒看看，老朽這位徒弟如何呀！」

段天紅端詳李玄揚一會後，想起那日殺摩神教葛元時，曾見過李玄揚，只是對柳行風之話，笑而不答。

柳行風見她冷笑不語，仰天大笑說道：「獨孤峰呀！你有個像樣的徒弟得你真傳，而我柳行風今收之

徒，恐怕更勝於你我呀……，哈哈……」話畢，柳行風身形一轉，飄然而去。

李玄揚待要告辭已然不及，只聽得李玄揚喚道：「師父……，保重！」

柳行風聞言，寄語風中，說道：「吾徒切記，善存此劍，免枉當年為師取送朝廷！」

隨後柳行風的身影，在群雄的讚頌聲中，消失於遠山盡頭……。

見柳行風離去，漠雪雙鷹已死，孫羽珊及李玄揚急忙來到身負重傷的蒙戰面前，孫羽珊取出一顆「養心丹」讓蒙戰服下後，李玄揚隨後掌貼蒙戰背心，一股渾厚暖流注入蒙戰體內，登時抑制蒙戰體內方才受雪鷹襲擊而翻騰的氣脈，蒙戰氣色漸由蒼白轉為紅潤。

蒙戰功體獲得療治後，立時神清氣明，便對李玄揚及孫羽珊說道：「你等與我是敵非友，為何救我？」

孫羽珊回道：「救將軍，是因方才有諾在先，將軍若敗便全軍撤退，不得傷及在場群雄一人，如今勝負既分，理當救將軍於危急！況且，將軍乃威鎮北域大將，若有損傷，此罪豈不歸咎於我等，朝廷一旦興兵，我等眾人如何能擔此罪！只是，不知將軍信守方才之承諾否？」

蒙戰聞言，笑道：「放心，老夫一言九鼎，這便撤兵！只是，你二人當真不願歸順老夫，隨我平疆拓土？」

李玄揚回道：「將軍，恕我直言，當年李某與文丞相相同囚之時，見文丞相至死都不願歸順元朝，如今李某受他之託，又如何會降！」

蒙戰冷笑說道：「好吧！畢竟，老夫技不如你，又如何要你降我。不過，李少俠方才相救，讓老夫免

喪命雪鷹手下，老夫心中感激。只是我蒙戰一生不受人之恩，不知你有何求，我蒙戰當即還恩，從此蒙戰便不相欠。」

李玄揚回道：「將軍，李某救你是因打賭的承諾，見你受人偷襲，本當仗義，李某別無所求，將軍就當忘此恩情吧！」

蒙戰說道：「不！恩歸恩，仇歸仇，老夫恩怨分明，來日沙場再見之時，老夫不願受此恩情束縛，你有何求，官位？錢財？寶馬？任你開口，老夫一定盡力完成，還你恩情。」

見蒙戰如此堅持還恩，李玄揚不知如何推卻，又不知何求，一眼望向袁莫雲，苦笑無奈之際，李玄揚忽然湧起一個念頭，於是對蒙戰說道：「好，將軍既然如此堅持，李某想跟將軍乞求一事，望將軍協助。」

蒙戰說道：「何事？但說無妨，老夫一定全力協助。」

李玄揚說道：「想請將軍協助李某取得通關西域的文書，讓我等可以前往伊兒汗國，不知可否？」

蒙戰聞言，皺眉疑惑，說道：「你只要一紙西域通關文書？你對老夫可是救命大恩……」

李玄揚回道：「是，……只要將軍能助我取得一紙西域通關文書，那對我便是莫大恩德！」

蒙戰見李玄揚語調如此認真渴望，不禁仰天哈哈而笑。隨後，由懷中取出一枚令牌，對李玄揚說道：「李少俠，如果西域通關文書真對你如此重要，老夫便將我這隨身『金令』送你，憑老夫此令，西域北關，四大汗國，任你通行，無人敢阻，即便那察哈台汗國之人與我大元有隙，但見老夫令牌，連動你一根汗毛也不敢！也算是老夫報答你的救命大恩。」

李玄揚取過那面金令後，心想有了此令，便能陪同袁莫雲前往伊兒汗國尋找其夫了，因而當下欣喜不已，並謝道：「感謝將軍，感謝將軍！」

蒙戰回道：「哈哈……比起你的救命大恩，老夫這面金令，實在是微不足道了。李少俠、小姑娘，告辭了。」

話畢，蒙戰一聲令下，元軍當下整飭兵馬後，循序撤退而去，終於化解這場因梅少龍引來的殺戮危機，群雄也總算鬆了一口氣。

此番群雄能逃過元軍之攻殺，實因聰穎的孫羽珊巧用乾坤奇略所載「臨敵借箭」之計，生煙疑敵，並以草人阻擋箭矢傷人，又善用「移日換位」之理讓元軍處於落日陽光刺眼之位，才能收此驚敵成效。最後，再智用「臨陣激將」之謀折服主帥，才能盡退元兵。

元軍退去後，群雄紛紛盛讚孫羽珊深謀遠略，竟能在此危機盡退元兵。

只見虎幫幫主嚴剛由衷佩服的上前對孫羽珊說道：「孫姑娘神鬼奇計，嚴某佩服佩服呀！」

俠刀門主林淨丘一旁附聲說道：「是呀！若非孫姑娘妙略，今日我等眾人性命危如累卵呀！」

孫羽珊回道：「多謝兩位前輩臨危指揮眾人，才能順利驚退元軍，否則羽珊這般兒戲如何奏效。」孫羽珊只是謙遜而謝，並未透漏此乃盡出「乾坤奇略」之策，以免人人又因覬覦「乾坤奇略」一書而你爭我奪。但孫羽珊此番用計化解群雄危機，仍是令在場群雄議論不已，聲聲均是佩服的讚賞聲！

然諸葛亮所傳「乾坤奇略」雖載天地奇計妙略，但內文僅載用計之機、施略之法，仍需臨陣對敵應變

用計，方可收奇略之效。若非孫羽珊此等聰穎機靈之人，當下審度情勢而生智謀，也無法如此盡能發揮那計略之功，順利驚退元軍。

隨後，江天雨並將此次英雄大會主要目的詳告群雄，主要為拆穿梅少龍陰謀，以保各派門危機，實際並不知黃金寶藏之密。而李玄揚也解釋天虹神劍上並無黃金寶藏之密，實為引誘梅少龍而編織的謊言。群雄聞言後才恍然大悟，考量其為保各派門之危機，因此也就諒解江天雨及李玄揚等人。

李玄揚則滿懷感謝的上前對唐夜霜說道：「感謝這位前輩相救羽珊性命，大恩至德，李某永恆於心，多謝前輩！」李玄揚此言不假，若非唐夜霜及時喊阻孫羽珊自盡，恐怕這時李玄揚與孫羽珊兩人早已天人永隔，因此李玄揚心中實是萬分感謝唐夜霜。

唐夜霜聞言則回道：「唐某只是舉手之勞，不敢居此大恩。李少俠少年英雄，力退元軍諸將，保我眾人性命，唐某才真要感謝你呢！況且若非秦大俠來助，唐某這封信函也是難以回天呀！」

於是，李玄揚也回身感謝秦宗卿的相助。

秦宗卿則說道：「此事實非秦某之功，秦某乃受柳行風前輩之命前來，以拆穿梅少龍陰謀。柳前輩因知梅少龍受群雄付託天虹神劍，卻偶然察知梅少龍勾結蒙古異族，因此便暗中觀察一切，並在數日前的夜裡於紅蓮教古州分會內，窺見馮鳴南重新偽造之信函，於是便趁張石群將姜毅身上之信函掉包時，柳前輩也伺機盜走張石群掉包的真正信函，隨後便命秦某前來揭穿此事。」

群雄聞言，才知原來這位仙遊的一代頂峰高人，雖是深山退隱，仍是心繫江山的變化而盡心盡力。

而群雄方才已知李玄揚誅殺梅少龍取得天虹神劍，並力退蒙古大軍，保住眾人安危，因此便在嚴剛的主持下，公認李玄揚最有資格擁有天虹神劍，李玄揚也因柳行風離去前的叮嚀，便不推諉，承膺保管這天虹神劍重任，以待天機。眾人議論已定後，群雄便紛紛各自下山而去。

當然，有關黃金寶藏真正藏於乾坤門內之密，李玄揚自然並未透漏，以免有心者覬覦奪搶，枉費了文天祥、陸秀夫及張世傑三人為續扶宋室的一番苦心。然而，宋室後裔無人倖存，李玄揚保管的這黃金寶藏及天虹神劍，如何一雪神州，便將從此困擾著李玄揚，直到一代江山奇才再出之時，才讓困擾不已的李玄揚卸下這沉重的江山負擔。

當連峰岡上群雄各自散場離去之時，段天紅見江瑩來到洛玉波身旁，舉止殷勤關切模樣，便對洛玉波問道：「她是你的娘子？」

洛玉波回道：「至親之人，但尚未成親。」

這句至親之人，江瑩聽在耳裡，一時臉紅羞澀，倍覺溫馨。

但段天紅聞言卻冷笑對洛玉波說道：「呵……既然尚未成親，便無守寡之慮！你要記得，本姑娘隨時前往台灣島取你性命，別讓我尋不著人影！」

洛玉波心中感謝她方才出手相救，如今卻又惦記取命報仇一事，不由笑道：「好！洛某之命，玉山峰上等妳來取。只是姑娘來時，洛某當盡地主之誼，讓妳品嚐那清雅閒情的高山鳥龍，望能解妳心中仇恨！」

段天紅聞言並不回語，冷然轉身正要離去，臨去之前說道：「那高山鳥龍如不好喝呢？」

洛玉波聽她此言，心中明顯並無深仇大恨，於是微笑說道：「放心，品茗之後，若不能令妳滿意，洛玉波任憑妳處置。」

段天紅背對洛玉波，暗地嫣然而笑，隨後說道：「你可別忘了此言。」

隨後，段天紅雪白身影飛縱，離開連峰岡，心中卻迴盪著洛玉波方才不經意的輕薄，暗地裡波心卻不住的蕩漾著……，清淡微薄的一見鍾情，竟此永遠潛藏段天紅心中。

李玄揚、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見群雄散盡，卻不見陽平秋等人蹤影，也就辭別江天雨及洛玉波後，便下山一路往大都而去，準備回報李玄揚雙親，以免雙親擔憂。

三人來到一處客棧落腳歇息，翌日早晨用膳之時，孫羽珊心有疑惑的問道：「玄揚哥，你那時身中秋槐仇劇毒，明明已經毒血攻心而亡了，怎麼……怎麼你竟活了過來，讓我真難以置信，這其中究竟如何？」

袁莫雲也好奇搭腔說道：「是呀！真是嚇死我倆，你明明身中劇毒，面色青綠，這可裝不來呀，你倒是快說來聽聽其中奧妙為何？」

李玄揚想起此事，仍是不禁悚然，說道：「別說妳們，我也以為這次死定，怎可能偽裝如此。」

孫羽珊更為疑惑問道：「既非偽裝，就連我也不知毒方，更不知如何解法，玄揚哥你又如何能解那毒王的劇毒呢？」

李玄揚回道：「其實那日離開落雁峰時，芸香仙子在奉瑤宮內贈我一顆『清露還元丹』，並說明此丹能解萬毒，我見對手乃秋槐仇，想起阿永曾說歸末谷死於他的毒下，因此交手之前早將清露還元丹藏於袖內，以防有變。交手之時我已十分小心謹慎，免受秋槐仇之毒，豈料他竟將蛇毒穿在身上，當我一掌拍落他身上後，赫見手掌滲出細微血水，登時毒氣竄動，我便驚覺中他劇毒，連忙服下這清露還元丹。但他那劇毒之毒性實在過強，我仍是意識漸趨模糊而昏厥，幸虧清露還元丹藥效發揮作用，我才能立刻清醒。睜眼一見他正要用手巾紅簫劍刺向我來，我當下將劍鋒轉向，一劍將他刺死。」

袁莫雲聞言，說道：「原來如此呀！害得我與羽珊兩人擔心害怕的，原來是芸香早已密贈情郎聖藥呀！」

李玄揚聞言一時卻靦腆羞澀，語拙說道：「這……這……我也是情急才想起此藥，卻也沒將仙子美意常掛於心……」

孫羽珊說道：「好啦，莫雲姊，妳就別再挖苦他了，玄揚哥話都說不出來了。」

袁莫雲回道：「我這是羨慕他呀！只是……看芸香對你如此關心，難不成……難不成你……你真是芸香所說的草莽真龍！」

李玄揚正啜一口茶，一聽此言，當下咽嚥咳了數聲，說道：「妳過獎了，我李玄揚是什料，我自個兒清楚，這草莽真龍呀……，哈哈……絕非是我！袁姑娘妳倒是放心吧！」

這時，李玄揚恍然想起，由懷中取出金令，說道：「對了！那蒙戰將軍送我此令，聲稱憑此令可通西域各關卡，這樣，我們就免再申請什麼通關文書了，便可前往伊兒汗國尋妳夫婿了。」

袁莫雲見那令牌，登時感動無語，隔了半晌才嘆道：「玄揚，謝謝你一直惦記此事，我真不知如何報答你！」

李玄揚回道：「說哪兒的話，妳我之間還論什報不報答，扯不清了啦！總之，這金令既能通關，我們便可前往伊兒汗國了！」

孫羽珊問道：「那咱們何時出發前往呢？」

李玄揚沉思半晌後，說道：「我想先回去探望我爹娘，安頓他們之後，再出發前往，不知莫雲妳意下如何？」

袁莫雲回道：「好！反正已經不急了，我……唉！」話中無奈嘆了口氣，續道：「我也不敢有什麼指望了，畢竟人海茫茫，……彷彿大海撈針……」

李玄揚打氣說道：「不管如何，前去尋找便有希望，妳別洩氣！」

袁莫雲打起精神回道：「是呀！尋找便有希望，你不就找到了羽珊，還有你爹娘。走，咱們先回去探望李伯父及李伯母吧！」

於是，三人便一路談論著孫羽珊如何巧用「乾坤奇略」之計，以及李玄揚如何拜柳行風為師等等的細節，一路遊山玩水，回到大都西郊的九龍鎮。

難捨情緣兩相全，一代江山現奇才



卻說陽紫萍得知丘膺烙死訊，當群雄離去之時，便來央求龍燁告知丘膺烙葬身之處，龍燁雖受劍傷，但因孫羽珊立時用金創藥爲他止血療傷，傷口並未惡化，且自知紅蓮教愧對黃山派，因此便引領陽紫萍等三人，前往紅蓮教祭拜丘膺烙葬身之墓。

陽紫萍一路跟隨龍燁後方，腦中不斷浮現與丘膺烙相遇的歷歷往事，想起當年丘膺烙於喜來客棧販售平安香符，並受人欺凌情景，以及兩人黃山之上的相識相知，以至最後臨終之前馬車內的咫尺深情，陽紫萍不能相信，但卻是事實。畢竟多少世間男女，未惜因緣當下勇於表達真心情意，以致空留餘恨，遺憾難挽既成的事實。

當「丘膺烙之墓」映入陽紫萍眼簾之時，陽紫萍終知，一切都是事實，馬車之內，她曾問丘膺烙喜歡她嗎？丘膺烙雖是鼓起勇敢的點頭承認，但終究都遲了，陽紫萍呼天搶地的悲泣聲，再也喚不回丘膺烙的英魂。

一旁的陽平秋忍住心傷，默然祭奠之後，從此只能回憶那寒風中傲骨嶙峋的愛徒丘膺烙，師徒緣盡，徒留陽平秋心中永遠的不捨。而姜毅與丘膺烙情同手足，更是傷痛欲絕，卻又奈何！

三人本想遷移丘膺烙之墳回黃山，但畢竟丘膺烙生前斷魂於此，且龍燁因佩服丘膺烙英勇，承諾永遠祭奠丘膺烙，因此三人只好讓丘膺烙永遠安息於紅蓮教後山，隨後辭別龍燁而回黃山。

而龍燁自梅少龍死後，接管紅蓮教，仍是廣收信徒，安撫人心，並告誡信徒不得欺擾黎民百姓，從此紅蓮教便發揮著撫慰人心的作用。但龍燁死後數十年，紅蓮教又與白蓮教結合，最後由韓山童執任教主，爲反抗元廷暴政，便樹立紅旗，頭綁紅巾，發起元朝末年的紅巾起義，以致最後出現了生於草莽的眞命天龍，終於推翻忽必烈所建立的大元帝國江山，這些自不在話下。

再說李玄揚三人回到九龍鎮後，因時正黃昏，孫羽珊便偕同李母前往鎮街採購，以便晚膳烹煮。

這時，袁莫雲突對李玄揚說道：「玄揚，可否陪我出去走走？」

李玄揚心覺有異，回道：「好，走吧！」

於是兩人牽著一匹馬兒，往郊外散步而去，李玄揚雖是滿心疑惑，但想應是袁莫雲思君情切，因此也未多問。

兩人行到一處溪邊，袁莫雲望著那溪水，嫣然笑道：「那日鳴沙山越獄後，我倆便是一匹馬來到水邊，還記得你仍是蓬首垢面，哽咽的憂心雙親及羽珊，如今我很高興你都尋到了。」

李玄揚回道：「那日若非是你，我今生恐是老死牢獄，或遭處決而死；也幸虧有你一路陪我、教我，我才得了解世道人心，並尋得我爹娘及羽珊。現在，該是我陪你去尋妳夫君了。」

袁莫雲淡淡一笑，隨後說道：「玄揚，謝謝你那日保全我，免受那群蒙古獄卒欺侮，更謝謝這些日子以來，你讓我空虛驚惶的心有所寄託。如今，該是你去珍惜自己擁有的，無須再陪我去那未知的地域，我自己去尋夫君便可！」

李玄揚聞言，詫異而堅定的眼神說道：「不可！我既答應陪你前去尋妳夫君，怎可能再讓妳隻身前往！」

袁莫雲看著李玄揚那認真的眼神，不由想起鳴沙山兩人躲藏山洞那夜，因疾龍劍譜藏於錦袍之內，為脫去自己身上錦袍時兩人四目相接的眼神，那也是第一次她對李玄揚依託的開始，於是袁莫雲此刻心中百感交集，不禁紅了眼眶。

隨後袁莫雲回道：「我知你不許我隻身前去，因此才約你陪我出來走走。不過，玄揚，你還是不應陪我前往，而應珍惜眼前的幸福。畢竟，……我也憂心自己的存在……，會不會……影響你與羽珊的感情……。」

袁莫雲的一席話，確實讓李玄揚陷入了矛盾的沉思，畢竟在未尋得孫羽珊之前，鳴沙山洞穴相處的日子，確實已讓兩人萌生情意；而兩人也曾約定，若未能尋得各自的另一半，便將相伴一生的話言猶在耳，如今李玄揚已與孫羽珊重逢，自然無法履行當時的約定。李玄揚心知，他深愛孫羽珊，將與她共度今生，那袁莫雲呢？他內心卻困惑了……。

沉默半晌後，李玄揚語帶無奈地說道：「我想，……羽珊應該不會如此想吧！」

袁莫雲淡淡而細聲地問道：「玄揚……你心裡……喜歡我嗎？」

李玄揚默然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深知自己深愛著孫羽珊，而與袁莫雲卻因那出生入死的情緣，在心中深深烙印了刻骨銘心的回憶，以致兩人不知不覺已互為相惜愛慕，但卻有著不能傾訴的矛盾。因此，李玄揚默然無語，難以回答。

袁莫雲自然也是相同的心境，見李玄揚默認之狀，便說道：「我的心中，同樣充滿著矛盾與困惑，這樣的心情，定然影響你與羽珊的感情……。所以，玄揚，你既幫我取得通關金令，讓我感謝你的恩情，同時也將這段奇遇情緣永埋於心。今後，你珍惜眼前的幸福，和雙親共享天倫，並與羽珊白頭終老。而我……，也須自己去追尋自己的幸福及未來，讓我們就此……道別吧！」

袁莫雲之語確有其理，然李玄揚卻怎麼也放不下心讓袁莫雲隻身獨行，但經袁莫雲再三分析，李玄揚自也不願與袁莫雲的相惜愛慕之情，影響他與孫羽珊的感情，因此，既無法許諾袁莫雲一個可以終身依託的承諾，李玄揚只好無奈尊重袁莫雲的選擇，不再陪她前往伊兒汗國尋夫，但李玄揚終究難掩心中自責。

李玄揚長歎說道：「唉！……既然如此，妳何時要走……？」

袁莫雲回道：「現在就走……。」

李玄揚又是一陣詫異問道：「現在？……至少……至少也回去向珊兒辭行吧！」

袁莫雲搖頭回道：「不了！羽珊慈心憫人，絕不會同意讓我隻身前往，前去辭行反而各自心中無奈難捨。既是情緣至此，我便就此離開，還望玄揚成全。」

李玄揚見她心意已定，只好心情沉重而無奈地說道：「好吧！……今後……妳務必要自己保重。」

於是，袁莫雲躍身上馬，對李玄揚說道：「我若尋得夫君消息，定當回來告知你，讓你安心。」

李玄揚回道：「莫雲，無論尋得與否，都得捎個訊息回來，免讓我……憂心。」

這時離別在即，袁莫雲強忍心中不捨，對李玄揚說道：「玄揚，再次謝謝你……這些日子，我……我很快樂！」話畢，袁莫雲一時鼻酸哽咽，不敢再言，以免李玄揚更為不捨她離開。

李玄揚聞言，更爲心緒複雜，想留袁莫雲，卻又不知該如何啓口，便說道：「我也謝謝妳，讓我重生，獲得如今的一切，只是，我……」

袁莫雲知他又不捨矛盾，於是阻斷他話，說道：「玄揚別再說了，你的心意……我懂……，保重了！」袁莫雲不敢再說下去，否則隨著自己逐漸崩潰的情緒，將無法隻身離開而成就李玄揚的幸福。

於是袁莫雲當下勒馬轉頭，掩藏自己傷感的面容，說道：「玄揚，保重了！……代我向羽珊解釋……」話畢，「駕！」的一聲吆喝，策馬縱奔，揚起漫天黃沙，隨著瀾漫的煙塵迴盪，袁莫雲腦海裡不斷迴盪李玄揚剛毅的身影及笑聲，以及兩人朝夕相處的歷歷過往，……此刻，傾國容顏早已糾結，哭得蕩氣迴腸，而淚水隨風飄盪，滾落於數里黃沙，卻無聲無息。

隨風飄逝的塵煙，彷彿帶走歷歷過往，從鳴沙山囚牢的相逢，到水邊初識，李玄揚驚訝她的絕色容顏，以至兩人朝夕相伴的相互依託，那是結緣的開始。曾經在臨安城內的客棧同房而宿，他曾心動想親吻她，卻因此四目相接而觸動天雷勾動地火的深情，潛藏兩人底心深處，永難磨滅……。爲她，李玄揚曾捨盡氣力，於寒冰宮挽救她垂死的性命；爲他，袁莫雲曾數日不眠驅馬趕路，只爲喚回他早已停止的鼻息。如今，隨著逐漸落定的塵埃，一段生死情緣的故事，難道就此休止！只剩令人不勝唏噓的無奈悵然……。

李玄揚雙目落寞而送，直到袁莫雲的身影隱沒於黃沙之中，百感交集的複雜情思，是再也挽回不了的情影？還是能再共譜這段生死情緣……，世間男女，終究還是只能寄望蒼天的宿命安排了！

神情悵然的李玄揚，回到家中進門一刻，孫羽珊便見他神情有異，卻未見袁莫雲跟隨回來，於是問

道：「玄揚哥，莫雲姊呢？」

李玄揚淡淡回道：「莫雲……走了，她說要隻身去尋她夫君！」

孫羽珊聞言一驚，說道：「走了！不是說好的一同陪她前去嗎？她……她怎會隻身前去？玄揚哥，你又怎會讓她隻身前往？」

李玄揚嘆了一口氣，卻不知如何啓口說明袁莫雲是因憂心影響兩人感情，才決意隻身前往，因此默然無語，並未回答。

心思細密的孫羽珊，見李玄揚如此悵然落寞，又未說明原因，心中似有所知，於是便不再追問李玄揚，到廚房與李母準備晚膳。

晚膳席間，眾人沉陷於袁莫雲離去的愁思中，李母雖是感念袁莫雲對李玄揚的再生之恩，但畢竟李玄揚與孫羽珊已有婚約，也不敢說出相留袁莫雲之語。

晚膳之後，李玄揚一人靜坐前院，抬望明月，默然獨思良久。

這時，孫羽珊來到李玄揚身邊坐了下來，問道：「想莫雲姐嗎？」

李玄揚回道：「唉！她一個女孩家，孤身前往西域，總是令人擔心！」

孫羽珊說道：「那玄揚哥怎捨得讓她一人前往？」

李玄揚默然無語，仍是難以回答，於是孫羽珊便說道：「莫雲姊是不是憂心干擾我與玄揚哥的感情？」

李玄揚聞言，詫異地看著孫羽珊，但孫羽珊既是猜中，李玄揚也不再隱瞞，於是點頭回道：「是！便

是如珊兒所言，而她心意已決，我留不住她！」

孫羽珊深情地對李玄揚說道：「玄揚哥，還記得那日臨安城街重逢洛叔之前，我曾問你的話嗎？」

李玄揚回道：「珊兒指哪件事，我倒是忘記了。」

孫羽珊輕聲說道：「你喜歡莫雲姐嗎？」

李玄揚困擾著不知如何回答，最後還是回道：「珊兒，我不敢騙你，我是真心要與珊兒白頭終老，但是……，我與莫雲相逢於危難，內心深處，卻……卻有著一絲的情感，那是相知相惜的情感，所以，……我不知這是否算喜歡。」

孫羽珊說道：「玄揚哥，那便是喜歡、愛慕！」

李玄揚道：「真是這樣的話，珊兒會氣怪我嗎？」

孫羽珊淡淡一笑，說道：「玄揚哥想聽珊兒真心話嗎？」

李玄揚眼神看著孫羽珊，不知她此話之意，莫非介意他對袁莫雲有情，因此心情立時忐忑不安，回道：「珊兒妳該不會……」

孫羽珊見他如此緊張，笑道：「玄揚哥你想多了，看你緊張的！」

李玄揚回道：「我實在擔心羽珊懷疑我的真心。」

孫羽珊嫣然一笑，說道：「我早知玄揚哥對我的真心，從不一刻可疑！但今日得告訴玄揚哥我的真心話，讓你明瞭。」

李玄揚疑惑不解，問道：「好，我想一聽珊兒想法。」

於是孫羽珊望著明月，細細說道：「玄揚哥，十年前你讓人擄去，我每夜望月祈求，只盼能再見玄揚哥一面，我便心滿意足，但盼了數千個日夜，卻是一日一日的萬念俱灰，我唯一的思念，就只剩玄揚哥當年送我的竹編手環，從此，我再也不敢奢望能再見玄揚哥！然而，蒼天憐憫，竟在十年後，讓我得與玄揚哥再度重逢，這一切，都因……莫雲姊。沒有她，我便再也見不著玄揚哥！這是我對莫雲姐最深的感謝。而經過這些日子的相處，我確實感受你與莫雲姐之間的情感，因此，前番才問你是否喜歡莫雲姊，其實，珊兒心中也是困惑的。」

月光之下，清風徐徐，只見李玄揚認真地聽著，而孫羽珊則是繼續說道：「珊兒心中曾困惑該如何看待你與莫雲姊之間的情感，直到那日玄揚哥於五指峽氣絕，我以為永遠失去玄揚哥，心慌無主之時，卻見莫雲姐為救玄揚哥性命的一絲機會，竟六個日夜不會闔眼的驅馬趕路，那時我見了莫雲姊的真心，對於你倆的情感，心中便再無困惑！因此，倘若莫雲姐尋不著夫婿，羽珊是真心成全你與莫雲姐的。」

李玄揚聞言，語調堅毅地說道：「不！我今生只願與珊兒白頭終老，我再也可能捨珊兒而去！」

孫羽珊見他真情模樣，嫣然一笑，說道：「珊兒成全你與莫雲姊，卻沒說要離開玄揚哥呀！……珊兒知你愛我惜我，絕不可能捨棄玄揚哥。而莫雲姊對你至恩有情，羽珊也絕不捨莫雲姐隻身犯險，因此，我們絕不能讓莫雲姊一人，獨自前往西域去面對那無知惶恐的未來。」

李玄揚見孫羽珊心胸如此大情大義，心中暗自感動不已，但畢竟袁莫雲已經離去，終究多言無益，於是說道：「唉！莫雲不知珊兒所想，故不願影響妳我感情，如今卻已經離去，……」

孫羽珊回道：「那就去追她，……」

李玄揚聽得孫羽珊此番真心之語，心中再無憂慮，但猶豫躊躇半晌後，終究憂心袁莫雲隻身安危，困擾說道：「但她已離去，何處去追……」

孫羽珊回道：「方才晚膳之時，我已想過了，咱明日便動身啓程，直驅你倆當時同居之鳴沙山洞穴等候她，羽珊猜想，莫雲姐出關之前，必定前往此地，畢竟那兒有你倆生死相依的回憶！」

李玄揚對孫羽珊之語也深表贊同，於是兩人經一番商議後，便來向李父李母稟告此事，明日便將動身前去尋找袁莫雲，並陪她前去西域的伊兒汗國尋其夫婿。

深明大義的李母聽完他倆之言後，贊同說道：「珊兒好度量！伯母我本也不敢多言此事，就怕打翻妳醋罈子，但珊兒既有此量，伯母也贊同趕緊去追回袁姑娘，她可是咱玄兒的大恩人吶！她若尋不著夫婿，叫她回來當我女兒也成，讓老身好好感謝她讓我兒重生呀！」

李玄揚回道：「但我與珊兒此去，就怕爹娘無人照料……」

李母揮手說道：「別擔心我兩老，能見玄兒平安沒事，老娘我死而無憾了！放心去，不要讓袁姑娘一個單薄的女孩在外流浪，人家可是咱救命恩人，要報恩！至於我兩老還是會在這兒賣紅豆餅，生意可好得很，餬口維生絕無問題，所以別擔心我與你爹……等你與珊兒尋得袁姑娘回來後，咱就前往珊兒家提親！」

孫羽珊聞言，臉上一陣羞紅。

而聽了母親一番重情重義之語，李玄揚更是堅定自己原本猶豫的心。

於是安頓好雙親之後，翌日天明，李玄揚便與孫羽珊兩人前往市集雇了匹駿馬，隨後縱馬急驅，前

往鳴沙山而去，期能尋得隻身而去的袁莫雲，李玄揚心中憂惶不已，卻不知此行能否再續那不解的生死情緣。

而這一方面，初春時節，春草漸榮，伏牛山一處天台之上，有一場祭典正在舉行。

只見那祭神台之上一名身形魁武的黑衣男子，端坐祭神台上，台下約莫三、五十名也是身著黑衣之教眾圍聚成圈，圈內四名年約十八的青年男子及八名年約十歲的小童居中赤裸上身，眾人對那祭神台上的黑衣男子，虔誠頂禮膜拜，並高喊：「蒼生為禍，摩神不容，天皇至尊，殺戮天下。」

隨後，見那祭神台上的黑衣男子便是眾人所稱之天皇，手持一柄尖刃，步下祭神台，在居中的四名青年男子身上，分別刺烙出五個紅色血點後，說道：「本皇奉摩神令，正式冊封你四人為摩神護法。」

那四名青年男子應聲高聲宣喊：「屬下誓死效忠天皇，光耀摩神。」

那黑衣天皇聞言欣喜而笑，正要往後繼續為那八名男童刺烙紅色血點之時，突然一名黑衣教徒驚慌倉促奔來，說道：「啓稟天皇，有人……有人闖……闖入，攔他……攔他不住。」

那黑衣天皇聞言，對那教徒怒道：「何人膽敢擅闖我摩神教……」

話未說完，只見祭神台前，遠遠走來一條玉樹臨風的身影，便逕對黑衣天皇回道：「洛玉波……」

一聽來者便是玉面如來洛玉波，黑衣天皇後方四名天尊立即縱身上前，其中一名便是血沽刁。

當洛玉波來到黑衣天皇面前，那黑衣天皇便說道：「你便是玉面如來洛玉波？」

洛玉波回道：「正是！」

這時血沽刁上前喝道：「大膽洛玉波，敢在我摩神天皇面前放肆！」

那黑衣天皇將血沽刁阻退一旁，並對血沽刁說道：「無妨，也該跟他算算舊仇了！」

隨後，那黑衣天皇對洛玉波問道：「不知閣下今日侵擾我摩神教何事？」

洛玉波回道：「你摩神教擄人小孩，拆散人倫，特來請你解散摩神教！」

那黑衣天皇聞言，沉默半晌無語，隨後發狂笑道：「哈……哈……嘿……嘿……洛玉波，你真當我摩神天皇沙通河是你兒子呀！你一聲令下，便要我解散摩神教……，嘿嘿……既要解散，我沙通河又何須創教！今日你進得了我摩神教，便讓你連魂魄也離不開，哈……哈……哈……來人呀，讓他粉身碎骨，血祭摩神……。」

話畢，所有教眾團團圍住洛玉波。

洛玉波見狀，冷然回道：「不知悔悟，為天下芸芸父母心，便休怪洛玉波手下再無留情！」

不等洛玉波說完，沙通河一句「殺了這廝」，數十名教眾一擁而上，合攻洛玉波，只見洛玉波連掌連波，瞬間便已擊斃數十名教眾。

沙通河見狀，連忙說道：「四方天尊上！」

隨後，血沽刁夥同另外三名天尊，上前圍住洛玉波，血沽刁並說道：「洛玉波，今日讓你見識我摩神天皇座前四方天尊的威能，也好讓你瞑目！」

洛玉波則對血沽刁說道：「那日放你走，你卻仍不知悔改，今日你再無機會！」

血沽刁狂聲笑道：「誇口！我四方天尊在此，你玉面如來連投胎轉世的機會也沒有！」

那四方天尊便是沙通河座前的東龍天尊封禪天、西虎天尊童冥、北武天尊湯華、南雀天尊血沽刁。

這時封禪天也說道：「你玉面如來滅得了血掌幫，今日卻要魂斷於此了！納命來！」話畢封禪天凌厲一掌拍往洛玉波。

童冥、湯華及血沽刁也同時運掌合攻，各個均是身手不凡的高手。

洛玉波以一敵四，毫無懼色，迴雲掌舞動之間，正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決戰。雙方交手數個回合，正當洛玉波專注拆擋封禪天與童冥的聯手之招時，血沽刁在洛玉波後方攻其不備，運動「碎心掌」傾力而出，由背後強襲洛玉波，情勢萬分危急。豈料，洛玉波聞風聽波敏覺，當血沽刁勁力宏大的碎心掌來到洛玉波後心三寸之處，竟見洛玉波從容回身，左手反手一掌拿住血沽刁右臂，右手一個雲波掌風震退封禪天及童冥兩人。血沽刁被洛玉波突如其來的回身反手拿住右臂，當下赫然一驚，卻見洛玉波俐落的身手右掌已然運動，說了一句「你覺悟吧！」，隨後一掌劈落血沽刁天靈之上……，只見血沽刁驚懼的眼神中，是不可置信的錯愕，但卻已魂斷氣絕。

封禪天驚見血沽刁死狀，怒道：「可惡的洛玉波，你真是該死！」

封禪天及童冥兩人各取一柄長劍，再運真元，急刺洛玉波，洛玉波不敢大意一一拆招。

這時，沙通河來到北武天尊湯華耳邊吩咐一番後，湯華遵令而行，再度上前合攻洛玉波。只見封禪天及童冥兩人越戰越猛，傾盡畢生功力決心置洛玉波於死地，但畢竟洛玉波技高一籌，兩人漸趨不敵之際，突然，沙通河暗器飛出，一柄飛刀疾馳洛玉波而來，洛玉波身手敏捷連忙出手接下那柄飛刀；豈料，同一時間，湯華手中一包白粉飛散而出，隨風灑落洛玉波顏面之上，洛玉波見狀，連忙拍去臉上白粉……。

封禪天及童冥兩人見狀，運劍連環，更是毫不間斷的急攻洛玉波，只見洛玉波空手拆招，再提真元，一式「風捲殘雲」威勁宏大，瞬間震飛兩人手中長劍，不料，這一真氣上提的刹那，洛玉波只覺胸口一陣悶疼，卻開始頭暈目眩……，洛玉波猛然驚覺自己中毒，印堂轉為青綠。

一見洛玉波面色轉為青綠，沙通河便上前哈哈大笑道：「嘿……嘿，洛玉波，你縱有萬夫莫敵之勇，今日也要含恨啦！你面色青綠，已經中了我摩神教獨門毒藥七夜迷，加上你方才又動用真氣，血行之速更快，看來不用我等殺你，你也沒命了！哈……」

洛玉波聞言，連忙點住自己身上七處穴位，以減緩毒行之速，湯華見狀為免生變，決定立殺洛玉波，於是反手一掌，勁力十分拍往洛玉波胸前而去。洛玉波因頭暈目眩，胸口悶疼，但見湯華擊掌逼命而來，連忙出掌拆招，與湯華拆上三招之時，洛玉波一式「綿柔迴掌」柔中帶剛，一掌劈中湯華右胸，湯華當下飛出丈外，五臟俱創，眾人見狀一驚，但洛玉波卻也嘔出一灘黑色血水，暈眩的癱坐於地，足見毒已攻心。

沙通河見洛玉波身中劇毒還能重創湯華，當下說道：「好個洛玉波，果真有萬夫莫敵之勇，但你毒已攻心，命不久矣，你認命吧！」

見洛玉波嘔出黑色血水，沙通河更能篤定洛玉波確已劇毒攻心，因此再無憂慮，便自己取過一柄長劍，對玉洛波說道：「玉面如來，今日是你自投羅網，我摩神天皇沙通河，便送你去西方見那如來佛祖！」話畢，沙通河為防有變，不再拖延，一劍便要刺往洛玉波腦門。

洛玉波武功再高，此刻身中劇毒，頭暈目眩再難起身，眼前一片天旋地轉的情景，難以辨別敵人之

位，面對沙通河急刺而來的一劍，卻再也分辨不出方位，只見沙通河利劍急馳而來，洛玉波命在旦夕，千鈞一髮之際……。

波……的一聲，一條血柱在洛玉波面前噴出，往沙通河的腦門後方傾洩而去……，隨後，只見沙通河雙目驚恐之狀，蹣跚一聲倒臥血泊之中，一命嗚呼。

這突來的變化震驚了現場所有摩神教徒，封禪天、童冥及湯華三人更是不可置信他們信仰的摩神天皇，竟然就此喪命……。

這時，只見一名女子急奔而來，來到洛玉波面前驚慌喚道：「洛哥……，洛哥……」來者正是江瑩。原來洛玉波與江瑩自查明摩神教總壇位置後，洛玉波便請江瑩暫留客棧，等候他前往摩神教歸來，但江瑩自洛玉波前去後不久，心中忐忑難安，深恐洛玉波若有不測，自己又將承受摯愛之人死別的打擊，因此決定不再等待，親身前去一探究竟，於是便攜著彎弓箭矢，前往摩神教總壇。

江瑩到了摩神教總壇後，因教徒均已被洛玉波摺倒而死傷，無人攔阻，便一路尋來這祭神台，卻見洛玉波正與四方天尊廝殺，於是藏匿一旁觀看。方才一見洛玉波嘔出鮮血，江瑩忍不住叫喚不敢出聲，驚見沙通河一劍正要刺入洛玉波腦門之際，卻見洛玉波毫無招架之舉，江瑩情急之下，連忙引弓疾射，箭矢飛馳而出，又因江瑩在洛玉波的悉心指導下，箭術已達百步穿楊之境，冷不防地一箭，便射穿沙通河腦門，化去洛玉波的死劫。

封禪天驚見沙通河死狀，又見江瑩來救洛玉波，當下心生惱怒，咬牙厲聲道：「妳……妳竟殺了我摩神天皇……，你們通通……通通該死……」

一語方畢，封禪天猛然一劍，怒眉刺往江瑩而來，江瑩僅會箭術，如何抵擋封禪天這勁猛的劍鋒，當下以身護住洛玉波，驚惶無助。

正當無情劍鋒來到之時，卻見昏眩的洛玉波大喝一聲：「瑩兒小心！」面色已轉青黑的洛玉波急忙使勁，一把將江瑩緊抱貼身，並在地上翻滾一圈避過那劍鋒，隨後洛玉波在昏眩中勉力站起，並將江瑩護於後方，做最後的困獸之鬥。

封禪天一劍失手，腦羞更怒，第二劍勁力更猛，由中路刺往洛玉波胸口，誓取洛玉波性命，一旁童冥及湯華見狀，劍掌齊出，分由左右兩路擊殺洛玉波。只見昏眩的洛玉波因站身不穩，仍是天旋地轉，見封禪天一劍刺來之時，只好空手接劍，正當洛玉波徒手使勁要去握住封禪天劍柄的剎那間，童冥劍鋒也已來到洛玉波左路腦門，湯華更是一掌來到洛玉波右路腦門，洛玉波縱是天神化身，也絕計難逃生天。便在這九死無生的千鈞一髮……，只見洛玉波空手並未接住封禪天之劍鋒，洛玉波迷離的意識只覺自己身形被一股外力移動，心正疑惑之際，一道光虹之後，卻見封禪天長劍落地，頸咽鮮血狂瀉而出，倒臥血泊，驚恐的雙目卻再也不知發生何事。

這時因洛玉波的身影瞬間挪動，童冥之劍及湯華之掌也同時失手，未能擊中洛玉波，兩人驚駭之餘，只見眼前一條雪白的身影，風姿綽約，迎風而立。

童冥這時才驚見封禪天已慘死那人劍下，喝道：「妳是何人？」

那人回道：「本姑娘……，段天紅。」

童冥見封禪天慘死段天紅劍下，心下更怒，向湯華使個眼色後，隨後運動十分，劍鋒凜凜，連續數十

招綿密劍法毫無間隙快攻段天紅，便此同時，湯華趁機手中七夜迷白粉正要灑向段天紅。只見段天紅嘴角冷然一笑，雪白身影錯動之間，雪影劍虹再出，立時削斷湯華手掌，湯華未及哀號之時，段天紅手中劍虹已在湯華頸上一抹，無聲無息之間，只見湯華頸脈全斷，氣絕斃命。

在這電光石火的剎那之間，童冥劍招失手，回劍再要刺攻段天紅之時，驚見一抹劍光赫然來到面門之前，童冥駭然之際，卻見段天紅手中雪影劍毫不留情，一劍刺入童冥腦門，只剩童冥驚恐的雙目注視著段天紅。

隨後段天紅冷冷說道：「他的命是我的……誰也別想動他一根寒毛！」

話畢，段天紅抽出長劍，童冥便此倒臥血泊，一命嗚呼。

一旁剩餘的摩神教徒見此情景，駭然心驚，渾身發顫，其教天皇已死，四方天尊全數喪命，眾人不知如何是好。

只聽得段天紅說道：「識相的就離開，不想活的便上來……。」

眾人聞言，便知段天紅網開一面，於是四下驚慌逃竄，只剩那八名赤裸上身的小童，嚎啕大哭。

段天紅見狀說道：「別哭了，自去找你們爹娘吧！」

於是，八名小童便啼哭著相偕離去。

祭神台前，除了死去之人外，只剩洛玉波、江瑩及段天紅三人，洛玉波化去死劫後，雖是面容青黑、頭暈目眩，仍是勉力說道：「多謝段姑娘相救！」

段天紅怒道：「洛玉波，你會答應我段天紅，台灣島玉山峰上便可尋你復仇，今日你險些命喪於此，

對我如何交代？」

洛玉波一時啞口無言，隨後愧疚說道：「洛某疏忽了他們用毒！唉……，現在毒已攻心，只怕洛玉波……要對妳食言了！」

江瑩聞言，憂心哽咽泣道：「洛哥……」全身不住驚慌顫抖，卻又一時慌亂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只見段天紅由腰間取出一瓶藥罐，冷然說道：「你要死，還得問問我段天紅准不准！」隨後將那藥罐豪氣地丟給洛玉波。

洛玉波雖是昏眩，仍是俐落的伸手接住了那藥罐，問道：「這是？」

段天紅道：「毒藥，毒死你這食言之人，喝了它吧！」

江瑩聞言，惶恐回道：「段姑娘，妳……」

不等江瑩說完，段天紅便說道：「再不快喝，他真要沒命了！」

洛玉波這時胸口疼痛已然加劇，一聽段天紅之語便知其一番心意，於是立時喝下那瓶藥罐，隨後正要自行盤坐運氣以加速那解藥療效，雙掌凝氣之時，卻有一股清流由後背源源而來，加速了洛玉波的筋脈氣流運行，正是段天紅一掌貼住洛玉波背心，助其療傷。

一個時辰之後，段天紅一個內勁送出，只見洛玉波再次嘔出一口黑色血水，段天紅便起身而立。

隨後洛玉波導氣平順後，面色已轉紅潤，毒氣盡褪，便起身對段天紅說道：「多謝段姑娘……」

洛玉波話尚未說完，段天紅便說道：「別廢話了！我再說一次，你的命是我段天紅的，好好珍惜你的性命，哼！」

這時一旁的江瑩感激的說道：「江瑩謝過段姑娘相救之恩。」

段天紅則回道：「都說別廢話了！妳也真是的，不管好妳的情人，難不成尚未成親便要成為寡婦？我段天紅雖要取他性命，還是會讓你們過幾年快活日子，好好珍惜去吧！」

隨後段天紅又對洛玉波說道：「洛玉波你記著，我段天紅還沒喝到那高山烏龍之前，你給我好好珍惜性命，別讓本姑娘還要到閻王面前調你魂魄出來復仇！」

洛玉波聞言，笑道：「今日別後，洛某便回玉山峰，沏茶等候大駕光臨。」

段天紅一聽此言，連忙轉過身去，冷然的面容泛起會心的微笑，卻不讓洛玉波及江瑩瞧見，段天紅並回道：「記住你的話！」隨後，一條雪白的身影便此飛身而去，消失在祭神台前。

江瑩則仍是高喊：「多謝段姑娘！」

原來段天紅方才早在祭神台前觀看洛玉波與摩神教眾人決戰，見沙通河提劍正要刺入洛玉波腦門之前，等那劍鋒到洛玉波腦門三寸之處，若洛玉波無法還手，便將出手相救，豈料沙通河才來到洛玉波面前兩步之距，江瑩便已箭矢射出，射穿沙通河腦門，連段天紅也是一驚。隨後見他兩人命在旦夕之際，便出手相救。又段天紅曾於一處村落，由摩神護法葛元手中相救一對年輕夫婦的愛子，並由那群教徒身上取得數瓶七夜迷藥，因此聽聞沙通天高聲咆哮洛玉波身上之白粉便是七夜迷藥，當下由腰間取出一瓶解藥，為洛玉波解毒逼散毒氣，因而化去洛玉波的死劫，否則以洛玉波毒氣攻心之狀，一日內若不解毒，必定殞命。

段天紅離去後，洛玉波便對江瑩說道：「瑩兒妳怎會來此？」

江瑩回道：「我擔心洛哥若有不測，我再難承受，所以便起來一探究竟，沒想到洛哥竟然險些……」

江瑩想起方才的生死一瞬，仍是心頭一凜，不敢回想。

洛玉波將她擁入懷中，安慰說道：「沒事了！讓瑩兒擔心了！」

江瑩說道：「洛哥以後再不可如此以身犯險，讓瑩兒為你擔憂。」

俠骨柔情的洛玉波，早已喚江瑩為「瑩兒」，為不再讓江瑩擔憂，應允回道：「好，我答應妳！如今摩神教已散，也了我一樁心事，咱先前往煙波山莊與妳爹爹商議大婚之事，之後便回台灣島去吧！」

此時江瑩依偎洛玉波胸膛，嬌嗔模樣說道：「嗯！」

於是兩人便相偕離開摩神教，前往煙波山莊而去。

從此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摩神教的蹤影，惶恐的天下父母心，再也不必擔憂愛子的突然失蹤。然而，雖無摩神教之禍，但異族統治下的漢人，被蒙古人視為第四類人種「南人」看待，芸芸眾生仍是暗暗祈求九五真龍再現，以重建漢人統治的情義江山。但真龍何時再出，再度一統江山，卻也只能寄望蒼天的機緣了！

卻又來說袁莫雲自辭別李玄揚後，一路傷感落寞，不知哭過幾回，心中不捨與李玄揚的生死情緣，卻又心繫生死不明的夫婿，矛盾複雜的情思，再也無人傾訴。唯一可以安慰之事，是有了手中通關金令，總算可以前往西域一探夫婿生死之謎，但腦中迴盪不去的卻是李玄揚的身影……

經過數日，袁莫雲來到長安城內，便歇宿於那日自己無端身受摩神教七夜迷之毒而暫居的客棧，那兒

有李玄揚殷勤照料她的身影，在此地，李玄揚也曾約定，如若各自尋不著彼此眷侶，便此相伴終生，但如今，只剩凋零飄泊的自己……

離開長安城後，袁莫雲心情也較為平復，心想情緣已盡，也只能往前看，不再回頭，於是決定出關之前，再回到最初與李玄揚相識的定情之地，揮別這段連她也難以置信的生死情緣。

鳴沙山黃土起伏，阡陌相連，一陣春風吹拂，鳴音不絕於耳，古道之上，一條纖細的女子身影，獨行在如波起伏的黃沙之中。袁莫雲先到月牙泉飲水歇息，那兒是當時她與李玄揚逃脫囚牢後，抓魚果腹之地；那兒，也是她說起夫婿遭遇，哭得肝腸寸斷，而初次依偎李玄揚懷中之地。如今……，景色依舊，卻只剩寂寥落寞的情影。

袁莫雲獨忘月牙泉良久，沉思無語，心想明日出關後，不知何時能再回中原，而此行即將面對那未知的人地事物，後果如何難料，心中難免無助惶然。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袁莫雲起身躍馬而上後，便往兩里外的石窟洞穴而去，並預定今夜在那兒過夜歇息，那兒她曾與李玄揚兩人共度兩個多月的悠然時光，也是兩人結下這段生死情緣的定情之地。

片刻之後，袁莫雲縱馬來到石窟洞口側方，並下馬將馬兒拴好後，細細看著周遭不變的景物，眼裡卻歷歷浮現她與李玄揚的笑聲與身影，袁莫雲心中會然一笑，終究一切已成過往雲煙。

然而，當袁莫雲輕盈的腳步，一步一步走到石窟洞前之時，眼前赫然映入一條熟悉的身影，雙目投射交會的剎那，袁莫雲呆了，她疑惑著這是幻影，還是再一次的不可思議……

只聽得那道身影輕聲說道：「妳……終於來了！」

迴盪耳際的聲音，證實了眼前的事實，不是幻覺，一時袁莫雲無聲無語，傾國傾城的絕色容顏登時楞然，心卻已糾結哽咽……，泛紅的眼眶中，淚水潸然而下，翻湧激盪的波心怦然而動，隨後情思已然崩潰的袁莫雲，激動而輕喊著：「玄揚……真的……，真的是你！」

一句「玄揚……」，數日來的孤寂無助，瞬時化成奪眶的淚水，潰堤傾瀉而出，此時袁莫雲決意任心而為，再不管它世道禮俗，一擁而前緊抱李玄揚，嗚咽而無語的不斷哽咽啜泣……，李玄揚同樣將她擁在懷裡安慰著她顫抖的身軀，如同那夜落雁峰山下的古廟之內她被惡夢驚醒那般。

一旁的孫羽珊親見此情此景，不由一陣鼻酸，跟著淚水滑落，心中沒有世俗常人該有的醋勁，而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畢竟自己也曾這般孤寂無助地等候情郎，如今更是不忍見那曾經共度患難，且早已情同姐妹的袁莫雲如此無助驚惶。

情緒宣洩後的袁莫雲，離開李玄揚懷中，拭去淋漓的淚水，不禁淚中帶笑的說道：「你……，你怎麼來了，害我……害我哭成這樣……，又讓你見笑了！」

李玄揚回道：「早知妳會怕成這樣，數日前就不讓妳一個人離開了，還將我說服得頭頭是道，差點害我成了薄情無義之人！」

袁莫雲心情已漸平復，說道：「都說我獨自一人便了，你又來做甚？」

李玄揚回道：「來陪妳前去西域，尋妳夫君。」

袁莫雲眉頭一鎖，疑道：「你要陪我前去……，這怎行，那羽珊呢？」

這時，石窟洞內傳來一陣嬌然的俏皮聲，說道：「我當然也要緊跟玄揚哥囉！」

話畢，孫羽珊由洞內走了出來，當真嚇傻了袁莫雲。

袁莫雲驚訝地回道：「妳……妳也來了，那我方才……」

孫羽珊俏皮調侃說道：「莫雲姊方才緊緊抱住玄揚哥，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袁莫雲聞言，一陣尷尬難言，滿懷愧疚。

只見孫羽珊走到袁莫雲身邊，說道：「莫雲姐離去也不告知羽珊，可知珊兒萬分擔心……」

袁莫雲聽她如此胸襟肚量，不禁又是感動得潸然淚下，於是兩女緊緊相擁而泣，袁莫雲並啜泣說道：

「我擔心……擔心影響妳與玄揚……」

孫羽珊也是激動淚流，說道：「莫雲姊，放心！我與玄揚哥會陪妳，直到妳有依靠，李伯母也說了，尋不著妳夫君，回去當她女兒，她還沒好好答謝妳呢！」

一席話聽在袁莫雲心裡，感動涕零，並在孫羽珊的一番安慰後，袁莫雲終於心情平復，心中暗暗感謝蒼天的憐惜。

於是，李玄揚及袁莫雲兩人，便將初識於此的種種細節，搭配那一景一物的回憶，細說讓孫羽珊知曉，隨後三人便在石窟洞內商議著明日啟程前往西域之事。

這時，袁莫雲想起芸香仙子所提之箴言，便對李玄揚說道：「對了，玄揚，伊兒汗國歸來之後，對於號召天下英雄，驅逐蒙古異族，再創漢人江山一事，你有何打算？」

李玄揚聞言哈哈大笑：「號召天下英雄？再創漢人江山？袁姑娘，這事你完全無須寄望於我，我沒那頭腦！」

袁莫雲回道：「但是……，落雁峰主歷經千年，透過芸香仙子將諸葛丞相之『乾坤奇略』交託於你，金母並示意江山奇才及草莽真龍，必有其意，你若無意於那江山，也該運用那奇略驅逐蒙古異族呀！否則豈不埋沒諸葛丞相嘔心瀝血的奇略。」

李玄揚無奈回道：「不是我不盡力，那書我是真看不懂呀……」

這時一旁的孫羽珊說道：「有關這『乾坤奇略』之事，數日前我已全數閱畢，內容實在艱澀難懂，絕非常人可學，而昨夜我閱畢之時，竟見末頁有諸葛丞相遺書，清楚道出丞相之意。」

隨後，孫羽珊將那「乾坤奇略」翻開，上面果真寫著：

「亮觀天斗，千年爾後再入混沌之世，然將星晦隱於東方，俟天機而撥混沌以照大千。緣者承落雁峰主二度因緣，必為情義之人，與亮有隔世機緣，於東方之地佈亮八陣圖，待遇過陣之人，傳亮奇略，以渡奇才。」

李玄揚讀完那字後，大笑說道：「看吧！就說不是我，我有幾兩重，自個兒清楚得很，哪是什江山奇才，草莽真龍的！果然不錯，另有其人。」

孫羽珊回道：「依此觀之，芸香仙子所說之江山奇才及草莽真龍，真是另有其人，但諸葛丞相遺書清楚載明，按此書佈八陣圖，以等待過陣之人傳他奇略，這事咱可不能馬虎了！」

李玄揚聞言深思半晌後，說道：「是！仙子一再叮嚀這是瑤池金母聖意，我可不能馬虎。甚且，咱

手中這日月星三珠所藏置的寶藏以及天虹神劍，乃忠肝義膽的文大叔、陸丞相及張世傑將軍等人，為情為義捨命護藏，以雪復江山；但如今趙氏卻因我的罪過從此無後，再難重建大宋江山，我也該當負此全責，不應逃避，以免愧對文大叔臨終之託付。我想，既有諸葛丞相的千年遺計，又有金母聖意夢託我渡江山奇才，此去由西域歸來後，咱便依諸葛丞相遺計佈陣，等候那破陣而來的江山奇才，此人如能破陣，必是智巧之人，便可託付此人雪復江山，驅逐那蒙古韃子以重建漢人江山，如此也可告慰文大叔三傑的在天之靈。到時咱便將這乾坤奇略、黃金至寶及天虹神劍等物，全部交託予他，就此完了這樁心事。」

孫羽珊及袁莫雲聞言後，也都點頭贊同。於是三人商議而定，並繼續促膝深夜長談，這時夜空明月灑落萬籟俱寂的鳴沙山，在此共譜一段人間佳話。

翌日醒來，三人整理行囊完妥後，便揮別這段生死情緣的結識地，踏上萬里黃沙，向著充滿挑戰而未知的異鄉而去。行經玉門關之時，把關將士一見李玄揚手中金令，焉敢盤查，二話不說當即讓三人通關而去。

三人出玉門關後，一路黃沙滾滾，路途崎嶇，由於手持蒙戰金令，因此一路通關無阻，行約數月，終於來到伊兒汗國。但由於言語不通，因而無從打探袁莫雲夫婿石玉清的任何消息。

一日，在一處荒野路上遠遠瞧見一名通商旅人，近瞧之下，來者竟是當年協助搭載袁莫雲的絲綢商人馬里，袁莫雲一見馬里，欣喜不已，連忙道謝當時馬里的協助搭載；馬里則愧疚當年實在無能襄助袁莫雲出關，以致讓她被邊關士兵押解而去，而馬里自然也不知袁莫雲被押解而去後所發生之事了。

由於馬里能通漢語及波斯語，因此袁莫雲便向他說明此行來意，並請求馬里相助代為翻譯語言，以探詢其夫婿下落，馬里便熱情應允。

於是，在馬里的引路之下，一行人持了蒙戰金令，來到伊兒汗國的都城，便憑蒙戰金令及馬里的翻譯之下，終於由一名帶兵將領口中確實得知袁莫雲多年來期盼的消息。

經馬里的語譯，那名將領說道：「我記得相當清楚，數年前，我尚是校尉之時，忽必烈大汗由東土派調數名鑄劍師，並隨我軍前往征討『馬木留克王朝』，到了前線，其中一名鑄劍師卻堅持不為我軍打鍊箭矢軍刀，將軍一怒之下，便將那人刑打一番，那時我便清楚瞧見他右臂上兩道烙痕，與袁姑娘形容的特徵一模一樣。數日後，我軍與馬木留克王朝雙方大戰，我軍潰敗，死傷無數，班師後卻再也不見那人身影，混戰之中，想必已經死於戰場了……。」

袁莫雲聞言，想起其夫婿的悲慘境遇，悲然哀痛，立時昏厥，李玄揚連忙上前將她攙扶著。

多年的等待，卻是盼得這樣的結果，袁莫雲清醒之後，仍是失魂喪痛而虛軟的躺臥李玄揚懷中，問天無語，隨後喃喃說道：「玉郎，你會說終生不為蒙古人製劍鍊刀，沒想……竟因此而殉命，你既求仁得仁，雲兒今後也只能盼你……盼你夢裡再來探我了！玉郎……。」

是生是死，袁莫雲終是尋得了答案，但心頭的沉重打擊，卻一時難以承受。雖是與夫婿新婚不久便遭逢危難，兩人相處時日不長，然心頭此刻湧起石玉清的殷殷身影，卻令袁莫雲再次面容糾結，無聲啜泣，傾國傾城的淒美容顏，更令人不捨……，一旁的李玄揚雖是不捨心疼，不知如何安慰，但堅毅的臂彎下，卻已是袁莫雲此時心底的寄情依託。

袁莫雲雙目仍是不住哽咽淚流，而心疼她的孫羽珊此時則安慰說道：「莫雲姊姊，節哀吧！咱總是盼到消息了，今後讓珊兒照顧妳，別難過了……。」

最後，袁莫雲起身緊緊擁著孫羽珊，抱頭痛哭，多年憂惶的情思一次宣洩而出，兩人共同歷經一番生死患難後，眼前的孫羽珊，已是她最後精神寄託的支柱。而此刻，孫羽珊感同身受的撫慰著袁莫雲，任由袁莫雲淚泣傾訴，直到良久……。

數日後，袁莫雲心情已漸平復，三人便辭別了馬里，再度啟程前往中原。此時三人心境已與來時不同，在歷經生離死別的一番際遇後，卻更懂得珍惜當下的因緣，於是遠望萬里黃沙，一路欣賞大地的遼闊壯偉，攜手遊賞同回中原。

一路上，袁莫雲卻不時恍神而思，不知今後自己孤單一人，茫茫未來將何去何從，心中雖是惶然無助，卻也隱忍於心。

但善解人意的孫羽珊早能體會，便說道：「回中原後，莫雲姐可要好好教羽珊如何佈設那八陣圖迷陣喔！」

袁莫雲聞言詫異回道：「我不懂那兵書陣法，哪能佈陣呀！羽珊說笑了！」

孫羽珊回道：「若無莫雲姊相助，珊兒與玄揚哥定然無法佈陣，便無法完成歷代峰主交託之諸葛丞相遺計。」

袁莫雲聞言，說道：「此話怎講？」

孫羽珊回道：「畢竟只有莫雲姊姊親身涉足諸葛丞相所佈的八陣圖景象，因此需莫雲姊姊幫我，咱三人才能激盪出智慧，否則以諸葛丞相那艱深的八陣圖，誰人能佈？」

隨後，孫羽珊牽握袁莫雲的雙手，深情說道：「今後，……珊兒陪妳……」

袁莫雲聞言，一時眼眶泛紅，對於孫羽珊的真情相挺，感動無語。於是袁莫雲點點頭，讓孫羽珊笑顏欣悅。

自此之後，中原武林再也無人見過李玄揚身影，而那天虹神劍及黃金寶藏，也便此石沉大海，自然就無人你爭我奪的尋找神劍及那富可敵國的黃金寶藏。

又自那驚天動地的匡山海戰之後，漢人從此由蒙古統治，「宋末三傑」文天祥、陸秀夫及張世傑辛苦籌劃打造乾坤門，以雪復大宋神州的期盼，最終還是難以如願。但三傑的迢迢英魂泉下有知，也當感佩，為忠於他三人護主衛國的情義忠心以託江山至寶，尚有一人仍苦苦等候那江山奇才，不曾放棄，即使花謝花開、春去春回數十載……。

時過二十多年後……

這時，蒙古入主中原已有四十餘年，自元世祖忽必烈傳位已歷兩任，此刻已是元武宗海山大汗所統治的大元帝國。

浙江東南雁蕩山附近一處百花碧草的幽靜峰谷，只見一名中年隱者正觀賞著那盛開的桃花，突然一名

小童如探路般的近身前來，那名中年隱者正是年約五十的李玄揚，一見那小童當下心上一驚，連忙對那小童問道：「你……你怎麼進得了此陣？」

那小童說道：「大叔，這陣是你所佈的嗎？」

李玄揚回道：「是呀！這可是八陣圖迷陣，你……你怎麼進得來？」

那小童說道：「大叔，你這陣真是奇妙，我可是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觀察記錄，才進得了此處。我當時只是好奇，怎會走到此處後便一直回到原點，於是便仔細推敲，當真困擾我許久呀！」

這時，李玄揚打量著這小童，尋思：「自按諸葛丞相遺計佈陣至今，已有二十餘年，從來不曾有人過陣到此，如今過陣之人竟是這名年約九歲的小童，這……這可如何是好，我真能傳他『乾坤奇略』一書嗎？更如何期望他能驅逐蒙古韃子呢？唉！」李玄揚心中納悶而猶豫著，心想諸葛亮的千年遺計恐是錯算了。

由於那小童好奇直問李玄揚那八陣圖迷陣如何佈設，但李玄揚因不知其中奧妙，說不出所以，卻暗自驚嘆那小童的好學之心。於是兩人便如此閒聊一番，李玄揚仍是心中納悶存疑，真不知是否該將那乾坤奇略及黃金寶藏，交託這名小童。

然而，李玄揚心想，隨著自己的年紀增長，二十多年來不曾有人破陣到此，如不按諸葛亮遺計將乾坤奇略傳贈此童，豈不枉這二十多年來的等待，不僅有負芸香仙子付託，倘若真是錯過江山奇才，未能驅逐蒙古重建漢人江山，豈不仍是辜負文天祥的臨終付託。

李玄揚尋思之間，這名小童忽然說道：「大叔，我得趕緊回家了，爹爹見我久未回家，恐會擔心。不

過今日我總算過此迷宮，真是高興，大叔我走了！」

李玄揚見他突然要離去，連忙說道：「小弟弟且慢，你暫等我一下！」於是李玄揚心下拿定主意，便迅速到屋內取出一個木匣。

李玄揚將那木匣打開後，取出「乾坤奇略」一書，對那小童說道：「小弟弟，此陣乃我妻按此書所佈，而你方才所問八陣圖之事，我實不懂，難以為你解謎，但今日我將這書『乾坤奇略』送給你，書中應能為你解答，若你現在不懂，長大再看便知。」

那小童取過「乾坤奇略」一書，簡單翻閱後，見書內許多陣式圖案，正是他所喜愛，當下歡喜不已，感激說道：「感謝大叔，感謝大叔，我回去一定好好仔細研讀。」

李玄揚見他如此喜愛，又說道：「另外，大叔有件重要之事要託付你，你需謹記在心。此盒內有三顆明珠，內附一張字條，待你長大以後，去尋找字條所載地點，善用裡面的寶物及一柄神劍，聯合漢人將蒙古人打回漠北去，懂嗎？」

那小童聞言，也是納悶莫名，實在不知什麼寶物及神劍，更遑論小小年紀的他怎會想到將蒙古人打回漠北之事，但因對那「乾坤奇略」一書好奇興趣，為感激李玄揚贈書，於是便取過木匣，對李玄揚說道：「好的，大叔，我長大後一定去尋找你說的寶物，但現在我實在急欲回家，爹爹恐會擔心。」

李玄揚笑道：「好吧！趕快回去，別讓你爹擔心了，但務必謹記我交代的話喔！」

那小童聞言急忙轉身而去，笑說：「大叔，我會記得，再見了！」

於是那小童拔足便奔，深恐因外出未歸而讓其父擔心。

這時小童離去漸遠，李玄揚才想到未知其名，便對小童高喊道：「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

只聽得遠處那小童也高聲回道：「大叔……，我叫劉伯溫……。」

於是，心中仍是納悶疑惑的李玄揚，望著遠去的小童背影，想著芸香仙子的話：「持天命之緣，渡江山奇才；扶草莽真龍，造黎民萬福。」李玄揚尋思暗想：「他真是能開創江山的九五真龍嗎？會不會真是瑤池金母的託夢有誤呢？唉！既是諸葛丞相遺計，我想真是江山奇才吧！我又不如金母知曉天機，也無諸葛丞相神算之能，疑慮作甚。只是要看這小童是否成為真龍帝王，我看今生是看不到了。」

然而，李玄揚豈知，那真龍自然不是劉伯溫，但李玄揚將那「乾坤奇略」一書交給劉伯溫後的四十五年，中原天下，終於出現千年不出一代江山奇才，正是繼三分天下諸葛亮後，再次名垂青史的偉大軍師：一統江山劉伯溫。最後劉伯溫扶持九五真龍朱元璋，驅逐蒙古退回大漠草原，也不枉李玄揚對文天祥臨終之時的情義付託，終是重建漢人治統的太平江山。只是，畢竟百年不出一英主，千年難得一奇才，往後的江山，何時得有再造黎民萬福的英主奇才，卻是人們千呼萬喚也難以如願的……。

（全書終）





天虹奇略 (上卷)

乾坤秘劍

宋朝末年，蒙古人大舉入侵，宋末三傑：文天祥、陸秀夫與張世傑挺身而出，矢志復興趙氏王朝。

三傑遺留的乾坤之秘讓江湖中人明探暗奪，天虹劍出，更是掀起一片血雨腥風。

危急之際，少年奇俠李玄揚橫空出世，是否能斬斷命運的枷鎖，讓漢族再次定鼎中原？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說，故事 (26)

天虹奇略 (下卷) 落雁遺策

定價・300元

作者：孟青

校對：廖鳳廷、段玉屏、雯子

專案主編：黃麗穎

編輯部：徐錦淳、黃麗穎、劉承薇、林榮威、吳適意

設計部：張禮南、何佳誼、賴澧淳

經銷部：林琬婷、莊博亞

業務部：張輝潭、焦正偉

發行人：張輝潭

出版發行：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02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392號

出版、購書專線：(04) 2265-2939

傳真：(04) 2265-1171

印刷：基盛印刷工場

版次：2013年 (民102) 一月初版一刷

天虹奇略 (下卷)：落雁遺策／孟青著。 —

初版。—臺中市：白象文化，民102.01

面：公分。—— (說，故事；26)

ISBN 978-986-5890-21-6 (平裝)

857.9

101024673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版權作者所有，翻印必究

設計編印

白象文化 | 印書小舖

網址：www.ElephantWhite.com.tw

電郵：press.store@msa.hinet.net